《政制發展綠皮書》
公眾諮詢報告
Report on Public Consultation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附錄三
公眾意見

Appendix III
Public submissions

第七冊
Volume 7

2007年12月
December 2007

本人(黄焯良)来香港48年一响对香港
都有信心、安定 但在这几年月几天很多人
说要2012普选，但是好多人都不同意。
这么快最好15年候先有普选 好多人都同意
但我们都没有回应 但是这几天有人说多人
要2012年普选 我们不同意，我本人从有500多
人不同意，因为我是粤曲导师 和互乐会主席
一响在社区服务 所以接近很多人的会见
我可以叫他们做名支持第三方案
最好2025年候先有取好。一个12人都同意
最好立法議员 区議员不要去多
人工不要加 取好或不人工 因为个个議
员都为市民，但是为银纸。
我们互乐会一个钱都没有 这真正为市民

(已簽署)

香港 香港監察和政策研究
HONG KONG PUBLIC MONITORING & POLICY RESEARCH

Your Ref :
Our Ref : :

BY MAIL & FAX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林局長: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

敝組織夾附本組織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倘若 閣下有任何垂詢，請聯絡敝組織秘書處。

(已簽署)

香港監察和政策研究
研究部總監 謹上
(香港政制研究分組 主任 吳先生 代行)

香港 香港監察和政策研究
HONG KONG PUBLIC MONITORING & POLICY RESEARCH

Your Ref:
Our Ref: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七月發表了《政制發展綠皮書》，正式諮詢市民對香港未來政制發展意見。各方對於香港未來政制持不同意願，有些派別要求全面推行普選，另外派別則要求循序漸進推行。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競選第三任行政長官時候，承諾必在香港未來政制事項下一番苦功，但他周旋中央政府、民主派、親政府派之間，應如何匯集意見，提出三贏方案，促進香港政制發展?

香港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統治，市民從來沒有宏觀政治意識，前港英政府緊密跟隨英國政府步伐行事，以《英皇制誥》和《皇家訓令》建構香港政治制度，強迫香港人接受西方政治意念，耳濡目染下，港人普遍認為西方政治制度是完善和民主。八十年代中期，中英政府達成中英聯合聲明，港英政府開始發展代議政制，地區層面(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各區區議會)開始實行直接選舉，產生民選議員，部份立法局議席亦透過選舉產生。雖然如此，港督、行政局成員和公務員團體是英國政府授意形成，維護英國政府管治香港，故窒礙香港政治制度發展，表面上香港在英國管治下享有民主制度，實際上港英政府只是利用經濟手段來沖淡港人追求政制發展訴求。在回歸後，香港成為國家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解決一個國家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社會背景。這個嶄新政策，為香港政治帶來衝擊和翻天覆地的轉變，香港人開始當家作主，讓更多人參與管治工作。

回歸後，港人急於建立民主政治，忽略顧全國家情況。雖然香港回歸前政治制度開始走向民主，但是港人現時參政程度依然偏低，殖民統治壓抑港人對國家的了解。香港回歸十年，港人與國家依然欠缺一條互信渠道，港人沒有充分了解國家政策，中央政府亦沒有完全掌握港人意願，因此現時不宜落實全民普選行政長官，而不經任何先決程序。行政長官這一職位是國家在一國兩制下的管治代表，維持香港社會穩定，同時也是七百萬港人的領袖。現在不經任何程序而立即展開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只是單方面反映港人意願，卻沒有反映國家期望治港人才。一人一票選擇可以達致民主理念，不過容易引發憲政危機，倘若普選得來的

Your Ref:
Our Ref:

行政長官沒有整體認同性，屆時，香港群龍無首之餘，亦削弱國家管治威信，得不償失。為掃除這方面障礙，政府可以考慮重組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委員會必須包含人大、政協、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公務員代表、工商界代表、勞工福利界代表、專業界代表、傳播媒界代表、文化界代表、宗教界代表、學界代表、基層代表等人士，涵蓋不同社會層面意見。委員會只是針對考驗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社會認受性和表達當時社會對行政長官的要求，至於行政長官的個人才能，政府或民間團體可以舉行電視辯論會，讓行政長官候選人有機會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公開場合面對市民。之後才舉行選舉，一位具認受性行政長官方能真正誕生，贏得三方面（國家、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支持。行政長官施政有賴背後的管治班子，具認受性行政長官有助管治班子實施得政，容易爭取立法會、區議會和社會人士支持，相對來說，國家亦給予行政長官支持，減少不必要顧慮。

至於立法會選舉方面，立法會主要功能是監察政府、制定法律和接受市民申訴。立法會事務與市民息息相關，因此，立法會議員透過直接選舉產生是不用置疑。直接選舉可以使不同政黨或人士在良性競爭下，代表市民，處理公共事務。不過，立法會功能組別可以考慮予以保留，當立法會處理醫療、財務等專業範疇，功能組別議員可以發揮本身專業智識，跟進議案，提供最佳意見。在港英政府時期，部份立法局議席已經開放予直選，所以港人有能力因應參選者條件選出他們心目中的立法會議員。另外政府應該全面改革立法會議員本身福利和支援系統，這一點是政制發展的重要部份，一個有前景的政治制度才會吸引政治人才不斷加入。雖然議員並不是公務人員，但是他們是公職人員，有些更是全職議員，當議員退下來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其他發展空間。同時，政府必須提升對議員「軟件」支援，例如設立專門小組，為議員協調與政府官員聯絡，發布新聞和傳訊安排等事務。同時政府可以考慮為立法會議員定期返內地和外地考察，吸收最新政治資訊，改善施政方針。

總結所言，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取決於如何在港人和國家兩者取得互信，在一國兩制之下，國家提供自由空間予香港，港人憑著過往發展政制的經驗，進一步建立一個合適香港的政治制度。基本法保障香港人多種自由，各種聲音能順暢地

Your Ref:
Our Ref:

表達，古語說:「殊途同歸」，我們深信，每一位港人均支持未來政制發展，讓香港邁向更好未來。

~完~

政制發展意見書

我們認爲，香港的政制發展應該按照基本法規定，充分考慮香港的現實情況，循序漸進地穩步推行。建議在 2017 年後先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然後再普選立法會。

簽署人：

（編者註：來函附簽名共 19 個）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FAX = 2523320　　Att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香港首要是一個安定繁榮，經濟持續發展，建立一個貧富懸殊收窄、和諧的社會。一定要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下一步再談政治，講民主。

由 80 年代至 1997 年前香港一直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人們生活較爲富足，參政的意識都比較薄弱，導致政治的人才較爲凋零。到 2007 年，似乎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本人支持循序漸進的民主選舉，正如現任行政長官所講，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任何"雙普選"，只能是口號及空談，即使過得了立法會，也必定不能過中央政府的關口。

本人支持的方案是 2012 年的特首選舉是超過 1600 人的選舉，有更廣泛的民意基礎，等香港的民主政制更爲成熟，以及國內政治更爲開明，至 2017 年進行特區行政長官的普選，及後再進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

(署名來函)

(已簽署)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To: HKSAR government
From:
Date: 9 Oct. 2007
Re: My opin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Green Paper

My first impression on the captioned green paper is that we have a 'smart' government—smart in confusing the public in the strive for electing the CE as well as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as soon as possible.

Anyway, to join in the game of option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following options:

Options for electing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1. For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 prefer (third type of options) constituted by more than 800 members.
2. For method of nomination-number of candidates, I prefer (first type of options) 10 candidates or more.
3. For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 after nomination, I surely prefer one-person-one-vote by all registered voters.
4. For roadmap and timetable, I prefer (first type of options)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directly in 2012 to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Options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1. For the formation of LegCo, I prefer (first type of options) replac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2. For the roadmap and timetable, I prefer (first type of options)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one go in 2012.

(Name provided)

(Editor's Note: **We are una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sender wishes to have his name published.**)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Re：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

A：行政長官普選：

1. 有關選舉委員会之提名人數：
   由現在800名加上約400名民選區議員
   約1200名組成。

2. 有關提名方法。
   - 10名或以上。
   - 由60名立法会議員組成提名委員会，容許
     5名立法会議員提名1位候選人。

3. 有關普選方法
   只舉行一輪普選，採取簡單多數制。
   如只有一名候選人也須進行投票。

B：有關立法会普選
   地區直選取代功能組別議席。

C：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時間表
   2012年進行雙普選。

(署名來函)

註：希望交來的意見不予公開或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2455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香港的政制發展一直是社會話題，因為一些人士經常為了更快地爭取普選，製造很多不必要的爭論，全部民感到給擾。

本人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步伐應按照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進，而且因為社會多元化，普選的方式必須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得到兼顧，不宜讓某一類人獨大。這也是基本法的原意和規定。

本人又認為，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不宜操之過急，就目前香港的情況而言，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較2012年更為適當。已於立法會的普選問題，可以讓社會多作討論，按照均衡參與的原則，制訂更適當的方案和時間表。

(署名來函)

[illegible]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致：政制發展事務局

對政制問題綠皮書意見

目前，政制問題正在討論當中，本會認爲政制發展最緊要有社會共識。

本會的意見：一是根據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兼顧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利益，有利促進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二是立法會選舉要繼續保持有功能組別，因爲他們一般難於全職投入地區工作和直選，但又有意見表達，所以我建議必須維持地區直選與功能介別議席席數相等。第三全面進行普選時機未成熟，可由特首選舉先行一步。本會反對 2012 年搞普選，因爲太急進，未能合乎循序漸進規定。

上述意見，供參考。

柴灣翠威居民協會
2007 年 10 月 9 日

FAX: 2523 3224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本人意见：

① 2012年一步达到普选是不列。

因为英国政府统治香港150年之久。有势力的香港市民到今日其爱国观念还是很薄弱。又加上外国势力在香港根深根固。故以本人认为2012年一步达到普选是不列的！

② 2016年达到普选，就要看当时香港市民的状况而定。

特此提供意见。

香港市民

鹏飞

2007年10月9日

敬啟者：

本人覺得政制發展應按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由800人組成。

提名方式——最多2至4名候選人。

提名後普選方式——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路線圖及時間表——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路線圖及時間表——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選民 [redacted] 上。

9-10-07

致：政制發展事務局

對政制問題綠皮書意見

目前，政制問題正在討論當中，本會認爲政制發展最緊要有社會共識。

本會的意見：一是根據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兼顧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利益，有利促進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二是立法會選舉要繼續保持有功能組別，因爲他們一般難於全職投入地區工作和直選，但又有意見表達，所以我建議必須維持地區直選與功能介別議席席數相等。第三全面進行普選時機未成熟，可由特首選舉先行一步。本會反對 2012 年搞普選，因爲太急進，未能合乎循序漸進規定。

上述意見，供參考。

(署名來函)

2007 年 10 月 9 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Fax：25233207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事務局收：

本人是香港永久市民，欲對政制發展提上意見：

我認爲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區最終邁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產生立法會全體議員，我認爲政府有責任去認真貫切這目標。

我認爲基本法廿三條也最港府要完成之立法工作，也要向市民諮詢。

本人贊成先對行政長官選舉以擴大民主進程，邁出普選第一步。2012 先作些前期改進，到最少 2017 年才可以按當時條件成熟程度，進行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這是循序漸進原則先易後難。

本人贊成立法會要保留有功能組別。應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也要各增加若干個議席，讓更多有抱負人士參加議會。本人建議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加議席，体驗均衡參與原則，合共 70 個議席。本人認爲立法會普選應在 2021 先作檢討較穩妥。

祝

工作愉快

普通市民

黃英華

2007/10/09

(已簽署)

Fax：25233207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事務局收：

本人是香港永久市民，欲對政制發展提上意見：

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區最終邁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產生立法會全體議員，我認爲政府有責任去認真貫切這目標。

本人贊成先易後難，先對行政長官選舉擴大民主進程，以逐步邁出普選第一步。最少 2017 年才可以按條件成熟程度，進行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這是循序漸進原則。

本人贊成立法會要保留有功能組別。應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也要各增加若干個議席，讓更多有抱負人士參加議會。本人建議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三個，合共 66 個議席。本人認爲立法會普選應在 2017 先作檢討較穩妥。

祝

工作愉快

普通市民

蔣肖蓮

2007/10/09

(已簽署)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9 Oct 2007

現謹對二〇〇七年七月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意見。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一位行政長官的權力先要來自廣大的市民，當他得到市民權力的交託，信任和授權，他才能擁有權力和受到擁護。一人一票的授權方式，乃合乎公道和公義。

(1) 本人十分期望在二〇一二年香港的行政長官能以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讓他服務市民和國家。
(2) 只有八百人的提名委員會是多或少，要看其八百人產生方法，現時的產生方法並不全面，也不公道。如果不容許政黨政治發展的話，提名委員會需要擴大至二至三千人，以減少小圈子的利益「關係和友情」所帶來利益相授的影響。
(3) 取得5%提名人支持，便可成爲候選人。
(4) 候選人人數最多爲四人。
(5) 如果只有一名候選人，投票仍需進行，藉此給予候選人和市民一個討論、發問和承諾的機會。

立法會普選模式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先要來自廣大的市民的權力交託和信任，他們才可以得到爲市民立法的權力和責任。一個地方的法律乃社會行爲規範的相互約定，所以立法會議員由一人一票直接投票授權產生，才能讓所制定的法律更公道，更廣爲市民所接受和遵守。
所以本人提議 (1) 立法會 60 席議員從二〇一二年起以一人一票直接產生 (2) 取消功能議席。(3) 取消區議會議席。如果區議會具有委任成份，區議會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的過程便缺乏公正的立法權力。

姓名：黃閃芬

A2463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

逕啟者：

吾人等：

及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1.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方面.

1.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贊成第三方案

- 由多於800人組成（1200－1600人）

1.2 提名方式 — 候選人數目.

- 最多8名候選人.

1.3. 提名後普選方式

- 全港登記選民 一人一票.

1.4. 路線圖及時間表

-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達至普選.

2.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2.1. 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分階段達至普選

2.2. 路線圖及時間表

- 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已簽署) (已簽署) 謹啟

(署名來函)

2006年十月九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464

不列為我們一家人对行政長官
有關香港普選發表的綠皮書
意見作出回應：-

1. 取消現有行政長官提名人
的机制，提名以各政黨提名取代。
2. 以全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3. 以一人一票選出立法局議員
及區議員
4. 全民普選應不遲於2012年執行。
5. 如2012年時未能以政黨提名行政
長官人選，可順延一屆。但應
增加現時行政長官提名人至
一萬八仟人。

ANGEL LAM (林)

Oct 9, 2007

本人極之不贊成 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因港人意式尚未成熟 你看選一個立法會議長已整到港人鴉毛鴨無一點建樹

如果選一個與中央關係唔好的話 攪到香港亂七八糟 香港人又無晒前途

應該於2017年或以後 才符合"循序漸進"

立法會應該保留功能組別，可以多一些其他人的聲音

無法辨認（已簽署）

9-10-2007

Union Well Development Ltd.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傳真號碼：2523 3207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年7月）

本公司特函呈交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以供貴局參考。

在達至普選的過程及在制定普選模式時，建議必須考慮到有關安排對香港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所帶來的影響，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推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為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建議「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不宜於2012年同步落實雙普選方案和一步到位達至普選，現階段應謹慎構思一個周詳的計劃及展開過度期的準備安排。 建議朝著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及2016年後邁向立法會普選的目標發展。 因立法會普選模式於功能界別議席方面是比較具爭議性，預料需要較長時間取得社會共識，難免會拖慢政制發展。

建議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以現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作基礎，加入新的界別分組，亦可增加委員會人數至最少1200－2400人，以平衡各階層的利益，為達至2017年產生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至於立法會普選模式，支持保留及增加功能界別議席。

謹此奉達，感謝垂注。

(已簽署)

和井貿易有限公司 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SONTEC
TECHNOLOGY CO LTD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傳真號碼：2523 3207

本公司特函就 2007 年 7 月之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意見，以供貴局參考。

在達至普選的過程及在制定普選模式時，建議必須考慮到有關安排對香港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所帶來的影響，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推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為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建議「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不宜於 2012 年同步落實雙普選方案和一步到位達至普選，現階段應謹慎構思一個周詳的計劃及展開過度期的準備安排。 建議朝著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及 2016 年後邁向立法會普選的目標發展。 因立法會普選模式於功能界別議席方面是比較具爭議性，預料需要較長時間取得社會共識，難免會拖慢政制發展。

建議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以現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作基礎，加入新的界別分組，亦可增加委員會人數至最少 1200–2400 人，以平衡各階層的利益，為達至 2017 年產生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至於立法會普選模式，支持保留及增加功能界別議席。

專此函達，敬希垂注。

(已簽署)

SONTE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訊德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訊德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9:44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人今年　　歲，就讀於香港演藝學院，非常愛香港，也很關心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希望不要存有藝術工作者不關心政治發展的想法，以下是我的意見。

本人非常支持：

・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由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踏上民主之道。

・最多2至4名候選人。

・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在2012年一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本人可接受：

・分階段在2016年達至立法會普選。

另外，我認爲提名委員會不在乎人數的多寡，而應該重視委員由什麼人組成及如何組成。我認爲委員應該由公開、公正及普及的方式投票出來，才可實際反映普羅市民的心聲。(假若委員是由中央或特區政府欽點出來，那麼就算把委員人數增加至1200-1600人也是毫無意思的。)

希望局長垂聽市民的聲音。若想得到更多意見，可致電　　。

台安

王思惠

政制发展及内地事务局：

本人坚决支持普选行政长官必须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规定的原则，在2017年之後根据社会各方面情况和市民意愿而考虑实施普选，理由如下：

① 为何英国人统治香港100年，从不提出普选产生港督？为何中国收回香港之后，一小撮又却迫不及待地信日日咸着要普选？很明显是一些人籍普选，让香港不过名义上回归，实际上还是由那一伙賣国贼控制，这是我们所有正义的中国人绝不会答应的事！

② 现行的选举特首的制度其实更适合香港社会的環境，因为回归和平，而绝大多数善良的香港市民迫切希望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台湾的乱民选总统，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坏的印象，也确实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那种

"全民搞普选"的局面，简直是民不聊生。香港人应引以为鑑，萬萬不能步入後尘。現任特首基本上也是众望所归，也是市民心目中的人选。而由各界提名候选人的办法，節省了社会宝贵的资源和时间，对政府和市民而言没有造成不必要的付出和滋扰，实在是可行的办法。为你要急着"普选"呢？

3) 既使是20行年之后，也需要看社会的发展市民的意愿而决定。因为民主制度对香港这个地方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用意，中国人、香港人进化追求即是国富民强、安居樂業。所以，民主发展在中国，香港应根据国情、區情而走适应他的道路，不应照搬西方社会的套。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4:45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more than 799 members.

In fact I think it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I think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nd no more than 100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or even earlier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
best regards
Tony Chan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05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沒有標題)

政府應當在2012實行雙普選；過往政府未按基本法政制發展循序漸進，

十年來政制發展倒退白。

黃民添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14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綠皮書公眾諮詢之我見
附件: 綠皮書公眾諮詢之我見.doc (30 KB)

你好

附件是綠皮書公眾諮詢之我見

謝謝

明

敬啓者

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之我見

對於特區政府綠皮書的發表及其公眾諮詢，本人覺得十分高興。在回歸十年後，爲《基本法》所規定，香港政制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的問題上，經多番没有實質進展的爭論，本人極度希望特區政府今次能夠帶領全港爲落實《基本法》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走出實質的一步。

普選的對香港的好處

(1) 香港政制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爲《基本法》所規定，落實《基本法》是全香港的義務。
(2) 普選可爲特區政府帶來更高的支持度及權威
(3) 這使凡從政的政黨和人士都要爲可能執政作出準備，有利於鼓勵從政者提出務實的政策，"爲反對而反對，没有建設性"的聲音便會失去市場，無意義爭論減少，有利於爲特區政府帶來更有效的施政

本人支持 2012 年實行普選

(1) 在綠皮書提出 2012，或，2017，或 2017 以後實行普選以後，社會上大致上只出現了 2012 或 2017 這兩種主流聲音。選擇 2017 以後實行普選一定會使所謂 "民主反對派" 有了口實繼續對特區政府作出攻擊。

(2) 2012 比 2017 好。其實 2012 或 2017，都只是相差五年，從歷史上考慮意義其實不大。不過，從政治現實上考慮，選擇了 2017，如果所謂 "民主反對派" 先反對再無奈妥協，這會給"民主反對派"宣傳爲 "當權派還是想盡辦法想推後普選日期，民主派極力爭取，只有民主派是信得過的"。如果有人說 2017 是中央最能夠接受的方案，這便是 "用中央名義打壓民主派"，這是擺中央上臺，政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時背上不義之名。但如果特區政府自己第一個推出 2012 年實行普選的可行方案，及宣傳 "這是回歸而來第一個實在的，完整細緻的可行的普選的方案"。市民一定拍爛手掌，功勞全歸特區政府。無人再會提出反對。

中央可能的疑慮：

(1) 如果香港有普選，國際上反華力量會否意圖、有能力影響選舉？會否加強在港力量？

其實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想到外國會有能力影響他們自己的投票意向。香港大部分的人是中國人，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有一部分議員可能較爲 "媚外"，但要在中國人的議會內做出實質 "勾結外國勢力" 的行爲，我想還是不容易的。加上香港已經是自由貿易地方，絕大部分商店零關稅，他們還想在議會內改變香港什麼政策？

(2) 如果香港有普選，香港會否出現力協助國內"反動派"的力量？

香港的確是存在協助國內"反動派"的力量。但他們可能做的，都是在議會以外對香港人進行宣傳。不管有沒有普選，他們都會這樣做。即使他們能夠進入議會，他們都只會是極少數，加上香港的法律，他們惡不到那裡。

希望本人少少愚見可以值得爲你們作參考，謝謝！

明

09 - 10 - 07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18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對政制發展的一點意見
附件: ¹ï¬F¨ïµo®iªº¤@ÂI·N¨£.doc (26 KB)

對香港政制發展的一點意見

香港自 1840-1997 年經歷了英國殖民統治，英人以“英王制告”、“皇室訓令”管治香港 150 多年，可以說在段日子裡，港人根本沒有真正民主過，自從出現“回歸”的問題後，英才引入“代議政制”，部署“光榮撤退”策略。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北京中央政府賦予港人民主權利，並以“基本法”作出了有關政制發展的規定。這就是香港民主的大背景。

香港現在不是爲了爭取民主，而是如何實踐民主，作爲民主初哥的港人，必然會面對從認識到實踐和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民主的步伐，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要在急速和穩妥兩者中取其一，我會選擇後者。我認爲首先在 2017 年進行行政長官普選，經過實踐後，總結經驗，再在以後普選立法會，這不失是一個較爲穩妥的做法，對社會的震盪相對較小，符合有利保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這一大局。

香港一市民
陳錦榮
9.10.2007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18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政制綠皮書諮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你好!
香港的政制發展到了今日(回歸已過了10年),祖國是一直稱香港人已真正當家作了主人,我們可以保持原本享有的一切,并又可享有殖民地時沒有的選舉權,此是基本法實牙實齒給我們此班仍固執自認是香港人的中國人唯一承諾,原本對政改一點興趣都沒有的我們此批中年人,真的不明,爲何對已經完全認同是中國人,并已駐軍的香港,出爾反爾,把已承諾的法律又自我否認,此是否做家長的作爲(我們已把祖國當母親),她承諾答應五拾年不變,但十年剛過,把承諾的就改了又改,更離譜的是,現更和我們玩捉迷藏了,要港人估何時才可給你們自己吃此片餅的自由,理由是你們此批人還不具備有可安全吃餅的節制能力,一下子特區主人又打回殖民地時的臣民了,國際歌中都有唱“從來都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爭取落實承諾,只有靠自己” 此是公民教育的成果,我們不想再等多40年後,50年不變完結時香港又變回中國華南的一個小漁港了
我們都不後生了,民主改革等議題,對我們都不是很關注的了,從此几年的71遊行即可見到,因只要祖國把97年時答應的給香港人的承諾可一一實現,就算是比現在環境轉差,都無人會怨,董建華即是最好的例子,他是祖國全力包裝,香港人全力接受熱切期望他能帶我們有所有作□□,東方明珠可更亮更光,但事與願違,香港人一直在默默承受,到了經濟插底,沙士又起,董竟拿出23條,一意推行,此是啥世道!每日除了洗手,帶口罩,街都不敢上的香港人,剛可松松氣,又話23條可入屋搜查!爲何搞這麼多東西？市民只是想過好日子,此不爲過,沒了富裕,平穩日子也心滿足了,董的倒行逆駛導致了几拾萬人上街,胡錦濤、溫家寶明君啊!聖上英明,此几年的風調雨順并不是曾特首有本事,是好似我們此批自認香港人的人,知足啊,相比董時期,曾特首做好呢份工,給了香港人有了空間,心境自然好了,民主党的好多主張,其實大部份香港人都不認同,但相比民建聯那付擦鞋樣,無奈只可選他,好在去年起有了公民党,爲何一夜成名即是一字之淺,
講返政改,爲何要拖呢？我們一批人都不明中央爲何要改,人選中央可控制,或2012年時入選可訂高些,人數可多几位,可初選几次後,讓港人一人一票選出個特首來,是禍是福,我們誰人能怨,是自己選,就好似長毛港人很多人都不滿他的有些作爲,但此是游戲規則,即然他是民主產物,下一屆時是否再座在位,現今選民都在看著的,所以我們都著意2012年的兩個普選,此是97回歸時確認的應有権力,不希望再有董建華、葉劉淑儀之流卷土重來,給香港人實現一個承諾,只希望余下40年能平穩、進步!
謝謝閱讀!

香港市民
林志剛 敬上

寄件人: Peter Chan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21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 Madam,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more than 800 members. In fact the committee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also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regards,
Peter Chan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21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my advic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must be only directly produced by democratic vote.
The number of committee members are not important.
But all of them should be voted by Hong Kong citizens in democratic way.
There are 2 ways to get it.
method 1: An election for all Hong Kong citizens to vote the committee members.
method 2: The committee should be only 430 members,
i.e. 30 members of LegCo who are voted by HK citizens,
& 400 members of District Council who are voted by HK citizens.
(Those members who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i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f all the 60 member of LegCo are voted by HK citizens, then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ecome 60 + 400 = 460 members.

The method 2 is better than the method 1 because in the method 2 does not need to hold a new vote so that it will not make use of money.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Because the pre-selection is a physical mean against the democracy.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regards,
Lam Kwok Kit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22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 Madam,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more than 800 members.

In fact I think it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I think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Regards,
Mr. Yip Ka Wang Jacky

寄件人: Wong Mills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32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oposal
附件: Universal Suffrage Proposal.Mills.08Oct07.doc (74 KB)

Attaching the captioned for consideration.

Regards
Mills Wong

姓 名　　：黃 仲 遠
身 份 證 號 碼 ：
職 業　　：
電 郵　　：

以 下 "X" 的 項 目 爲 本 人 對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普 選 方 案 的 建 議 ：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方 案:

1. 提 名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及 人 數

- 由少於 800 人組成
- 由 800 人組成
- 由多於 800 人組成，例如把委員人數增加至 1200-1600 人

X

建議詳述:

- 將人數增加至約 1200 人，包括加入 30 名 新增立法會議員 (新增議席，即共 90 名立法會議員)，全體區議會代表，婦女團體代表，大學及大專學生會代表和青少年團體代表．加強代表性之餘，增加學生及青少年的政治投入感．
-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應改爲個人票，以大大增強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及市民的投入感

2. 提 名 方 式 – 候 選 人 數 目

- 10 名或以上候選人
- 最多 8 名候選人
- 最多 2 至 4 名候選人

X

建議詳述:

- 最多 12 名候選人，即 1200 個提名委員，最低提名門檻爲 100 人．
- 設提名上限爲 300 人，因提名委員會旨在初步肯定候選人代表性，故太多提名人根本意思不大

3. 路 線 圖 及 時 間 表

- 在 2012 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達至普選
-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以後達至普選

X

建議詳述:

- 香港市民已經條件充足，準備就緒，只看中央政府是否放心．

普選立法會方案：

1. 功能界別處理方案

- 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 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 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X

建議詳述:

- 於 2012 年，將立法會議席增加至 90 席，地區直選佔 70 席．增加直選議席，增加機會以加速政黨發展及更替，促進政黨政治的發展之餘，有助培育政治人才．
- 於 2012 年，合併功能界別爲 3 大組別 (1.工商金融 2.專業 3.勞工社服及宗教)，各組別佔 5 席 (共 15 席)，而區議會則增加至 5 席
- 於 2012 年，把目前功能界別選舉無投票權的選民納入，即一人兩票的選舉方式．界別合併及增加選民人數可即時擴大代表性之餘，亦可予候選人一個面對更大的選民群體以作 2016 年普選之準備，更有可能令有志從政之獨立專業人士於 2016 年立法會普選時，考慮加入政黨以加強自己的選舉資源，這或許成爲專業及商界人士透過加入政黨從政的一個推動力，有助政黨政治發展．
- 於 2012 年，取消分組投票機制．
- 於 2016 年，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

2. 路線圖及時間表

- 在 2012 年達至普選
- 分階段在 2016 年達至普選
- 分階段在 2016 年以後達至普選

X

建議詳述:

- 香港市民已準備就緒，只是給予功能界別及各政黨多點時間商討，談判及適應．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38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沒有標題)
附件: POlrf1.doc (480 KB)

I have thought and investigate the western democractic system for a long time. At this stage, I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estern electoral political system may not be the best choic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maximiz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society.
Attached is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w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democracy/autocracy ma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ssible transmission channels.
I hope the information can enlighten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we should adopt.
At this moment, I do not think we should adopt any drastic changes on our political system until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ifferent options available are fully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Regards.
Mo Pakhu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KBU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Optimal Level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2007

Pak Hung M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Kowloon Tong, Hong Kong.

Abstract

Employing a novel empirical framework with a well-tested data set, we estimate the optimal level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Our study concludes that mild autocracy can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y reducing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rais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However, it also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When all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autocracy equals to 3.2. The amazing coincidences between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strongly support our conclusions. Our study also explains the 'economic miracles' of s ome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Rights

JEL classification: O40, O3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Optimal Level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Abstract

Employing a novel empirical framework with a well-tested data set, we estimate the optimal level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Our study concludes that mild autocracy can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y reducing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rais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However, it also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When all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autocracy equals to 3.2. The amazing coincidences between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strongly support our conclusions. Our study also explains the 'economic miracles' of s ome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Rights

JEL classification: O40, O38

I.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s embody an incentive structure governing the behavior of a nati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ctors. In recent decad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shap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e material progress of humankind is as much affected by the choice of the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it is by th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ations that provide incentives and efficiency generated by the in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 free markets and individual liberty will finally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by the unfettered pursuit of private interest. (Scully, 1992)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r equivalently, the degree of democracy is an institution whose economic effects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literatures,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 nicely summarized how democracy ma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s follows:[1]

1. higher government size and inefficiency. As suggested by Becker (1983), among others, interest groups compete for rents in political markets. Each group maximizes the expected net benefit from public policies and the cost of lobbying. The resulted equilibrium will be inefficient both because lobbying is wasteful and because transfers of income resulted from group pressures cause deadweight losses. Moreover, when the state is permeated by private pressures, policies lose internal coherence. The size of government will also increase as the politicians attempt to cater to the private interest with the public government revenue.

2. higher public transfers. Democracy offers those who are poor in opportunity to find redress via the state. Endowed with political power in the form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poor will attempt to use this power to expropriate the riches. In modern economic terms, if the median voter is decisive and if the market-generate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s skewed downward, majority equilibrium will call for a greater equality of incomes. As a result, higher political rights will result in lower private property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politicians sell public benefits to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with expenses spread over the taxpayers in a political market. This rise of the political market expands the transfers as well a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1] Weede (1983), among many others, also has a nice review on the earlier literatures about the issue.

3. reducing investment. The reasoning is that poor people want to consume immediately. They can use their democratic power to drive wages up, reduce profit, and therefore reduce inve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can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as it can:

1. reduce the risk of expropriation by dictatorship. As suggested by North (1990), dictatorial rulers are predatory: the state is always ready to prey on society and onl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an constrain it to act for the general interest. Democracy can thus enhanc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s. Moreover, dictators can be very insecure. They may spend a lot of resources for protecting their dictatorship and develop deleterious institutions to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 1995, 2004)

2. result in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Scully (1992) argues that democracy provides 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rights. It will result in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ies to deprived members in an economy. The increases in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s of the deprived members expand the gains from exchange. Therefore efficiency, and hence productivity may be higher in free societies than in societies where individual rights are restricted.

Due to the complex effects of political rights on economic growth, it is theoretically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actual channels and effects. Howev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equally inconclusive.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 summarized the findings of 18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issue. These investigations are usually based on different models with various sources of data. They also have diverse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conclusions as well. The problems indicate that a more structu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required for adv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 invites many more studies afterwards. Among many others, Barro (1996) concludes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growth, the cross-country analysis brings out favorable effects from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free markets, small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high human capital. Once these kinds of variables and the initial level of GDP are held constant, the overall effect of democracy on growth is weakly negative." Tavares and Wacziarg (2001) suggest that democracy fosters growth by improving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democracy hinders growth by reducing the rate of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ess robustly, by raising the ratio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o GDP. Once all of these indirect effects are accounted for, the overall effe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is moderately negative.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channels and effects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by employing the approach developed in Mo (2000, 2001). The channels and effects are studied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They include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human capital channels.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will also be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section introduc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Section 3 discusses the data and basic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channels and the overall picture are investigated in Section 4. Concluding remarks are made in the last section.

2.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a general production function, $Y = Tf(K, L)$, where Y is the total output level, T i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 and L are the capital stock and labor respectively. Total differentiation of Y gives:

$$dY = fdT + T(f_K dK + f_L dL). \tag{1}$$

Dividing (1) by Y yields the decom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olow (1957)[2]:

$$\frac{dY}{Y} = \frac{dT}{T} + Tf_K \frac{dK}{Y} + \frac{f_L L}{f} \frac{dL}{L}. \tag{2}$$

Equation (2) can b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Schumpeter (1912, 1939)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hich two classes of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an economy are distinguished.[3] One is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factor availability, the growth componen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growth rates of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production

[2] However, we use the equ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divergence of cross-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for a traditional growth accounting study.

[3]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humpeter's theory i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in Adelman (1961, chapter 6) of Schumpeter's the or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unction. The other is the effect of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componen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forces dri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Corresponding to equation (2), we characterize these components as:

$$GR=F[\gamma,IY,dLL], \tag{3}$$

where GR and γ are respectively the growth rates of real GDP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Y is the investment output ratio and dLL is the growth rate of labor. In this expression, F_γ equals 1, F_{IY} is the marginal production of capital and F_{dLL} is the elasticity of output to labor.

We then have to decid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finding a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and various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suggest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bably is not a purely random process but is determined by the incentive environment of participants. It i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tential innovations that determine the proliferation of innovations and hence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The reasoning implies that productivity growth is a likely channel that institutions affect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nations.

Based on prior works in the literature, standard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initial level of real GDP per capita, a proxy for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vestment shar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re incorporated in our models.[4] The first two variables belong to the development component and the last one belongs to the development component in our framework. A variety of studies, with good economic sense, have shown that political instabilit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among others, Benhabib and Spiegel, 1994; Barro, 1991), a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dex is therefore introduced. Moreover, an important merit of democracy is reduc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will certainly

[4] Although there may have many possible variables affecting GDP growth, such as corruption , land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Mo, 2000, 2003) and possibly many others,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include all the possible variables into the models. If the variables hav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r they are not highly correlated, the absence of the variables will have no substantial effect on our major conclusions even though the missing variables affect GDP growth. We therefore include only those variables that are found to have substantial effect on GDP growth and are likely to b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olitical rights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The consistency of our results among different models and the closely matches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strong supports to our specifications and conclusions.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by reducing the risk of investment as well as providing stable leg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Political stability is therefore one of the major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n the linkage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other plausibl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such a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and transfer are also introduced as discussed in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 To summarize:

$$\gamma=\gamma(RIGHT, y0, GOV, TRAN, REVOL, SECC), \tag{4}$$

where RIGHT is an index for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y0 is the initial real GDP per capita, GOV i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 is the ratio of transfer to GDP, REVOL is a proxy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and SECC is an index for human capital stock.[5]

The expected sign of the initial per capita output is negative because of the convergence tendency due to the knowledge gap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 larger the knowledge gap, the easier it is for a country to raise its productivity by learning, imitating and adapting technology from the leading economies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The initial per capita output is commonly used to capture this effect. According to Benhabib and Spiegel (1994), human capital stock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an educated labor force is better at learning, creating and implementing new technologies, that generates a higher rat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most literature, the siz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transfer are expected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or instance, Barro,1991; Landau, 1983) As discussed in the introduction, we do not have a prior expectation about the coefficient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vestment ratio, we borrow the idea of Schumpeter (1912, 1939) again. Investment is driven and made possible by the existence

[5] Barro (1996, 1997)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positive linkage from prosperity to the propensity to experience democrac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like GOV, TRAN, y0 and SECC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r prosperity. Controlling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reduces the possible spurious correlation problem betwee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As studied by various authors including Weede (1983), the reverse caus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s less likely.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casual observation tha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has no observabl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democracy in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It i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r living quality, rather than the rate of productivity or economic growth, determines the propensity and/or sustainability of a country to experience democracy. (Barro, 1996) Political system is

of profit. However,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profit will be driven to zero in a stagnant economy. Therefore, without development or equivalently, an increas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re will be no profit. Only when new techniques of production are employed to produce a certain product or if a new product is introduced, profit can arise. Without development there would be no profit and no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the change in the fund of technical knowledg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e in the stock of producer goods.[6] The investment ratio is therefo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rat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at is: $IY = IY(\dot{\gamma})$, with $IY_{\dot{\gamma}} > 0$. The investment ratio is determined by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at in turn depends on the incentive environment in an economy.

Additionally, investment also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that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an economy.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democracy is to constrain the expropriation power of the government.(North, 1990)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lower the expropriation risk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ence the higher the investment ratio,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refore:

$$IY = IY(\gamma, RIGHT), \tag{5}$$

with $IY_{RIGHT} < 0$ according to the expropriation hypothesis.[7] Substitute (4) and (5) into (3), we have:

$$GR = F[\gamma(RIGHT, y0, GOV, TRAN, REVOL, SECC), IY(\gamma, RIGHT), dLL]\,.^{8} \tag{6}$$

The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ot only drives the growth rate directly, but also

---

therefore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 that drives the suggested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6] Please refer to footnote 3.

[7] We use the index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y constructed by Raymond Gastil.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s ranked from 1 (highest degree) to 7 (the lowest). Therefore, the higher the rank, the more autocratic the government is. For instance, as reported in Appendix II, the mean score of OECD and Asian countries is 1.3 and 3.8 respectively.

[8] In reality, other then the growth of productivity, IY is also driven by some exogenous variables such as geographic,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such that perfect collinearity between IY and the development variables will not happen. Moreover, since both IY and GR are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variables, our estimations will not suffer from simultaneous problem although they are highly correlated. Spurious

raises the profitability of investment and hence the investment ratio. The total effect of a development variable like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therefore equals:

$$\frac{dGR}{dRIGHT} = \frac{\partial \gamma}{\partial RIGHT} + F_{IY}\left[\left(\frac{\partial IY}{\partial \gamma}\frac{\partial \gamma}{\partial RIHGT}\right) + \left(\frac{\partial IY}{\partial RIHGT}\right)\right]. \qquad (7)$$

Equation (7) states that the total effect of RIGHT on the growth rate of GDP equals to the summation of its direct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effect on the investment ratio weighted by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Empirically all the parameters in equation (7) can be estimated. We can check whether the estimates fi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is purpose, three sets of specifications will be estimated, the first set is:

$$GR = f(RIGHT, y_0, GOV, TRAN, REVOL, SECC, IY, dLL). \qquad (8)$$

Regression based on (8) can generate the estimates of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and the direct impact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of productivity. The second set is:

$$IY = g(RIGHT, y_0, GOV, TRAN, REVOL, SECC, dLL). \qquad (9)$$

This will provide the estimate on the partial effect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investment ratio. Lastly, we will estimate:

$$GR = h(RIGHT, y_0, GOV, TRAN, REVOL, SECC, dLL). \qquad (10)$$

Equation (10) is the reduced form of (8) and (9).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10) and (8) is the absence of the investment ratio. It will provide the estimate on the total effect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I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stimates matches the

correlation can be avoided by the proper choic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capture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the economies.

implication as in equation (7), we will have more confidence on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results.

3. Data and Initial Results

We use the indicators compiled by Gastil and his associates as the proxies for the levels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 They constructed comprehensive measures on the amount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y available to citizens of countries.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s ranked from 1 (highest degree) to 7 (the lowest). The criteria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the rank of political rights include the meaningfulness of elections, election laws and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voting power of the electorate,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freedom from external and military control, minority rights etc..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definition, the classification scheme counts as less democratic countries that have dominant political parties in which minority groups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policy. In general, the index is based on purely 'procedural terms', that is, as a body of rules and procedures that regulates the transfer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free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 on public issues. The index thus created can therefore not affected by its contemporary outcomes. Civil liberty is ranked on a similar scale. The criteria include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political censorship,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peaceful demonstration, freedom to organize unions and associations,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law, freedom from government terror and abuse. The level of protected social rights and socioeconomic rights, such as freedom from dependency on landlords, bosses, union leaders, or bureaucrats, is also considered. Logicall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are separable. Different nations may bundle the rights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one country may have more civil liberty and fewer political rights than does another. As the two variables are likely to be highly correlated but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we therefore include the civil liberty index as a major control variable in all empirical studies.[9]

[9] As observed and stated in Barro (1996), "nothing in principle prevents nondemocratic governments from maintaining economic freedoms and private property..... Examples of autocracies that have expanded economic freedoms include the Pinochet government in Chile, the Fujimori administration in Peru, the Shah's government in Iran, and several previous and current regimes in East Asia. Furthermore, as stressed by Schwarz (1992), most OECD countries began their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ystems with limited political rights and became full-fledge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only much later."

The observations in this study are taken from the data set assembled by Barro and Lee. It is a panel data set starting from 1960 to 1984 divided into five 5-year subperiods. In the periods before 1970, we find that some of the required variable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missing observations. Meaningful estimations can only be taken from 1970 onwards.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in the world reveal that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ries can fluctuate widely according to their country-specific conditions. For stud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growth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stock, we need to observe their performance in longer period. The period 1970 to 1985 is therefore chosen for this study.[10]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the observations and notation used in the data set are summarized in the Appendix Table while the correl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jor variable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A. The variables are defined in its footnote.

All the variables used in the empirical studies follow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is proxied by the percentage of "secondary school completed"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measur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s the number of revolutions per year averaged over the period 1970-1985.[11] We use the compound interest rate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a variable.[12]

---

[10] The data set is obtained from the NBER web site. Although more updated data sets and other political index are available, we decide to adopt the present data set for our experiment. A major reason is that the data set is quality-proved in the sense that many consistent results have been generated. (among many others, Barro, 1996, 1997; Mo, 2000, 2001) Employing a reliable data set to conduct a novel experiment can eliminate the potential problems generated from data quality. Moreover, our results are also more comparable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like Barro (1996) that employ similar sources of data. With a large sample size, any minor updates in the data are captured by random errors which will have no effect on our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the period is typical and coherent in recent decades such that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are highly unlikely when more recent observations are used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11] There are other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dexes in the data set. We try the index PINSTAB in our investigations and find that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effects on our major conclusions. The same apply to the human capital index.

[12] For example,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n GDP is estimated by finding r in the formula: $GDP70*(1+r)^{15}=GDP85$, where GDP70(85) is the real GDP in 1970(1985). All the growth rate variables, such as GR and POPG are measured in percentage. Data such as GOV, IY and SECC are the averages of the respective data available during the period.

Table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a]

	GR	RIGHT	CIVLIB	y0	SECC	REVOL	GOV	TRAN	IY	POPG
GR	1									
RIGHT	0.093	1								
CIVLIB	0.144	0.961	1							
y0	-0.275	-0.387	-0.446	1						
SECC	-0.017	-0.622	-0.668	0.527	1					
REVOL	-0.187	0.259	0.276	-0.217	-0.245	1				
GOV	-0.153	0.214	0.220	-0.272	-0.127	0.022	1			
TRAN	-0.118	-0.448	-0.455	0.337	0.444	-0.291	0.044	1		
IY	0.352	-0.555	-0.522	0.142	0.441	-0.245	-0.209	0.282	1	
POPG	0.124	0.658	0.654	-0.123	-0.581	0.142	0.127	-0.562	-0.478	1
MEAN	3.818	3.583	3.570	3021	7.273	0.276	0.179	0.054	0.150	0.021
(S.D.)	(2.42)	(1.94)	(1.73)	(412)	(6.72)	(0.39)	(0.068)	(0.062)	(0.055)	(0.011)

Notes:

i. GR = growth rate of GDP;
ii. RIGH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1-7, 1 = highest level);
iii. CIVLIB = the level of civil liberty (1-7, 1 = highest level);
iv. y0 = the per capita income in 1970;
v. SECC = percentage of "seco ndary school complete" in total population;
vi. REVOL = an index for political instability;
vii. GOV =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o GDP;
viii. TRAN =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transfer to GDP;
ix. IY = the share of private investment to GDP;
x. POPG = the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a] The statistics related to the variable TRAN are based on 73 observations while the others are based on 90 observations. Othe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reported in the section II in the appendix.

3.1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democracy has opposing effect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therefore enters in the regression in quadratic form as suggested in Barro (1996). Table B reports various specification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ensitivity of the results. Estimation (B1) leaves out all the plausible transmission variables.[13] (B2) includes all the plausibl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n the model which generates the estimates on the direct effect of RIGHT and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required for observing the implication of equation (7). The coefficients of IY and RIGHT in (B2) record its

lowest value due to the collinearity problem caused by the inclusion of all transmission variables. The specification in (B3) is identical to (B2) except the absence of the variable investment ratio. It is specified according to equation (10) and provides the estimate of the total effect of RIGHT on the growth rate in equation (7). In regressions (B4) to (B7), one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s included in each regresison. All regressions show that the index of political rights has an initial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The estimat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cept those of (B2) and (B3) that include all transmission variables. The inclusion has introduced substantial collinearity problem to the political rights variable. All other variables have behaved as expected.

[13]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we find that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s one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n the linkage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We will discuss it in more detail later.

Table B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Estimations	(B1)	(B2)	(B3)	(B4)	(B5)	(B6)	(B7)
			Dependent	Variable :	GR		
Indep. Var.							
RIGHT	2.657	0.923	0.691	2.008	2.383	2.988	2.136
	(2.46)**	(0.62)	(0.455)	(2.10)**	(1.80)*	(2.76)***	(1.91)*
$RIGHT^2$	-0.365	-0.186	-0.202	-0.264	-0.366	-0.408	-0.322
	(2.86)***	(1.05)	(1.13)	(2.34)**	(2.36)**	(3.00)***	(2.44)**
CIVLIB	-2.018	-0.486	-0.343	-2.085	-1.632	-2.184	-1.698
	(1.67)*	(0.35)	(0.25)	(1.98)*	(1.23)	(1.82)*	(1.34)
$CIVLIB^2$	0.310	0.168	0.177	0.288	0.283	0.339	0.300
	(2.19)**	(1.03)	(1.10)	(2.26)**	(1.83)*	(2.34)**	(1.96)*
y0	-3.53N4	-4.05N4	-4.72N4	-4.53N4	-3.82N4	3.63N4	6.05N4
	(1.94)*	(1.75)*	(1.96)*	(2.79)***	(1.79)*	(2.02)**	(2.68)***
$y0^2$	8.07N9	7.15N9	8.72N9	1.02N8	1.05N8	8.09N9	1.37N8
	(1.38)	(0.99)	(1.17)	(1.98)*	(1.55)	(1.40)	(1.96)*
POPG	0.114	0.249	0.179	-0.058	-0.0082	0.102	0.357
	(0.44)	(0.64)	(0.45)	(0.26)	(0.03)	(0.40)	(1.17)
GOV	----	-18.95	-19.88	-14.180	----	----	----
		(5.48)***	(6.02)***	(4.76)***			
GOV*	----	2.196	2.225	1.732	----	----	----
dGOV		(4.73)***	(4.92)***	(5.00)***			
TRAN	----	-6.65	-5.665	----	-17.877	----	----
		(0.90)	(0.70)		(2.66)**		
TRAN*	----	2.277	2.428	----	3.851	----	----
dTRAN		(1.69)*	(1.69)*		(3.78)***		
REVOL	----	-2.365	-2.584	----	----	-2.276	----
		(2.43)**	(2.55)**			(1.90)*	
SECC	----	0.103	0.103	----	----	----	0.121
		(2.31)**	(2.12)**				(2.44)**
IY	23.584	10.354	----	18.298	18.697	21.838	24.291
	(5.86)***	(2.87)***		(5.04)***	(4.20)***	(5.36)***	(5.39)***
Constant	-0.358	2.457	4.763	3.316	0.579	-0.058	-0.990
	(0.21)	(1.14)	(2.39)	(1.93)*	(0.30)	(0.034)	(0.507)
R^2	0.379	0.742	0.670	0.538	0.551	0.402	0.447
# of obs.	105	66	69	105	72	105	92

Notes:

i. As the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adjusted t-statistics have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with the unadjusted statistics, the later are reported.

ii. Absolute values of the t-statistics are in the parentheses. The number -3.53N4 equals -0.000353 etc..

iii. The superscripts, *, ** and *** following the t-statistics represents 10%, 5% and less than 1 % significant level respectively.

iv. dGOV (dTRAN) i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in the period. GOV*dGOV (TRAN*dTRAN) therefore equals to the annual change in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over GDP tha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when the prices are rigid downward under the Keynesian framework. Theoretically, if prices are fully flexible in an economy, GDP growth will be totally determined by the supply-side. However, it is commonly observed that prices are rigid downward. The increase in aggregate demand will therefore facilitate the growth in real GDP. In this and other studies, we always find that aggregate demand factors are significant in determining economic growth. (For instance, Mo, 2000, 2004) This indirectly supports the price rigidity hypothesis. We therefore include the respective aggregate demand variables of GOV and TRAN in related estimations as in (B2) to (B5). As usual, they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excluding the aggregate demand variables in the regressions has no substantial effect on our major conclusions. It is revealed in the results of the estimations having no aggregate demand variables such as (B1), (B6), (B7) and the later estimation (H) that indicates the overall effect of RIGHT on the growth rate.

In order to decompose the total effect into the direct and investment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implication of equation (7), we run the regression as specified in equation (9) that is reported as follow:[14]

(C)

IY= -0.026 RIGHT	+0.001 RIGHT^2	+0.035 CIVLIB	–0.003 CIVLIB^2	-0.080 POPG	
(0.65)	(0.31)	(0.91)	(0.73)	(0.09)	
+6.85N6 y0	–2.75N10 y0^2	+0.001 SECC	–0.065 TRAN	+0.028 TRAN*dTRAN	
(1.29)	(1.95)*	(0.67)*	(0.30)	(0.81)	
-0.043 REVOL	-0.331 GOV	+0.035 GOV*dGOV	+0.160		
(1.20)	(3.43)***	(2.57)**	(4.03)***		

R^2=0.485, # of obs. = 66.

The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index on the investment ratio is negative, though it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A reason for the insignificance i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index embodies a bundle of characteristics that has two opposing effects on investment. They are the negative expropriation risk effect and the initial positive productivity effect as indicated in the results in Table B.[15] Regression (C) indicates that the negative expropriat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initial positiv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autocracy on investment.

[14] Please refer to the note iv to Table B.

[15] We use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ratio of investment in regression (C) for the calculations in Table C although the coefficient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Statistical insignificance may be due to the absence of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or to the collinearity amo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r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is relatively small. Since the estimated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s shown in Table C as well as in the later related calculations, we adopt the last interpretation.

Table C
The Productivity and Investment Effects

RIGHT	Direct Effect (a)	Effect of Investment (b)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c)	Estimated Total Effect (d)	(c)/(d)
1.0	0.5507	-0.2387	0.3121	0.2878	1.0845
1.5	0.3645	-0.2248	0.1397	0.0861	1.6227
2.0	0.1783	-0.2110	-0.0326	-0.1156	0.2824
2.5	-0.0079	-0.1971	-0.2050	-0.3172	0.6462
3.0	-0.1941	-0.1833	-0.3773	-0.5189	0.7272
3.5	-0.3803	-0.1694	-0.5497	-0.7206	0.7629
4.0	-0.5665	-0.1556	-0.7221	-0.9222	0.7830
4.5	-0.7527	-0.1418	-0.8944	-1.1239	0.7958
5.0	-0.9389	-0.1279	-1.0668	-1.3255	0.8048
5.5	-1.1251	-0.1141	-1.2391	-1.5272	0.8114
6.0	-1.3113	-0.1002	-1.4115	-1.7289	0.8164
6.5	-1.4975	-0.0864	-1.5838	-1.9305	0.8204
7.0	-1.6837	-0.0725	-1.7562	-2.1322	0.8237

Notes:

i. The results in column (a) and (d)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of RIGHT on GR in (B2) and (B3) respectively.

ii. Column (b)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C) weighted by the partial effect of the investment ratio to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regression (B2) which equals 10.354.

iii. The calculations in column (c) are based on equation (7) which equal (a) plus (b).

iv. The last column reports the ratio of the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and the Estimated Total Effect. It indicates the proximity of the two estimations.

v. We use higher accuracy level of the estimates in the simulations. The reported results in the table may have slight deviations from the simulations using the estimates in the reported regressions due to the round-ups of the reported estimates.

The estimated and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ptimal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enhancing economic growth. As indicated in Column (a), the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f autocracy reaches its maximum when the index is around 2.5. However, aft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autocracy on the investment ratio is included, the optimal level reduces to about 1.7 as indicated in columns (c) and (d). As shown in the last column, although the magnitudes of the calculated and the estimated total effect are not perfectly matched, both of them have similar turning point and their difference are not substantial in general.[16]

[16] Although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total effects have the same turning point, their ratio is not very close to one as expected, particularly the results near the turning point.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effect of RIGHT to the investment ratio has high variation as revealed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t-statistics due to the offsetting effects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to investment. Although most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are of close proximity in later simulations, we rely on observing the general pattern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in drawing our conclusion in some situations. A formal statistical test on the proximity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4.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Following the discussions in the introduction, we successfully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everal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ncluding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linkage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Firstly, we investigate each transmission variable individually, and then study the whole picture by observing their effects simultaneously.

4.1 Political Rights,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democracy will result in big governmen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government revenue is a common property. The groups tend to overexploit the government revenue by their democratic power (among many others, Buchanan & Wagner, 1977; Meltzer and Richard, 1981; Becker, 1983). I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affect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that in turn affect the rat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then the total effect of RIGHT on economic growth can be decomposed into the direct impact and its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the government size, such that:

$$\frac{dGR}{dRIGHT} = \frac{\partial GR}{\partial RIGHT} + \left(\frac{\partial GR}{\partial GOV}\frac{\partial GOV}{\partial RIGHT}\right). \tag{11}$$

Regression (D)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government consumption.

(D)

GOV= -0.044 RIGHT + 0.006 RIGHT^2 +0.012 CIVLIB −0.002 CIVLIB^2 +0.492 POPG
(1.23) (1.39) (0.31) (0.33) (0.85)

-9052N6 y0 +1.46N10 y0^2 +0.239
(1.92)* (0.89) (5.29)***

R^2=0.164, # of obs.=120

Table D
Political Rights,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IGHT	Direct Effect (a)	Effect of GOV (b)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c)	Estimated Total Effect (d)	(c)/(d)
1.0	1.4804	0.4579	1.9383	1.9278	1.0054
1.5	1.2166	0.3765	1.5931	1.5633	1.0191
2.0	0.9528	0.2950	1.2478	1.1988	1.0409
2.5	0.6890	0.2136	0.9026	0.8342	1.0820
3.0	0.4252	0.1322	0.5574	0.4697	1.1867
3.5	0.1614	0.0507	0.2121	0.1052	2.0173
4.0	-0.1024	-0.0307	-0.1331	-0.2594	0.5132
4.5	-0.3662	-0.1121	-0.4783	-0.6239	0.7667
5.0	-0.6300	-0.1936	-0.8236	-0.9884	0.8332
5.5	-0.8938	-0.2750	-1.1688	-1.3530	0.8639
6.0	-1.1576	-0.3564	-1.5140	-1.7175	0.8815
6.5	-1.4214	-0.4379	-1.8593	-2.0820	0.8930
7.0	-1.6852	-0.5193	-2.2045	-2.4466	0.9011

i. The results in column (a) and (d)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B4) and (B1) respectively.
ii. Column (b)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D) 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 to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regression (B4) which equals -14.18.
iii. The calculations in column (c) are based on the reasoning as in equation (11) which equal (a) plus (b).
iv. Please also refer to notes iv and v to Table C.

As indicated in regression D, autocrac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ratio until it reaches the level of about 3.8 which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have the same turning point of around 3.7 as indicated in columns (c) and (d) when the effect on government consumption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Moreover,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are of high proximity.[17] As indicated in the last column of Table D, the small absolute values of the estimates around the turning points usually result in proportionally highe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stimated and calculated results.

4.2 Political Rights, Transfer and Economic Growth

Another commonly held belief is that an increase in political rights will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ransfer that will reduce efficiency and hence economic growth. Transfers require taxing successful activities/people and subsidizing those unsuccessful. They will

[17] We use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ratio in regression (D) for the calculations in Table D although the coefficient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based on similar reasoning stated in footnote 14. The proximity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supports this treatment.

alter the incentives to save, invest and innovate. Moreover, when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in the political market rather than the economic marke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o their highest valued uses. Third, when significant sums are available for redistribution, citizens will withdraw resources from the productive sector to rent-seeking game in the political market (Scully, 1992). Regression (E) estimates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transfers.

(E)

TRAN=	-0.043 RIGHT		+0.004 RIGHT^2		+0.046 CIVLIB		–0.005 CIVLIB^2		-2.064 POPG
	(1.15)		(1.00)		(1.21)		(1.12)		(3.95)***
	+9.05N6 y0	–1.44N10 y0^2		+0.060					
	(2.04)**	(1.00)		(1.51)					

R^2=0.422, # of obs.=85

The role of transfer in the linkage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growth is estimated according to similar reasoning as in equation (11). Table E summarizes the results. Regression (B5) shows that the share of transfer to GDP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Regression (E)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index is below 5, i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transfer ratio. Again,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effects indicate the optimal level is at about 3.7. However, when the effect of transfer is held constan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 is reduced to about 3.3 as indicated in the column (a). This suggests tha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autocracy may depend on whether a country is able to control the demerits of democracy/autocracy.

Table E
Political Rights, Public Transfer and Economic Growth[18]

RIGHT	Direct Effect (a)	Effect of Transfer (b)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c)	Estimated Total Effect (d)	(c)/(d)
1.0	1.6510	0.6151	2.2661	1.9278	1.1755
1.5	1.2852	0.5356	1.8207	1.5633	1.1647
2.0	0.9193	0.4560	1.3753	1.1988	1.1473
2.5	0.5535	0.3765	0.9299	0.8342	1.1147
3.0	0.1876	0.2969	0.4845	0.4697	1.0316
3.5	-0.1782	0.2174	0.0391	0.1052	0.3722
4.0	-0.5441	0.1378	-0.4063	-0.2594	1.5663
4.5	-0.9099	0.0582	-0.8517	-0.6239	1.3650
5.0	-1.2757	-0.0213	-1.2971	-0.9884	1.3122
5.5	-1.6416	-0.1009	-1.7425	-1.3530	1.2879
6.0	-2.0074	-0.1804	-2.1879	-1.7175	1.2739
6.5	-2.3733	-0.2600	-2.6333	-2.0820	1.2647
7.0	-2.7391	-0.3395	-3.0787	-2.4466	1.2584

Notes:

i. The results in column (a) and (d)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B5) and (B1) respectively.

ii. Column (b)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E) 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 to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regression (B5) which equals -17.877.

iii. Please also refer to notes iv and v to Table C.

4.3 Political Rights,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mportant merit of democracy is reducing the potential damages caused by the violent struggles for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tability certainly enhances economic growth by reducing the risk of investment as well as providing stable leg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Regression (F)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autocracy on political stability. Combining the estimations of (B6) and (F), we can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right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able F simulat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ults.

[18] We employ the result in regression (E) for the simulations although the coefficient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The reasoning is similar to that in footnote 14. The relatively larg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may be due t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sample size among the regressions (B1), (B5) and (E). However, as the pattern of the results is pretty clear, we do not control all regressions to have the same sample size in order to enjoy more observations and simplicity.

(F)[19]

REVOL= 0.176 RIGHT −0.023 RIGHT^2 -0.135 CIVLIB +0.026 CIVLIB^2 -0.487 POPG
(1.79)* (2.05)** (1.23) (2.02)** (0.303)

+2.28N6 y0 −8.96N11 y0^2 -0.014
(0.17) (0.20) (0.11)

R^2=0.260, # of obs.=120

Table F
Political Right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RIGHT	Direct Effect (a)	Effect of Instability (b)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c)	Estimated Total Effect (d)	(c)/(d)
1.0	2.1714	-0.2936	1.8779	1.9278	0.9741
1.5	1.7632	-0.2403	1.5229	1.5633	0.9742
2.0	1.3550	-0.1871	1.1680	1.1988	0.9743
2.5	0.9468	-0.1338	0.8130	0.8342	0.9746
3.0	0.5386	-0.0806	0.4581	0.4697	0.9752
3.5	0.1304	-0.0273	0.1031	0.1052	0.9806
4.0	-0.2778	0.0259	-0.2518	-0.2594	0.9709
4.5	-0.6860	0.0792	-0.6068	-0.6239	0.9726
5.0	-1.0942	0.1324	-0.9617	-0.9884	0.9730
5.5	-1.5024	0.1857	-1.3167	-1.3530	0.9732
6.0	-1.9106	0.2389	-1.6716	-1.7175	0.9733
6.5	-2.3188	0.2922	-2.0266	-2.0820	0.9734
7.0	-2.7270	0.3454	-2.3816	-2.4466	0.9734

Notes:

i. The results in column (a) and (d)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B6) and (B1) respectively.
ii. Column (b)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F) 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 to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regression (B6) which equals -2.276.
iii. Please also refer to notes iv and v to Table C.

[19] Political instability may result in a higher level of autocracy. The coefficient of RIGHT may be biased in the regression. We therefore try the 2SLS estimation with the regional dummies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at include ASIAE, LAAM, OECD, SAFRICA and OIL. The coefficients (t-statistics) of RIGHT and RIGHT^2 are respectively 0.221 (0.728) and –0.028 (0.854). The results of the 2SLS reveal that they have no substantial effects on our conclusions. We therefore adopt the results of OLS estimations for our analysis. The consistencies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in Table F and in later calculations support this treatment. Moreover, Alesina et al. (1996) suggest that low economic growth may lead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refore REVOL is endogenous in the growth regressions. However, they find very weak evidence of this reverse causality. Moreover, casual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the reverse causality may not be strong.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 relatively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not caused serious political instability. Rather than driven by the growth rate,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is probability driven by the levels of inequality, corruption (Mo, 2000, 2001, 2003) and general living quality. Th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are likely to be already captured by the variables such as RIGHT, CIVLIB and y0 in our regressions.

Regression (F) suggests that autocracy rais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until the index is at the level of about 3.8. Moreover, when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is controlled, the optimal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s around 3.7. Interestingly, the averag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n most Asian countries is about the same in the sample period while political stability is generally achieved among the countries.[20] Our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miracles' of in most Asian countries are not accidents but are driven by institutions more favorable to economic growth.

4.4 Political Right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nother plausible channel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economic growth is its effect on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s shown in the column (b) of Table C, autocracy at all levels have a partial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hysical investment even though mild autocrac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ivity growth. This is supportive to the legitimate guess that autocracy raises the expropriation risk of investment that results in lower physical investments. However, the need for saving will imply that the reduction in physical investment has to be compensated for by other means of investment that can have lower risk of being expropriated by autocrats. Since human capital is relatively mobile and difficult to be expropriated, people will substitute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by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is will induce a high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of the people under a traditionally autocratic regime,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Regression (G) provides some supportive evidence of this behavior. Table G simulat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e impl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soning as in equation (11).

(G)[21]

SECC=	5.26 RIGHT	-0.553 RIGHT^2	-6.273 CIVLIB	+0.618 CIVLIB^2	-1.377 POPG
	(2.23)**	(-2.04)**	(-2.41)**	(2.00)**	(-2.37)**

[20] Please refer to the tables in Appendix I and II.

[21] SECC may capture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an economy and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of RIGHT on SECC may be biased downward. Moreover, regression (G) can only conclude that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s on average higher in mild autocratic regimes. In order to verify estimation (G) does reveal the causality of autocracy to human capital stock, we try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nd employing 2SLS estimation. The result is reported the section III of the appendix. It suggests that mildly autocratic regimes do result in higher growth in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the OLS estimation has no substantial effect on the validity of our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adopt the OLS results in our analysi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results in Table G and the later related calculations supports this treatment.

+0.002 y0 −3.54N8 $y0^2$ +9.163
(3.86)*** (-2.59)** (2.57)**

R^2=0.660, # of obs.=101

Table G
Political Right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RIGHT	Direct Effect (a)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b)	Calculated Total Effect (c)	Estimated Total Effect (d)	(c)/(d)
1.0	1.4920	0.4946	1.9866	1.9278	1.0305
1.5	1.1700	0.4279	1.5979	1.5633	1.0221
2.0	0.8480	0.3612	1.2092	1.1988	1.0087
2.5	0.5260	0.2946	0.8205	0.8342	0.9836
3.0	0.2040	0.2279	0.4318	0.4697	0.9194
3.5	-0.1180	0.1612	0.0431	0.1052	0.4101
4.0	-0.4400	0.0945	-0.3456	-0.2594	1.3323
4.5	-0.7620	0.0278	-0.7343	-0.6239	1.1769
5.0	-1.0840	-0.0389	-1.1230	-0.9884	1.1361
5.5	-1.4060	-0.1056	-1.5116	-1.3530	1.1173
6.0	-1.7280	-0.1723	-1.9003	-1.7175	1.1065
6.5	-2.0500	-0.2390	-2.2890	-2.0820	1.0994
7.0	-2.3720	-0.3057	-2.6777	-2.4466	1.0945

Notes:
i. The results in column (a) and (d)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B7) and (B1) respectively.
ii. Column (b)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in (G) 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 to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regression (B7) which equals 0.121.
iii. Please also refer to notes iv and v to Table C.

Regression (G) indicates that autocracy raises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until the index is at about 4.7. The simulations show that after holding the human capital effect constan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 is around 3.3 compared to its counterpart of 3.7 when the human capital effect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nd the estimated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4.5 Overall Effect and the Whole Picture

If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estimates of the regressions on individual transmission variables may be biased. The appropriate way to dismantle their respective role on the growth rate is by including all transmission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decomposing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rmula:

$$\frac{dGR}{dRIGHT} = \frac{\partial GR}{\partial RIGHT} + \sum_{TV} \left(\frac{\partial GR}{\partial TV}\frac{\partial TV}{\partial RIGHT}\right) + \left(\frac{\partial GR}{\partial IY}\frac{\partial IY}{\partial RIGHT}\right). \qquad (12)$$

where TV equals GOV, TRAN, INSTAB and SECC.

(H)

GR = 1.668 RIGHT −0.261 RIGHT^2 -0.672 CIVLIB +0.109 CIVLIB^2 + 0.509 POPG
(1.33) (-1.80)* (-0.48) (0.67) (2.43)**

-2.53N5 y0 −3.57N9 y0^2 +1.829
(-0.14) (-0.62) (1.15)

R^2=0.146, # of obs.=119

Regression (H) drops all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ratio. The coefficients therefore provide the estimate for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growth rate. Regression (B2) in Table B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partial effects of all the transmission variables and the investment ratio on the growth rate for the decomposition according to equation (12).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H.[22]

Table H
Overall Effect and the Whole Picture

POL	Direct Effect (a)	IY (b)	GOV (d)	TRAN (e)	REVOL (c)	SECC (f)	CAll (g)	EALL (h)	(g)/(h)
1.0	0.5507	-0.0815	0.6119	0.2290	-0.3050	0.4238	1.4288	1.1463	1.25
1.5	0.3645	-0.0978	0.5031	0.1993	-0.2497	0.3667	1.0862	0.8853	1.23
2.0	0.1783	-0.1140	0.3943	0.1697	-0.1943	0.3095	0.7435	0.6243	1.19
2.5	-0.0079	-0.1302	0.2854	0.1401	-0.1390	0.2524	0.4008	0.3633	1.10
3.0	-0.1941	-0.1464	0.1766	0.1105	-0.0837	0.1952	0.0581	0.1023	0.57
3.5	-0.3803	-0.1627	0.0678	0.0809	-0.0284	0.1381	-0.2845	-0.1587	1.79
4.0	-0.5665	-0.1789	-0.0410	0.0513	0.0269	0.0809	-0.6272	-0.4197	1.49
4.5	-0.7527	-0.1951	-0.1498	0.0217	0.0822	0.0238	-0.9699	-0.6807	1.42
5.0	-0.9389	-0.2113	-0.2587	-0.0079	0.1376	-0.0333	-1.3126	-0.9417	1.39
5.5	-1.1251	-0.2276	-0.3675	-0.0375	0.1929	-0.0905	-1.6553	-1.2027	1.38
6.0	-1.3113	-0.2438	-0.4763	-0.0672	0.2482	-0.1476	-1.9979	-1.4637	1.37
6.5	-1.4975	-0.2600	-0.5851	-0.0968	0.3035	-0.2048	-2.3406	-1.7247	1.36
7.0	-1.6837	-0.2762	-0.6939	-0.1264	0.3588	-0.2619	-2.6833	-1.9857	1.35

i. CAll is the calculated overall effect based on equation (12). It is equal to the summation of the results in (a) to (f).
ii. EAll is the estimated overall effect that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regression (H).
iii. The respective results in (b) to (f) are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n the regressions (C) to (G) 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respective transmission variable on the growth rate estimated in the regression (B2).
iv. The result in column (a) is si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in (B2).
v. Please also refer to notes iv and v to Table C.

[22] Although the calculated and estimated overall effects have the same turning point, their values are not as close as its earlier counterparts. However,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estimates involved and that some regressions ar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in sample size, less than perfect results are expected.

The results in Table (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simulations and conclusions. After holding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emocracy/autocracy constant, the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autocracy is around 2.4 as revealed in column (a) in Table (H). However, the overall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autocracy increases to about 3.2 when all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re not controlled which is revealed in columns (g) and (h). Our study concludes that mild autocracy can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y reducing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rais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However, it also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The amazing coincidences of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various decomposition exercises provide strong supports to our conclusions.[23]

5. Concluding Remarks

We employ a novel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channels and the optimal levels of democracy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not only provides the empirical estimates but also we can compare the estimated and calculated effects to observe whether the estimat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We conclude that mild autocracy can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y reducing th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ransfer and rais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However, it also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The optimal levels of democracy vary from about 1.7 as in the column (d) of Table C to about 3.7 as indicated in the results of Tables D, F and G. After evening out all the benefits and costs, the overall optimal level of democracy is about 3.2 as indicated by the results simulated in Table H.[24]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support most of the legitimate guesses about the channels and effects of democracy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s which

[23] Our findings support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existence of interior optimum of democracy/autocracy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Barro (1996). Tavares & Wacziarg (2001) specify and estimate an ad hoc 'full system of equations' determining growth and the channel variables. Allow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variables and estimation process, they conclude that democracy fosters growth by improving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However, democracy hinders growth by reducing the rate of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ess robustly, by raising the ratio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to GDP. Once all of these indirect effects are accounted for, the overall effe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is moderately negative. Some of our findings are contradictory, possibly due to different analytical and estimation methods. For instance, we find that democracy promote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e while autocracy stimulate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

are summarized by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 as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However,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ll of the mentioned channels are identified and estimated under a structu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results of amazing consistencies. Our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miracles' of in most Asian countries are not accidents but are driven by institutions more favorabl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4] As long a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embodied by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re valid, our major conclusions are unlikely to change over time in the coherent glob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decades.

REFERENCES

Adelman, Irma.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Alesina, Alberto and Roberto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6:1203-1228, June 1996.

Alesina, Alberto et. al.,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189-211, June 1996.

Banks, Arthur S., "Cr oss-National Time Series Data Archive," Center for Social Analys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pton, September 1979.

Barro J. Robert,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The MIT Press, 1997.

___, "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1-27, March,1996

Barro R. and J.W. Lee (1994) "Data Set for a Panel of 138 Countries," www.nber.org/pub/barro.lee .

Barro, Robert J. and Xavier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5.

Becker, Gary S.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371-100. August 1983,

Benhabib, Jess and Mark M., Spiegel, ,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4, 2:143-73, Oct. 1994.

Buchanan, James M. and Richard E.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Gastil, Raymond D., and subsequent editors. 1982-1983 and other years. *Freedom in the Worl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Huntington, Samua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Kormendi, R.C. and P.G. Meguire, "Macroeco nomic Determinants of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6, Sept. 1985, 141-63.

Landau, Danie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January 1983, 49, 783-92.

Levine, Ross and David Renelt,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4:942-63, Sept. 1992.

Meltzer, Allan H., and F. Richard Scott,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9, no.5., Oct. 1981, pp. 914-27.

Mo, Pak Hung, "Effective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China", *Kyklos* 48, 1: 87-103. 1995.

____ ,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History of Asian Civilizations*, Peter Bernholz and Roland Vaubel (eds.), Edward Elgar, 2004.

____,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yklos* 53, 3:293-316, 2000.

____, "Corrup 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2001, 66-79.

____, "Land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Effect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8 (2003): 171-181,.

____ , "Government Siz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4.

Niskanen, William A., *Autocratic, Democratic, and Optimal Government*, Edward Elgar, 2003.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lumper, Thomas & Christian W. Martin, "Democracy,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A Political-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Barro-effect," *Public Choice* 117: 27-50, 2003.

Przeworski, A. and F. Limongi, "Poli 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7, No. 3, Summer 1993, 51-69.

Schumpeter, J.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R. Opi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First German edition in 1912.

_____,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Vol. I.

Scully, G. W.,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1988, 52-62.

Scully, G.W.,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2.

Shen, Jian-Guang, "Democracy and growth: An alternative empirical approach," *Macroeconomics* 0303008, EconWPA, 2003.

Solow, Robert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3: 312-320, Aug. 1957.

Summers, Robert and Alan Heston, "A New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 Estimates for 130 Countries, 1950-1985,"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4, 1:1-25, March 1988.

____, "The Penn World Table (Mark 5): An Expande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1950-198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327-68, May 1991.

Tavares, Jose and Wacziarg, Romain "How Democracy Affect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1341-1378, 2001.

Weede, Erich "The Imp act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National Analysis," *Kyklos* 36, 1: 21-39, 1983.

Appendixes:

I: Data Source

Variables Involved	Original Source
Real GDP per capita	Summers and Heston, GDPSH4
Total population	Same, POP
Index of political rights	GASTIL, PRIGHTSB
Index of civil liberties	GASTIL, CIVLIB
Share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ame, GOVSH4
Percentage of "seco ndary school complete" in total population (proxy for stock of human capital)	Barro and Lee, SECC
Index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Same, REVOLx
Ratio of nominal domestic investment to nominal GDP	World Bank, INVWB
Ratio of nominal public domestic investment to nominal GDP	Same, INVPUB

II: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in Different Regions

	SAFRI	ASIAE	LAAM	OECD	OIL
Mean	5.675	3.776	3.293	1.322	4.688
Median	5.889	3.944	3.667	1.000	5.000
Maximum	7.000	5.167	6.500	3.333	6.889
Minimum	2.056	2.306	1.000	1.000	1.222
Std. Dev.	1.214	1.044	1.537	0.601	1.780
Observations	43	13	29	24	13

Note:
ASIAE = dummy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LAAM = dummy for Latin-American countries; OECD = dummy for OECD countries; SAFRI = dummy for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OIL = Dummy for OPEC member. There is no arbitrary selection of observations in our estimations.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is only constrai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III. Level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Growth Rate in some major ASIAE Countries

Country	POL	GR	Country	POL	GR
Hong Kong	3.61	8.79	Korea	4.44	8.3
Indonesia	5	8.6	Malaysia	3.1	8.1
Philippines	4.3	4.1	Singapore	4.5	10.1
Taiwan	5.2	7.8	Thailand	3.9	6.5

IV. Political Rights and Human Capital Stock :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

(G1)

$$SECC85 = \underset{(2.31)^{**}}{14.83\ RIGHT} \underset{(2.36)^{**}}{-1.663\ RIGHT^2} \underset{(-1.99)^{**}}{-12.38\ CIVLIB} \underset{(1.99)^{**}}{+1.35\ CIVLIB^2} \underset{(-2.19)^{**}}{-1.490\ POPG}$$

$$\underset{(1.37)}{+6.18N4\ y0} \underset{(-0.40)}{-5.61N9\ y0^2} \underset{(6.88)^{***}}{+\ 0.834\ SECC70} \underset{(0.75)^{**}}{+2.83}$$

F-Statistic: 39.3, Prob (F-statistic) = 0.00, # of obs.=101

where SECC85(70) is the proxy of human capital stock in 1985(70). The regression employs the 2SLS estimation method and introduces the initial human capital stock for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autocracy on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mild autocrac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ild autocracy does result in higher human capital stock,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40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反對2012普選

林局長：

民主派要2012年實行普選本人堅決反對，因目前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當前首要做的事，以本人認爲在2017年或再後進行比較適當，本人堅決反對2012年普選。

周雪芳

09-10-2007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4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對於政制發展綠皮書回應
附件: PC.pdf (126 KB)

敬啓者：

有關對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回應

本人對於政府所提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及現時社會有關的討論，欲提出若干的建議。現隨函附上建議一份，誠望政府及社會各界考量當中的建議，爲香港民主發展方向，作出更多不同層次的思考及討論。

順祝

工作順利

市民

陳智□□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有關對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回應

香港政制發展爲各界在回歸祖國以後所關心的議題。大多數市民都表示希望能加快民主進程，而各政治團體及組織亦表達他們的意見。然而本建議書認爲當中不少意見，過分傾向傳統西方的民主經驗及理論，忽略了香港的主體性與一國兩制下的特殊性。此外，除制度性民主化(formal democratization)外，非制度性民主化(informal democratization)對香港的民主化更爲重要(Chan 2007)，然而在這次政制發展爭議中，並沒有得到討論

1 理論框架

Guillermo O'Donnell (1996) 認爲很多新興民主化地區的問題，往往不在正式的制度化(formal institutionalization)，而在於非正式的制度化(informal institutionalization)。所謂正式的制度化是一般人所認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但 O'Donnell 認爲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落實在社會當中。在傳統的民主化討論中，除了以正式制度爲中心外，單純一人一票爲基礎的多數決民主同樣被強調，如 Joseph Schumpeter (1976)、Robert Dahl (1989) 和 Samuel Huntington (1991)。但學者如 Beetham (1999)、Philippe Schmitter 和 Terry Karl (1991)都指出單純的多數決民主主義(majoritarianism)往往造成少數者的意見無法獲得表達，可能令社會不同社群之間矛盾加劇。

因此，本建議書認爲香港的民主發展，不應只局限在高層次的政治制度；在整個政府決策上的民主化也相當重要。此外，政制發展必須平衡社會中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地方選舉中較難產生的代表。但同時應避免某些少數利益過度左右全港的利益。

2 制度發展建議

2.1 對於立法會組成建議

2.11 立法會議席維持六十席，如席次增加也不應多於七十席。一議員比十萬市民是相當低的比例。

2.12 維持功能界別，但目的在於產生地區選舉中未必能容易代表利益，如少數族裔，新來港居民、宗教界等。

2.13 保留功能組別的原因是其實際地有助一些較分散的利益者選舉其代表，同時令從地區選舉中不容易當選的專業人士得到從政的機會。

2.14 重組功能界別之分組並減少工商業相關界別。由經濟法人(公司)選出的功能界別席次需少於立法會全會四分之一及功能界別議席的二分之一，以改善現時有市民認爲工商業相關界別過度左右。

2.15 建議改變之功能界別如下：

- 商界兩組合爲一界別
- 工業界兩組及紡織及製衣界合爲一界別
- 進出口界及批發及零售界合爲一界別
- 飲食界及旅遊界合爲一界別
- 保險界、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組合爲兩界別，一界別爲公司法人爲主，另一界別以界別專業從業員爲主
- 資訊科技界改組爲創新科技界
- 建議刪除地產及建造界及區議會

2.16 法人代表爲主所產生的功能界別議員設任期上限及提名限制，目的以減少某些組別出現被大財團壟斷的可能性。

2.17 地區選舉中選區化(一選區席次數不多於五席)。以減少極端偏激者以少數得票當選。

2.18 推一步開放部分選舉權，建議部分功能組別可考慮下調登記爲選民的居港年期限制由居港七年至經常居港三年。

2.19 以上改革建議可於 2012 年起分階段推行，最遲不應超過 2022 年完成。

2.2 對於行政長官產生方式建議

2.21 提名委員會組成建議提名委員會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十八區區議會(一區視爲一單位)及港區政協(全會爲一單位)，總提名委員約爲 115-125 單位。

2.22 提名制度建議以高檻門，有意角逐者需取得約 20%提名方能取得行政長官候選人資格。並由普選選出行政長官。

2.23 設立提名人數上限，有意成爲行政長官候選人者不可取得多於門檻所指定提名委員之提名，否則提名無效。

2.24 建議有關改革可在 2012 推行，最遲不宜超過 2022 年。

3 整體建議

3.1 限制提名及選舉期間媒體廣告

3.2 限制造勢晚會

以上兩建議目的在於維持候選人之間的公平性。減少因候選人因財富、權力、人際網絡等差異而造成的不公平。此外，台灣式的造勢晚會，勞民傷財、亦令選舉低俗化，同時可能因候選人的背景而造成不公平。如政府認爲造勢晚會有助選舉氣氛，有關晚會活動亦應由公共化部門單一統籌。

3.3 建議定期政治制度檢討，約每五至十年檢討一次，減少因政治制度問題而造成衝擊。

4 非制度性民主化

4.1 政府應加強與市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的溝通。

4.2 重新思考政策決策過程中，民間團體的角色和參與方式。

4.3 推動民主的討論及教育，令市民更廣泛了解民主的意義和各國民主發展所面對之困境，以及反思民主與我國傳統人文文化之異同。以避免民主討論流於表面、過度理想化，以及傾向西方中心主義 (Hobson 2007) 而欠缺本土化的實踐。

5 總結

現時本港的的民主討論，傾向西方、傳統的民主理論。民主價值或許是有其普世性，但民主的實踐方式必須依據當地本土文化及情況，作出調整。而作爲多元社會，簡單的多數決政治未必能令社會體現民主的價值；相反，協和式(compromise)政治可能是更爲需要。

在制度上，協和式民主需要令更多不同的社會利益在立法機關中能有其代表，故建議保留立法會功能界別，然而現時界別分組必須作出作改變。而在非制度層面，政府與不同的市民社會組織合作及溝通更需要加強，使香港的民主不止於間斷的選舉上，而體現於恆常的政策決定中，令市民及市民團體有足夠的參與空間，市民的意見亦能在施政被反映。

參考資料

Chan, C.H. (2007) *Formal and Informal Democratization: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please contact the author: alexplato@yahoo.com)

BEETHAM, D. (1999)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 Oxford: Blackwell.

DAHL, R.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 M. (2007) "Is critical theory always for the white West and for Western imperialism? Beyond Westphilian towards a post-racist critical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 91-116.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Norman, U.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O'DONNELL, G.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 pp. 34-51.

SCHMITTER, P. C. & KARL, T. L. (1991) "What Democracy is... And is not". 2 (3), pp. 75-88.

SCHUMPETER, J.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00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香港普選

您好

本人支持2012年或之前,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views@cmab-gpcd.gov.hk)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寄件人: Graham Mead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01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附件: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doc (53 KB)

Ref I# 290/A7667/MIS

Dear Sir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lease find attached my views on the Green Paper.

Yours faithfully

Graham Mead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General

The overall impression gained from the Green Paper is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ruly want any consensus to be possible from the exercise. The issues presented mix the highly important with th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without distinction, resulting in a long and confusing mess. The way that the Green Paper has been written, no clear-cut result will emerge. Since it has to be assumed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the Green Paper are intelligent people, this must have been their intention.

For example, take the matter of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here, given that achieving this i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are when this should happen and what powers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Less important matters (e.g. the precise size of that committee) are presented on a par with the crucial issues, which therefore blurs the topic needlessly.

This blurring is not just caused by the raising of a relatively minor and secondary matter alongside the crucial ones. It opens the door to a vast array of different ideas. There will likely be an enormous number of different figures put forward for the size of the committee. On this basis,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unnecessarily long and complex Green Paper, it is virtually certain that few from Hong Kong's population of seven million will respond. The government will no doubt attribute this to the fact that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is basically uninterested in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refore no consensus is possible. In truth, the real reason for the dismal response will b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cloud the issues so that responding is a daunting task that few will attempt.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The need for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rocess for choosing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clear. One merely has to reflect on the appointment of Mr Tung Chee Hwa to that post to see that this is so. Any system that could appoint such an inappropriate and inadequate person to such an important job is obviously deeply flawed.

Unless the system is radically changed, there can be no guarantee that an equally unfortunate choice will not be made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system are:

i) the person is, in effect, chosen externally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e. the CPG) and an elaborate charade is then conducted to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the choice has been made by a cross-sec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ii) since the person is chosen externally, and the choice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ose making the choice,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person chosen will be acceptable to Hong Kong society

iii) as a result of the existing process, the chosen CE is basically accountable to external interests and not to Hong Kong society

It is hard to imagine a system that is les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re is an ongoing feeling of discontent with the current procedure, something that will surely grow whi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persists.

However,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persist.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CE should be selected locally and then be appointed by the CPG.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the CPG to be involv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in any way, and to continue with this 'current established practice' is contrary to both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Basic Law.

Require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be chosen locally without any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 an entirely transparent manner, to avoid even the suspicion of any external influenc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candidates for the post of CE should be put forward by a Nominating Committee that is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 society. The term 'broadly representative' can have an infinite number of interpretations. Indeed, any group of people asked to define the term would produce as many different answers as there were people in the group.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obviously pointless trying to achieve a consensus as to what constitutes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re can never be a consensus and the exercise of trying to define the term would be fruitless and a waste of time. Indeed, to try to do so would simply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smokescreen over the whole procedure and thus delay any change.

However, there is no need to open up such a fruitless discussion. The ***rol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the critical issue; its ***composition*** is very much secondary. Only when its role has been determined can one consider the composition so it can undertake its role effectively.

Since the overall aim is to facilitate the election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as is required by the Basic Law, it follows that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s role should be focused solely on making sure that such universal suffrage is achieved.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certainly has a role to play in the whole process. It should ensure that any prospective applicant for the post of CE is a fit person to occupy that position. For example, it may be that any applicant should be of 'sound mind', should be free from conviction from criminal conviction within the past five years, should have received (say) a minimum of 1,000 sponsors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or whatever is deemed to be appropriate. The exact details can be decided later, but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should be that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vet all candidates in an objective manner and according to transparent and accepted rules. The principle should also be that all applicants that meet the pre-stated requirements be allowed to stand.

Requirement: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approve all applicants for the post of CE who are not disqualified by a limited and transparent set of requirements for the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that practises universal suffrage (the ultimate aim of this exercise), the population is divided geographically, with each geographical division returning one or more representatives to the legislative chamber. Since that is common practice worldwide, and there is no suggestion that Hong Kong is a special case making such a system inapplicable, the formation of LegCo should be aligned with common practice elsewhere.

Since half the current LegCo is already elected in this manner,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whole assembly should not be chosen on this basis in 2012. the detail necessary to achieve this aim can easily be worked out before then.

Requiremen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 fully appoint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in 2012, based on the one-person-one-vote principl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 Green Paper states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utting forwar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What is unstated here is that the interests of other sectors of society, those without FC representation, are thus neglected.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is is clearly wrong.

It is not even acceptable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because it is divisive. Implicit in the Green Paper, and in all the government's utterances on the matter, i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build a coherent and united society. Something that divides society, such as FCs, should never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place. Since they have, they should be eliminated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Requiremen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in 2012.***

Summary

This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o address the need to provide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Requirement 1: ***the Chief Executive be chosen locally without any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 an entirely transparent manner, to avoid even the suspicion of any external influence.***

Requirement2: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approve all applicants for the post of CE who are not disqualified by a limited and transparent set of requirements for the office.***

Requirement3: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 fully appoint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in 2012, based on the one-person-one-vote principle.***

Requirement4: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in 2012.***

The Green Paper is beset throughout by a lack of focu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This is the result of less important (even, at times, trivial) issues being raised alongside the crucial ones. The reasons for this appear to be clear. By muddying the water,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claim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indicators from the responses to the Green Paper, thus justifying further lengthy delays in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Furthermore, the inevitable poor response to the unnecessarily complex Green Paper will reinforce the government's assertion that local people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f universal suffrage.

Graham Mead
9 October 2007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07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green paper feedback

Full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or the earliest date where this is possible. Even simply discussing a later date is a step back for all of Hong Kong's residents with a vested interest in HK's secure and free future.

We are part of China, but our freedoms and opportunity to are still guaranteed. Hong Kong excels because it is not run the same way as China. The more we can differentiate and operate freely and with autonomy, the better Hong Kong will perform and the better China will benefit as a result. Second-guessing Beijing and looking over our shoulder "up north" is not a realistic or practical approach.

Please initiate one-man, one-vote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Hong Kong can return to what it does best.

James Moore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0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View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Whom It May Concern

Dear Sir,

We'd like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on Green Papa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 follows :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 : Constituted by more than 800 members ; expanding the membership to 1200 to 1600.

Method of nomination - number of candidates : Eight candidates at most.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 after nomination : One-person-one-vote by all registered voters.

Roadmap and timetable : Forming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directly in 2012 to attain universal suffage.

Options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 Replac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Roadmap and timetable :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one go in 2012.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Our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Jessie Yuen, Stephanie Leung & Jacky Leung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24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articles attached
附件: pol.f4r1.doc (80 KB)

I just be able to find another related article. It ma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main problems of Western democracy, stimulate thinking and discussions.
Again, we should rethink all available options before any substantial changes on our political system to be made.

MO

Mo Pakhu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KBU

普選四篇

作者：巫伯雄

香港人是否支持普選？

經濟學是求理解世事兼濟天下的科學，其分析力求理則嚴謹、論議之理念力求明晰，其求真之方法是知識人類行爲和發展方向的利器。

個人如果不擁有和尊重知識、這個人的成就和對群體的貢獻不會很大；同樣，家庭、團體、國家、民族如果不擁有和尊重知識，她們很難富足興旺發展。正常情況下、知識和尊重事物運作的規律是正確選擇、達到目標的必需條件。民族、國家和本港正值多事之發展階段，筆者嘗試以累積多年的觀察和知識，提供與時事問題相關的分析、見解和建議。由於能力和見識所限，分析見解難免偏側，唯有力保開放理性的態度，兼聽並學，虛心求證，希望事物運作的規律會日漸清明，民族國家社會應走的路向將更加明確。

嚴謹之分析和論議的首要基礎是清晰界劃言詞的定義， 例如什麼是民主、民主是否等如普選？什麼是香港人、香港人是否支持普選？什麼是馬、白馬是不是「馬」？事物之定義確立後，再觀察理解事物運作的規律，再加上人類、民族、國家或社會希望達到的境地，策略和制度的設計便有理可循、有法可依，個體行爲的是非黑白好壞善惡由此界定，團體內部的爭辯平息，內耗減少，共同向理想境地進發。

白馬不是馬、白馬只是馬的其中一類；香港人並不支持普選、支持普選的只是一部份香港人；支持民主並不等如支持普選、普選或可能是民主的一項工具。從大眾傳媒經常聽到白馬等如馬的謬論，若出於政治人之口仍可以理解，他們或知識不足、更可能是有意糾合群眾以求完成內心的願望，但是如果出於以求真求是、以理性爲責任爲依歸的學者之口，這絕非有利社會發展的徵象和方向。以後請說「我們、民主派、一部份人或百份之幾的香港人支持普選」；同時，若真心真意爲香港人的富足榮耀發展謀劃，請界定「民主」的目的、內涵和了解達至「民主」的工具。唯有如此，我們才有理性討論的基礎，我們才能分辨是非黑白好壞善惡，才能集中力量向理想境地進發。

沒有知識和理性作指引，困苦之路可以由美好願望和善意鋪成。

公義」、「公平」、「平等」與「發展」

政治討論和政制設計經常牽涉到「公義」、「公平」、「平等」的概念。可是、這些概念在討論中大多濛糊不清，引至政治問題難以作理性討論。

設計一套機器時，我們必需知道該套機器的目的。同樣，設計一套政制時，我們首先要知道該政制的目的，同時要理解其機制和帶來的後果。大體來說，每個人無非追求富足、榮耀和發展。因此、政制設計的目標是「爲人民服務」，協助每個個體達到上述目的。

但是由於社會的物資有限，無可能同時滿足每個成員的慾望，物資分配的機制成爲每個社會必需解決的問題。如果以平等分配的機制分配物資，則每個成員分配到等同的物資。共產主義以平等分配的機制作爲其主要理想，並且視這套機制是「公義」、「公平」和「平等」。揣測其意：上天大公無私，一視同仁，無分貧富高低而恩澤萬物，「公義」、「公平」的社會應該是效法上天的社會，一個大公無私、物資平等分配的社會。這實在是很誘人的理想。

經過多個國家的實踐和經濟學的推敲，發覺原來分配的機制重大地影响社會物資的多寡。平等分配成果的機制嚴重地削弱了個體努力工作、貢獻社會的誘因，導至社會物資稀寡，成員共貧共苦。這已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以平等分配成果的機制作爲「公義」、「公平」和「平等」的準則並不能促進社會和個人達到富足、榮耀和發展的目標。

實踐結果是以市場經濟下的「公義」、「公平」和「平等」爲標準卻有效地促進個人的富足、榮耀和發展。市場經濟下，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個人的努力成果私有。在此框架下，「平等」被界定爲「平等機會」，「公平」被界定爲在法制下大公無私，一視同仁，個人無分貧富高低而享有同等待遇。「公義」被界定爲促進「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同富足榮耀發展的義理。法制設計以促進成員有平等機會、公平競爭、分配公義、分工合作、交易互利、互相學習、共同發展爲目的。在此法制下，個體行爲的是非黑白好壞善惡由此界定，從此成員依法而行，以聲大夾惡求不勞而獲的理想幻滅，依能力安本份貢献社會。良好的市場經濟並不保証個人的豐足榮耀，但提供一個「公義」、「公平」和「平等」的框架促進社會和個人達到富足、榮耀和發展。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怎樣的政治制度能確保市場經濟下的「平等」、「公義」和「公平」能有效立法和暢順執行。學術界似乎未有定論，唯有更多的觀察、分析和實踐以累積更多的知識，摸着石頭過河，見步行步。

政奸」與「政治家」

人類性善還是性惡？結論是人性善惡並存。想像兩個個體在有限資源下競逐生存，甲體性惡，自私自利，爲求利益，殘暴不仁，背信棄義，無所不用；乙體性善，互惠互利，仁慈兼愛，爲她人自我犧牲，守信重義。在個體與個體競爭下，性惡者必定成功而繁衍其性惡基因。再想像兩個團體在有限資源下競逐生存，甲團體的成員性惡，自私自利，爲求利益，殘暴不仁，背信棄義，無所不用；乙團體的成員在團體內性善，互惠互利，仁慈兼愛，爲她人自我犧牲，守信重義，對外要求公義。在團體與團體競爭下，成員性善的團體必定成功而其性善基因得以繁衍。兩者的分別在那裡？分別在團體的能量在於成員能否分工合作，交易互利，互相學習，共同發展。性善能促進成員的互利合作，從而提升團體的競爭力和發展。性惡促使成員互相戮害、降低團體的競爭力而消亡。在人類萬千年演化過程中，交織着個體與個體的競爭及團體與團體的競爭，由此善與惡的基因深刻

在倖存的個體中，善惡在個體內爭鬥，私慾、仁愛、公義在心中交纏難解。窮則獨善其身、以滿足私慾爲先；達則兼濟天下、以仁愛公義爲己任，成爲一些人行爲的守則和模式。

人類發展至目前階段，成功的社會促使其成員累積較優的知識、技能和購買力，社會的成功主導了個體的生活素質。而社會的成功在於成員能否分工合作，交易互利，互相學習，共同發展。可是，這些成功的要素不能依靠成員的善良仁愛互助，因爲邪惡深埋於人類基因之中，因此我們創設了「制度」-- 量度、賞罰和控制成員的行爲以完成社會公益的架構。此制度成功運作的首要條件是委託一個優良的領導者、成立一個大公無私的機構以量度、賞罰和控制成員的行爲 -- 政府。爲完成其使命，政府必需擁有獨家使用武力的權力和可以操控社會龐大資源。可是，政府亦可以成爲掠奪者的工具，以操控人民、掠奪社會生產剩餘爲目的。誰人能有效控制政府，她便成爲社會中能量最大的人，我們統稱這種能量爲政治權力。

政治權力自然對自私自利的人具有無比的吸引力，歷史中無數戰爭和損耗都是私利者爲了爭奪或控制政治權力所引發；同時亦有以天下爲己任、大仁大義的人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從事政治權力的爭奪，目的是爲了創設一個理想社會。我們統稱積極謀取政治權力的人爲「政治人」。爲了方便分析，我們稱後者的政治人爲「仁政者」，當仁政者具備合適的知識、能力和勇氣以完成大公益，我們稱她們爲「政治家」，一般的稱之爲「政治工作者」。當仁政者封閉不明、並不具備合適的知識、能力和勇氣而其行爲導至損害公益卻不自知，我們稱她們爲「政痴」。前者的政治人我們稱爲「政奸」，表面打着仁義的旗號，內裏密謀控制政府、掠取物資、操控群眾以自利。一些政治人以滿足其表演慾或權力慾爲目的，我們稱之爲「政丑」。一些政治人以追求蠅頭小利、三飧一宿爲目的，我們稱之爲「政蟲」，以其毫無貢獻而弄得社會臭氣燻天也。當然、「政奸」可以集多項特徵於一身。

在全球化競爭的國際環境下，政府是主導社會興衰存亡和個體生活素質的力量，而成功社會的首要條件是委託一個優良的領導者。爲達此目的，我們必需設計一套機制，令到只有「政治家」、「政工」才有機會主導政府機器；同時要在平和的機制下，減少「政奸」、「政丑」、「政蟲」、「政痴」參與政治活動的誘因和機會，以免損耗社會資源。

這套機制應如何設計呢？目前有沒有共識？若沒有共識和經驗，我們應否循序漸進、摸着石頭過河，以免跌下深淵或被激流冲走，一去不能回？何去何從？似乎我們仍需詳細研究、深思熟慮，畢竟這是影响子孫百代、一去難回的選擇。請給時間自己累積經驗和知識以作慎重正確的選擇，目前似乎沒有改轅易轍、非大變不可的迫切性。

普選？誰人代表未來人民的利益？

在全球化競爭的國際環境下，政府是社會興衰存亡和個體的生活素質的主導力量，而成功社會的首要條件是委託一個優良的領導者。怎樣的機制才能以可接受的社會成本，減少「政奸」、「政丑」、「政蟲」、「政痴」謀取政治權力的誘因和機會、令到只有「政治家」、「政工」才有機會主導政府機器？全民投票？成年人投票？直接投票？間接投票？其它？以下是一些思考。

「全民投票」字面的理解是所有人民投票以作公共決策，包括兒童、嬰孩，因爲她們是人、也是民。可是，歷史上從未有過「全民投票」。揣測其意：兒童、嬰孩未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以理解事物的關係和運作，故未有能力作出正確的選擇，於是，其利益由成年人代表。再推進一步，未來的人民是不是「人民」？她們有沒有投票權？誰人代表她們的利益？現實似乎不可能有「全民投票」。

根據「公眾選擇」理論，以大多數爲依歸的選舉機制下，假設所有人都參與投票，中間派的選擇會成爲選舉結果。假如有人提出將香港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沒收，然後均分給佔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低收入家庭」。若以「成年人投票」、票數多爲勝，則議案多獲通過。可是這個「公眾選擇」將令資本流出、投資萎縮、人才流走，社會和群眾陷入困苦。以「成年人投票」作公共決策可以荒謬如此。

其中一個原因是未來人民的利益沒有在投票機制中反映，再加上群眾在公有（社會）資源的攫取過程中，短視、機會主義是唯一的理性選擇，社會的長遠利益群眾無能力、亦無意願去兼顧。西方的「成年人投票」政制早已暴露出未來社會和人民的利益在此機制下備受忽略，大部份「成年人投票」政制的國家潛力不能充份發揮、人不能盡其才、地不能盡其宜，先用未來錢，財政和貿易赤字嚴重，債務留給後代承担，利益團體聲大夾惡、先聲奪人以爭奪社會資財或保守既得利益，與部份並不十分「民主」的亞洲國家及香港的生活素質快速提升相映成趣。

若要促進社會和個人得到富足、榮耀和發展而改革我們的政制，上述問題必需充份討論和解決。共產主義平等分配成果的機制現在被證明失敗和看來幼稚；百年之後，平等分配選票的「普選」會否被證明失敗和看來幼稚呢？

中華文明的政治理想歷來是委賢與能，但賢能之士多是樂於學習思考、安於淡泊、凸立獨行、擇善固執、橫眉冷眼千夫指，真理所在、無畏無懼，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仁慈善良賢能之士、在太平盛世之時走進利益團體，代表其團體爭取私利、違背公義，爲求獲得政治權力而漠視大是大非。能如此屈曲者，其爲「政奸」、「政丑」、「政蟲」、「政痴」的機會遠較是一個仁慈善良賢能之士爲高。用經濟學的術語叫做「自我篩選」(self-selection), 大意是：「是那種人、做那類事」，「做這類事、是這種人、」，「仁者的性格大多安於俯視塵世、淡泊無爭、所以享受山中的生活」，「智者的性格大多能夠欣賞和樂於駕馭江海的變幻無常、所以願意靠近江海」，「糞蟲喜愛糞便的芬香可口、故樂於在糞便中爬食」。在「普選」以分配政治權力的機制下，不但耗損大量資源，仁慈善良賢能之士會積極參與的機會很低，我們還能夠選賢與能以促進社會和個人達到富足、榮耀和發展嗎？

我們向來崇尚真理、敬奉仁賢，何以今日我們認同以簡單票數多寡決策呢？我們向來崇尚不畏强權、真理所在、無畏無懼的行爲，何以今日我們支持「人多

欺人少」、以群眾的選擇爲是的「普選」呢？

在「五四運動」的環境下，我們可以選擇的是帝制獨裁或是「民主普選」，我們選擇後者可以理解；但是在今天的環境下，我們竟然認同普選以取代目前政制！我們現在的政府貪污無能、不思進取嗎？我們現在的社會法制偏私不義、毒害百姓嗎？我們現在生活困苦、投訴無門、毫無出路嗎？普選對委賢與能以促進社會和個人達到富足、榮耀和發展有何好處？我百思不得其解，請多多指教。

經濟學縱橫之五 – 社會穩定與個人發展機會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促進社會和個人達到富足、榮耀和發展

經濟學縱橫之五 – 不患貧富懸殊而患不足
近年香港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其實所有先進經濟體系在近十多年來大多經驗同樣問題。一个個重要的原因是近年資訊科技的發明和應用正引起全球經濟活動的大變革和生產力迅速提升。資訊科技大大降低了全球性分工的交易成本；廉宜的資訊重大地提高了具知識和創意者的生產力；成功的文化、創意和知識產品藉着廉宜的資訊科技輕易的進入環球市場，資訊科技的發展提供了龐大的商機，令到成功掌握這個機會的人累積龐大的財富。相反地、資訊科技和全球分工亦令到許多傳統的工種消失，令到部份技術不高或創意不足的勞工失業或工資停滯不前，同時令教育水平不高、訓練不足的有青年難以就業。資訊科技引發的「創造性創破壞」是近年香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一大原因。如果這個理解正確，這个個現象不會構成大患，但是仍需因應配以合適的社會政策。

大部份的學術研究都認爲貧富懸殊會引致社會動亂、政治不穩和投資萎縮，這個結理論的前題是該貧富懸殊是由於個人發展機會不平等所引起。個人發展機會不平等可以源於家庭貧富教養之差距、政治權力由自利的特殊階級控制、天然資源如土地礦藏的利益由小部份人壟斷和公共設施不周等等。機會不平等令到能力與權力和收入脫節，庸腐者亂指揮而厚獲、強能者屈辱而饑寒，經濟於是無從發展、社會日趨動亂，二者互爲因果而造成一惡性循環，將社會推向崩潰。

中國有句成語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以土地爲生產要素的農業社會時，這句成語經緼涵一個重要義理: 當土地稀寡時，若土地平均分配，雖然每個家庭所得不多，仍能令每個家庭溫飽、社會可保持穩定；若然分配不均，貧者饑寒，社會必亂。可是，在現代以創意爲生產要素的知識社會，此句成語應改爲「不患貧富懸殊而患不足」，「不足」有二種，一是機會不足、二是生存要素不足。機會不足令到有能者不能盡其才貢獻社會、心情抑鬱；生存要素不足令到个個體面對饑寒、體質衰退和傾向犯險。二者皆減緩經濟增長和令社會不穩定而造成一惡性循環。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階段，物資的豐足可輕易地令到不能自顧者溫飽。若政府和稅制合理，無論貧富家庭的子女都能有優良學習和健康成長的環境，令到每一代都有一個較平等的起點，於是競爭的結果反影了個人的素質和努力，無論出身貧富，都能有充兄的機會完成個人夢想，亦同時促進社會進步發展，整體生活素質在公平競爭下提升。因此、如果貧富懸殊只是反影了每個人的素質和努力高低不同，社會仍會穩定和高促發展。當然、資訊科技的發明和應用正嚴重地擴大個人素質和努力高低對個人收入的影響，貧富會日趨懸殊，社會的資源分配和稅制必需因應此一趨勢而重新審視。

經濟學縱橫之五 – 中國式的民主制度

科舉選士、地方選舉、政治學習、儒教洗禮、間接選舉
。

經濟學縱橫之五 –
利主與代理人問題、政府一建制的保守者

經濟學縱橫之五 – 中國的過去、未來與漢字

習俗、文明、文化與文字導論

文字是一種記事傳理的工具，通過文字，人類可以在無聲無觸的情況下傳播知識。古今的發明、見解、經驗因此可以流傳後世，推動人類不斷在蒼茫宇宙中前進探求。文字因此是串連古今，推動未來的主要工具，沒有良好的工具，人類文明無法有效提升。

文字亦是一種傳情達意、增進溝通合作的工具。在世界有限的資源下，每個人必須競爭有限的資源以求生。可是由於個人體質不同、能力各異，人與人可以通過互補不足、合作互利、在有限的資源下產出較獨力更多的用品，供群體共同享用。有效的文字促進溝通，因此可以催化個體間分工合作互利開發資源，減免了競逐有限資源的爭鬥。

有效的文字因此可以促進古今知識技術於族群間的傳播、增進族群間的了解和感情,王而使族群間能和平共存、互利合作、共享繁榮。

現存已知的文字大致可分二類，一種是「記意字」，此類字以象形文字為基礎，推演出一系列的符號，以指示他們認知的現象，例子有古埃及文、東巴文和目前仍然沿用的漢文。

另一類是「記音字」，此類字以發音為基礎，利用一組符號記錄音調，不同的音調指示不同的形意，例子有印度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等記音符為基礎的記音文字。

「記音字」的一個重要好處是造字的方便快捷。每個族群都必須約定一套語言以促進互利合作，「記音字」可以為無數族群建立他們自己獨有的記音文字，同時文字建基於語言，族群的成員容易熟習運用。可是，由於地理的阻隔、生活環境和演化的不同，每個族群都有不同的發音系統和記音符，於是族群與族群之間便不能以文字和語言溝通，妨礙了族群間的互利合作，促使族群競逐資源的爭鬥。而且即使是同一族群，語言發音亦會隨時代轉變而變化，記音字串連古今未來的功能因此較弱。

「記意字」一個重要的優點是字形建基於物形事理而非音調，由於人類族群雖然演化各異，但都面對相似的物形事理，一組系統性強的記意文字可以有效記錄不同族群的事意而無需理會各族群的不同發音。此一持徵促進各族群的溝通了解和合作，減少不同族群間的爭鬥。可是，現存使用的記意字由於流傳久遠，文字的內在理則與現代認知已有距離，學習和運用此套理則鬆散的符號以傳情達意比較困難。

文字是一種符號，符號的形式分為圖符、字符和字母。圖符難

於分解成符號單位，字符有明顯的符號單位，可以結合成為複合的字符，字母則為記音符號。 中國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造字的理則可分則「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指事和象形造出基本符號。形聲和會意字組合基本符號為新字。轉注略改原有的字形和讀音。 假借是符號的表音化。 (周有先, 2000, P. 35)

西方則將字符分為「意符」、「音符」和「定符」。 相應許慎的六書，「象形」、「指事」、「轉注」屬於意符，形聲一半表意、一半表聲，是意符和音符的組合，假借屬於音符。 定符相當於漢字中的部首或記號。 (如上)

無論是記意字或是記音字都建基於人類對環境的認知和互動。它們主導了符號的設計和組合方法、 字數的多寡和發音。近代知識技術和族群交往的突進令到既存文字對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局限日益明顯。 記音字無法促進族群間的合作和知識擴散，導致族群間貧富懸殊、 爭鬥頻生。現存記意文字由於歷史久遠，文字的設計組合與現代人的認知和人際關係脫節，同時在演化過程中，記音字日多，字符創造時的內在理則因此變得難以理解。 面對新時代的需要，人類急需一套簡潔易明、 內理理則強烈，能促使人類族群互利合作溝通的字符。

基於上述的理解，作者嘗試創造一套字符以滿足現代世界的需

要。 字符建基於人類目前對世界的認知，字符盡量採用象形、 指事和會意三種造字理則而摒棄了假借和記音方法。 目的是令使用者望文知義，容易理解、 記憶和掌握，同時文字獨立於任何語言，任何族群都可有效使用同一字符傳意和溝通，其功能就如阿拉伯數目字1, 2, 3 ... 一樣，成為簡易的國際字符。

這輯字符共分2冊發表。第一冊發表的是自然類和物器類字符、第二冊包括人本類、指事類、連繫類和英語類等字符。

祈求神賜予人類和平共存、生活富足、光明璀燦的前途。

參考文獻

周有光 (2000), 漢字和文化問題, 遼寧人民出版社。

前言

1. 造字理則

所有象意字的構造皆建基於三個原則：象形、指事和會意。 字符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人本類，此類字乃描述人類本體的特徵及他們的社會結構、信念和行為。第二類是器具類，此類字乃描述人類所製造的容器和工具。第三類是自然類，此類字乃描述自然界的事物和現象。 第四類是連繫類 ，此類字的功能是描繪各種事物的關係。

每個字符都有其本身的意義，由這些基礎字符複合而成的象意字可有效描述世界上的任何人情物理。字體的設計務求簡潔易明，理則強烈，一看便懂，過目難忘。

以「草」字為例：1. 草 = （象形字）； 2. 花 = （象形+會意）；3. 花瓣 = （象形+ 指事 ）。

再以「的」字為例 ：1. 的= （指事字，指示宇宙初開渾沌無終無始的狀態）； 2. 自然 = （指事 + 會意，代表宇宙初開始然之象）； 3. 陽 = （指事 + 會意，代表自然後升發上揚之象為陽）； 4. 陰 = （指事 + 會意，代表自然後潛藏下沉之象為陰）； 5. 演化 = （指事 + 會意，代表自然後陰陽互動而化生万物之象）。

2. 象意字的應用範圍

a. 象意字可以成為世界性的溝通工具。象意字建基於人類共同的觀察和經驗而非語言發音， 因此可以成為各民族的溝通工具，像阿拉伯數字1、2、3 ... 一樣。

b. 象意字字体簡易，因此可成為簡易的文字輸入法。

c. 象意字詞組豐富，由基礎字符組合成的象意字可以涵蓋世界上每種語言的字符，由此可以成為世上任何語言的翻譯媒介。

3. 象意字的影響

由於人類正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一套可以有效促進各民族溝通的媒介十分重要。 成功的溝通媒介可以減少誤解、磨擦、爭執和戰爭，促進世界和平。同時可促進各民族的互利合作及物質、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人類文明可再突進一大步。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36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whom it may concerns,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more than 800 members.

In fact I think it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I think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Name provided)

(Editor's Note: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6:44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綠皮書＞＞的目的是要就普選的各項議題聽取市民意見，並且在諮詢階段，政府不採取任何立場。而＜＜綠皮書＞＞收集了超過三百份的意見書內的主要元素，政府再有系統及有層次地將關於落實普選的建議全面向市民交代，使市民可以就不同的普選方案、路線圖及時間表討論及作選擇，經社會充分討論後，希望藉以能得到共識及主流意見。

香港要實行雙普選一定要按＜＜基本法＞＞辦事，不能違反。但無奈地，基本法的種種限制，令香港要落實普選並不容易，是一件艱巨的事情。當中包括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制發展四大原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這些規定很含糊不清，即使完全符合，也要得中央批准，難關重重，令香港市民對於實現雙普選持悲觀的看法。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發表＜＜綠皮書＞＞將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分別分拆得支離破碎，而且很繁複。例如普選行政長官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當中第二及第三類方案都建議要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達至普選。究竟是什麼過渡期，並不清楚。又例如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二及第三類的方案又提到分階段在２０１６年或以後達至普選。究竟如何分階段呢？這些建議都會令市民容易造成混淆， 市民必須要對政府事務及其架構了解得一清二楚，方能明瞭，否則大眾市民實在難以理解，很難作出選擇，使他們對政府實行普選失去信心。

其實香港人早已就雙普選的議題達成共識，從多年來的民意調查可知超過六成的被訪者支持盡快推行雙普選，明顯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期望政府在諮詢過後，知道市民對普選的看法，盡快落實，給市民一個明確且滿意的答案，共同推動民主進程，最終實現雙普選的目標。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From:
Date: Oct 9, 2007 16:48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Submission to Public Consultatation Re Green Paper on Cosn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tachments: p1.pdf (1096 KB)

Dear Sirs,

Please see my submission in the attached PDF file. I would appreciate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Regards,
Sarah Choy

9 October 2007

Public Consultation on Green Paper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Submission

I strongly support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all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For confidence in and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people of Hong Kong must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ose who truly represent them to rule the place. We must have the power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 through our representatives and remove those departing from our interests and needs.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offers the peaceful means to achieve equality and fairness in the change of leadership. It helps eliminate elitism and arrogance commonly prevailed among bureau heads, civil servants and complacent politicians. It also makes them realize that they are but servants of the public and they must accord top priority to public interests on their daily agenda. This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view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any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As regards the tim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people in Hong Kong have ample experience in fair elections. Universal suffrage to us is Not a long march but simply a move of a few meters ahead. I am NOT convinced of further delay. If there is anyone not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it is definitely not the rational people of Hong Kong but those who are in privileged positions and would only want to defend selfishly the status quo.

(Signed)

Sarah Choy

From:
Date: Oct 9, 2007 17:1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My suggestions on green paper July 2007
Attachments: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doc (35 KB)

Dear Sir,
This is my suggestion for the green paper.

Yours Sincerely

Chiu Lai Hong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9 Oct 2007

現謹對二〇〇七年七月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意見。

社會和國家屬於每一市民或國民所擁有，爲政者的權力來自市民或國民的授與。投票是一個十分神聖的權力交託過程。每一個市民或國民都是社會的資產和動力。社會能保持階層流動性，這社會才有動力更新和迎接挑戰。
回望中國人在這百多年來邁向民主的進程和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大家都可以引以爲榮。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一位行政長官的權力先要來自廣大的市民，當他得到市民權力的交託，信任和授權，他才能擁有權力和受到擁護。一人一票的授權方式，乃合乎公道和公義。

(1) 本人十分期望在二〇一二年香港的行政長官能以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讓他服務市民和國家。
(2) 只有八百人的提名委員會是多或少，要看其八百人產生方法，現時的產生方法並不全面，也不公道。如果不容許政黨政治發展的話，提名委員會需要擴大至二至三千人，以減少小圈子的利益「關係和友情」所帶來利益相授的影響。
(3) 取得 5%提名人支持，便可成爲候選人。
(4) 候選人人數最多爲四人。
(5) 如果只有一名候選人，投票仍需進行，藉此給予候選人和市民一個討論、發問和承諾的機會。

立法會普選模式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先要來自廣大的市民的權力交託和信任，他們才可以得到爲市民立法的權力和責任。一個地方的法律乃社會行爲規範的相互約定，所以立法會議員由一人一票直接投票授權產生，才能讓所制定的法律更公道，更廣爲市民所接受和遵守。
所以本人提議 (1) 立法會 60 席議員從二〇一二年起以一人一票直接產生 (2) 取消功能議席。(3) 取消區議會議席。如果區議會具有委任成份，區議會所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的過程便缺乏公正的立法權力。

姓名：趙禮航
住址：
Email

From:
Date: Oct 9, 2007 17:2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大埔專上學生同盟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Attachments: TTSA_07Oct.doc (34 KB)

意見書請見電郵附件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大埔專上學生同盟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會留意到特區政府今年 7 月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正就香港政制發展特別是「兩個普選」的時間表、路線路和產生辦法進行諮詢。由於有關題目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和港人的福祉，影響關鍵，本會早於 2004 年 10 月向當時的「政制發展諮詢小組」提交了書面意見。今次再撰這份意見書，希望特區政府參考。

一. 2022 年以後實現全面普選及其理據

就政制發展步伐而言，我們認為基本法已確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在這個最終目標下，我們認為必須依從基本法賦予香港政制發展的準則，即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考慮周詳，按部就班，在肯定中央政府擁有對香港政制主導權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前提下，追求實現優質穩妥的全面民主。這需要充足的時間作好各種條件和制度上的準備，亦有賴於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及香港各界的共識。

從世界各地實踐民主的經驗來看，優質穩妥的民主，普遍建基於各種社會條件的成熟，主要包括良好的經濟環境、公民和國民意識、較強的社會共識，以及政黨的政策水平等。然而，我們觀察到，香港社會各界對何時實現「兩個普選」仍存有很大分歧。不同團體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場，提出的千差萬別的普選方案。特別是部分政黨提出的方案和口號，其選舉意味往往多於現實意義，投機冒進的成份甚濃，可見政黨和政治人物質素明顯存在局限。

另一方面，許多商界人士仍憂慮貿然普選，會使福利主義政策抬頭。儘管現時香港經濟已走出低谷，經濟較過往幾年有所改善，但香港的經濟轉型尚未解決，而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正在激化階層矛盾，一旦過急全面普選，這些社會矛盾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作挑動對立，從而贏取選票的手段。

何況，香港市民的國民意識仍有待加強，很多人對民主意涵的認識仍相當貧乏，甚至分不清民主與自由的差異；同時，香港市民對待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以及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認識，與事實仍有較大落差。在這樣的情況下，過急推行普選，也難免令人擔憂台灣式的混亂政局和選舉文化會蔓延香江。

明顯地，香港的實際情況尚未具備穩妥實現全面民主的條件。而且，上述的不足之處，顯然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徹底解決。我們十分憂慮，一旦貿然在短期內追求形式化的普選，香港社會將面對很大的制度風險，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

人的長遠利益構成威脅。何況，中央政府對港方針既保證了「一國兩制」的五十年不變，亦保證了最終實現「兩個普選」的發展目標，我們認為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遠利益出發，沒有必要在五十年的頭十年至二十年內急於求成，為了提前實現目標，而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我們鄭重認為以 2022 年（也就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的中間）為劃線，在此以後實現「兩個普選」，完成《基本法》規定的最終安排，並利用今後約「十五年」時間，按部就班，漸進過渡，逐步累積普選條件，以及解決有礙穩妥普選的障礙，讓香港社會和最廣大市民有充足的時間做好心理上、制度上、經濟上以及人材上的準備，從「一國兩制」的反覆實踐和摸索中積累更多經驗，為實現高質、完善、穩妥的民主，凝聚中央以及香港各界之間的共識。這樣，比起驟然實現形式上的普選，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應當指出，上述的「十五年」還包含配合國家整體戰略目標的深層意義。眾所周知，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中央政府正致力維護國內的穩定氣氛和國際的和平環境，避免不必要的爭端，聚精會神，搞好建設，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有責任配合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由於香港在國際上的處境敏感，為免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因為政制的爭拗、動蕩，構成對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壓力，再用十至十五年時間，分階段消化香港內部以及港人與中央之間在認識上的分歧，更有利體現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的更緊密關係和現實利益。

二．行政長官普選須按照基本法規定進行

對於行政長官邁向普選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我們認為，行政長官最終普選的產生辦法，必須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言「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而普選模式也應符合國際公認民主選舉「普及而平等」的標準。因為，我們之所以認為行政長官的普選步伐必須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就是為了最終發展出高質、完善、穩妥的民主，而且，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還有對台示範、促進國家統一的使命，也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及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典範模式，因此香港「兩個普選」最終的普選模式必須做到合符法律規定、合符國際標準、合符市民期望，做到垂範的作用。

三．立法會普選可保留功能界別制度

有關立法會普選模式，我們認為應保留和完善功能界別制度，將功能界別發展成普選的一部分，以更好地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我們留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保留功能組別有礙發展民主，將功能組別的存在與普選對立起來，將普選與分區直選理所當然地劃上等號，主張要盡快取消功能組別，或起碼循序漸減，使立法會議席的產生辦法逐步向地區直選傾斜，直至功能組別選舉最終消失為止。我們對這種主張有保留。

首先，普選並不當然等同直接選舉。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它屬於普選，但以各州的選舉人票決定選舉結果，明顯又是間接選舉的安排。其次，即使將普選理解成直接選舉，分區直選亦不一定是直接選舉的唯一方式，以職業或階層作為劃分，未嘗不是一種選擇。基本法第 68 條雖然規定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的方式產生，但並沒有為普選的方式定下明確界限，更沒有指明普選一定要以分區直選的方式進行。因此，有必要指出，只要在功能組別所涵蓋的範圍以及對各個界別的議席數目作出相適調整，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保留功能組別並不一定抵觸普選意義，更不能將之理解成發展民主的障礙。

我們認為基本法的設計，有「均衡參與」的原意在內，正如中央政府過往亦一再重申她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原則之一，是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我們認為立法會中存在功能組別的設計，是香港特區政制能夠體現「均衡參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一個重要部分。至於功能組別存在的許多優點，保留功能組別對保持社會各界利益的平衡起著積極的作用，過往曾有非常多的論述，在此不贅。

我們認為在今後的立法會議席安排中，應保留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不變、各佔一半的格局，並將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發展至與普選相適。至於如何將功能界別發展成普選的一部份，我們建議在今後的改制中，逐步實現功能組別按職業分類過渡，直至最終所有合資格選民都能被劃分到其中一個界別。這樣，每名選民都擁有「兩票」，立法會的選舉以後將分成兩個部分，即「分區直選」與「分類直選」，各佔一半議席。當然，各個界別的議席人數亦應就界別的重要性和選民人數作出與制度原意相適應的調整，並且可隨時日的推移而有所增減。

這樣，立法會的表決程序將可較大規模保留現有的分組表決的形式，令議案和決議都較能反映和照顧到社會上各界別和階層的利益，體現香港政制「均衡參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制度特色。

大埔專上學生同盟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From: HiuYan Cheung
Date: Oct 9, 2007 17:2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對於今年七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有以下的回應:

1: 本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於2012年進行雙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加強當選者的認受性,同時也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

2: 香港社會絕對已具備進行普選的條件，普選絕不應延遲推行,香港市民的教育水平比起不小民主國家更高,而且也不是完全政治冷感,因此條件並不是不成熟.

3: 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需具廣泛代表性.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並不具廣泛代表性,因為其委員只從四個不同界別的人組成.令提名委員會更具代表性,應將人數增加至1600或以上.

4: 本人支持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現時立法會有一半議席是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並非由全部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即由功能界別提名候選人，由全港市民選出,是可行方案.

最後期望兩個普選能於2012年實行,使香港邁向更為成熟的民主發展.

From:
Date: Oct 9, 2007 17:3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Green Paper Consultation
Attachments: Comment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doc (117 KB)

To Whom It May Concern:

Here are my views on the Green Paper. I am putting them both in the e-mail body and an attached Word Document.

"Comment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Design of the Universal Suffrage Options

6.03: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ere is only on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is that (the LegCo) be elected on a one person one vote (or one person, however many but an equal number of votes) basis where the seats will have a roughly equal number of votes assigned to each.

6.04: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is not a requirement of the Basic Law. However, a universal suffrage system as described above will reflect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of society according to however many people have the various interests, therefore giving them equal representation in society.

6.05: All th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re subject to the Basic Law. Article 5 provides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shall be maintained for 50 years and Chapter V prescribes the parameters within which the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budget are to be run. Any breaches are therefore able to be challenged in the courts. Therefor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ke any special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this regard.

6.06: Progress has been orderly, and has been gradual enough! It is now time to tak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to universal suffrage.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want universal suffrag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fore introducing a fair electoral system that reflects accurately how the population votes is necessary as soon as possible.

6.07: The actual situations to which due consideration needs to be given are: the wish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is overwhelming), and the patience of the people (they might let you get away with not having it in 2012 but not after 2017, but the strong preference is for 2012). Hong Kong people generally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and are generally concerned for China's well-being (i.e. they are patriotic).

Universal suffrage will probably enhance the executive led system as it will increase accountability, ensuring that the executive doesn't do anything daft. This may well make officials uncomfortable at times, but it will enhance their policy making and oratory skills as they will have to explain their policies to legislators who may ask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This will also enhanc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6.08: (i) Keep it for discussion

(ii) (a) The present Election Committee is not broadly representative as neither I nor most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say in how it is formed. Therefore modelling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will not fulfil this requirement.

(b) 8000-10,000. This larger number minimises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peddling.

(iii) If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four sectors, their numbers should be adjusted to reflect their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addition, subsectors which are not at present represented should be added in, eg. Housewives, interpreters, cleaners, etc. All subsectors should be elect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those subsectors, e.g. minibus drivers should directly elect their representatives rather than having their associations elect them.

What would be better is to elect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universal suffrage on a territory-wide basis with half the members elected on a territory-wide single list system and the other half on a geographical basis.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members on the committee, the smaller the "constituencies" would be, thus enabling truly local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mmittee. This would make it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n an equal basis to the population.

(iv) Additional sectors should be created as mentioned above with the expansion of existing ones. However the universal suffrage system for choosing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that I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would provide a far better alternative.

(v) (a) Corporate votes should be replaced by voting on an individual basis by all members of the sectors concerned, not just their representative associations (e.g In hotels, all hotel workers should be able to vote, not just the directors, and in transport, all those working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should vote, not just the directors of companies).

(b) Suggested new subsectors: Women (all women in HK to vote of course) or housewives (to exclude working women who are represented by other sectors),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leaners and rubbish collectors, security guards. This i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vi)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form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Ideally, it should be formed halfway through a chief executive' s term and serve for five years. The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done on a territory-wide basis with half the members elected on a territory-wide single list system and the other half on a geographical basis.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members on the committee, the smaller the "constituencies" would be, thus enabling truly local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mmittee. This would make it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n an equal basis to the populatio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model should be discarded.

Method of Nomination

6.09: (i) The number of possible candidates should be maximised to ensure greater choice. Experience in other societies shows that frivolous candidates tend not to attract votes.

(ii) 10%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ii) No

6.10: (i) Yes, the upper limit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lower limit. This will reduce the chances of there only being one candidate at the election.

(ii) No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Nomination

6.11 (i) Universal suffrage means an equal number of votes for each voter to use. In a CE election it would mean one person one vote. Giving extra votes to certain persons would be unfair.

(ii) It is worth inves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ensure good election results. Having two rounds at CE elections is a good idea.

(ii:) Go this way

(iv) If there is only one candidate, there should be an election to say Yes or No. If the No votes win, then the whole process should be done again without the rejected candidate. In addition, shoul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fuse to appoint an elected candidate, then the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process should be rerun without that candidate.

Models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6.12: (i) Whether FC members have contributed is an irrelevant question. If the public considers them to have done so, then they will have a good chance of being elected by the public at large under universal suffrage.

(ii) Yes, these seats are akin to the "rotten boroughs" that once existed in the UK. They have an unequally high representation to very small numbers of electors, and should be abo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iii) Retaining FC seats will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because even if everyone could vote for them, their nomination might be restricted to small cabals of special interests, resulting in some seats being uncontested, as happens at present.

(iv) This option would not be universal suffrage because some seats would still be elected by a small group of a few hundred voters who have two votes as opposed to the rest of us who only have one. These seats would also have unequal representation.

(v) We should abolish the FC seats in one go, otherwise some groups could complain about arbitrary unfairness.

(vi) If FC seats were to be abolished in phases, then the seats with the smallest electorates should go first.

Roadmap

6.13: Option (i) would be simpler to implement and would be most satisfying to the people.

6.14: Do it in one go for the same reasons as 6.13

6.15: Option (i).

6.16: 2012 for the reasons set out in (i)

6.17: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in one go in 2012. It will be much simpler and will satisfy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Roger Phillips

9 October 2007

From:
Date: Oct 9, 2007 17:4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Consultatio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ubmission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ere are my views on how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1) Universal Suffrage
(a)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the 2012 elections, as it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b) the current system does not lend legitimacy and moral authority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s he or she is only elected by 800 priviledged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c)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refore it is justified that the 2012 elections be returned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d) will serve as proof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works and will hopefully prod them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 The Chief Executive
(a) sh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by all citizens of Hong Kong that are eligible and are registered to vote
(i) eligibility is the same with current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b) should be nominated from from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hich will replace the current Election Committee in nominating candidates to be elected, while it will loose the power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i)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comprised of 400 district councillors + 1200 independent citzens chosen through a random proccess (such as that for jury duty), so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for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1600
(ii) a candidate for Chief Excutive should gather at least 50 nominations from the committee in order to enter the race
(iii)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consider only whether or not the person securing a nominatio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being Chief Executive
(iv)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as impartial as possible, so that candidates from all backgrounds and political views can enter into the race
(v) no external parties should coerce, in any way, any member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nominate a person against his or her will
(c)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CG, only on ceremonial grounds

(3)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abolished, as they only reflect a small section of Hong Kong
(b) should comprise of 60 members
(i) 30 of which are elected from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same as the present system
(ii) 30 of which should be popularly elected by all eligable citizens of Hong Kong, so that they represent the entire SAR

Respectfully Submitted,

Larry Au

From:
Date: Oct 9, 2007 17:4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Constitutional Deveopment - Opinion

The principles of my opinion for both CE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LegCo elelction:
1. 2012 is the year for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
2. One man one vote for the sake of equality
3. Abolish all functional representatives and seats - these people have vested interes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suggested:
CE Nominating Committee
Composition: all geographical based - chosen by one man one vote
No: as many as possible. 2000 is the right no. - one member represents 4000 citizens
Nomination - first option type - any no.
Timetable - 2012

LegCo
Option 1 - no functional seat
Timetable - 2012

We have been waiting long enough. To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be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and the CE elected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what he thinks the best for the people, and do not have to pay back his debt to those who elect him, one person one vote, no functional seats as from 2012. Delay no more please.

S LO

From:
Date: Oct 9, 2007 17:4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成見
Attachments: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成見

備註：已附加轉寄郵件。

千揀萬揀,揀個好燈盞。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成見

香港回歸後，有一部份人經常嚷着要爭取民主，這點令我有些莫名其妙。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基本法，不是已經爲香港建構了一個民主的基礎嗎？回歸十年，我們的特首及立法會議員，不是由選舉產生的嗎？北京可有像英國政府於回歸前一樣地委派特首來治港，由或是委任一些立法會議員？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任何政制之發展，最終之目的是要令香港的經濟更爲發展，及香港市民生活富足安定。

中央政府及香港市民對民主選舉，經已有共識，分岐是部份港人不理會實際情況及基本法要求 ，強要急促地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本人認同基本法第45條及68條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所規定的原則，就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香港作爲英國殖民地百多年，在中國宣佈收回香港主權前，從沒有人爲香港爭取過民主，香港市民亦大致上沒有怨言，爲因是香港之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致上是繁榮的。

民主制度之發展，在大部份西方國家都須要經歷超過百年之時間，不斷磨合，不斷完善，尋求共識，才達至現時的制度。以號稱世界最大之民主國家美國爲例，總統選舉到現時爲止，還是以簡選形式舉行，就是因爲每人一票選總統的共識在成立國二百多年後還未達到！

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民選制度也不能保証政府的承受性及解決所有問題，急促地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祇會令社會混亂，經濟簫條，更甚者還會令國家分裂。前蘇聯於哥爾巴喬夫 任內解體，就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香港回歸祇短短十年，實在不須要急速地在沒有共識，及充分準備之下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遲一兩屆普選，天並不會塌下來。

香港現時須要加強與內地省市之經濟聯系，加快與急促發展的中國經濟體系融合才能與內地省市互補長短，發揮香港之所長，經濟才可繼續繁榮。

在政治方面，香港須要加強港人的國民教育，增加港人對中國的認識及認同，加強基本法之宣傳及教育，加強培訓政治人才及政策研究，扶助政黨發展，爲全面普選創造必要條件，時機成熟，最終必然達至全面普選。

不理會實際情況及共識，與及基本法之要求，在唯我獨尊之心態下，強行要求 2012 年雙普選，本身是民主精神嗎？

基於上述之原則，本人對政制發展有如下之意見：

(甲) 產生行政長官的辦法：

(1)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

本人認爲 2012 年全面普選行政長官，並不現實，一來未有共識，二來有違基本法第 45 條之法律莫要求，三來普選行政長官之輔助條件並未成熟。從 2007 年八百人選舉行政長官到 2012 年全面直選，總不能說是隨序漸進的。若香港人從現時開始， 爲直選行政長官創造條件， 盡量減少分岐，2017 年將會是一個合適直選特首之時間表。

(2)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本人提議提名委員會由現時之 800 人增加至 1600 人。爲增加委員會之代表性，可加入所有區議員，在港之全國政協委員，婦女界別、青年界別。

(3)提名方式：

爲實現基本法所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本人提議，不少於 200 名選舉委員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每一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

(4)提名門檻及候選人之人數：

提名門檻不能太低，候選人須要有大學或同等學歷，候選人之數目不可超過 8 名。

(5)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提名後香港選民每人一票選行政長官，若果有多於一位候選人，獲得 6 成人以上選票支持之候選人可視爲當選。若果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可以得到 6 成以上之選票，則最高票數之 2 位須要參加第二輪投票，以簡單多數票決定勝負。

(乙)立法會產生之辦法：由於在 2005 年 12 月在立法會之表決中，有關 2007/2008 年選舉方案，被不民主地否決了，所以 2008 年之立法會選舉，仍須沿用基本法附件二之辦法選舉立法會議員，至於 2012 年立法會之產生辦法，本人有以下提議。

(1)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時間表：

(a) 2012 年全部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並不可行，這不但難以達成共識，同時亦違反基本人法第 68 條之規定。況且，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之條件尚未成熟。

(b) 按實際情況於 2012 年起，可以爲三批 爲由功能團體的選民提名，經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席至 2020 年止，所有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候選人須得到至少 30%功能團體之選民的支持，才可參加直選立法會議席。

荃灣區議員

鄺來興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荃灣會所 Tsuen Wan Centre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年議會

對未來政制發展的建議書

（一）簡介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及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年議會於 2007 年 9 月 5 日至 18 日進行「青少年眼中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問卷調查，目的是研究青少年對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及普選立法會方案的意見，並同時研究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方式。是次研究合共發出 1,700 份問卷，截至 10 月 2 日共收回 1,420 份問卷，回收率爲 83.5%。

此外，我們於 2007 年 10 月 6 日上午舉行發佈會，發佈調查結果並收集青年議員及青少年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綜合如下：

（二）建議：

2.1 2012 年進行雙普選

72.0%被訪者認爲應在 2012 年進行普選行政長官；67.6%的被訪者認爲應在 2012 年進行普選立法會。此外，近半（47.1%）被訪者認爲現時香港已具備了普選的條件。環顧現時香港的教育水平、公民質素、社會條件…等各方因素，香港都是處於已發展水平，青少年對 2012 雙普選是抱有期望的！

【青年議會意見】：年青人的聲音與意見應受重視，贊成取消功能組別，2012 年全面普選，讓更多不同聲音進入不同組別。

2.2 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及增加青年界別

44.7%的被訪者認爲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應該增加到 1200 至 1600 人之間，這說明了被訪者支持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因爲只有這樣安排，可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49.7%的被訪者認爲應增加新界別，例如青年界別，就是實質的支持數據。

香港新界荃灣綠楊新邨G座平台
Block G , Annex Bldg,
Luk Yeung Sun Chuen, Tsuen Wan, N.T., H.K.
電話 Tel : 2413 3111
傳真 Fax: 2412 7732
電郵 E-mail: tsuenwan@ymc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ymca.org.hk

【青年議會意見】:

1. *政府應增加青年組別,吸納現行制度下沒有機會參與之年青人。*
2. *年青人應由「有興趣參與」變成「有需要參與」,透過青年組別增加參與。*
3. 現時年青人比以前更關心政治,應有更多社會參與之機會。相信如有機會給予年青人,他們會大力參與。

2.3 由 2-4 名候選人透過多於一輪普選產生行政長官

58.9%的被訪者認爲最適合由 2-4 名候選人競逐行政長官,以免有太多候選人造成花多眼亂、無從選擇的混亂情況。然而,63.1%的被訪者認爲可舉行多於一輪普選,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選票當選爲止,好處是讓選民有充的時間作出仔細的考慮,確保當選人具有足夠的認受性,大大彌補現時行政長官選舉認受性不足的缺失。

2.4 提名門檻宜寬不宜緊

雖然 58.9%的被訪者認爲最適合由 2-4 名候選人競逐行政長官,但提名參選的門檻不宜提得太高,以免影響有意參選者亦有公平的機會爭取提名,可考慮參選人獲 50 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便可成爲候選人,以確保選舉有足夠的競爭。

此外,58.8%的被訪者認爲「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係「確保整個選舉過程係一個真正民主嘅選舉」。

【青年議會意見】:年青人亦是香港一份子,應有權利參與選舉及投票,不應增設選舉關卡。

香港新界荃灣綠楊新邨G座平台
Block G , Annex Bldg,
Luk Yeung Sun Chuen, Tsuen Wan, N.T., H.K.
電話 Tel : 2413 3111
傳真 Fax: 2412 7732
電郵 E-mail: tsuenwan@ymc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ymca.org.hk

2.5 單一候選人仍須進行投票

73.8%的被訪者認爲縱使只有一名候選人，仍然要進行投票，是項結果反映青少年重視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獲市民的信任，是否眾望所歸，單一候選人投票亦讓當選人及社會大眾清楚知道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對當選人作出鞭策，有利市民日後繼續監察行政長官的施政。

2.6 全部由地區直選議席或增加區議會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51.5%的被訪者贊成立法會議席全部由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當中 64.6%被訪者（佔總被訪者 32.6%）贊成以「一人一票」產生全部議席，不同政黨可按得票比例取得相應的議席數目。

2.7 對於「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意見分歧

28.9%的被訪者贊成認爲「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但同時亦有 23.4%被訪者反對「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處方法，在此項目上的意見頗爲分歧。反而持「無意見」者佔 47.7%，成爲多數。

2.8 青少年投票意欲高

84.1%被訪者表示「一定會投票」或「或者會投票」，顯示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意識並不低，投票意欲較登記選民的整體投票率高。是次問卷調查的被訪者 13-18 歲的佔 79.9%，相信他們大部份都會坐言起行，於 2012 年的行政長官（如果有）及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但是，我們亦不能忽視有 15.9%的被訪者表示「多數」或「一定」不會投票，政府亦應加強公民教育及宣傳，因爲投票不單是合資格選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一種義務！不應隨便放棄。

【青年議會意見】：政府應進一步發展公民教育，使更多人認識選舉制度及提高參與。

香港新界荃灣線楊新邨G座平台
Block G , Annex Bldg,
Luk Yeung Sun Chuen, Tsuen Wan, N.T., H.K.
電話 Tel : 2413 3111
傳真 Fax: 2412 7732
電郵 E-mail: tsuenwan@ymc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ymca.org.hk

2.9 未有善用網上平台激發大眾討論「政制發展綠皮書」

從被訪者主要透過電視（78.7%）、報章（59.4%）及互聯網（59.0%）獲悉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資訊，但是當我們想深一層時便會發覺上述媒體可能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以電視爲例，除了新聞報導的重點簡介及廣告外，我們看不到一些深入探討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內容的節目，這相信與主流電視台擔心影響收視有關。

在互聯網上大家可透過政府網頁下載綠皮書全文，可惜的是政府沒有同時設立一個討論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公開表達意見，集思廣益，仍然是以一貫的舊模樣呼籲市民以電郵、傳真或郵寄的方式表達意見。主事的官員似乎忘記了近日很多社會議題均是透過網上討論區引起熱烈的討論、激辯，從而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建了平台，卻沒有善加利用，似乎是「捉到鹿唔識脫角」。結果只有 2.2%被訪者曾閱讀全文（表二十五），而曾閱讀部份章節或單張的各佔 10.1%及 11.9%，相信純粹閱讀部份章節或單張只能掌握少部份的資料，但對於如此重要的一個議題，真的足夠嗎？

【青年關會意見】：

1. 年青人可以透過不同途徑認識政治，學校有責任教育有關知識，並應從小學開始認識政治、選舉及參與。
2. 年青人可透過互聯網、討論區等平台表達意見，增加溝通與討論空間。
3. 政府應增撥資源給學校、社福機構舉辦會議、不同活動以增加年青人對政治的認識。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聯絡。

香港新界荃灣線揚新邨G座平台
Block G , Annex Bldg,
Luk Yeung Sun Chuen, Tsuen Wan, N.T., H.K.
電話 Tel : 2413 3111
傳真 Fax: 2412 7732
電郵 E-mail: tsuenwan@ymc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ymca.org.hk

香港人的質素和能力已足夠自治，應不遲於 2012 年特首與立法會全體議員由香港人民選舉產生，這是公民權力。

建議 2010 年前通過政黨法，使政黨名正言順地行使政黨功能！

香港按基本法行使自治，除外交及軍事外中央應予澈底執行基本法。

2007 年 10 月 9 日

詹招華

From:
Date: Oct 9, 2007 18:14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tachments: Green Paper.doc (801 KB)

Dear Sirs,

Reference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ached please find The Textile Council of Hong Kong's view for your perusal.

Best Regards,

Secretariat
Textile Council of Hong Kong

TEXTILE COUNCIL
of Hong Kong Ltd
香港紡織業聯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 GBS JP

唐司長鈞鑒：

《政制發展綠皮書》

您好，就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文件，香港紡織業聯會特以此函提交意見，希望特區政府加以考慮。

政制發展的指導原則

聯會認爲，香港政制發展現正於起步階段，其穩建的基礎對特區政府的管治，社會和諧穩定等有相當的影響。因此政制發展應以較穩建的步伐循序向前，過快的轉變反而會將各階層的分歧擴大，影響民生及經濟發展。聯會對《綠皮書》列出之四項指導原則表示認同，按照推行的指引，政制發展必需要符合下列的原則：

1)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2)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3) 循序漸進；及
4)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上述四項原則符合《基本法》內相關的規定，對實施「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具極重要意義。因此，香港政制發展的路向，特別是未來的普選模式和實施時間表，不應偏離此四項原則。

401-3 Cheung Lee Commercial Bldg. 25 Kimberley Rd. Tsimshatsui, Kln.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401-3 室
TEL: 2305 2893 FAX: 2305 2493
E-MAIL: mleung@textilecouncil.com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綠皮書中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根據上述規定，聯會認爲普選行政長官應以下例模式進行：

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應擴大提名委員的人數至 800 人以上組成，而組成的方式應參照現時的選舉委員會，按比例擴大（包括各個界別/界別分組的組成方式和人數），以增強代表性。

2) 提名方式

聯會認爲最終被提名的候選人應以二至四名爲上限。

3)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可以以多於一輪的選舉進行，但當選人需要得過半數有效選票的支持爲準則。

401-3 Cheung Lee Commercial Bldg, 25 Kimberley Rd, Tsimshatsui, Kln.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401-3 室
TEL: 2305 2893 FAX: 2305 2493
E-MAIL: mleung@textilecouncil.com

聯會認爲上述的普選模式可以爲當選的行政長官建立出較大的民意基礎，對行政主導及推行施政有更確立的根據。

<u>立法會普選模式</u>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聯會認爲功能界別議席應該全面保留。能有效地將不同的工商及專業代表帶入立法會，在立法會審議法案時能夠提供所屬組別的意見，協助立法會更有效地監察政府的工作。功能界別亦符合普選的均衡參與原則，確保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得到兼顧，對促進社會和諧及穩定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以紡織製衣界別爲例，業界與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行業多年來一同與香港成長，現時亦穩持香港進出口貿易的領導位置，在行業的角度而言，有必要保留行業代表，反映業界所關心的各項社會發展議程。

聯會亦贊同逐步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最終目標是令所有與個別功能組別有密切關聯的人士，可以有權在該個組別投票，選出代表該組別的議員。

401-3 Cheung Lee Commercial Bldg, 25 Kimberley Rd, Tsimshatsui, Kln.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401-3 室
TEL: 2305 2893 FAX: 2305 2493
E-MAIL: mleung@textilecouncil.com

TEXTILE COUNCIL
of Hong Kong Ltd
香港紡織業聯會

邁向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就邁向普選的路線圖，聯會認爲可以先行普選行政長管，然後再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原因在於實行普選行政長官所需的條件相對來說較容易達到，同時此路線亦可以使民主進程更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

至於時間表方面，聯會認爲實行普選前必需要經過一個分階段、逐步演進的過程。因此，普選行政長官應在具備所需條件後，在 2017 年或以後實行；按同樣道理，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應在 2020 年或以後實行。

聯會認爲，在邁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過渡期內，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應逐步擴大，以體現循序漸進的原則，爲最終實行普選做準備。

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擬訂給中央的報告時，慎重考慮聯會的意見。

香港紡織業聯會

(已簽署)

李乃熹
會長
二〇〇七年十月 九日

401-3 Cheung Lee Commercial Bldg, 25 Kimberley Rd, Tsimshatsui, Kln.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 401-3 室
TEL: 2305 2893 FAX: 2305 2493
E-MAIL: mleung@textilecouncil.com

From:
Date: Oct 9, 2007 18:14
To: "HKSAR Green Paper"<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tachments: green paper(9-10-07).doc (39 KB)

I enclose my views on the Green Paper

Harold Insley

General

The Hong Kong political system is unique. Unlike other democratic systems there is no mechanism for the so-called "opposition" members of LegCo to be voted into power. Therefore, at the current time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become one of scoring points, with "opposition" members criticising Government policies to gain favour with their constituents, in the full knowledge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the ruling party. As a result, even if they do offer alternative polices to those being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never hav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by the public for their polices, as would be the case elsewhere.

This is an unhealthy system and is causing the once dynamic Hong Kong to ossify and procrastinate in making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 soc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development fabric of Hong Kong.

Only by moving forward to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Co can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be overcome.

In every respect the Hong Kong public and the Hong Kong system ar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recent election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established new benchmarks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for Hong Kong, even if the outcome was inevitable. The current interest in the LegCo by-election for the Hong Kong Island consitituency also demonstrates the democratic credentials of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Selection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2012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bigger to better represent all walks of life in Hong Kong.

This could be best and simply achieved by adding the directly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to the existing 800-member election committee. Redefining corporate voting as proposed by Mrs. Anson Chan and her Core Group should also be used to expand the electorate base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Any nominee who gets 50 or more endorsements from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allowed to stand in the election.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from the selected nominees should be by one-man-one-vote using a first-past-the-post procedure.

This system should be used in the 2012 selection.

This system ensures that there is a genuine selection procedur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conforms to the wish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to use universal suffrage. A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by universal mandate will be empowered to work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in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LegCo Electio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reduced to 15 in the 2012 elections with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malgamated into larger groups. Corporate voting should be redefined, as suggested by Mrs. Anson Chan and her Core Group.

The overall number of LegCo seats should remain at 60 in 2012.

By 2016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phased out and replac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LegCo electio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ave certain legitimacy although they do not fall within the one-man-one-vote definition. The larger constituencies, eg education, medical, accountancy, engineering, social welfare etc, reach down to the core of society. The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these groups have a realistic electorate and competition is present in the elec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 The smaller constituencies, eg Heung Yee Kuk, finance etc, tend to put forward a single representative corporately, but this practice lacks a democratic open election process. A wider electorate should be empowered in these smaller constituencies.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a bicameral system should be examined in the future,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es could become the upper house.

The 2012 LegCo elections for geographic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based on a simple majority election system rather than the list system, which is a for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that is now used, (ie a simple majority system would be based on: if there are 10 candidates for 4 seats, the 4 candidates with the most votes would be declared the winners, irrespective of party or group affiliation).

This Consultation Process

The Green Paper is not set out in a convenient way for stakeholders to offer their opinions. I conclude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nalyse the responses that they receive; and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process used to analyse responses will be transparent.

I am also disappointed that the publicity given to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has been minimal as if the Government is not interested in obtaining the public's views.

From:
Date: Oct 9, 2007 18: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Views on green paper
Attachments: Philosophy of Hong Kong and GREEN PAPER.doc (40 KB)

To Stephen Lam.

Philosophy of Hong Kong

Money is god.
Beijing leaders are demigods.
The rich are kings and are worshipped and admired.
All aspire to become kings.
Greed is commended and rewarded.
Inequality and an unfair system is accepted by the kings and their administrators as unavoidable.

Actual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working on the assumption that more money is "good", therefore the econom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promote in Hong Kong. But times have changed. This policy has resulted in a worse and worse environment of concrete castles and polluted air. When are leaders going to see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wants a new direction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Under this regime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less and less natural and more inhospitable. The rich are free to do whatever they wish. All the serfs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but cannot. They are forced into a system over which they have no control. Therefore the rich become richer and the poor poorer.
Around 1200 people commit suicide in Hong Kong every year. This implies that there are many thousands who are depressed by this place and its stresses.
Because of the stress put on people to earn money, they are open to exploitation by the powerful bosses. This also puts stress onto the family unit. The incidence of family violence is high.
MONEY SHOULD NOT BE THE ALL AND END ALL OF GOVERNMENT POLICY, THE PEOPLE SHOULD. UNTIL THERE IS A SHIFT IN GOVERNMENT THINKING THINGS WILL REMAIN THE SAME – UNFAIR.

Why do we need democracy?

Some form of democracy is essential to give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 say in how our city is run. At the moment, only the rich and powerful control and oppress us with impunity. They, naturally enough, want the status quo to continue, but is this fair to all the other members of Hong Kong society? No. The evidence is strong, the poor – rich gap is widening. Low income workers are exploited even by the government who allow this to continue. Shop keepers are forced out of their shops by unfair rent hikes. Wh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side with the tycoons and the poor workers have no political power.

Many sectors of HK society are not happy, e.g. the teachers who are over worked, the metal workers who feel they too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construction bosses and are being exploited, the nurses and doctors who are not being fairly treated. The list goes on.

WHAT POLITICAL CHANGES HONG KONG NEEDS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Hong Kong must move in a gradual and orderly way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Bu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really sincere about this we would already have it. The fact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intention whatever of allowing anyone in Hong Kong to have political power. To believe this would be to believe that pigs can fly. This whole green paper is a joke and an insul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No wonder that there is not that much interest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regarding politics. They can feel that politics is a no go, a dead end, because the powers that be are not really sincere. IN MY VIEW, YOU EITHER HAVE DEMOCRACY OR YOU DO NOT. THERE IS NO GRADUAL IN BETWEEN WAY. The failure of this theory is self evident in the observation of recent events. Exco makes up its mind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do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eople who were elected (but have no power to execute policy) and then try to push through their wishes in Legco. When these policies are questioned they get frustrated; "why does this system not work", they say?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re is no middle way, and until the elected people are part of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governing Hong Kong efficiently will be impossible and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ublic discontent. In my view, the so-called ministerial system in Hong Kong does not really work because the ministers were not elected a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are therefore not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This means that they have no real mandate to rule. This is the way for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 to go if leaders are really serious about producing a stabl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GOVERNMENT MUST PUSH FOR FULL DEMOCRACY AS SOON AS POSSIBLE. ALL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SHOULD BE ELECTED BY THE PEOPLE.

Sincerely,
Peter Gill.

From:
Date: Oct 9, 2007 18:5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有關普選議題

我(匿名方式公開)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如下：(1) 2012年實行雙普選。(2) 由於立法會功能組別並非由普選產生，功能組別議員不能如實反映市民意見。因此，即使2012年不能達至雙普選，功能組別議席亦必須取消。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From:
Date: Oct 9, 2007 19:02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我要2012雙普選！點解今年無普選，五年後都無？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only 800 members, however,
I believe that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Therefore, just being 21 years old like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shall be enough.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f we cannot have them on 2007. Any other dates later than 2012 are BAD!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Regards
Tom K. C. Chiu

From: Lo Lam
Date: Oct 9, 2007 19:20
To: <views@cmab-gpcd.gov.hk>,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no subject)

我是一名修讀通識科的中學生,在眾多諮詢文件中,我認爲范徐麗泰議員的意見及其建議書是理想的普選模式,值得香港政府作爲參考!

From:
Date: Oct 9, 2007 19:11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Views on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Reform

Dear sir,
I write to support the proposal that would support :
1) Direct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in 2012.
2) Direction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2.
Thank you.
Lam Hon Kin, Chairman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 Management Committee

From:
Date: Oct 9, 2007 19:1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

尊敬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愚見認爲，政制發展，路線圖比時間表重要。此外，選行政長官，看來比選60位議員容易，但選了一位不稱職的行政長官，後果可比選了不稱職的立法會議員糟糕。所以我不贊成先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反而應先解決各有利益計算的立法會議員選舉，若立法會連自己的去留方案也達不到共識，普選行政長官也無須考慮了。

綠皮書並未說明，達至普選終站路線有些甚□洶仇~站，有些甚□炳囓□ [例如有足夠有管治經驗的人才] 才可到達終站。如果沒有路線圖，只是直路一條，普羅市民難以明白下屆 2012 特首選舉爲何不能以一人一票達到。難道到了今天，政府還冀望光以「區議會大部份支持」、「立法會將得不到2/3票數通過」等理由可以服眾嗎？各大政黨或不能接受他們當中未有成熟管治(不是政治)人才，但事實正是如此。既然政府已決定由下屆起讓區議會增權，何不就以其成效作爲路線圖的一部份，既能buy-in，亦能buy-time。 更可讓廣大市民了解他們手中一票的力量，無須待至普選行政長官才了解到錯誤投票的破壞力。

上述愚見，敬請考慮。

蟻民
黃珍妮

From:
Date: Oct 9, 2007 19: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R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y major concern on the development is on
- Provide a fair environment allowing Hong Kong Citizen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enter into the government.
- Making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receive more legitimacy from the Hong Kong Citizen

Here is my proposal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must be only directly produced by public voting.
- The number of committee members are not important,yet all of them should be voted by Hong Kong citizens in democratic way.
- There are 2 ways to get it.
method 1: A election for all Hong Kong citizens to vote the committee members.
method 2: The committee should be only 430-460 members,
i.e. 30-60 members of LegCo who are voted by HK citizens (depen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LegCo at that time)
& 400 members of District Council who are voted by HK citizens
(Those members who:
-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r
- elected to the LegCo through the functional group
should not be eligible entering into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method 2 is better than the method 1, as no extra election is needed when choosing the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member.)

Method of nomination:/ No. of candidate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nyone who got
-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Other Nomination requirement:
- I oppose to any other nomination requirement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except the one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Basic Law (regarding the Nationality), as these procedure may prohibit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 being elected as a possible candidate of the CE.

Method of the Universal Sufferage:
- I recommended that more than one round of votes should be involved if no candidate get more than half valid vote cast, as it allow people to choos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each round.
- Election procedure should still be held even there is only one candidate was nominated. We should have the right of voting for or against the sole candidate in that case. The candidates must receive more than half valid vote cast in order to be elected as the CE of Hong Kong.

Time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no later than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Method of Election
- We should replace al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in the same time

Time of Sufferage
- We shoul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my point of view, the in-phase developement of the sufferage of LegCo was already be seen from 1997-2007, no longer wait is needed for both the universal sufferage of CE and LegCo)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Name provided)

(I request that my suggestion should be remain anonymous when it was being publicated)

(Editor's Note: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From:
Date: Oct 9, 2007 17:5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 意見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謹此敦促貴局、政府、特首：勿再借故拖延;
立即落實執行:

1.
最遲於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一步達至最終普選 行政長官的目標。

2. 最遲於2012年：立法會一步達至普選 (2012
年立法會取消全部功能界別議席)。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Wong Wai Lung

我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

一. 行政長官選舉應須提名委員會確認提名後，交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進行普選，時間須在2017年或以後，以符合循序漸進之原則。2012年之行政長官選舉可增加有民意成份之人仕及由中央政府有效聯絡之香港人仕，如區議員、全國政協委員等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以增加民主成份；

二. 立法會普選較為複雜、困難，也涉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任何急進的改革都會影响社會的穩定，損害社會的和諧，危及經濟發展必須謹慎從事，我的意見是：

1. 在2012年試用曾蔭權特首在2005年提出之方案，即增加立法會議席，功能組別及區議員互選各增加五席，立法會議席增加至70席，運作一至兩屆後再逐步減少功能組別之席數；
2. 2016年或以後之立法會功能組別之議席，逐步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之議員取代之。

市民：(署名來函)

2007.10.9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不支持 2012 年進行雙普選，因為此舉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本人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應按香港的實際情況，採用先易後難的方式進行，例如先於 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由於普選立法會的情況比較複雜，因此如行政長官普選成功進行，才考慮逐步實行立法會普選，只有這樣才能使香港社會繼續和諧、穩定地發展。

(署名來函)

9/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有关政制綠皮书的意見

一、本人認为香港要制定的普选時間表条件之一、是取决於香港市民的政治成熟程度。現在連关係到國家安全的好条立法都进行不到。証明市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足以普选出愛國愛港人仕参政。因此本人反对如以年进行双普选。起碼在好条立法通过后才有条件普选。

二、本人係零售界功能组别选民之一。本人認为保留功能组别有助业界反映意見。反代表业界利益表达訴求。

此致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

香港一市民

姓名：(署名來函)

聯絡電話：

9-10-07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我認為行政長官
應以現時模式選舉
又一定中央接受至
於立法會應照基
本法模式而做這
是本人意見

市民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贊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是易後難，穩步迈向普選目標。根据香港的情況，建議在2017年後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最終的普選方案，須充分吸納各界人仕意見，体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市民 (已簽署)

6-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贊成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先易後難方式，稳步迈向普选目的。根据香港的实际。建議在2017後落实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选。最终的普选方案，須充份吸納各界人士意見，体现均衡的原則。

市民 (已簽署)

7-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No.

Date

敬啟者：

本人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應根據基本法規定符合現時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過渡至普選最終目標。建議先實施行政長官普選方式在2017年先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17年後再普選立法會。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8-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秘書處台鑒：
就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間表我們傾向下列選擇：

普選行政長官：

1. 提名委員會人數由目前的800人增至1,200人。
2. 候選人數目最多2至4名。
3. 先過經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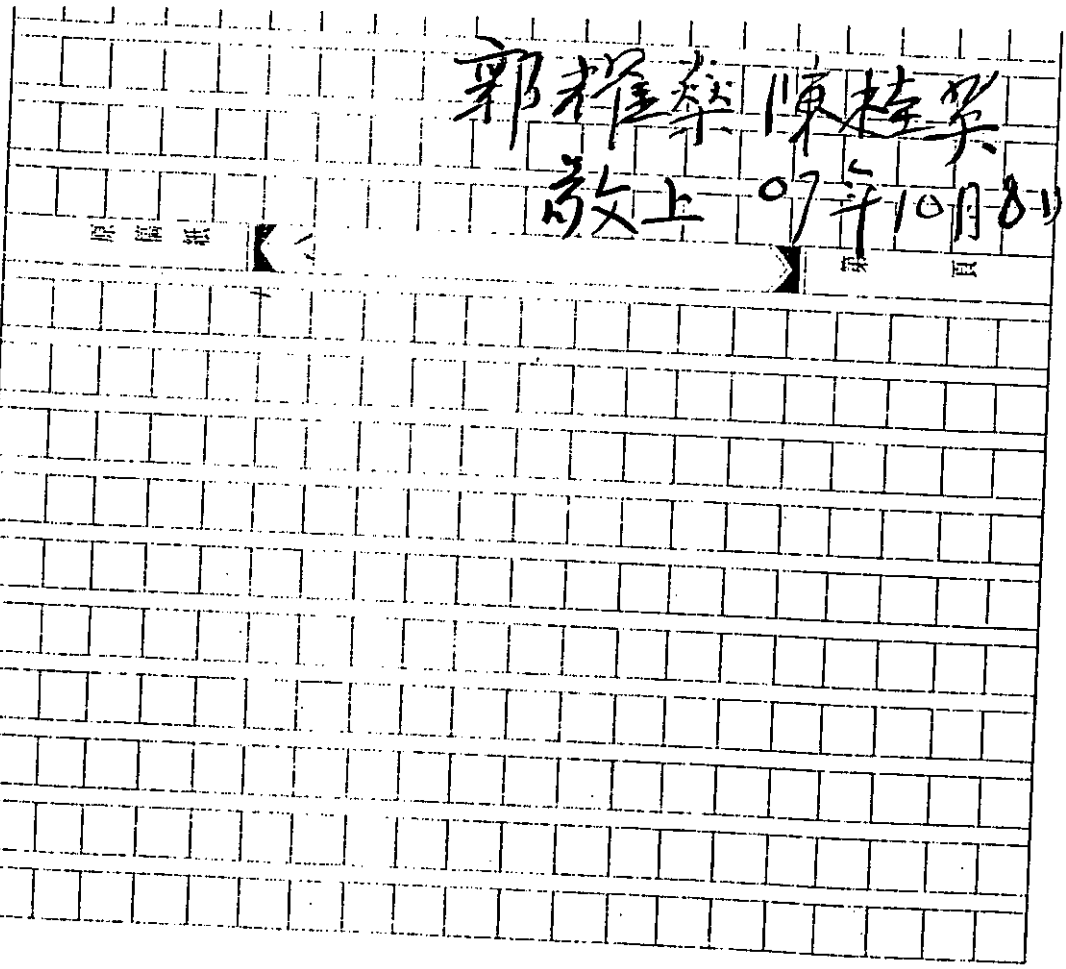
1. 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由登記選民選出。

20X20=400

2.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
至普選

郭耀燊 陳桂笑
敬上 07年10月8日

原稿紙 【 】 第 頁



NO.

林瑞麟局長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A2517

敬啓者：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的回應

頃閱 貴局所發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本人希望作出以下回應。

民主普選乃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訴求，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之下我們應享有的權利。此權利的所有先決及充分條件亦於《基本法》明文所列，此等條件亦已被香港市民所滿足。為了良好管治，制定更公平的公共政策，令民生得以改善，本人要求特區政府採取一切行動，盡快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

行政長官選舉應於2012年舉行時，以現時800名選委之上再加上全數民選區議員所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並由香港全體市民（指一般選民）一人一票方式普選產生。如需設致謂篩選機制，則無論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阻止獲得八分之一提名委員（就整體而言，而且無分界別）支持的合資格人士獲得提名，而此八分之一的比例乃根據一九九七、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七三屆特首選舉的入場門檻所制定。唯本人並不支持明文規限候選人數目。實際操作上可要求合資格人士先取得五十名提名委員初步提名，再以單一可轉移票制形式以選委人數的八分之一為選舉商數推舉出最多八名候選人，提委亦可透過減少填上次佳「選」選擇來防止提名票被轉移至不欲提名的初步提名者。此舉旨在讓提名委員免於壓力情況下選擇最後提名人。

立法會選舉應於2012年以沒有功能組別的情況下以普選產生。具體「取消」功能組別的方法為把所有功能組別合併成一個三十席的組別，由現有功能組別的個人選民及沒有個人功能組別選票的選民，即全港選民按比例代表制的形式產生。該「功能組別」可易名為一個包含全香港的「地方分區」直選大選區。唯符此，國際標準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及被選權準則才得以符合，才算得上是普選。明符此，縱使只是名義上操縱組別名稱如改鄉議局為政界(一)、區議會為政界(二)以合併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合併應於2008年按現選委四個大界別為準則開始進行。即使2012年不能達至合併成「大一統界別」，亦應逐屆進行實質合併及擴大選民基礎。

作為總結，本人認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應同步於2012實施，這樣才會達到行政立法機關對等，同時向市民負責的目標。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應力求簡單直接俾能令2012普選得以落實。立法會普選路線圖更應在2008年修動（那怕只是名義上），透過合併功能界別形式進行。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劉漢森 (已簽署)
(身份證號碼：　　)　謹上

二零零七年十月七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我的意見表達如下：

A. 行政長官選舉

1. 普選時間不應遲過2012年。
2. 提名委員會應多於800人，可在現時的800位選委之上加上全部民選(非委任的)區議員。
3. 候選人人數應不設限制。任何合資格人士在取得五十名提名委員提名後即可成為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我深信港人都是愛國愛港的，一定會理智地選出愛國愛港的候選人出任行政長官。所以我覺得任何篩選機制都是不必要的。

B. 立法會選舉

1. 普選時間也不應遲過2012年。
2. 要全部由地區直選取代功能組別，因為功能組別選舉絕非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雖然我一直享有這方面的特權。

C. 結語

只有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才會公平對待廣大市民群眾，施政才不致偏重某一方。由於他/她們是由市民群眾選出來的，他/她們有了認受性，推行政策時自然得到廣大市民群眾的支持，爭拗就減少了，社會變得和諧了。我期待這樣的日子早日出現。

市民 (已簽署)

上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8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立法會行政長官普選，以基本法原則。

要以民為本、衛護國家主權、法紀為原則、要愛國、愛港、真心真意做事。

選行政長官，要漸進原則，应以國家主權法為原則，多數港人認同，（本人為中國人民族感的認知），衛護國家為首要。

認識所冒普選的"利害"，為本，不是日期及由些政治团体及小群人意向，取决。

立法會選举及行政長官選举，須要保留功能、团体代表，因其真正其功能团体组别聲音、意見，得以為组别、功能發揮。

本人 此向長官發表意見

(署名來函)

8-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啟者：

本人對香港將來的政制發展有以下的意見

首先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後再選立法會。

行政長官在2012年普選本人覺得太快，不符合

"循序漸進"的原則，合適時間應為2017年或

以後。再後立法會選舉應保留功能組別，

以代表業介市民的心声。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Date

本人就特區政府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提出下列意見。

政制發展改革應該按照《基本法》和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建議以先易後難的方式進行。在2017年先進行行政長官普選，2017年以後再進行立法會普選。因為《基本法》是為我們香港人而制定的，我們就要按照《基本法》辦事，如果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一步登天，這樣的話，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就像台灣選了一個陳水扁，我在台灣的朋友他們都說：日子沒有一天好過，讓外人看見的都是假像。我也不想台灣的倒子出現在我們香港人身上。同時立法會選舉應保留功能組別，充分吸納各界人士的意見，逐步邁向普選的目標。

(署名來函)

6～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22

有关：政制发展绿皮書

我是一个76岁退休老年人，自1949年来香港珠生，快近一个甲子年了。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的往事社会的变迁使我留下很深刻的格印，例如在港英时代未有回歸前也未有什么示威遊行呼吁人权民主自由……那年代只有警察对小販等一条街一条街收保護費以及收租使代勞及販毒大兴其道，現在呢差不多时，见到上街示威遊行高呼人权民主自由而且越来越青年化了。連政府退休高官都出遊行，在他作官时，從未听她说过要人权民主自由……对政府的绿皮書我有如下几点以作参加

① 2012年普选不太恰當，最快要在2017年再考慮。

② 对普选对象首先是将首经过一段时间再考慮，立法会要按基本法的原則循序漸进的进行

③ 对功能组别一定要保留，以后再去考慮，一步一步向全面普选，这对香港最有利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署名來函）

敬啓者：

本人對將來的政制有如下意見

(一) 先補選行政長官，後選立法會。

(二) 行政長官在2012年進行補選是明顯不合式循序漸進的原則，合適時間應為2017年或以後。

(三) 立法會選舉要維留功能組別，以能代表各界專業人仕的聲音。

(署名來函)

啓 8-1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現就对特区政府发表〈政制发展绿皮书〉，谨此发表我本人的一些意見：〈一〉我完全拥护特区政府对〈政制发展〉的决定；〈二〉普选行政長官我赞成提名委员会由800人组成；〈三〉提名候选人最多2至4名候选人；〈四〉提名后由全港登記选民一人一票普选方式；〈五〉路线图及时间表，我赞成先经过一個过渡期，在2017年以后达至普选；〈六〉对立法会普选的方案，我個人没有经验，一点都不清楚，但我赞成政府最后决定；〈七〉路线图及时间表，我赞成分阶段在2016年以后达至普选。总之，我完全拥护政府的最后决定。謝々！

市民長者

(署名來函)

写

2007.10.6.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24

致 林瑞麟 局長：

本人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市民，
在香港已经歷超过半世紀的歷練，
現希望能表達一个香港市民的心声。
本人表絶对贊成綠皮書的内容，
並贊成2017年後才普選，
這样对于香港是有利而无害的。

順祝

工作愉快！

(署名來函) 上

2007.10.9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香港政府曾陰權特花、政制事務局專責小組林瑞麟局長：

奈 堅決支持拥护港府綠皮書的發表。並提個人以下意見：

1、2017年可以考慮有双普選，但若時机可否成熟。否則祈序漸進至后，什麼時后成熟什么時后双普選。但必須是中央、港府和港市民各党收多福意見的上下差不多。在保障發展經濟穩定繁榮抓好民生民權的前提下逐步推行双普選。不給反對派有机可乘，試意搞垮香港。

2、功能組別的選舉，是要看对香港政府和市民的利害关系，如对香港有利就保留，如果都是反對派勝此就取消。全部納入直選范籌。

3、推選委員会只有低於1200人不可高於1200人，以1200人為适宜。提名師選精神之英最主要是能被中央接受可任命的特花人選。如：唐英年、梁振英、曾鈺成、譚耀宗、曾俊华、葉劉淑儀、鄭耀棠等。

四、在現有立法会席位上增至六十六全數席位。即2017年有可能參加普選的立法会席位人數是六十六名。讓功能組別在達至双普選之時全部消失乾淨。以上不足處望多提點斬寫此。

香港市民：（署名來函）

2007-10-6日呈上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26

政制發展並不是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席那麼簡單，而是市民對這種制度的認程及對國族認同的程度有莫大的關係。

年輕的特區政府，從殖民者留下的是殖民者的統治机器，跟本沒有什麼民主可言，民主政制从零開始，所以在基本法裡規定了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制度。

07年特區政府訂立了一套比較好的選舉辦法，希望一步一步發展民主，可是這一套辦法給一個教皇國欽点的地區樞机綑綁了5位立法會議員，而被否決了。為什麼一個教皇國的樞机可以控制我們25位立法會議員？控制我們的議會，甚至控制我們的立法机器？

看官們，朋友們，以上情況，你們猜得到嗎？我想你們是明白的。

所以我說，2012年不適合普選，祇能去用05年的方案選舉交為可行。

至於2017年普選，行嗎？我看不定，這要看2012年新選的政府首長及立法會議員能否為基本法23条立法而定。

基本法是一整套的憲制基礎，缺一不可，如果23未能去立法，辦政制發展祇能原地踏步。

註：基本法23条文明規定特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團体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团体建立联系」。

黎永祥 8-10-07

敬啟者：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以下意見：

(1) 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應盡快於二〇一二年以一人一票選出。

(2) 可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但必要以一人一票選出，可以選民職業劃分其界別，如學生（教育界）、家庭主婦（勞工界）。

(3)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由現時八百名選委再加民選區議員。

(4) 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取得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5%委員合格提名。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先生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意見如下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數 採用

第三類方案：由多於800人 增至1200－1600人

提名方式

第三類方案：最多 2至4名候選人

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時間表

第一類方案：在2012直接成立提名委員

會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用第一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

功能界別議席

時間表

第一類方案：在2012一步達至普選

（署名來函）

9－1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30

政制事務部局長：

本人生長在香港這個地方，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和諧之都，因本身对香港政制发展表達個人意見。

香港是一個複雜多变的知識型社會，近几年才提倡國民教育，國民意識亦很薄弱，現時提出的香港政制发展須按《基本法》規定，需按照循序漸进发展，以"先易後難"的形式，早些普选行政長官、立法会普选則隨後。

普选行政長官最快2017年，後立法會普选無時間表，选择這個時間有助选民对政制发展多些時間了解。

功能界别由功能界别提名直选產生。制定立法会普选方案保留功能界别均衡社會利益。

行政長官选举委员會的人数，可由現時800人的选举委员会增加至1200人並擴大代表界别，候选人2-4人。這是我個人对政制发展的意見。

（署名來函）

7-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逕啟者：

本人贊成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按照香港的实际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以先易後難的方式，穩步走向普选的目标。

根据香港的实际情況，建議在2017年後落实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选。

至於最終的普选方案，要充分吸納各界人士的意見，並体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市民：（署名來函） 蕭生

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Constitutional &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GO
Lower Albert Rd HKC
Fax 2523 3207

From KK Li

7 Oct 2007

R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uly 2007

Dear Sir

I've already commented on the above (3 pages) and sent them to you on 10 Sept. 2007 and said that I'll write again if I've more to say. I am doing it now.

The question that the people need to ask about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s simply whether or not we are now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My answer is NO. The basis for my reaching such a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The Basic Law gives us 50 years to practis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hile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capitalis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2. 2007 is only 10 years from th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When we come to mid 2017, we are then only half way through. What Art. 45 says is perhaps that it will be the time to think about "change" to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uch as to consider choosing the CE/SAR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question of election of legco seats should be delayed to 2037 if and when the general feeling of the community is one that clearly identify itself belonging to China

P-1.

3. Look at the issue in general now. There is this ample feeling of anti-China, anti-HK/SAR particularly in sectors like the media including RTHK taking the lead, the legal profession, so-called academic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4. There is yet no mood at all to put in place BL Art 23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own state; no willingness to hoist national flag other than the flag; considerable contempt to anything that aim to educate people to identify with their own country.

I suggest that when we actually see changes for the good of the state and all negative elements in para 3 & 4 then are under control & made to subside, then we can safely move on further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K K Liu

致

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人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建議

本人　　現為本港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本人之意見及建議。本人一向認為社會和諧，民生及經濟為大眾生活之最基本條件。現時民主的聲音雖然不斷提升，但本人確信要得到更大的民主必須按循序漸進推行，不可操之過急，應以不影響現時本港繁榮發展為最重要，故此本人提出以下建議：

1. 先普選行政長官，然後才舉行立法會普選
2. 行政長官應於2017年選出
3. 立法會可於2017年後普選

（署名來函）

二〇〇七年九月廿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34

逕啟者：

本人參閱"政制發展綠皮書"後，現提出下述意見：

香港的政制發展应當根据基本法規定的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进的原則，逐步迂向普选的最終目标。

建議以先易後難的方式，在2017年先落實普选行政長官，2017年以後再普选立法令，立法令的普选方案，要体现各方面人士能均衡參與的精神。

市民（署名來函）謹上

二00七年十月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有關香港普選問題，我的意見一定要案（基本法）循序漸進，有秩序的前進，有利香港繁榮穩定。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35

送致：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抄送：唐英年政務司長

敬啓者：

就香港特區政府於2007年7月11日公布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本人經細閱後對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方案兩方面有以下意見。

1. 普選行政長官模式

(i)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提名委員會應由多於800人組成，例如把委員人數增加至1200-1600人（即第三類方案），並盡可能引入各個界別，以增加代表性。

(ii)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

至於提名方式，應接受最多2至4名候選人（即第三類方案）。

(iii) 路線圖及時間表 -

有關普選特首的時間表，本人認為不能操之過急，並且應有良好的基礎及讓市民對普選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故本人覺得2017年普選特首為合適時間。本人認為香港應先經過一個過度期，讓普羅大眾對普選有透澈了解才進行，所以本人覺得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即第三類方案)才是適當時機。

2. 普選立法會模式

(i) 應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即第二類方案)。

(ii) 路線圖及時間表 -

就邁向普選的路線圖，也應給予一過度期，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即第三類方案）。

總括來說，本人認為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必須按照以下原則：

1. 符合基本法
2. 循序漸進
3. 兼顧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和各階層的利益

此致

（署名來函）

二00七年十月二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致 政制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林局長：

本人為一名醫生，我曾經與同業先進們討論過有關政制發展的問題，他們大多表示希望政制發展應該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的。

作為專業人士，我們十分關注到社會的和諧。由於政制發展涉及到本港將來政治前景及民生福祉等多方面重大問題，我們並不贊成過急和過激的訴求。

基本法中訂明"循序漸進"這個原則，這明顯地與西方政制發展較為吻合的。反對者似乎漠視了這個原則，也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目前立法會設有醫生界別的功能議席，作為醫生，我感到應有必要保留一些功能組別，這既符合均衡參與議政的原則，也是維護我們專業界別權益的保證。

我個人認為，這次"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是及時和有效的。

(已簽署)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治綠皮書散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在於於穩健的政治，近幾個月來，持續存在進行的政改呼籲，但在從現在開始 4 至 5 年內就進行振盪深遠的改革，似乎不夠謹慎，因此，如果一定要遷就部分人的言論，也不應在 2017 年以前進行立法會議普選，而應先從相對簡單的行政長官普選開始試行，此後進行深入評估，再就立法會議的選舉方式和時間付諸公論。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九月卅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對政制綠皮書之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固然需要參與，從這個角度考慮，對於正在討論的各種政改方案即便必須遷就，但本人以爲至少應充分遵守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謹慎本意，至少，在必須走向普選的前提下，也應該由簡入繁，2017 年以前，先把較爲簡單的行政長官普舉作試驗，待結束後，仔細加以研究檢討，逐步延及立法會議普選問題。況且，基本法中第四十五條已有明確規定，也較容易被黎民所認識。

至於將來立法會的組成，不單影響到立法基礎，更會直接影響政府財務撥款，而目前已有的功能組別也能起到吸納精英，充分代表各界別的聲音，不應過分削減。界別的存在有利立法思考更加全面，也符合均衡參與的基本原則，希當局於改變時慎而重之！

（編者註：來函附簽名共 2 個）

二〇〇七．十．二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40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咨詢

我的意見：

堅持按「基本法」的旋政方針，在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

先選好行政長官，後選立法會議員。

保留功能組別基制，按照普選進行。

(已簽署)

2007.10.4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To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rd Floor,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28 September 2007

Dear Mr. LAM

My Comments about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 I am of the view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CE) and all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2)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basic policies of the State regarding Hong Kong and the four principles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c Law c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wo elections:

(i)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ii)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ii)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iv)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3) To ensure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 CE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 method for selecting the CE shall involves four steps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attained:

(i) nomination of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i) nomination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iii) s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following nomination; and
(iv) appointment by the CPG

(4)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not less than 800 members should be form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basis as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for this complies with such principles as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and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laid down in Article 45 and Annex I to the Basic Law.

(5) When considering the method of nominating CE candidates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t sha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that the CE candidates nominated will be responsible to the CPG and the HKSAR.

(6) The nominations of CE candidates should be made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Moreover, the nominat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open and fair, and hence, all contenders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eir platform to all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then nominate the candidate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rough one-person-one-vote.

(7) A relatively higher nomination threshold should first be set to help forge consensus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only capable contenders with public support will get nominated, and will, thus, enable the public to discuss the platform of the candidates in focus.

(8)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should be limited to two to four at most through the nomination mechanism, for example:

(i) the two to four contenders who have obtained the greatest support from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become candidates; and

(ii) candidates should be required to secure nominations from at least one-fourth of all Members of LegCo and one-fourth of all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PC, and thus, there can be four candidates at most.

(9) After the nomination of candidates, the CE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on the basis of one-person-one-vote.

(10) Only one round of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held, and that a simple majority voting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The candidate who has receiv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valid votes cast will be elected. This can obviate the need to invest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to arrange for another round of voting by all registered voters, and avoid causing inconvenience to voters (and thus dampen their interest in voting).

(11)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CE of the HKSAR shall be selected by election or through consultations held locally and be appointed by the CPG. The power of appointment of the CE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s substantive.

(12)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Article 68 of the Basic Law as below

"The LegCo of the HKSAR shall be constituted by election. In addition, the method for forming LegCo shall be specified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13)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all be based on the model of retaining FC seats with changing the electoral method. it is worthwhile to retain the FC seats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forming LegCo is attained. FC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LegCo and in society.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brought the voices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ctors into LegCo and have, through their expertise, assisted LegCo in carrying out its legislative function and in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FC member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and FCs can mee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14)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first. The major reasons include

(i) it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community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model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particularly on how the FC seats should be dealt with.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model for electing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s less complicated. As the Basic Law has already provided a relatively clear framework, there is a higher chance of the community reaching consensus on the model for electing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Hence, the direction of "resolving the simple issues before the difficult on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taking forwar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first;

(ii) the design of Hong Kong's universal suffrage system must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an executive-led system[55]. On this premis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forming LegCo should only be dealt with after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has been implemented. Otherwise, it will affect effective governance by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iii) CE return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will have a stronger public mandate, which can enhanc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long run, this will be conducive to realising the principle of an executive-led system.

Yours faithfully,

(Signed)

(SIU Po-sang, Allen)

有关「政制发展绿皮书」的咨询我的意见.

政制发展关乎香港大事，要慎重研究决定.

特首是香港负责人，关乎香港安危.

选特首，选举委员会很重要，2012年选特首，太快了，我建議2017年选，待社会上多些时间蕴讓，至于立法会选举更複什，要推遲2017年后更适合，我再強调政制展发一定要循序渐進。

(已簽署)

2007年10月4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應必須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到香港的隱定繁榮為目的。故此必須能妥善處理兼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资本主義经濟的發展，遵循著一定步驟，有次序，和有秩序逐步的過渡前進，在不同期間的演变過程中作出檢討，必須循序漸進，更要：跟據香港实際情況發展，以保持繁榮穩定，社會和諧。

本人認為如要達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條件，先要有足夠相同理念，治港政治人才，在其中選出有责任心，和有承担，又能与中央溝通及得獲中央支持的人，才使令港人放心和信任。

行政長官的產生，絶不能操之過急，能要有

一套選舉制度必須符合「一國兩制」依据基本法的有関規定原則，和適合香港，我們就不應將任何特定的政治模式和時間。

我本人認為如果要社會對普選理解程度能達成共識，必需要经過一些時間去適應。在2017後按香港實際情況才進行普選行政長官比較合適。之後再考慮立法會普選。另一方面為保持立法會中有相互制衡和相互配合对立法机关中可维持一定影响力，及能確保社會各階層的平衡参与，因此各功能组别有必要繼續保留。

(署名來函)

5/1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對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意見

我們都是香港生活工作數十年、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市民，出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歷過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管治，也在日本侵略者的鉄蹄下生活過，亦看到過隔着深圳河的鄰居大陸人民受到共產党毛澤東專制折磨下的慘狀。因此，我們都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衷心追求者。

幾個月前，我們便讀了香港特區政府發出《政制發展綠皮書》，雖然我們都想提出一些意見，但因老邁年高，書寫不便而擱下。近日從傳媒中獲悉，此綠皮書發出已經多時，收到的意見書只不過幾千份，覺得顯然是貴局工作不夠深入之故。因此，今天我們儘管眼矇手顫，亦下筆寫此扼要的意見書，希望得到貴局的垂青，乃萬幸也。

1.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已向港英當局提出立法局議員必須普選的要求，至今已經二十年了； 1997 年特區政府成立至今，也已足十載。可見，就是如《基本法》所提「循序漸進」，時間亦夠長了。
2. 我們都是年逾古稀、即將年屆八十的老人，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機会親自投票選舉特首和立法会議員。
3. 我們的意見：普選行政長官，提名会的組成人數應該廣泛一些，最好爲 1600 人。
4. 我們的意見：普選行政長官，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可在 10 名以上。
5. 我們的意見：普選行政長官，拱名後普選方式是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6. 我們的意見：普選行政長官，路線圖及時間表，在 2012 年達至普選。
7. 我們的意見：普選立法会，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8. 我們的意見：普選立法会，在 2012 年一步達至普選。

專此。謹致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永久居民：

楊祿華 曾玉珍

2007 年 10 月 8 日

香港政制事務局.

香港的政制发展、不应系统不谜、不应拖延、这是关系到香港前途、港人幸福的大事、你们不应掉以轻心、否则会成为历史罪人。

香港的民主制度、最大毛病口讲、不行、最大缺点：就是从政治上没有真人人平等了。

我们希望：① 2012年应实行双普选。

② 要消失"功能组别"实行人人平等选举

③ 要实行真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就有议员的一票都是应同等动力、不应实行分组关票。

If the transmission is incomplete, please call / 如果此传真未能完成，请致电：

Telephone number / 电话号码：

Fax number / 传真号码：

(已簽署)

2007.10.3、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謹啟者：本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居住在香港生活了四十余年，也算得上是個老香港了。敝人熱愛香港，更希望香港有個和諧安寧的環境。但是在目前動蕩不安政治化環境下，令人不安，非港人之福！根據特區政府答詢網錄，敝人提出如下建議和希望：

(一) 先解決選出較容易的行政長官。

後選出較複雜困難的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

(二) 贊成在2017年諗以後（主要看社會和諧與市民共識）實行双普選，要符合基本法精神，「循序漸進」。

(三) 立法會要保持功能組別議員產生，維護其界別代表性，由其功能界別選取各種不同階別聲音，以示公平公正原則。

不希望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台灣（目前版本）

更不希望香港出現第二個黃國昌—陳水扁

敬意

敬

香港市民 七旬翁 (署名來函) 謹上

2007年10月8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54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敬對政計政制发展有如下意見：(一)政制发展不如急，适宜循序渐进逐步迈向普选目标，最好在2017后才落实普选行政長官，然后再普选立法会。

(二)以循序渐进方式用先易后难方法，最后落实双普选

(三)我还是认为2017年落实行政長官及立法会双普选为佳。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8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To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 Bureau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of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should be extended by another two months because of its complexity as well as the colossal impact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n our society. Moreover, I have doubt that whether all concepts and proposals in the Paper are totally in line with our Basic Law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yway, reading the Paper is not an easy job since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master the whole picture of our political future by choosing the "options" provided in each category.

My sugges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s:

1. By 2012, there should be a universal suffrage on the elections of our Chief Executive (CE) and the councillo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I think the Hong Kong citizens are mature enough to make sensible decisions.

2.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E should include the councillors of all the District Board (appointed membership should be abolished). This will increase the degree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process, hence increasing legitimacy of our CE.

3.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for the election of C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ncourage more qualified candidate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4. In the election of councillors of our Legislative Council (CE), all the seats sh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n 2012.

5.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be abo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existence of FC contradicts to the idea of universal suffrage as the memberships of some of the FC are extremely low. If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opinion of the existence of FC, I think it is quite sensible to defer the abolishment until 2017. However, if this is the case, I would suggest extending the membership of each Function Constituency so that every citizen equally has a vote in hand for the election of councillors from the FC.

From (Name provided)
7th October, 2007.

(Editor's Note: We are una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sender wishes to have his name published.)

對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我認爲應該：

☑在 2017 年或以后，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

☐在 2017 年以前，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

☐采取其他方式：

意見提交人（簽名）：　(已簽署)

2007 年 10 月 2 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我對政改綠皮書的建議:

3.18 (i)
提名委員會改由800名選委加上400名民選區議員共1200人組成.
3.26
提名委員會不少於100名提名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最多不超過三名
3.35 (i)
由獲得提名委員會內最多支持的三名參選人為候選人.
3.38
確定三名候選人後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3.39.(i)
只需進行一輪選舉由票多者勝出.
4.09
取第一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介別議席.
4.11 (ii)
以一人一票產生全部議席,不同政黨可按得票比例取得相應的議席數目.
5.15 (i)
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5.17 (i)
2012年一步到位達至普選立法會議員.
港區人大代表由目前36名增至80名應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署名來函)

2007.1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啓者：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咨詢意見

政府於今年 7 月 11 日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就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咨詢社會及市民的意見，本人藉此表達一些個人的看法，祈爲參考。

本人認爲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基本法已有明文規定，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最終將由普選產生。當年基本法起草，是經過廣泛咨詢，各階層討論達至的共識。

因此，本人認爲目前研究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按基本法規定辦事，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同時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時間問題，本人認爲實在不宜過急，應循序漸進，本人認爲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先行，因爲經咨詢社會較易達成共識，建議可在 2017 年推行普選行政長官。

但普選立法會議員的問題，本人則認爲究竟什麼時間適合推行，真的急不來，政制發展的方案實在需要社會的廣泛討論咨詢，要兼顧和體現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均衡參與，目前社會意見參差，不容易達成共識。

因此，本人認爲不應爲普選立法會議員硬性定下時間表，建議先推行普選行政長官，待經驗和條件成熟才推行普選立法會議員，這才是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這才是符合市民大眾的利益。

此　致

政制事務局局長

市民: (署名來函)
28/09/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建議

在現時經濟環境不斷向好下,不希望社會因政治問題出現大的動盪,我個人認同香港應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推動民主發展，但在這過程中，必須要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爲要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中維持「均衡參與」的大原則，確保各階層可通過不同途徑參政；在發展民主政治之同時，兼顧社會各階層界別的聲音。只有透過這樣全面和周詳的安排，才能真正保障香港人的共同利益,香港的安定繁榮有賴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共同努力，如要改變選舉辦法,應該是有利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兼顧各階層的利益。我覺得普選不要急在一時,即在2017年或更後時間才實行特首普選,然後按香港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立法會普選的時間。作爲香港市民,需要有充分的社會討論才進行特首普選，這樣才是循序漸進。才是符合及達到「基本法」定下之政制發展之大原則。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2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啟者:

對於政府推出的政制綠皮書， 咨詢市民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意見， 本人特來函提出一些看法。

本人認為香港政制發展要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同時需要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 循序漸進的原則， 以先易後難的方式， 穩步邁向普選的目標。

根據目前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本人建議在 2017 年後可先落實行政長官的普選， 建議擴大目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基礎，由現時的 800 人增加至 1200 人，候選人必須由選舉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並由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

而立法會普選， 本人認為應在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後才落實，本人認為不應為此設定時間表， 根據目前社會意見分歧， 難以在短期內達成共識。 因為， 本人認為制定立法會普選的方案， 必須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並能充分體現均衡參與， 廣納意見， 我認為目前立法會功能組別確有保留的價值。

(署名來函)

2007 年 10 月 4 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建議

我個人認同香港應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推動民主發展，但在這過程中，必須要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在現時經濟環境不斷向好下,不希望社會因政治問題出現大的動盪,而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爲要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中維持「均衡參與」的大原則，確保各階層可通過不同途徑參政；在發展民主政治之同時，兼顧社會各階層界別的聲音,功能界別更應保留現狀。

作爲香港市民,需要有充分的社會討論才進行特首普選，這樣才是循序漸進。才是符合及達到「基本法」定下之政制發展之大原則。只有透過這樣全面和周詳的安排，才能真正保障香港人的共同利益,香港的安定繁榮有賴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共同努力，如要改變選舉辦法,應該是普選在2017年才實行特首普選,然後按香港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立法會普選的時間。

(署名來函)

2007年9月30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啟者：

本人參加了三次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公開論壇，就此有以下意見；首先是普選是事在必行的，而且需要實踐才知道結果。以香港人過往面對不同的轉變，都可輕易面對和解決，本人想落實普選並非想像中難達成。不過，每樣事情都需要從小處或是容易的方面入手，所以本人支持在二零一二年先推行行政長官普選，而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將由八百人改為一千六百人，這才可以接納更多人才，集思廣益，挑選出賢能代表香港。

另一方面，本人贊成二零一七才進行普通立法會，而功能組別是具有代表性，能為每一個行業發言的，所以功能組別要維持原有，但功能界別是有需要作出檢討和重整。

以上是本人的心聲，希望可以盡快看到落實普選的成結，令香港國泰民安，更繁榮進步。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已簽署)

(函來名署)

謹上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回應

本人相信普選的理念是符合世界民主的原則，人權生而有之，選舉權不被剝奪是應該予以肯定的。然而，參選者的素質和理念如果不當，則在選舉制度下，可能出現被迫在不合適者中選出的困局。歷史早有明鑑，令歐洲人生靈塗炭的希魔也正是以一人一票選出的！我們不希望這些歷史一再重演！因此，普選的實行必須以合適的條件和充分的民主參與爲基礎，而非盲目的“民主”！

要保障人民普選的權利，必須在法治基礎上進行。當今部分立法者不但坐享市民的血汗，更貪瀆謀私，在人前仍大言不慚自號“民主”，我個人感覺到這並不是很好的民主社會基礎。而在這樣情況下產生的候選人，也易被野心家所利用。我對現時立法會議員未作貢獻，卻要求“加薪”這樣的醜行非常不滿，也不相信他們能夠給我們帶來真的民主！

至於行政長官，我認爲必須堅守“一國兩制”的方針，一心爲香港市民謀福祉才是合適。如果只聽令於外國政要，而羞爲國人的人，即使有普選上綱，也難免有誤，難道我們廣大市民願意爲這樣的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嗎？

綜合以上觀點，本人堅決認爲，循序漸進的政制發展才是香港的根本。如果未具條件，請勿奢談普選！假如大家都努力，營造一個更具法治，更具民主的社會，市民有更充分的共識，懂得分辨誰是誰非，普選即至！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文件

發件人 : (署名來函)

日期 : 2007 年 9 月 30 日

本人認爲:

由於本港推行公民教育尚短,而市民對政治的認知不深,我建議政府不要倉卒推行普選。

(1) 不應爲全面普選設定時間表,束膊了政制的發展。

(2) 2012 年之前,實行全面普選並不適當。

(3) 建議研究 2017 年或之後普選行政長官。

(4) 先在 2017 年或之後普選行政長官,才考慮普選立法會。

(5) 2008 年開始,應邀請國內及本港的專家,共同研究 及制定「全民國情及公民教育」,透過各渠道向市民宣傳,提升市民對政治的認知。

(6) 完善選民登記機制,最終達致全民登記。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　政制事務局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

本人一向比較關心香港的公共事務，也關注到政制發展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我個人認爲，政制改革是有需要的，但必須一步一步地發展，才可避免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

目前的政制模式已較回歸前大有進步，因此沿著這條路繼續發展下去，是有利於香港前途的。不過，我個人則認同基本法所寫明的“循序漸進”這一大原則。

也因爲這個原因，我建議應該於二零一七年之後逐步推行普選屬於較爲理性的做法，也令社會有更多時間去營造共識！

(署名來函)

二 OO 七年九月廿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逕啓者：

對於當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社會各界別， 各階層都提出了各類政改方案。 然而，香港社會對何時普選， 如何普選仍難以達成共識。

要打破目前的僵局， 關鍵需要我們用務實理性的態度， 研究制訂切實可行的政改方案。 對於政制發展， 本人認爲行政長官普選可以先推行，社會爭議不大，較易達成共識；但立法會普選則社會分歧頗大，短期內難以協調，產生一個社會各界都認受的可行方案.

本人認爲普選作爲最终目標，這已在基本法中列明，應該循序漸進，按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去推行，這才是顧及市民大眾和社會的利益.

因此，本人建議 2017 年推行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應在行政長官普選後得出經驗，再廣泛咨詢研究，待社會條件成熟才推行立法會普選.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08/09/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啟者:

對於政府推出的政制綠皮書，咨詢市民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意見，本人特來函提出一些看法。

本人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需要根據基本法規定，需要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訂定政制發展的方案，必須體現社會的均衡參與，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本人認為目前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確有保留的需要。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時間問題，本人認為實在不宜過急，應循序漸進，可以先推行普選行政長官，因為市民普遍接受和社會較易達成共識，建議可在 2017 年推行普選行政長官。

但普選立法會議員，本人則認為不應硬性定下時間表，目前社會意見分歧難有共識，建議在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後，待社會條件成熟才推行較為合適。

此　致

政制事務局局長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2007/10/08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啓者: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關乎到特區政府管治及施政的重要問題,是每一個香港公民必須重視的問題。因此本人對特區政府進行的諮詢工作表示支持。

但本人有以下三點意見:

1. 功能組別是吸收社會各界精英爲市民服務的途徑,政府不應在條件未成熟之下取銷所有功能組別議席,以保持社會的均衡參與;

2. 本人認爲普選是最終目標,但並非可以一蹴即就,政府應在取得社會全面共識的情況下推進普選的步伐。因此,我建議在 2017 年先行普選產 生行政長官,再於社會條件及市民有足夠認識,確保不偏離基本法原則和精神下,再研究立法會的普選問題;

3. 政府應致力改善與中央政府的溝通,努力實踐「一國兩制」,做好香港的本位,才能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而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政制的原則,本人也認爲這是重大原則,政府不能急於求成去發展政制,而令社會產生過多不穩定因素!

此致
政制事務局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發展」的幾點意見

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包括循序漸進發展及須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並符合本港社會整體利益，有利於建構和諧社會。

因此，本人強烈要求：

1. 在以上基礎上，先易後難推行普選，先選行政長官，後選立法會。
2. 行政長官可於 2017 年實行普選。
3. 政府應保留立法會功能議席，並應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進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事務局

關注「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

本人詳閱該諮詢文件，對該文件中提出的「政制發展」原則感到認同。但是，由於社會各界對政制發展的意見紛芸，有必要謀求整體社會的共識。

本人認同文件中若干點意見：

一、　普選必須完全符合基本法的循序漸進原則，並應先易後難地發展，以確保社會各界能夠凝聚共識；

二、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都應該於 2017 年以後實行普選，以便讓社會有更充足的時間去適應當中的變化，也更有利於香港的發展；

三、　政府應考慮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只有在社會完全適應後才逐步邁向普選。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啓者：

本人爲醫管局轄下醫院醫生。

自從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後，我經常聽到同業有不同的討論和意見。作爲專業人士，我在這方面有以下的看法：

1. 循序漸進原則：任何民主社會都是經歷政治的發展過程，因此"循序漸進"是符合社會需要的做法；

2. 社會適應原則：我發覺現今香港社會上，政黨及議政人士就政制問題爭議不休。但是按照行政長官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想法，爭議並不能解決問題，社會應尋求更多的共識。只有在共識下發展政制，才是健康的政制！

3.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清楚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因此，可以考慮在二零一七年以普選選出行政長官，也是符合香港政制發展需要的。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四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　政制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我對綠皮書的看法

這次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使我感到社會上雖然對這個問題存在許多不同意見或紛爭。但基本上大多數香港市民都認同循序漸進的政制發展模式。

而諮詢文件中提到有些人希望在 2012 年或 2017 年進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我本人認爲這並不是時限的問題。因爲任何政制的改變，一方面必須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精神（憲法精神）；另一方面，政制改變需要社會共識及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再者香港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之一，我們也應考慮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行政長官作爲特區之首是必須在尊重「一國兩制」的方針。

因此，我建議作出先易後難的安排，可於 2017 年或以後，先行普選出行政長官，再於其後推行立法會的普選，應合符國家及特區兩方面的整體利益，也有利於營造和諧的社會。

(署名來函)

2007 年 9 月 24 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改革意見

維繫經濟良好運行有賴審慎安排的政治制度。這也是每一個香港公民必須重視的問題，因此，本人作爲一名公民參與期間，深感榮幸。

對於目前提出的各種政改方案，本人認爲當以謹慎著爲優，其中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三個基本層面：

首先，嚴格遵守基本法所設定的循序漸進原則；其次，在此基礎上，由簡入難，先從組織似應相對簡單的行政長官選舉入手，2017年以前暫時不涉及觸及面更爲深遠，涉及人員更加廣泛的立法會議普選問題。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8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人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十周年。在十年的歲月裡，金融風暴、沙士、禽流感…特區政府背靠著祖國帶著港人走過難苦的歲月。今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百業興旺，成績得來不易，作爲香港的主人翁，也應爲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表達個人的意見，意見如下：

(一) 政制發展改革的基本原則

※ 政制發展的改革必須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進行

※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列明普選模式要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

(二) 對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意見

※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２０１７年以後達至普選。

※ 分階段在２０１７年以後達至普選，保留功能界別議席。

(三) 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意見

※ 「提名委員會」人數以８００人較爲適合，產生過程亦應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

※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方式，本人認爲應不少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２５%。

※ 提名後的普選人提名方式，候選人應由市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讓每一位合格選民均有機會投票參與選出行政長官。

本人贊成普選模式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平穩發展、循序漸進絕不能一步到，並衷心希望香港各界能凝聚共識，使政制改革得以向前發展。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5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XIAMEN (H.K.) LTD.
香港北角渣華道18號嘉匯商業大廈六字樓
6/F., Carnival Commercial Building, 18 Java Road, N.P. Hong Kong.
電話 Tel: 2806 1848, 2806 1898 傳真 Fax: (852) 2806 2382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

香港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香港廈門聯誼總會個人會員 1000 多人，還有 11 個團體會員，本會組織理監事學習討論，徵集廣大會員鄉親的意見，對香港政制發展發表意見如下：

香港政府遵循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提出了香港政改方案，這原本是一個香港政治體制循序漸進發展的務實方案。然而反對派在 2005 年年尾於立法會捆綁，否決了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導致2007和2008年選舉的原地踏步，從而也影響了2012年的民主進程。香港要保持繁榮穩定，政改則必須在現有基礎上平穩有序地逐步向前發展。2007 年和 2008 年選舉的原地踏步，導致 2012 年的不可能一步到位普選，拖慢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完全是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造成的。

我們完全同意在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定落實普選的模式時，必須確保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在《基本法》下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也就是：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適合香港實際情況，以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對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意見如下：

一、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1、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數：

同意第三類方案：由多於 800 人組成，如把委員人數增加 1200-1600 人。

2、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同意第三類方案：最多 2 至 4 名候選人

3、路線圖及時間表：

同意第三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以後達至普選。

二、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1、同意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2、路線圖及時間表：同意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 2016 年以後達至普選。

我們深信廣大香港市民是愛國愛港的，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下，根據基本法的原則，在香港特區政府和廣大港人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能夠在政制發展這一關係香港市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達成廣泛共識的。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全港各區工商聯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LIMITED

本函檔號：2007AS/002/0930

電話：3188 4398
傳真：3188 4389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敬啓者：

全港各區工商聯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反映

「全港各區工商聯」由香港各區內具有代表性的工商團體及專業人士所聯合組成，合計會員逾千人，可說是香港工商界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組合，本會於 1993 年註冊成立；團體會員分佈 9 個區域，計爲：觀塘、東區、黃大仙、葵青、深水埗、荃灣、新界東北區、沙田及九龍城區組成。現屆會長馮翠屏女士；創會會長楊孫西博士,GBS,JP；歷屆會長包括：楊孫西博士,GBS,JP、盧文端博士,BBS,JP、蔡德河,MH 及陳東博士,SBS,JP、陳金霖,MH。

本會既由香港各區商會聯合組成，當中包括工商界中小企，覆蓋面很廣泛，因而功能兼具地區性與全港性兩個方面。而本會不但關注各區問題，亦會顧及全港性的工商事務，所以「全港各區工商聯」的接觸面可說是遍及全港各區。另一方面，本會成立的目的都是爲了團結各區的工商團體，共同研討工商界及社會關心的事務，從而向政府反映

有關意見。

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本港的政制發展，以及產生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路線圖和時間表向公眾蒐集意見，本會亦就上述議題向本會會員發出問卷調查，藉以將中小企及工商界的意見向政府反映。

首先，就雙普選問題而言，根據本會問卷調查表示本會絕大多數會員是支持政府按照《基本法》規定，最終香港實現雙普選的。大部分會員認爲必須遵從循序漸進、先易後難的原則，有關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方面，最快在二零一七年才實行特首普選，有利本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同時將有助平衡社會各階層不同的意見及利益。

提名委員會方面，本會多同意以現有的八百人選委會增加至 1,600 人作基礎，再加入不同界別人士及原有界別上增加名額以作擴充，例如：中小企業商界人仕，它是佔香港的經濟支柱重要地位，所以商界在選委會應增加席位，藉此體現均衡參與原則，使到社會上各地方及功能人士能表達意見，從而進一步加強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讓社會各階層人士更廣泛參與行政長官的選舉事務，同時反映各界人士對香港經濟的重要貢獻。

立法會普選方面，有關功能組別的問題，本會會員大多數均表示現有應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並十分認同功能界別議席在立法會內一向所發揮的議政功能以及能爲本港的發展作出平穩的意見。最後，在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及時間表中，本會亦大多同意體現行政長官達至普選後，再作討論。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祖庇利街一號喜訊大廈6樓604室　電話：(852) 3188 4398　傳真：(852) 3188 4389
Room 604, 6/F, Haleson Building, 1 Jubile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Email: hkcnia@yahoo.com.hk

全港各區工商聯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LIMITED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而言，不但綜合了香港各方、各界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並提出多個方案給公眾選擇，是顯示了特區政府處理香港政制發展的態度是務實和進取的，希望政府早日訂出選舉時間表及路線圖以滿足市民對政府發展的關心，同時各界亦應本著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的精神和香港的實際情況，爲香港的政制發展提出富建設性的提議，推進政制健康發展。

香港的安定繁榮有賴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政制發展的大前題；除了應有利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亦需兼顧各階層的利益，保障資本主義在香港長期存在和發展。最後，感謝香港特區就《政制發展綠皮書》做了大量工作，爲港人謀福。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秘書處聯絡爲荷；電話: 3188 4398。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全港各區工商聯

(已簽署)

會長　馮翠屏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祖庇利街一號喜訊大廈6樓604室　電話：(852) 3188 4398　傳真：(852) 3188 4389
Room 604, 6/F, Haleson Building, 1 Jubile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Email: hkcnia@yahoo.com.hk

香港一四川聯誼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ichu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Company Limited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後，已經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別和團體廣泛討論及表達意見，這是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本會謹此對香港政制發展表達以下意見：

1、政制發展必須符合香港國家憲制中的法律地位。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我國憲法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13)項的規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要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和 2004 年人大釋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要由人大常委會決定，如果作出修改，有關法案最終須經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方可生效。這都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政制具有決定權。

2、立法會的普選在行政長官普選之後比較合適。從法律規定來看，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作了明確規定，而對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則未來具體規定；從操作的技術層面來看，行政長官普選只涉及到一個人，而立法會普選則涉及幾十人，更涉及到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從社會民意來看，目前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分歧較少，策發會討論已形成了「先易後難」落實普選的共識，而對立法會普選模式的分歧較大。鑒於立法會普選模式有待香港社會以更多時間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因此，立法會普選時間應在行政長官普選之後。此外，還要考慮到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需要一些時間進行磨合，如果立法會先實行普選或同時實行普選，可能導致政治體制不穩定。

3、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普選行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目前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並且經過了十年的實踐檢驗，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認同。香港社會有不少意見認爲將選舉委員會作爲未來提名委員會組成的藍本，這些意見是有道理的，值得予以重視。

香港一四川聯誼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ICHU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COMPANY LIMITED

香港-四川聯誼會

2007 年 10 月 4 日

~~香港花園道 1 號中銀大廈 40 樓 40/F, Bank of China Tower, 1 Garden Rd, HK~~ 電話／Tel: 2867 1313 傳真／Fax: 2868 1669
香港夏慤道 18 號海富中心第 2 座 23 樓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十九號環球大廈1403室
Room 1403, World-Wide House, 1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el: 2826 0111 Fax: 2845 2521

A2571

8 October 2007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ar Sirs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is in full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KSAR's political structure along the following four guiding principles leading to the final goal of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1.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2.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3.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4.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We understand that our members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Green Paper with their views separately.

Yours sincerely

(Signed)

Louis Loong
Secretary General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 LTD.
灣仔蘭杜街二號麗都大廈二樓E座 電話：2528 5197 傳真：2866 3689
電子郵箱：cra@hkcra.com 網址：http://www.hkcra.com

我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致政制及內地發展事務局局長：

作爲香港市民和民間團體，對未來的政制發展深表關切和關注。政制問題已經困擾香港達二十年了。我們希望能夠早日達成共識，妥善解決。這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穩定繁榮，改善民生，創造社會和諧十分重要和關鍵。

因此，本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有如下幾點簡短意見。

〈一〉香港政制發展必須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 要在<<基本法>>規定的框架內進行。
二． 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三． 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符合香港在國家憲制中的法律地位。
四． 要體現均衡參與，
五． 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六． 要有利於維護行政主導原則。
七． 要符合循序漸進原則推行普選。

〈二〉對於兩個普選時間問題。自二〇〇五年政府第五號政改方案遭到捆綁式否決政改原地踏步之後，就意味着二〇一二年不可能實行普選。若不，就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從三步走變成一步走。有違循序漸進原則。我們的意見要在二〇一七年後才可推行普選。

〈三〉普選採用先易後難形式，先作行政長官選舉，然後是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候選門檻宜高不宜低。提名委員會提名應是機構提名，而不是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只有機構提名，才能做到廣泛性及具代表性。確保候選人能被中央接受，在普選行政長官時應加入篩選機制。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 LTD.
灣仔蘭杜街二號麗都大廈二樓E座　電話：2528 5197　傳真：2866 3689
電子郵箱：cra@hkcra.com　網址：http://www.hkcra.com

對於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必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兼顧各方利益。香港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工商界，以及勞工、文化、宗教、專業等界他們所作出的貢獻和發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們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和地位。立法會不能沒有他們的代表及議席。因此，本會支持和贊成立法會選舉必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

最後，下列是本會

對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意見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我們贊成由 800 人組成

提名方式 - 候選人數目：

我們贊成 2 至 4 名候選人

推行普選時間：

我們贊成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達至普選

對普選立法會方案的意見

我們贊成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

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推行普選時間表：

我們贊成在 2017 年以後達至普選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十月六日

香港郵政署
高級郵差職工會
HONG KONG POST OFFICE SENIOR POSTMEN UNION

本工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我工會十分關注本港政制的發展方向。

以下是本會同寅對這份諮詢文件的意見：

1. 政制發展應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發展，任何改變應先取得社會大多數市民的共識；

2. 我們認爲應以先易後難的方式解決政制發展中的爭議，先普選行政長官，再普選立法會議員；

3. 有必要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尤其是勞工界組別的議席，這是確保勞工界利益及聲音能夠繼續參與社會事務及均衡參與的所需；

4. 行政長官可以不遲於 2017 年以普選產生，並以一個有充分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推舉及選出。

此致
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香港郵政署高級郵差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2/F, CHENG HONG BLDG., 47-57 TEMPLE ST., YAUMATEI, KOWLOON. TEL:770 3676 FAX: 770 3617

郵務署郵務員職工會

地址:九龍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樓 2/F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本工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這次綠皮書內容是相當清晰的。我工會認爲，政制發展的方向對公務員是具有相當的影響的，必須在社會上作出充分的討論。

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凝聚市民的共識：

1. 政制發展關乎到民生福祉，不應急於求成而不顧社會大眾的接受能力；因此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六十八條規定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

2. 我們支持普選，而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方針的組成部分，選出合適的行政長官人選是「一國兩制」有效執行的保證；因此，特區政府應安排不遲於二零一七年以普選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3. 社會穩定因素是政制發展中的重要因素，爲保持和諧穩定的社會，立法會普選應安排於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之後進行。

此致
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郵務署郵務員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ASSOCIATION FOR HONG KONG CATERING SERVICES MANAGEMENT, LTD.
地址：九龍灣宏通街 2 號寶康中心 2F 13-14 室 電話：2753 6703
http://www.hkcsm.com 傳真：3171 1283

致：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餐協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林局長：

您好！特區政府於 7 月 11 日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也引起香港餐務管理協會的高度重視，餐協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建議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在 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有利香港整個社會和政治運作，獲得同業的贊同。

餐協最新一期資訊(見於 10 月 2 日香港商報 A7 版)的頭條文章特以《平衡參與共建香江》爲題，指出飲食界功能組別的代表把業界的聲音帶入議會，反映了業界的訴求，維護了合理的權益，對業界是作出貢獻，因此現階段有必要保留功能組別，但不排除在適當時改革。
(有關文章隨函附上)

如有任何垂詢，可致電 與本人楊位醒聯絡。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

楊位醒

2007 年 10 月 9 日

The Association for Hong Kong Catering Services Management Limited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平衡參與共建香江

石 健

香港飲食和食品行業有二十多萬從業員，若連同其家庭成員一同計算，這個行業的興衰其實與近一百萬人的福祉息息相關。

在上個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聽取團體意見，本會主席作爲飲食界代表，指出功能組別的設立，對香港整個社會和政治運作都有價值，現階段有必要保留，但當然不排除在適當時間逐步改革。而對飲食業本身而言，功能組別的代表把業界聲音帶入議會，反映了業界的訴求，維護了合理的權益，對業界是作出貢獻的。

截至 2004 年，香港共有 28 個功能界別。各個功能界別的選民登記資格都不一樣，有些界別作個人投票、有些作團體投票。從實際情況看來，一個健康的社會是需要平衡多方面不同的利益，而引入各界的代表議事可以使議會議決更有廣泛代表性。同時，功能界別亦吸引界別內專業人士參政，提高了議事的質素。

專業知識監察運作

說到功能組別，資深評論員張志剛先生指出它的設立，「不是由九七年回歸之後才開始，早在港英政府時已是香港政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委任立法局議員的年代，其委任的原則，也是按當時社會和經濟結構重要的界別來委任，務求不同界別、階層和專業都有代表人物於立法局當中。及後推行選舉，政府把委任議員的權力，交回由該界別和專業的選民或成員選舉代表進入立法局。這個做法沿用至今。所以在討論功能組別存廢時，除了體現民主普選的精神之外，也要兼顧到香港獨特的政制發展歷史以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按照現時立法會直選產生的議員背景來劃分，張志剛指出：「他們的專業和職業是高度集中在法律、教育、社工和傳媒四個界別，如果以香港四大經濟支柱行業來比較，具其中行業背景的直選議員寥寥可數。銀行、金融、物流、商貿、旅遊的人員，都很難透過直選途徑進入立法會。如果全部議員通過直選產生，這種偏重某幾個界別的形勢會否持續，還是有所改變，我們目前很難可以下結論。如果立法會的構成完全向三幾個專業或行業傾斜，這是否符合民主的精神？實際上，立法會又是否具有充足而廣泛的專業知識去監察政府的全面工作？ 」

飲食業易成箭靶

多年來種種事實，讓我們看清了某些議員爲了要討好選民，往往不會全面考慮問題，只是站在所謂「道德高地」，不管行不行得通就亂出主意，「語

不驚人死不休」，而飲食業因爲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很容易就成了「箭靶」。

舉例來說，曾有些議員看到破欠基金被某些不良僱主濫用，他們不是去研究如何修改漏洞，而是提出特別要飲食業建立保證金制度，結果後來因可能涉及歧視問題才作罷。

亦曾有新開業商場有間麵館發生了食物中毒現象，一些議員立即起哄，說成爲「國際笑話」，提議要研究收緊發牌制度，不發牌給「偷步」經營的食肆。其實，別的城市就沒有食物中毒事件？爲什麼發生在香港就成爲「國際笑話」？正如某專欄作家指出：「說話背後，是論者語言和思維的貧乏，他才是笑話」。而把食物中毒歸咎於有牌與否，邏輯上也說不過去。

對於食肆全面禁煙，許多業界朋友從市民健康角度出發，原則上是支持的，但提醒政府執行時要有配套，要考慮得週詳些。當年飲食界張宇人議員敦促政府進行「吸煙房」的研究，有助解決一刀切禁煙的問題。某些「民選」議員對此嗤之以鼻，拍心口說從外國經驗證實，食肆禁煙後生意必升，不必作此等考慮云云。結果如何？近期一項由理大科技及研究公司的調查，抽樣訪問了 560 家食肆，結果 41%生意額較去年同期下降，40%相若，只有 19%表示有所增加。至於卡拉 OK 更是重災區。事實證明如果有關方面早點考慮業界代表的意見，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食品營養標籤制政府研究了 6 年，先後有三個不同的討論方案，首兩輪一直堅持「熱量＋9 核心營養素」。其實彈丸之地的香港，食物幾乎全靠進口，又無足夠的食品和營養科技人才，憑什麼去訂立比食品法典委員會和世界絕大部份國家都嚴格的規限呢？外國廠商又怎可能會因爲這個小市場而修改其本身標籤呢？專業界別的議員已一早提醒政府有關方面要慎重行事，而「民粹」派的當然爲方案喝采叫好，結果如何？最終許多問題解決不了，食物業界大力反對，外國領事聯手向港府施壓，食衛局發言人唯有稱原來方案「步伐過急」，將原定的立法時間延後，再圖後計。

賢能政治有認受性

種種事實證明，光有所謂「良好意願」但罔顧實際情況，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市民和香港整體利益，而專業的功能組別選舉恰恰可以將不同的類型聲音帶入立法會中，表達社會中不同的階層對政府施政的意見，使立法會能有更多不同類型的人士監察政府，有助改善施政，制定更合適，更符合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策，長遠令市民大眾受益。

施政管治應考慮賢能政治。專門研究政治哲學的凌友詩博士指出：「考慮政治問題，不能只有「數」的觀念而沒有「質」的觀念。數量是形式的，質量是實質的。因此，任何一個成熟的政治體制都不能只具有形式而不談實質。」「目前香港立法會內由直選及功能界別混合組合的這種形式，有點類似外國的上下議院合議制。功能團體與委任代表多是在自己行業裏努力有成的人，從這個角度看，就是一種「賢」，它是有認受性的。所謂「均衡參與」，

實不僅是各方利益的均衡，更應該是尊重所有客觀的因素，把他們容納在政治體系之中用以建設我們社會的一種均衡。對於當前政改之中冒升的一股不尊重賢能、不尊重科學與專業的盲流，我們一定要以真知予以拒絕。」

香港是我們的家，香港這一片土地是不是還能成爲我們下一代安居樂業的地方，有賴我們當下理智的堅持。希望業界朋友在這方面都認真思考，創造一個百家欣榮，和諧共鳴的美好香江。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

A2576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F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關注本港政制發展問題，並希望對“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文件給予意見：

1. 關於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我們認爲應當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二零一七年先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然後才普選出立法會議席；

2. 勞工界在立法會的議席是保證廣大勞工的，既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也是區域直選不能代替的；

3. 香港社會需要和諧的政制發展，而根據基本法制定的原則循序漸進發展本港的政制才是真正符合社會的需要。

此致
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STAFF ASSOCIATION
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海事署華員職工會
MARINE DEPARTMENT CHINESE EMPLOYEES UN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九龍油麻地文昌街文前樓3字樓
電話：2384 2158

敬啓者：

政制發展立場

本會就政制發展强烈要求如下:

1. 先易後難: 先普選行政長官； 後普選立法會。
2. 行政長官不應遲於 2017 年實行普選。
3. 立法會應在 2017 年以後實行普選。

此致

海事署華員職工會
理事長
陳萬如 (已簽署)

2007 年 9 月 27 日

A2578

政 府 僱 員 工 會
GOVERNMENT STAFF UNION

我們的意見

敬啓者：

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已一段時間，社會上也有充分的討論。然而，我們看到社會上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問題仍存在不同的意見。因此，本工會認爲有必要表達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立場：

1. 普選安排應遵守基本法訂明的循序漸進方式，政府應避免急於求成而造成社會不穩；
2. 行政長官的普選舉可考慮於二零一七年或以後進行；
3. 在維護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立法會的普選。這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

政府僱員工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會址：九龍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樓 2 字樓
電話：770 3676　圖文傳眞：770 3617

辦事處：香港軒尼詩道 480-482 泰港大厦十二樓 C 座
電話：891 2144

致　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發展綠皮書」建議

　　工會是由　　員工所組成的工會，會員列冊人數有　　多人，本會宗旨是以團結互助友愛的精神，共同謀取福利。本會更支持一國兩制，爲香港穩定繁榮，建設和諧社會作努力。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本會從社會和諧、民生及經濟穩定發展爲基礎考慮，總結所得建議，大多數會員都認同民主聲音雖然是不斷提升，但民主發展與及落實普選，就必須要循序漸進，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並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最爲重要。因此致函貴局以表達本會對政制發展的一些建議：

一) 政制發展必須按基本法安排，根據本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行，使各界別和各階層能承受，才能安穩發展。
二) 急速的政制發展，會影響民生、政治及經濟，也令市民無所適從，因此本會建議在二零一七年先試行普選行政長官。
三) 待確保合適人選擔任行政長官，妥善處理中央和特區各階層關係後，才進行普選立法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已簽署)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僱員總會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F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A2580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事務局

本會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僱員的工會。對於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文件。本會意見如下：

綠皮書當中雖然收集了社會各界不同政見、不同取向的團體或個人的意見，我們支持對於政制發展作出廣泛的諮詢和討論。

我們認爲：

1. 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應該在基本法規定下，按照「循序漸進」原則發展，而且必須依照香港社會實際需要而作出；
2. 對於社會上部分人士要求2012年進行普選，我們應爲目前並未具備相關的社會條件。
3. 作爲公務員組成的勞工團體，我們強烈要求保留立法會功能議席的選舉，這是體現均衡參與的重要一環。至於全面的普選，我們認爲應該在社會普遍達致共識下方可進行，任何急於求變的做法都有可以影響社會的穩定。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僱員總會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僱員總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

A2581

政 府 建 築 署 人 員 協 會

Government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ployees Association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118-120 號業廣商業大廈 4 字樓

4/F., Landwide Commercial Building, 118-120 Austi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電話：2770 3676　　傳真：2770 3617

網址 www.asdea.org.hk　　電郵 info@asdea.org.hk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建議

本會爲公務員組成的工會，對本港的政制發展一向十分關注。「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後，我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這個議題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封信表達本會同寅對政制發展的一些建議:

一、　政制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安排，以循序漸進方法推行。而政制的改革應考慮本港各界別、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也應根據本港實際情況作出相對應的方式；

二、　急速的政制變化，既影響民生、政治，也令市民無所適從，因此，本會認爲二零一七年開始試行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較合適；

二、　至於立法會選舉，應在確保在合適人選擔任行政長官後，妥善處理中央和特區各種關係的情況下才應推行普選。而本會也認爲直選並非普選的唯一標準，一切符合基本法中規定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都是合適的。最重要是能夠做到市民及各界別有機會均衡參與的基本原則。

政府建築署人員協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A2582

香港政府水務署職工會

會址：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傳真：2770 3617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意見

本會是一間愛國愛港的工會，會員來自政府水務署各個職系的員工。本會一直關心香港的政制發展，自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以來，我們進行廣泛討論，收集意見概括如下：

一、 政制發展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深遠影響，應按部就班，根據香港的社會實況進行。

二、 政制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安排，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本會認為行政長官不應遲於2017進行普選，立法會則可考慮2017後年進行普選。

三、 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特別是勞工界別，以給予社會不同社群均衡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香港政府水務署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政府衛生署員工協會
STAFF ASSOCIATION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眞：2770 3617

敬啓者:

政府衛生署員工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之意見

本會一向關心特區政府施政，對香港的政制發展尤其關注。今次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對香港市民有著深遠的影響，本會細閱有關內容後發表意見如下：

首先，全面參與儘管是一種良好政治的必要保障，但鑒於香港目前的政治派系分野，改革不能急進，而應先宜後難，逐步擴大參與範圍，方爲穩重之舉。在這基礎上，本會認爲行政長官不遲於2017年實行普選，而立法會則於2017年實行普選。

另外，本會認爲有必要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尤其是勞工界組別，以確保勞工界利益及聲音能夠繼續參與社會事務。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已簽署)

政府衛生署員工協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HONG KONG CUSTOMS AND EXCISE STAFF GENERAL ASSOCIAT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意見

致 政制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林局長：

本工會強烈關注有關本港政制發展的討論。我們認爲，只有和諧的政治環境，香港社會才能平穩地發展。急促的政制發展是會令到市民無所適從的。

我們認爲，只有堅決遵守基本法訂明的循序漸進原則去發展本港的政治體制，才是真正符合本港的整體社會和各界的利益。

行政長官是履行基本法，向中央政府及本港市民負責的角色。應在符合民主選舉原則下產生。基於本港目前的實際情況，二零一七年進行行政長官普選是合適的安排。

立法會現有的功能組別議席是廣泛有效吸引精英投身社會服務的橋樑；尤其是勞工界別，更是有效將廣大勞工聲音帶入議會的保證。故此全面撤銷功能組別議席明顯是不符合本港實情的。在上次政制改革方案被少數人推翻後，二零一二年進行普選是不實際的。因此，立法會普選也應安排於行政長官普選後舉行。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主席：陳志光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A2585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會址：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傳真：2770 3617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意見

本會一直關心香港的政制發展，我們認為政制發展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深遠影響，因此希望透過這封信表達對政制發展的建議：

一、 政制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安排，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

二、 政革不宜過急，本會認為不應遲於2017進行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則可考慮2017後年進行普選

三、 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給予社會不同社群，特別是勞工界別，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

GOVERNMENT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STAFF UNION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政府機電工程署僱員工會

2007年10月3日

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
GOVERNMENT, ARMED FORCES & HOSPITALS CHINESE WORKERS UN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致　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建議

本會爲公務員／醫管局員工組成的工會，對本港的政制發展一向十分關注。「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後，我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這個議題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封信表達本會同寅對政制發展的一些建議：

一、　政制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安排，以循序漸進方法推行。而政制的改革應考慮本港各界別、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也應根據本港實際情況作出相對應的方式；

二、　急速的政制變化，既影響民生、政治，也令市民無所適從，因此，本會認爲二零一七年開始試行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較爲合適；

三、　至於立法會選舉，應在確保在合適人選擔任行政長官後，妥善處理中央和特區各種關係的情況下才應推行普選。而本會也認爲直選並非普選的唯一標準，一切符合基本法中規定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都是合適的。最重要是能夠做到市民及各界別有機會均衡參與的基本原則。

政府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一日

PHUDA 香港公立醫院、衛生署及大學醫生協會
Hong Kong Public Hospital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Universities Doctors Association

A2587

R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e are Hong Kong Public Hosipital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Universities Doctors Association (PHUDA).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ur members had made some discussions on that paper, and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CE) and all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However,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basic policies of the State regarding Hong Kong and all the principles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c Law c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wo elections:

1.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OF HKSAR;
2. TO MAK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3.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and
4.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So, We considerate:

1.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first;
2. CE election and LEGCO: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Step by step in phases after 2017;
3. ANY Universal suffrage have to in the light of the four principles of Basic Law;
4. To keep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to ensure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society of HKSAR.

For PHUDA

(Signed)

Chairman
24th Sept., 2007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3號正康大樓2字樓
2nd Floor, Cheng Hong Building, 47-53 Temple Street,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770 3676 Fax: (852) 2770 3617 Website: www.doctors.org.hk

A2588

香港公共醫療員工協會
Hong Kong Public Medical Staff Associat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 2 字樓
2/f, Cheng Hong Bui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 Tel：2770 3676　　圖文傳真 Fax：2770 3617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事務局

本會是本港　　醫管局員工的工會。就最近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文件。本會有以下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是關乎到本港能否有一個更平穩、和諧的政制，以達致推動社會發展極其重要的一環。

我們看到，綠皮書當中收集了社會各界不同政見、不同取向的團體或個人對其發展模式、時間表、路線圖的良性討論。本港政制模式的轉變，對社會整體，包括政治、經濟、民生等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是社會各界在慎重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需要下作出的選擇。

我們認爲：

一、我們認同在香港最終實行普選的方向，在基本法規定下，任何政制的發展都不應背離「循序漸進」這一大原則！

二、政制發展步伐應根據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出發，在穩定社會及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前提下，可考慮先普選行政長官。至於立法會普選問題，應待行政長官普選後，在適當的社會條件下進行。2017 年後進行比較合符合現實。

三、作爲勞工團體，我們認爲功能團體是體現均衡參與所必須的。是社會各界在立法會中的聲音，所以我們要求保留立法會功能議席的選舉。

香港公共醫療員工協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

聯友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
UNITED FRIENDSHIP TAXI OWNERS & DRIVERS ASSN LTD.

A2589

就「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所發表的意見

政府現正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政制發展諮詢市民意見. 而本會是香港近二千名市區的士個人車主之聯合組織, 我們深明香港發展民主是大勢所趨.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最終會達至普選產生爲目標, 這是無可置疑. 但必需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地進行. 雖然有部份人士比較急進, 希望於 2012 年進行全面普選. 但這必然會損害香港長期以來工商合作下所取得的經濟成果, 部份政客會爲一己私慾搧動某些界別或階層人士, 妄顧投資者之願望及全港市民利益, 以不理性對抗性的激烈手段制造社會矛盾及分化, 使各行各業處於混亂局面和各項投資卻步, 最終將影響全港市民利益. 因此香港現實環境極需要一個循序漸進及兼顧各界利益的政制發展方案.

綜合本會委員和會員之意願向委員會提供下列意見:

(一) 「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存在的國際公約, 所以香港的政制改動, 都必須符合國家憲制, 我們認同中央對香港政制的發展擁有最終決定權, 不可能由香港單方面作出決定, 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在諮詢期結束後, 準確地將市民的意見向中央政府反映, 讓中央政府認同我們設定一套符合香港長遠發展的民主政制方案, 以便落實推行.

(二)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 因此一切香港政制的發展都必須遵循基本法的原則和規定. 循序漸進地達至立法會及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 不能以急進的步伐推行. 本會認爲可首先在 2017 年推行行政長官普選. 提名委員會增至 1200 人, 參選人至少應獲得不少於 300 名委員的提名, 方能參與競選.

(三)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 不能因爲推行任何政制的發展而影響香港的地位, 工商業及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 任何政制的設計均不應妄顧投資者和專業人士, 這群箴默人士之意見. 因此立法會功能組別應繼續存在.

(四) 因爲目前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識薄弱, 容易受週邊環境及個人利益而作出不明智決定和選擇, 因此我們認爲立法會實施全面的普選日期在 2020 年或以後, 待香港市民政治思維比較成熟時推行比較合適.

以上四點是聯友的士同業聯會有限公司提出的意見, 以供備案.

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

A2590

HOSPITALS CLINICS AND NURSING WORKERS UNION

會址：九龍油麻地廟街 47-57 號正康大樓 2 字樓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會就政制綠皮書之意見

香港的政制改革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必須結合社會實況，循序漸進，以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本會閱讀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後提出意見如下：

一、政制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地進行。
二、政制改革不宜過急，應先易後難，較宜在 2017 年前開始以普選方法產生行政長官，並於 2017 年進行立法會普選。
三、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讓不同社群有均衡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特別是勞工界別。

敬希　貴局審慎考慮本會之意見。

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HONG KONG MASS TRANSIT RAILWAY STAFF GENERAL ASSOCIATION
香港工會聯合會 (團體)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09 - 211 號金軒商業大廈三樓　電話：2827 2226　傳真：2827 2000
網址：http://www.hkmtrsga.org.hk　電郵信箱：contact@hkmtrsga.org.hk

A2591

篇號：

本會就「香港政制發展」表達如下几點意見：

1.要求政府堅守《基本法》原則，總結出務實、進取及可行的方案。

2.政制發展要合符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邁向普選的最終目標。

3.建議以先易後難的方式，在2017年先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17年以後再普選立法會。

4.確保均衡參與，保留委任議席。以免重蹈2005年立法會不通過有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的覆轍。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 林瑞麟 先生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2007年10月8日

香港公共護理機構員工協會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工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幾點意見

敬啟者：

政制的發展關乎到能否確保平穩的施政環境，故此本會非常關注特區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非常關注。本工會認為：

1. 必須恪守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必須「循予漸進」的重大原則；
2. 普選是民主法制中重要的一環，但必須考慮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也應注意到社會的實際情況。故此，我們贊同循先易後難的方式逐步邁向普選的方向；行政長官可於不遲於 2017 年實行普選，但立法會則應安排於行政長官普選後；
3. 要有更多渠道供社會各界參政議政，我們不應一刀切地取銷功能議席的設定，以保障社會不同階層訴求的聲音。

香港公共護理機構員工協會
主席：徐鳳篆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A2593

PCCW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地址：九龍彌敦道466-472號恩佳大廈1字樓C室 電話：23321456 傳真：23321515

※※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關於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自從政府當局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諮詢公眾以來，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作為勞工基層的代表，本會對此亦十分關注，以下是本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在＜基本法＞內已明確列明了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原則和目標。因此，要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必須要遵守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政制發展過程中，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並必須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意見

本會贊成＜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規定。至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委員人數應由800人開始，以後每屆可按實際情況逐漸增加。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數目最多4名，每一名提名委員會成員只可最多提名兩位候選人，每位參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半數或以上委員提名才可成為正式候選人，確定正式候選人後由全港已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新一屆行政長官。

關於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由於2005年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遭到否決，本會認為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先經過一個過渡期，讓香港市民經廣泛討論並取得共識後才可以實行。本會堅決反對在2012年就倉促地實行普選行政長官，2017年會是較切合實際的時間。

<u>關於普選立法會方案的意見</u>

由於要遵守＜基本法＞下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原則，本會認為應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勞工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因此，本會建議應將勞工界議席由3席增加至5席。

至於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由於立法會代表著不同階層和政黨的利益。產生辦法十分難取得共識，需要更多時間讓香港市民討論。因此，本會認為應先讓行政長官達至普選，再因應社會對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共識，在嚴格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下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PCCW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2007年10月3日

香港 I. T. 人協會
I. T. Peopl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2594
地址：九龍彌敦道466號恩佳大廈 1/F,C 室
電話：23321456 傳真：23321515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關於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自從政府當局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諮詢公眾以來，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作為香港資訊科技界的專業工會，本會對此亦十分關注，以下是本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香港回歸以來，有效落實"一國兩制"。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市民享有高度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在良好的營商環境下，令香港保持繁榮和穩定。而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在＜基本法＞內亦已明確列明了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原則和目標。因此，要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必須要遵守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下政制發展過程中，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並必須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意見

本會贊成＜政制發展綠皮書＞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規定。至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委員人數應由800人開始，以後每屆可按實際情況逐漸增加。

關於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由於2005年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遭到否決，本會認為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先經過一個過渡期，讓香港市民經廣泛討論並取得共識後才可以實行。本會堅決反對在2012年就倉促地實行普選行政長官，2017年會是較切合實際的時間。

關於普選立法會方案的意見

由於要遵守＜基本法＞下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原則，本會認為應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勞工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因此，本會建議應將勞工界議席由3席增加至5席。

至於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由於立法會代表著不同階層和政黨的利益。產生辦法十分難取得共識，需要更多時間讓香港市民討論。因此，本會認為應先讓行政長官達至普選，再因應社會對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共識，在嚴格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下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香港I.T.人協會

2007年10月2日

香港聯合船塢產業工會

會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62-66號昌威大廈3/F, A-B座
電話：~~2770 7822~~, 2770 3865
傳真：(852) 2781 0621

致：林瑞麟局長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問題的意見

特區政府於今年7月11日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就香港的政制未來發展，用三個月的時間，廣泛諮詢社會各界及全體市民的意見，本會對有關問題表達意見以下：

（一）就有關普選面的意見

本會同意普選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目標和方向。（1）基本法的條文中，也有明確規定，香港最終要落實普選，就必須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辦事。（2）必須能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循序漸進的原則。（3）有利於維護香港行政主導的原則。

（二）對有關普選具體步驟的意見

鑒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最終普選產生。所以必須遵循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和漸進形式，所以本會支持先易後難的處理步驟，設想先行實行行政長官的普選。

具體步驟建議:

（一）有關行政長官普選

（1） 本會建議行政長官的普選時間，可安排於2017年以後。基於循序漸進的原則，在2005年被立法會否決了能體現循序漸進原則的政改方案，所以政制只能原地踏步，各項施政被受拖延，民生大受影響。

（2） 推選委員會的人數，本會主張按1600人的規模組成。但在1600人推委中，應適當地增加勞工界的代表，爲勞工謀取福祉擴大影響力。

（二）有關立法會普選

鑒於立法普選所具備的條件較爲複雜。本會建議2022年以後，當時社會情況再作研究，並保留功能界別，讓社會上各階層能均衡與。

UNITED DOCKYARD EMPLOYEES INDUSTRIAL UNION HONG KONG
香港聯合船塢產業工會

香港聯合船塢產業工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六日

中華醫學會香港醫護人員協會

A2596

HONG KONG MEDICAL STAFFS UNION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香港九龍長沙灣道 43-45 號長興樓 2\F A-B 室

電話:23923323 傳真:23923273

中華醫學會香港醫護人員協會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作為一個愛港愛國的工會，我們對香港繁榮和穩定十分重視，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改革和完善，必須嚴格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條文來進行。

關於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我們認同必須：

1. 符合國家有關香港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
2. 符合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3. 普選必須要在大多數港人接受的情況下，以“普及”及“公平”的規則進行。

根據以上理據，我們要求：

1. 以先易後難的方式，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
2. 行政長官普選可考慮在 2017 年實行;
3. 立法會普選在行政長官普選產生之後實行。

以上意見是本會慎重考慮後所產生的，希望特區政府能廣博採納各方意見，為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香港市民的福祉，為國家的強盛慎重考慮。

此 致

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林瑞麟 局長

中華醫學會香港醫護人員協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八日

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
GOVERNMENT PROPERTYS ATTENDANT ASSOCIAT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敬啓者:

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對政制綠皮書之意見

本會作爲一個愛國愛港的勞工團體，一直關注員工的工作及生活等問題。今次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與我們悉悉相關，本會細閱有關內容後發表意見如下：

第一，目前香港各界存在政治分歧，改革若推行過急，恐怕爲社會帶來動亂，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應先宜後難，先在2017年前實行行政長官普選，，而立法會則於2017年實行普選。

另外，爲了讓社會不同的聲音能有均衡參與的機會，本會認爲有必要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尤其是勞工界組別，透過議員在議會上維護及爭取勞工合理的權益。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

(已簽署)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A2598

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協會

地址：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傳真：2770 3617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事務局

本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幾點意見

敬啟者：

政制的發展關乎到香港的社會和諧及長遠發展，故此本會對特區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非常關注。本會認為：

1. 必須按照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必須「循子漸進」的重大原則；
2. 應以循先易後難的方式逐步邁向普選的方向；行政長官可於不遲於2017年實行普選，但立法會則應安排於行政長官普選後；
3. 要有更多渠道供社會各界參政議政，我們不應一刀切地取銷功能議席的設定，以保障社會不同階層訴求的聲音。

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協會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醫院管理局健康服務助理員協會
Hospital Authority Health Care Assistants Associat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A2599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工會曾就該諮詢文件對會員作出諮詢，並將意見歸納如下：

一、 大部分會員均認同普選的原則；

二、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在基本法中已有明確規定，而且已清楚指出循序發展本港政制的必要性；

三、 鑒於之前政改方案被推翻，二零一二年普選是脫離實際的，因此我們建議在二零一七年進行普選行政長官；

四、 我們清析看到，應該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才是符合基本法大原則的。

此致
政制事務局

醫院管理局健康服務助理員協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醫院管理局員工協會
HOSPITAL AUTHORITY STAFF ASSOCIATION
九龍油麻地廟街47-57號正康大樓2字樓 電話：2770 3676 圖文傳真：2770 3617
2/F, CHENG HONG BUILDING, 47-57 TEMPLE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A2600

我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我們支持對政制發展進行綠皮書諮詢，也同意有關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各項原則。

本工會強烈要求：

一、 特區政府應對普選安排以先易後難的方法處理，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

二、 行政長官不應遲於二零一七年實行普選；

三、 立法會應在二零一七年後實行普選。

醫院管理局員工協會

HOSPITAL AUTHORITY STAFF ASSOCIATION 醫院管理局員工協會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建立穩健的政治制度，需要充分評估既有政治制度的得失，而不是急於求新求變。對於目前流傳的各種政改方案，本人認爲至少應該嚴守基本法的循序漸進原則，從組織和制度設計相對簡單的行政長官選舉入手，2017 年以前暫時不涉及立法會議普選問題，方爲穩健。

1. 普選應循先易後難方式；
2. 普選行政長官應先於普選立法會；
3. 應保留部分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席，特別是代表基層的勞工界別。
4. 應對行政長官參選資格訂立嚴格的門檻，以確保特區的最終利益！

(已簽署)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詳細閱讀政制發展綠皮書，附件之多，實在第一次看見。但綜括來說，都是圍繞所謂普選路線圖和時間表而提出。

如果社會成熟，提出時間表是合適的。但是相反，則未免過於草率。當年新界居民“成熟”地選出一名所謂“民主鬥士”，令到我們嘆爲觀止，令我們白費公帑！但卻有人說這是“民主精神”，我卻爲此感到侮辱！又有人說，選錯了可以再選。這是一種錯誤的邏輯！爲甚麼我們不好好地反省一下何謂民主？何謂普選？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已有效確保選民選舉和被選的權利，也符合基本的普選精神。但尚且不能選出合適的代表，難道一旦普選就可立竿見影嗎？我看實在存疑！

至於時間表問題，爭論都在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七年的議題上。我個人認爲二零一二年的安排是受到早前不必要破壞所否決的，今天再提，是不顧實際的行爲。二零一七，如果香港的政治環境發展合適，先後又何妨？我反而認爲必須從選舉制度入手，令到選與被選都是在合適的情況下，讓市民有機會真正選賢任能，那不是較諸爭議時間表，路線圖更實際嗎？

此　致

政制事務局

(已簽署)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普選時間表的意見

在反對派以綑綁方式推翻了市民廣泛接納的政改方案後，反對派仍聲稱力爭二零一二年雙普選，這是完全不顧事實和不符合本港整體利益的行爲！

本人認爲：

一、循序漸進原則是必須堅決履行的；

二、行政長官普選可不遲於二零一七年進行；

三、立法會地區直選部分可考慮於二零一七年後進行普選。

二零零七年九月廿七日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人支持就政制發展進行的諮詢，也認同普選的方向及原則。

對於綠皮書展示的各方面意見，本人認爲當中有三點較爲可取：

1. 以循序漸進原則推行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席；

2. 普選行政長官可於 2017 年進行；

3. 普選立法會議席宜於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後進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發展」的幾點意見

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包括循序漸進發展及須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並符合本港社會整體利益，有利於建構和諧社會。

因此，本人強烈要求：

1. 在以上基礎上，先易後難推行普選，先選行政長官，後選立法會。
2. 行政長官可於 2017 年實行普選。
3. 政府應保留立法會功能議席，並應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進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2017前不宜普選

此次政治綠皮書所議政制改革，事關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普選兩個涉及特區正常管理的重要環節，有鑒於此，愚見以爲，應該謹慎遵守基本法所定循序漸進的原則，盡可能地進行社會調查，對其中可能帶來的社會振盪進行充分的評估和預測，此項工作規模浩大，涉及環節眾多，因此，在 2017 年以前似乎不宜立刻開始立法會議普選，以免倉促流弊。若必欲爲止，此前，似宜先以行政長官普選，觀察效果，善加損益後，再行討論立法會議普選的良策。

(已簽署)

(署名來函)

2 OCT 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良好的政治制度有賴各種意見的參與，但並非以舊爲次，而必以新爲良謀。對於目前琳琅滿目的各種政改方案，本人認爲嚴格遵守基本法所設定的循序漸進原則所建基的謹慎基礎，由淺入深，從組織和制度設計相對簡單的行政長官選舉入手，2017 年以前暫時不涉及立法會議普選問題，方爲老成謀國之舉。

市民：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7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在即，本人原不欲發表意見。但近日在新聞中，一些忽然"民主"之徒，或前朝高官也在傳媒面前大力推動二零一二年雙普選，令人哭笑不得。

想這群勾心鬥角之人，在共同利益下，以綑綁方式投票否決了一個值得尊崇民主之士樂道的政改方案。卻在此之後又忽然健忘地大力提倡二零一二雙普選，像是沒事發生一樣！

特區政府每次選舉都斥鉅資宣傳，但放目所見，選舉參與仍不及鄰近菲律賓、馬來西亞、星加坡那樣熱烈，許多市民把幾個少數的"政黨"也混淆不清。在這樣情況下普選，真能選賢任能嗎？難道要待市民錯選後付出代價才予糾正嗎？

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與中央溝通的橋樑，也是國家的官員，必須遵從憲法（基本法）的來源，也維繫著國家與特區的福祉！經過民主程序選出是應該的。二零一七年能夠普選產生一位合適的人選帶領香港也是合適的。

但比較複雜的立法會，組成辦法仍爭議不休，況且我們看到地區選舉仍無法完全替代功能組別的作用。以經濟爲主幹，行政爲主導的社會結構，怎能倉促地進行大手術式的變革？故此，我個人認爲，必須在普選出行政長官後才作這方面的考慮。事實上普選並非解決一切的靈丹妙藥，我們何必自訂桎梏，而令社會發展在爭議中裹足不前呢？

此致

政制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已簽署)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六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普選時間表

爭取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心聲。但是自從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普選時間表被迫押後了，這是廣大市民的損失！

今天，綠皮書再次將各種改革方案羅列，讓市民選擇，我認爲這次諮詢是合適的。也看不到有某些人所說的“內藏魔鬼”。有些人提出要給市民一個“標準答案”，我個人絕對不認同！這是違背民主精神的表現！

民主的精神是尊重別人的言論，尊重每個人的權利，也應付出相等的義務去建設社會。如果政改只爲爭奪權謀之術，那這又和台灣的陳某有何區別？

在芸芸言論中，我認爲循序漸進這原則是重要的。社會穩定也是必要的。爲爭民主而亂社會，這是不符合香港特區的需要；爲時間表而亂腳步，結果也會四不像，未必能夠好好的發展社會。既然基本法中已寫明了政改的步驟是最終達致普選，我們也應好好地熟讀基本法，依法辦事，才能體現民主的好處－均衡的發展，全面的參與。爲此，我建議於不遲於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再普選立法會議席。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8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有關政制發展的個人意見

致　政制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 先生：

我是一個電梯工人，爲香港社會付出了不少辛勞，我希望香港能够在「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方針下，香港社會、經濟繼續繁榮穩定發展，使我們能安享晚年。

我希望在政制改革過程中，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逐步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及立法會普選，我個人有幾點意見：

一. 條件成熟時在 2017 年實現普選第五屆行政長官。

二. 按照香港實際情況立法會普選可以在 2020 年後開始考慮。

三. 立法會內應保留功能組別，以保持社會各界人仕均衡參與。

(署名來函)

5-10.200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綠皮書的爭議

在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時，曾有候選人提出了所謂路線圖、時間表之議。沒錯，如果是完備的普選，當應有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但是，我也記得，該名候選人與另一群同道者以綑綁式方式否決了大多數市民都認爲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改方案」！

這次綠皮書的諮詢，我很詳細看到他們的言論，都一一載於書中。無疑，這是特區政府又一民主的表現。但是綠皮書這樣的羅列，以及目前社會上的爭議，都令我對本港社會是否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有所質疑！

無論電視或報章，都大肆鼓吹二零一二年雙普選，我很訝異提出者的善忘。本來，二零一二年真正是可以過渡到雙普選的，但是誰在破壞呢？我想，還是要面對現實。我們也需要雙普選，但不是要急風驟雨式的“普選”，也不是不民主地把正貢獻著社會的功能議席（不是全部）一刀切地砍掉。對於政黨爲了爭奪最大份額而提出的意見，均不符合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基本原則！

(已簽署)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制度是一切經濟實體良好運行的關鍵，因此應當得到充分重視和穩健安排。因此，就目前所進行的香港政制改革討論，本人以爲充分的穩健應爲重點，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法所設定的循序漸進原則。就此，2017 年以前進行立法會議普選似乎並非上策，應先從較爲簡單的行政長官普選開始試行。

(已簽署)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良好的政治制度有賴各種意見的參與，但不能用趕時髦的心態，因為一時集中的觀點，而對舊有制度輕易加以唾棄。

有鑒於此，對於正在討論的各種政改方案，本人以為，至少有一點原則不能輕易改變，即應建基基本法循序漸進之意所確立的謹慎基礎，由簡入繁，以行政長官普舉作為試驗，仔細加以研究檢討後，再於2017年以後逐步討論立法會議普選問題。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4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中華企業家協會
Chinese Enterpreneurs Organization

2007年政制發展綠皮書

茲奉函表達本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重點意見。

首先，就普選方案設計方面，本會認為必須以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的體現、及在「一國兩制」下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能貫徹落實等三大前提為基礎。本會亦同意香港在達致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定落實普選的模式時，須確保普選方案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遵從《基本法》規定下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

有鑑於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之選舉方案須要同時顧及香港實際情況以及社會各階層利益，並須得到香港多數市民支持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故不宜趕及於 2012 年同步落實雙普選方案和一步到位達致普選。本會認為方案應跟隨政制發展的原則，循序漸進。

由於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複雜程度比立法會普選模式相對較低，加上《基本法》已提供相對清晰的框架，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達成共識的機會較大，因此本會建議採納「先易後難」的方向，在 201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先作過渡安排，然後在 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目前社會對立法會的選舉模式，特別是就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存在頗大的分歧，所以本會認為對此應要有周詳的計劃安排及充分的過渡準備，以免揠苗助長，欲速不達，過於急進，反足誤事。建議立法會的選舉模式採取切實可行的方法，分階段進行改革，於 2016 年實施過渡安排，再於 2020 年落實普選。

關於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模式，本會的意見如下：

(一) 須建立一個認受性高而且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行政長官普選提名委員會。鑑於現時 800 人選舉委員會大部分界別分組的委員都是透過選舉產生，為了減少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爭拗，可參照目前的組成，保留現有之四個界別，然後擴大選民基礎，增加委員會人數至 1200-1600 人，並爭取「一人一票」。建議增加如婦女、青年、弱勢社群等界別，加強「均衡參與」，盡量平衡各階層的利益。

中華企業家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電氣道 169 號宏利保險中心 24 樓 C 室
Chinese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al Ltd Flat C, 24th Floor, Manulife Tower, 169 Electric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508 0068 傳真 Fax: (852) 2508 1827 電郵 Email: amy@ceohk.org

(二) 支持保留及增加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但須將現行的立法會選舉模式稍加改變，以符合「普及」及「公平」的選舉原則，使功能界別能充分代表社會不同階層利益。建議依比例增加立法會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席，重新組合選區，並把目前在功能界別選舉中無投票權的公民納入功能界別，由全港市民以「一人兩票」選出立法會議員，即每名選民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另一票選功能界別議員。

謹此誠希上述意見可供參考。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傳真號碼：25233207
電郵地址：views@cmab-gpcd.gov.hk

中華企業家協會副主席

(已簽署)

鄒燦林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香港董事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KIoD 10年 ANNIVERSARY

贊助人 Patron
曾蔭權行政長官
The Hon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榮譽會長 Hon President
榮譽主席 Chairman Emeritus
鄭慕智 Moses Cheng GBS OBE JP

前任主席 Immediate Past Chairman
許浩明博士
Dr Herbert H M Hui JP

榮譽顧問 Hon Advisers
劉華森博士
Dr Lau Wah Sum GBS LLD DBA JP
鄭海泉
Vincent Cheng GBS OBE JP
吳天海
Stephen T H Ng

主席 Chairman
黃紹開
Peter S H Wong MBA
副主席 Deputy Chairmen
喬瑋思
George Magnus BBS OBE
周光晞
Edward K F Chow
黃天祐
Kelvin Wong
梁廣灝
Edmund K H Leung OBE JP
司庫 Treasurer
文基良
Man Mo Leung
行政總裁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徐制坤博士
Dr Carlye W L Tsui BBS MBE JP

理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畢德
Peter Barrett
陳之寶
Ms Bonnie S Y Chan
張昌裕博士
Dr Charles Cheung JP MBA FCA(Aust)
張永銳
Cheung Wing Yui, Edward
江仕
A F M Conway
范鴻齡教授
Prof Y K Fan BBS JP
何敏源
Ronald Ho
孔敬雄
Randy Hung
林潔瑜
Miss Cynthia Lam
劉廷倫博士
Dr Alex Lau
梁劉柔芬議員
The Hon Mrs Sophie Leung GBS OBE JP
林立先
Alfred Lin
莫建麟
John Mok
莫乃光
Stanley Mok
潘紹明
John C Poon
譚華球
Tommy Tam JP
鄧元辰
Ms Cynthia Y S Tang
杜葉
Christopher To
曾立基
Richard Tsang
唐祥達
Jim Wardell
黃嘉善博士
Dr David Wong
黃志剛博士
Dr Lawrence T Wong
翁月圭
Ms Linda Y W Yung
容永祺
Samuel W K Yung MH JP

9 October 2007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Dear Mr Lam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ptioned subjec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as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our membership of 1,200+ directors from diverse industries, including listed, private and not-for-profit companies.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e, I am pleased to present findings of our survey.

Overriding Principle: The Institute takes the view that principl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nd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as stipulated in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op priority as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xpenditure of all kinds depends on a profitable and tax paying economy..

Options for electing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A vast majority of our responding members opt for expand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more than 800.
Number of candidates: A majority of our responding members opt for two to four candidates at most.
Timetabl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views of our responding members are distributed as to 41% for 2012, 35% for 2017 and 24% for after 2017.

Options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Formation: A majority of our responding members opt for retaining FC seats, but changing the electoral method. We wish to point out that the community of directors, who form the bedrock of ALL economic and public interest entities and ar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of such entities, do not have a vote or seat on the FCs.
Timetabl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results are distributed among our responding members as to 34% for 2012, 28% for 2016 and 38% for after 2016.

The above timing preferences also point to separate time-tables for electing the CE and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香港董事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14-424號中之島大廈第十二B樓 A/P., Chinaweal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Ltd 電話 Tel: (852) 2889 9986 傳真 Fax: (852) 2889 9982 電郵 E-mail: executive@hkiod.com 網頁 Website: www.hkiod.com

香港董事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KIOD 週年 ANNIVERSARY

贊助人 Patron
曾蔭權行政長官
The Hon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榮譽會長 Hon President
榮譽主席 Chairman Emeritus
鄭慕智 Moses Cheng GBS OBE JP

卸任主席 Immediate Past Chairman
許浩明博士
Dr Herbert H M Hui JP

榮譽顧問 Hon Advisers
劉華森博士
Dr Leu Wah Sum GBS LLD DBA JP
鄭海泉
Vincent Cheng GBS OBE JP
吳天海
Stephen T H Ng

主席 Chairman
黃紹開
Peter S H Wong MBA
副主席 Deputy Chairman
麥理思
George Magnus GBS OBE
周光輝
Edward K F Chow
黃天祐
Kelvin Wong
梁廣灝
Edmund K H Leung OBE JP
司庫 Treasurer
文慕良
Man Mo Leung
行政總裁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徐對玲博士
Dr Carlye W L Tsui RBS MBE JP

理事會成員 Council Members
畢照
Peter Barrett
陳心愉
Ms Bonnie S Y Chan
張惠彬博士
Dr Charles Cheung JP MBA DBA(Hon)
張永銳
Cheung Wing Yui, Edward
江偉
A F M Conway
范耀鈞教授
Prof Y K Fan BBS JP
何歆灝
Ronald Ho
孔敬禎
Randy Hung
林潔簡
Miss Cynthia Lam
劉冠倫博士
Dr Alex Lau
梁劉柔芬議員
The Hon Mrs Sophie Leung GBS OBE JP
林立堯
Alfred Lin
莫建麟
John Mok
莫兆光
Stanley Mok
潘祖明
John C Poon
譚學林
Tommy Tam JP
鄧寇壽
Ms Cynthia Y S Tang
陶學
Christopher To
曾立基
Richard Tsang
詹華達
Jim Wardell
黃友嘉博士
Dr David Wong
黃至明博士
Dr Lawrence T Wong
翁月華
Ms Linda Y W Yung
容永祺
Samuel W K Yung MH JP

9 October 2007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We hope our above-stated views wi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its policy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f you need further elaboration or if you wish us to attend any meet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or LegCo may convene please contact the undersigne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sincerel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Signed)

Dr Carlye W L Tsu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香港董事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14-424號中葉商業中心8樓 8/F., Chinawei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Ltd 電話 Tel: (852) 2889 9986 傳真 Fax: (852) 2889 9982 電郵 E-mail: executive@hkiod.com 網頁 Web-site: www.hkiod.com

致：政制發展事務局

對政制問題綠皮書意見

目前，政制問題正在討論當中，本會認爲政制發展最緊要有社會共識。

本會的意見：一是根據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兼顧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利益，有利促進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二是立法會選舉要繼續保持有功能組別，因爲他們一般難於全職投入地區工作和直選，但又有意見表達，所以我建議必須維持地區直選與功能介別議席席數相等。第三全面進行普選時機未成熟，可由特首選舉先行一步。本會反對 2012 年搞普選，因爲太急進，未能合乎循序漸進規定。

上述意見，供參考。

香港柴灣社團聯會
2007 年 10 月 9 日

香港青年協進會
HONG KONG YOUTHS UNIFIED ASSOCIATION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570-572 號基利商業大廈 17 字樓
電話：2391 6815 傳真：2782 4350 網址：www.hkyua.org.hk 電郵：info@hkyua.org.hk

本港的青少年作爲未來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我們應積極反映意見，爲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本小組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相關關鍵議題通過討論，歸納以下意見：

行政長官普選：

本會同意「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認爲不應遲於 2017 年舉行行政長官普選，原因有：行政長官普選的方式和方法社會上爭議相對較少，可以率先推行，加上香港是一個以行政爲主導的政府，普選行政長官的意義更顯重要；目前社會上對立法會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爭議比較大，加上如一年間（2016 和 2017）同時實現兩項重大的政治改革，其帶來的轉變以至動蕩，未必爲社會所能承受；以行政長官普選經驗爲基礎，爲立法會普選提供參考，減低社會風險。

至於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式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本會認爲候選人的資格需要獲得至少 20%提名委員會成員提名，而提名委員會可增加至一千二百人，調整其組成使更發揮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作用。

立法會普選：

本會認爲立法會全面普選應按實際情況盡快實行。在未實行全面普選之前就功能組別內的選民基數及界別分類等技術性問題深入檢討，求同存異，達成共識，使立法會充分體現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

我們認爲香港實行普選是必要和肯定的，但實行的時間和方式必須以大部分市民的共識爲基礎，並根據《基本法》有關的規定進行。爲了能以最快的速度實現普選，我們希望政府盡快就政黨法、政治獻金和選舉事務等實現普選的法律進行立法，同時協助社會去凝聚普選共識，建立香港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發展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

在邁向普選的道路上，不單是市民的認同和支援，也需要不同的黨派能夠確實地爲香港社會和市民就普選凝聚共識，我們也希望在達至普選後，各政黨的競選政綱聚焦在改善經濟、社會服務和民生事宜上。

香港青年協進會
社會事務組
2007 年 10 月 9 日

時期：P-10-2007

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香港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有一些睇法，首先，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這個是公認的，政府各項功能完美，完善，與一個正常國家沒有甚麼分別，我哋呢，點解我地香港人哋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和立法會？這實在是不能接受，費話少講，我位是A.普選到政府官方等。

① 提名委員會組成人數是800人，由門牌到的香港居民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② 特首提名人數是2至4名候選人。

③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④ 路線圖及時間表——我贊成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到普選。

B. 普選立法會——我贊成由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這是普選立法會的唯一方案，其他方案，都應被視為拉歷史倒車。

路線圖及時間表——是2012年一步到位達到普選。OK！

我同我的家人共5名選民。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發展綠皮書

重點

我贊成下列✓的問題。
共5名選民支持✓古案。

二零零七年七月

背景

最終達至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是《基本法》為香港所訂定的目標。自特區成立以來，香港的政治體制一直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朝著普選的最終目標發展。

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諮詢公眾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意見。

原則

在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定落實普選的模式時，必須確保符合：

(i) 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ii) 在《基本法》下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包括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及

(iii) 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任何普選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不能輕言修改《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原則。

A.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方案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第一類方案：由少於800人組成
- 第二類方案：由800人組成 ✓
- 第三類方案：由多於800人組成，例如把委員人數增加至1200-1600人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 第一類方案：10名或以上候選人
- 第二類方案：最多8名候選人
- 第三類方案：最多2至4名候選人 ✓

提名後普選方式：
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

路線圖及時間表：

- 第一類方案：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 第二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達至普選
- 第三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B.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 第一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 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 第三類方案：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路線圖及時間表

- 第一類方案：在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 ✓
- 第二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達至普選
- 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公眾可於各區民政事務處索取《綠皮書》，或於網頁閱覽全文。歡迎市民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

地址：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傳真號碼：2523 3207

網址：www.cmab-gpcd.gov.hk

電郵地址：views@cmab-gpcd.gov.hk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總部印刷部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CHINESE MEDICINE MERCHANTS ASSOCIATION LTD.
香港德輔道西52至58號永勝大廈十一樓A－D座
52-58, DES VOEUX RD., W. 10TH FL., FLATS A-D, HONG KONG
TEL: 2548 8251, 2548 8252 FAX: (852)2559 9126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

林局長鈞鑑

就特區政府公佈政制發展綠皮書展開了三個月的諮詢期,這些問題關係到社會的繁榮和穩定,關係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成效,特向 閣下反映本會的意見。

1、 我們同意任何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四項政制發展的原則:
(1)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2)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2) 循序漸進;及(4)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2、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和立法會普選方案長期爭論不休。但多數人都 認為解決行政長官普選問題較易於解決立法會普選問題。因而,本會會員意見亦主張先解決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才進一步處理立法會普選方案。

3、 由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規定行政長官產生的有關步驟,例如需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序,然後候選人以普選方式產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任命。鑑於釀釀各項方案細則需時,我們認為 2012 年太匆促,最快於 2017 年才適合普選行政長官。

4、 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因為符合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要求,故可供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參考。基於社會不斷新舊交替運轉,因此提名委員會人數可增至 1200 人,而行政長官的提名人數名額應提高至 180 人,即 15%的比例。

5、 立法會普選問題比較複雜,但我們認為現有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優點在於確保均衡參與,能夠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因此,我們極力贊成保留現有立法會功能組別的議席。但由於涉及過渡的時間需要更長,並應分階段逐步改變,我們認為普選立法會需到 2020 年或以後才最合適。

並祝 工作愉快

(已簽署)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首席會長 李應生 MH 太平紳士
暨全體會董 謹啟

Basic Law Institute
基本法研究中心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基本法研究中心

行政長官普選

I. 普選模式設計的原則

(1) 《政制發展綠皮書》(下稱《綠皮書》) 6.03 段：
「香港的普選制度應整體上符合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

(a) 我們同意。但國際間在「普選」的實際操作上，有不一樣的制度。

英國的所謂普選，一人一票，只是選出各選區的議員，再由勝出（佔大多數議席）政黨的領導人任首相，再組閣；是間接地選舉行政長官。

在法國，參選者必須取得起碼人數（500 人）的「認可」(endorsement)，才能成爲候選人；另一方面，只有一些指定界別的社會人士，屬特殊身份的，才有資格做「認可」的行爲。「被認可」的候選人往往人數眾多，須作多次的全國選舉，才能選出大多數支持者。

美國的做法，則是由每一政黨各自派出一名候選人，與其他政黨候選人分庭抗禮，角逐總統之職；因此在各政黨內，必須先有集體投票式的提名程序。

(b) 在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法律條文清楚明述，普選之前，必須先有「提名」的機制。

在這「提名」機制中，有一個指定的提名單位，也就是「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第 45 條更規定，提名方法是「按民主程序提名」。這顯然不是像法國模式般，任何人只需彙集一定數目的「認可」endorsement，就能晉身成爲候選人。

Tel: 2833-6683 Fax: 2921-0580 e-mail: info@basiclawinstitute.org.hk website: www.basiclawinstitute.org.hk

從另一角度闡述，如果不須由指定的提名單位按民主程序提名，而只是彙集「認可」簽名的話，該程序是違憲，得出來的結果也是不合法的。

(2) 《綠皮書》6.04, 6.05, 6.06 及 6.07 段所述者，是有關「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及「須考慮香港實際情況」各大原則。對此，我們亦表同意。

II. 行政長官普選的模式

(1) 我們認爲，最重要須首先考慮的，是「普選方式」(見《綠皮書》52 頁第（三）部份)。

普選方式須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中第二十五條：
「一. 凡屬公民 …… 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子)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丑) 在 … 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這裡須注意的，是「參與政事的權利」包括「投票」及「被選」。前者以「一人一票」體現；後者建基於「人人皆有平等機會參選」的宗旨。

《綠皮書》第 52 頁第 6.11(i)段：
「… 普選是否表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答案顯然爲「是」。

(2) 至於第 6.11(ii)及 6.11(iii)段：
「在提名後是否只應舉行一輪普選 … 以免要花社會資源安排全港選民再次投票？或應舉行多於一輪普選？ …」
我們認爲一輪普選已足夠；這樣做，亦符合香港一向以來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慣例。

爲使「一輪普選」能達標起見，我們認爲候選人人數不應超逾三名。

(3) 其次要考慮的，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見《綠皮書》50 頁第 6.08 段)。

我們認爲，「提名委員會」只需由現有的「選舉委員會」過渡或轉型即可，因爲在選

舉委員會的組成中，早已考慮了「均衡參與」、「有廣泛代表性」、「循序漸進」及「香港實際情況」各大原則。回歸以來，由最先 400 人的推選委員會，增進至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香港政府更於 2005 年提出方案，擬將 800 人增加至 1,600 人，但爲立法會全盤否決，大多數市民對此亦無異議。顯然可見，800 之組成及人數均已被接納。由「選舉委員會」直接過渡轉移成爲「提名委員會」，乃最適當亦最快速的方案。

(4) 再其次要考慮的，是提名方式（見《綠皮書》51 頁第 6.09 條）。

在現行制度下，《基本法》《附件一》第四條規定，不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個「不少於一百名」的要求，一般稱之爲「門檻」。第四條亦規定，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這是現今「選舉委員會」的做法。

《基本法》第 45 條中所述之「提名委員會」，並沒有像這樣般硬性的人數規定，代之是「按民主程序提名」。換言之，應當由提名委員會「整體」地，在公開、公平及平等的情況下，提名合適人數（如上所述，不超逾三人），供市民普選。

何謂「公開」、「公平」和「平等」？可參閱我們在 2007 年 5 月 21 日「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發表的《補充說明》：

(a) 「公開」Open：
指各「參選人」以公開推介方式，提出政綱予"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作衡量選擇，爭取獲得"提名委員會"作整體的提名，而非以「私下」方式，各自彙集若干委員之簽名即可；

(b) 「公平」Fair：
指公平競爭：在未有決定提名人選之前，所有委員均有機會會見所有參選人；而每一參選人亦有機會謁見全體委員，俾能互相作全面的交流之後才以選舉程序產生候選人；

(c) 「平等」Equal：
指委員會中各委員之選擇，均平等處理，功能一致，無厚此薄彼；任何委員都不享有超乎其他人的特權。

(5) 鑒於《基本法》第 45 條並沒有設下任何參選限制，我們認爲，若設置提名門檻，只會是不當地限制市民參選，所以是不合理的。我們建議每一位意欲參加競選行政長官的市民，只須獲得一名提名委員提名，再加另一位提名委員和議即可。

因此之故，我們不但反對任何「提名門檻」之設（見《綠皮書》第 52 頁第 6.10(ii)

段），更反對以「訂出一個相對較高提名門檻」的方法，限制參選人的人數，因爲若是這樣做，會迴避或篡奪提名委員會的法定權力。

須知「參選的資格」與「被提名候選人的人數」，兩者沒有直接關係，而且各有不同的原則和準繩。故此，我們認爲《綠皮書》第 25 頁在「提名門檻及候選人數目」項下之 3.29，3.30 及 3.31 各段，是不合理地將「門檻」及「候選人數目」兩者掛鈎，甚至可以說是非法地將「候選人數目」以「提高門檻」的方式規範之；這樣做，是絕對錯誤的。

(6) 我們同意《綠皮書》第 53 頁第 6.11(iv)段所述，縱是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仍須進行投票。

立法會普選

立法會普選模式（見《綠皮書》第 53 頁第 6.12 段）

(a) 就 6.12(i)段而言，我們認爲立法會功能界別的議員，對立法會的工作顯然是有貢獻的，他們亦明顯地能夠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所以，功能組別之設，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

(b) 在考慮立法會普選模式之時，亦必須顧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中第二十五條（見上文第 II(1)段）。
《綠皮書》第 12 頁第 2.19 至 2.28 各段清楚闡述了《公約》在香港適用的原則。對此，我們表示同意。

(c) 《公約》第二十五條（丑）中，提出須「普及而平等」。對此，聯合國人權事務會有進一步的解釋（見《綠皮書》第 2.22 段）。其中尤其須要注意的，是所謂「合理限制」的概念。問題是，「功能組別」之設，是否屬「合理限制」？再者，就算「功能組別」屬「合理限制」，香港是否應引用「保留條文」而置之不理？

(d) 《綠皮書》第 2.20 段指出港英時期（1976 年）作出有關《公約》第二十五條（丑）的「保留條文」，延伸至特區成立後中央政府致聯合國秘書長的照會、以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結論是，「保留條文」在香港特區繼續有效。對此，我們亦表示同意。

(e) 我們建議，對立法會的政制改革，香港應採取一個務實的態度。換言之，當香港的政治文化成熟，有了「執政黨」和主要的「在野黨」，兩者在管治方面，均有完善的「制度」system 和「實質規模」implementation，互相制衡；到那個時候，方可廢除功能組別。

(f) 在過渡的一段時期中，可將功能組別的投票，逐漸加進一般市民的參與，例子之一，是每一選民均手持一票分區直接選舉票，及三十票功能組別選舉票。

邁向普選的步伐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見《綠皮書》第 54 頁）

(1) 我們同意，先須有「普選路線圖」，然後才訂下時間表。

但須注意的，是路線圖必須要能顯示終極方案，才是實際有作用的。否則，假如只在權宜及未臻完善的方案上訂立時間表，無異是漫無目的之追趕，毫無意義，徒費時失事而已。

(2) 在行政長官普選而言，如果由現有的「選舉委員會」直接過渡成爲「提名委員會」，再有一致的共識，同意切實遵從《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由指定的提名單位，也就是「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那麼，時間表可以立即訂下來；甚至訂於 2012 年進行「行政長官普選」，亦未嘗不可。

(3) 至於《綠皮書》第 6.17 段所述有關「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我們認爲不須、亦不應堅持「行政長官普選」及「立法會普選」兩者同步（所謂「雙普選」）。不妨先易後難，先有行政長官普選；至於立法會普選，可以慢一步。何時落實，要視乎香港實際情況，包括政黨政治的進展。

基本法研究中心
2007 年 10 月 9 日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5:1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附件: ConstitutionalDevelopment_Suggestions_Oct2007.doc (70 KB)

敬啓者：

本人已附上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請參考附件。

陳英明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香港政制發展是一個被受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課題，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下簡稱綠皮書）是希望凝聚市民共識，爲制定最終的普選方案創造條件。然而，社會上各界對政改的分歧卻沒有因爲綠皮書的發表而減少，有部份的人士只是集中討論實行普選的時間，卻沒有就具體的政改方案提供有意義的意見；有部份的人士更要求「一步到位」的普選方案。試問這些叫喊式的討論問題方法真的可以凝聚出三方（中央、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共識的政改方案嗎？

現階段，社會名界對政改的意見大致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意見，支持保留選舉委員會（下簡稱選委會）的角色及功能，繼續由它選出行政長官，但可略爲增加委員數目及當中部份的成員可由市民直接選出；及建議繼續保留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席，增加部份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第二類意見，則主張取消選委會，由市民直接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以及，完全取消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席，全數議員由市民直接以「一人一票」選出。

於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前提下，本文於下列的政改建議是以上述的兩類意見中間落墨，以「均衡參與」爲目標，以供政府及社會各界加以討論。

1.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1.1. 選舉委員會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需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故本文建議在最終的政改方案保留選舉委員會，但它的委員數目、組成、角色及功能需略爲修改以配合未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變更。詳情如下：

1.1.1. 選委會的委員數目由現時的８００人增至１２００人，及更改其組成的界別。首先，將於２０１２年選出行政長官的選委會，開始加入「地方選舉人團」的組成部份及暫時保留現時選委會的四個界別，但保留界別的成員數目按比例逐屆減少，目標於２０２２年選出行政長官的選委會委員是全數由「地方選舉人團」組成，詳情可參考下列的時間表。

1.1.2. 「地方選舉人團」（下簡稱選舉人團）於行政長官選舉年的前一年由市民直接選出，可根據現時區議會的分區爲基礎（即十八區），按每區人口數目佔全港比例來分配“選舉人”的數量，由市民選出他們當區的“選舉人團”，它們可由比例代表制或簡單多數制選出。而暫時保留界別的成員（若要由選舉產生的成員）可依現行的選舉辦法產生。

1.1.3. 建議變更選委會組成的時間表[1]

	2012年	2017年	2022年
地方選舉人團	720人（60%）	960人（80%）	1200人(100%)
現行的四個界別	480人（40%）	240人（20%）	0人（0%）
總數：	1200人	1200人	1200人

1.2. 行政長官的選舉模式

1.2.1. 提名程序：每名有意參選的人士最少需獲得150名委員的提名，提名不設上限，而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即最多產生不多過八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1.2.2. 選舉模式

1.2.2.1. 第一輪選舉

市民及選委會非地方選舉人團的委員同時投票（於2012及2017年適用），而屬地方選舉人團的各區選舉人票，於點票後全部給予在該區獲得相對多數普選票的行政長官候選人[2]（即類似美國總統的選舉人團制度，把本州的選舉人票全部給予在該州獲得相對多數普選票的候選人），最終得到超過半數選委會委員票（即至少獲得601票）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獲勝。若沒有一位候選人取得過半數以上的選票，則需進行第二輪選舉。

1.2.2.2. 第二輪選舉

若第一輪選舉沒有候選人取到過半數以上的選票，則由得票最高（即所獲得的地方選舉人票加選委會內四個界別的選委支持選票[3]）的兩位候選人於第一輪投票結束後的一個月內進行第二輪選舉，此輪選舉由選委直接投票予候選人[4]（即屬地方選舉人團的選委可按自己的意願投票予候選人）。最終得到超過半數選委票（即至少獲得601票）的候選人獲勝。若此輪投票仍未有候選人取得超過半數的選票，則需由選委繼續進行第三輪或更多輪的投票，直到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選票爲止。

1.2.3. 由中央委任取得超過半數選委票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爲新一屆行政長官。

1.3. 小結

---

[1] 建議的成員組成數目用作參考，實施的成員數目可按當時情況再作調整。

[2] 地方選舉人於第一輪選舉可不需投票，將行政長官候選人在分區普選票勝出後所獲得的地方選舉人票直接加以非地方選舉人團的委員票，計出該候選人在選委會所得的總票數。

[3] 於2022年當屆的選委會委員全數由地方選舉人團組成。

[4] 由於建議增添的選委由市民直接選出的地方選舉人團所組成，他們本身已有民意基礎，故即使第二輪投票沒有市民參與，亦不會減低所產生的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及代表性，而且可以避免再勞師動眾由市民投票以減少選舉相關的開支及準備時間。

保留選舉委員會作爲選舉行政長官的機構是一個變更較少的政改方案，可減低修改相關法例的複雜程度。而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的選舉需有提名程序，故引入由市民直接選出的選委可增加選委會的代表性，而獲提名的候選人亦有較大的認受性，合乎現時普遍市民對政改方案的期望。而上述建議的兩輪投票機制是於「循序漸進」的前提下，逐步以「均衡參與」的原則下加入市民的參與，最終達至基本法所定的普選產生行政長官。

2.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2.1.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現時，社會上對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廢未有一致的共識，但市民普遍地認爲即使功能界別繼續存在，但其界別的議員亦應由具代表性的選舉選出。故本文建議保留功能界別的模式，但逐屆分批擴大選民基礎，以及增加新的界別分組；而地區直選議席亦可逐屆增加，最終目標增加至５０個議席（而功能界別的議席亦可相應增加，但需以與地區議席對等增加，即立法會最終由５０席功能界別及５０席地區議席組成）。

2.2. 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於２０１２年開始逐屆將部份現行功能界別的組別的選民基礎由「公司／團體票」轉爲「個人／董事票」[5]，目標於２０２２年全部的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均爲「個人／董事票」。

2.3. 分拆及增加新的界別分組

現時立法會的界別分組已經略爲落後於社會的發展，故可將部份界別分拆重整，以及增加新的界別[6]，以便更能反映業界的聲音。例如：

- 將現時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分拆爲「體育界」、「演藝界」及「文化及出版界」三個組別；
- 將現行的「地產及建築界」分拆爲「地產界」、「建築界」二個組別；
- 將現行的「航運交通界」分拆爲「空運界」、「海運界」、「陸運界」三個組別。
- 新增「宗教界」、「高等教育界」。
- 可按類似現時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

2.4. 增加地區直選議席及改變其選舉制度

將現時地區議席的選舉制度由比例代表制改爲簡單多數制，即根據候選人的得票排名而分配議席，而於２０１２年開始每屆新增的地區議席可用比例代表制以全港爲單一選區選出。

2.5. 小結

2.6. 將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增加，是比完全取消功能界別的方法更爲可行，因爲功能界別是於立法的過程當中直接反映業界的意見，故是有存在的價值。同

---

[5] 每屆變更現時三分一的組別爲「個人／董事票」。

[6] 功能界別新增議席的數量需與地區直選新增議席相同。

時增加它的選民基礎，增加市民的參與亦能增加功能界別的認受性。而增加地區議席的數目是希望吸納有志於爲地區服務的人士進入議會，藉以培訓香港的政治人才。

上述的兩項建議均需修改基本法的附件二及附件三配合。以上建議全屬個人意見，沒有第三者參與。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陳英明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From:
Date: Oct 10, 2007 16:02
To: "views@cmab-gpcd.gov.hk"<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Ãö ©ó ¬F ¨Ì µo ®i °ñ ¥Ö ®Ñ ¤½ ²³ ¿Ô ¸ß
Attachments: message.txt (277 B)

Attached please found the content in text file.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本人支持於二零一二年進行雙普選.
本人認爲香港市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用自己的選票,
選出代表香港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
功能組別需要盡早廢除,
使能夠有更多立法會議席從地區直選產生.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致：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的回應文件

是次諮詢文件的模式比較新鮮，主要用選擇題的方式給市民揀選，而政府卻沒有一個既定的方案，市民很難掌握問題的關鍵而作出回應，令市民很容易受其他問題影响而忽略重要事項。

首先，最關鍵的問題是何時可以實行雙普選 --- (1) 普選行政長官；(2) 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於在諮詢文件內只是提及不同年份的可能性，並沒有對不同年份的可能性進行分析或探討，便演變成在坊間有人「隨口嗡」，隨便講吓話 2017，又話 2017 以後啦！根本沒有深思熟慮，亦沒有根據，吹吹風罷了。

香港人對普選的渴求已經表達了很久，這也是基本法清楚列明的目標。至於在有些人口中的所謂「循序漸進」、「不可以一吓到位」等言論，只是拖延之詞。請看，香港 20 年前已經有民主的選舉，而投票率一直上升，遠超 40%。再看今年 3 月份的特首選舉辯論大會，有幾百萬人的高收視率，便知市民對普選有幾關心？

在綠皮書諮詢期間，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有大概 6 成或以上的市民贊成在 2012 年實行雙普選，而支持 2017 年的市民不足兩成。既然有民意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該開始計劃及商討在 2012 年落實雙普選的細節。現在距離 2012 年還有 5 年時間，我們有充足時間去商討及安排雙普選的問題。假如我們唔落實時間表，而隨隨便便的去商討一些細節問題，相信各方面都沒有着緊去討論，既得利益者更會拖拖拉拉，乘機不去討論。

本人認爲「全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及「和平統一中國」都是屬中國國情一部份，而及早在 2012 年落實雙普選，亦是「和平統一中國」的內在契機。本人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能夠把握時機，按照民意向中央政府反映，在 2012 年落實雙普選。

東區區議員
梁兆新

2007 年 10 月 9 日

◆ 名譽贊助人
蔡建華先生
高祀仁先生
陳紹基先生
◆ 贊助人
王志民先生
何志平先生
李國章先生
葉澍堃先生
◆ 名譽會長
余國春先生
黃英豪先生
戴德豐先生
◆ 名譽顧問
香灼璣先生
陳振彬先生
蔡元雲先生
◆ 創辦人
何俊賢先生
胡曉明先生
黃英敏先生
葉振都先生
雷子欽先生
鄧祐才先生
龍子明先生
◆ 顧問
曾鑾林先生
莫錦強先生
霍震寰先生
王敏剛先生
李宗德先生
李秀恆先生
伍威全先生
容永祺先生
霍震宇先生
曾智雄先生
◆ 參事
區　耀先生
李家暉先生
余繼標先生
林國興先生
姜玉堆先生
袁漢源先生
黃富榮先生
葉景文先生
◆ 義務法律顧問
孔令文先生
◆ 義務核數師
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
◆ 青年大使
方力申先生
李　靜先生
高永文先生
高禮澤先生
陳易希先生
黃金寶先生
楊千嬅小姐
鄭家豪先生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Hong Kong-GuangDong Youth
Exchan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by Guarantee)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林瑞麟局長尊鑒：

《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未來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內容、時間表及路線圖等，提出多個方案給市民選擇，包括 2012、2017 或 2017 年以後連致普選行政長官和 2012、2016 或 2016 年以後普選立法會議員等不同方案。這不僅體現了理性、務實、包容的特點，而且亦符合「泛民主派」曾經提出的「有得揀，你至係老闆」的理念。這些方案是策發會在過去 20 個月收到社會各界提出的 323 個建議方案中，歸納整理出來的，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反映了香港社會多元化的特點。

鑒於普選是複雜的政治議題，事關香港的前途和命運，香港社會對此爭議頗多，在這種情況下開展諮詢，尋求共識，從明確原則入手是必經之路。香港的憲制地位，決定了普選的討論不能拋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更不能把民主價值觀與「一國兩制」、國家主權及中央權力對立起來。綠皮書在列出普選模式的各項選擇之前，第二章集中說明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這是全份綠皮書最重要的部分。釐清原則並在這些原則下展開討論，有助於凝聚共識。早達共識，才可能早有普選。換句話說，沒有共識，就沒有普選。

本會於 2006 年開設了「政論小組」，旨在提供一個平台讓各會友反映對時事及政治的意見，集思廣益。現附上政論小組成員對政改的意見如下：

普選是中國政府在 1990 年主動在基本法中提出的，故此不存在阻礙的問題，而普選是一個民主的體驗亦同時顯示憲制上的地位，故要清楚知道香港特首是向中央負責或向香港負責。而立法局普選最需要解決的是功能組別的處理，而時間表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被普選出來的候選人能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避免了憲制上的危機。經過反覆討論後基於一些政治現實和技術性問題，與會者達到以下提議：

◆ 名譽贊助人
董建華先生
高祀仁先生
陳紹基先生

◆ 贊助人
王志民先生
何志平先生
李國章先生
葉澍堃先生

◆ 名譽會長
余國春先生
黃英豪先生
戴德豐先生

◆ 名譽顧問
香灼璁先生
陳振彬先生
蔡元豐先生

◆ 創辦人
何俊賢先生
胡曉明先生
黃英敏先生
葉振都先生
雷子欽先生
鄧祐才先生
龍子明先生

◆ 顧問
曾鉅林先生
莫錦強先生
雷霖寰先生
王敏剛先生
李宗德先生
李秀恆先生
伍威全先生
容永祺先生
雷震宇先生
曾智雄先生

◆ 參事
匡　躍先生
李家暉先生
佘繼樑先生
林國興先生
姜玉堆先生
袁漢源先生
黃富榮先生
葉景文先生

◆ 義務法律顧問
孔令文先生

◆ 義務核數師
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

◆ 青年大使
方力申先生
李　靜先生
高永文先生
高福澤先生
陳易希先生
黃金寶先生
楊千鋒小姐
鄭家豪先生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Hong Kong-GuangDong Youth
Exchange Promo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by Guarantee)

(1)特首普選應儘快舉行而最可行的是在 2017 年

(2)立法會普選是在 2016 年或之後

再者我們認為選民是選舉的基礎，而選民的其中一個基石是對中國的認知，而加深青少年對中國的認知更刻不容緩。為了青少年對中國認知，我們建議：

(1)深化國民教育—加強對中國歷史列為必修科目

(2)中港交流活動—加強中港年青人的交流，使香港的青年人在年少時已對中國有更多的認識，令到國民教育的基礎更加深化。

以上意見，謹供參考並祝：

鈞安！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政論小組　謹啟
2007 年 10 月 9 日

9 October 2007 By post and by fax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Dear Sir/Madam(s),

View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efore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views, I would like to state that I am a practising Architect and am a voter of Architectural, Surveying and Plann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1)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Basic Law has clearly prescribed the method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which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will remain unchange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aim of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I support the enlargement of membership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1600 members, thereby enhanc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ased on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Election Committe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shall be made to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the four sectors. However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available for election by the public after the nominations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all be limited to two to four at most. Quality of candidates shall always prevail quantity. Only the two to four top quality candidates shall take up this important position in representing the HKSAR. Also the voters will not be confused by too many choices. Thus, the system here has to ensure that all candidates available for election by the public shall be competent, eligible and well-supported by all sectors.

2)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mplementation of dual universal suffrage is a definite arrangement and the ultimate a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But in light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we must have a detail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 before it is being put into running. Planning requires time and resources. Pursuing universal suffrage without complete and detailed blueprint will simply lose the true meaning and spirit of universal suffrage. It will also put stability of society at risk. Therefore, I agree with the options: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attaining universal after 2017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phases after 2016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t is no doubt that dual universal suffrage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HKSAR, but we must attain it in a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ensure all relevant conditions are ripened into maturity.

3) Models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However,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s never mentioned in the Basic Law. In fact, doing so will neg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ong Kong. Attainment of universal suffrage shall never imply the forgoing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t is beyond dispute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out. They have brought professional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voices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mee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I absolutely disagree with the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ll members 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re professionals in their own sectors. Their expertise have enhanced discussion proces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each member contributes his/her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provide first-hand market information in the meeting. I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re abolished, the Council may have to spend extra money and resources to invite independent experts in giving professional advices related to specific fields in the meeting.

Even independent experts have made full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in a meeting, additional discussion time may be required, as the non-professionals without the actual skill or knowledge in a particular field may need more time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procedures, common practice of certain field or issue. The inclusion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with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ld avoid this double handling, which will then save taxpayers' money, government's resources, as well as Councilors' time.

The concept behind is similar to the long debated arbitration versus litigation. That is why arbitration is preferable in handling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execution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s ordinary judges in courts may lack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specific field. People choose arbitration because it serves their needs and saves cost and time as well.

Besides, those Councilors who are being selected by the voters of their functional sectors are used to be accountable, renowned and representative in their own sectors. Some of them are also holding presidency of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Each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ing his/her own sector would help in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In fact, it is an easier job to convey policies to a sector through Councilor in the same field, with terms understand by people in that sector. Some people may argu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will only speak on behalf of his/her own sector, and neglect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Hong Kong, but I do believe a person who has gained majority support from his/her own sector is also ethical and rational.

It is noted in the present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93% are either members of certain political party or individuals supported by certain political party or its affiliation, 72% are university graduates. Nearly half of them, that is 48%, are full-time Councilors. These figures reveal that we may not be certain of the background and capability of Councilors returned from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but we are pretty sure that most of them are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parties.

However,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60% are either members of certain political party or individuals supported by certain political party or its affiliation, 83% are university graduates. Most of them are manager or director of companies and none of them are full-time Councilors. There figures show an even quality of Councilors. Though these Councilors have spared less time in district-based work, it never implies tha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it is only an

issu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The community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resources to nurture a professional or sensible decision maker. Now these people are willing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their profess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Shoul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e abolished, these devoted professionals will have to participate in district works in full-time basis in order to gain votes, it would be a waste of resources and a waste of talents. I propose our election system should allow these professionals or decision-makers to remain in their positions that they supposedly be and in the field that they are specialized in. These Councilors returned from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first-h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advices and related connection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 as to truly reflect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 of society.

Quality of Councilors shall always be an element of high priority in our system.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s just like asking the top quality candidates to forgo their own profession in their golden age. An inappropriate resource allocation will only make the community losing candidates who are eligible and willing to serve, while only leaving those who can spare time in district affair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ncilors, it is suggested to set a threshold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pplying model of nomination syste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each candidat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has to gain a certain amount of support from his/her own sector before being an eligible candidate for voters' election. This proposal ensures that no matter which candidate is being chosen at the en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possess sufficient representation.

Some people may suggest downsizing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but I will say this may create further arguments and conflicts as fundamentally there is contradiction of views within different sectors. The harmony of society will be impair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exist in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proved to hav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In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 support having seats returned from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so as to enable the public making their own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I support retain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o as to gain invaluable professional views in a resource-saving manner,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ve Council at large.

I am delighted to provide my assistance in making this consultation a succes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should you require further comment.

Yours faithfully,

(Signed)

LAU Kam Sing Dickie
Committee Member
North Point West Area Committee
Eastern District Office

9 October, 2007

Dear Sir,

I write to respond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y principle stance on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tributes to **viability** of any proposal leading to the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two elections concerned.

I oppose the introduc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2.

As any major change related to the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needs amendment of Basic Law which must be made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or approval or record.

We may recall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d decided in 2004 that the CE election in 2007 shall not be by means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2008 shall not be by means of an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by universal suffrage. 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past few years in Hong Kong and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was vetoed in 2005, there is no ground to assum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may have alternative idea towards the elections in 2012 and shall approve the proposal now.

Apparently, any unilateral proposal, be it initiated by the pan-democratic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with considerable support, may eventually und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KSAR. And, Hong Kong's interest shall be jeopardized.

For the reason stated above, I pref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posal that is incremental and gradual, and we can re-adjust our step, from time to time, in light of Hong Kong's situ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faithfully,

(Signed)

Joseph IP

p.s. you may post my submission in the annex of your report.

以“務實態度”和“穩健步伐”
---- 才能建立“社會共識”邁向普選

對特首及立法會普選模式的回應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高寶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林瑞麟 局長：

特區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策略發展委員會和各界代表討論的基礎，展開三個月的諮詢期，啓動了全社會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討論，對凝聚社會共識，掀開踏上普選的重要序幕。

(一) 凝聚社會共識，主流方案漸露曙光

經過反反覆覆的社會討論，逐漸形成了四點社會共識：一是，必須符合《基本法》的原則；二是，必須確保中央對政制發展過程的參與原則；三是，必須堅持均衡參與的原則；四是，必須堅持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這四點社會共識十分重要，可以讓市民理性討論，可以讓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各政黨和立法會議員，認真考慮如何形成實踐得到，立法會投票可以獲40票或以上通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主流方案。相信，對推動政制發展，可以由主流方案→路線圖→時間表→落實普選。

(二) 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不贊成採用綑綁的做法

『瓜熟蒂落』，條件成熟了，瓜熟自然蒂落。我對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理解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那一個條件成熟就先行落實普選，不應綑綁起來。採用務實的態度，採取先易後難的模式，較穩妥，較能實現。

對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社會上爭議不大，基本上贊成要有廣泛的代表性，可以把目前的選舉委員會轉爲提名委員會；對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有爭議，人數以800名以上的居多；對提名委員會在四個界別的基礎上可增加界別分組，如青年、婦女等。這些重要的內容；對提名後的普選方式，社會上爭議性較少。但對提名方式、提名門檻和候選人數目爭議性較大。

對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對功能界別的30席的處理，社會上爭議性最大。功能界別的議席，由28個功能界別組成，使立法會能兼顧到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目前，只得九個功能界別表示願意放棄其功能界別的議

席，還有19個功能界別表示要保留其議席。再者，如採用分階段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九個功能界別是否樂意自已先行取消呢？社會上有强烈的聲音要求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總之，對功能界別議席的處理，爭議的內容，距離一直未有收窄。相信，短期內不容易達到社會共識。

由此可見，社會上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產生辦法分歧較少，而立法會普選模式的產生辦法分歧嚴重。我們不會忘記 2005年12月4日因一些立法會議員採用綑綁方法，使政制向前發展的方案，得不到立法會40票通過而被否決的教訓。採用先易後難的模式處理，即"行政長官普選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模式，既符合循序漸的原則，也有利普選的推行。因此，不應把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產生辦法的討論採用綑綁的方法處理。

(三) 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意見

(3.1.) 本人對普選行政長官的建議：

由1600名各界人士組成提名委員會。有志於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人士，必須獲得50位或以上的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其中必須包括5位立法會議員及5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名，才可成爲參選人。參選人要進行預選，每位提名委員可選兩位參選人。得票最多的前兩位參選人成爲行政長官候選人，由全港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舉，得票超過總有效票數50 %，獲選爲行政長官候任人，並交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對參選人的資格，本人認爲；參選人的門檻不應太高，否則會障礙了有志的參選人的意欲。因此，提名的門檻 50 位提名委員；但又要確保參選人的認受性和素質，又考慮到要令中央和特區放心，讓全國人民和香港市民放心，充份體現出『一國』和『兩制』，所以建議在 50 位提名委員中，必須具有 5 位是立法會議員和 5 位是全國人大代表，符合上述要求者才算是行政長官參選人，才可以參與預選。

爲了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建議候選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由市民投票選舉後，得票必須超過投票總人數 50 %才獲選爲行政長官候任人。

(3.2.) 提名委員會的功能、組成和產生辦法：

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對提名委員會的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提名委員會的功能 ---- 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並確保提名後能透過普選產生的目標。本人認爲：提名委員會 (1) 要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質素；(2) 要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認受性；(3) 要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名額。因此，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有權和有責，履行提名行政長官參選人參選和預選工作工作的責任。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 可參考選舉委員會共 800 人，分四個界別，由各界

人士組成的方案。因應香港社會的發展，如人口增加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本人建議：提名委員會由 1600 人，分四個界別，由各界人士組成。分工商界、專業界、政界及社會各界，各界別的名額分別由 400 人組成。凡經該界別確認其專業身份的人士屬專業界；凡產生經濟價值的企業或機構屬工商界；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香港地區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屬政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婦女和青年屬社會各界。

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 ---- 提名委員會不等同選舉委員會。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不一定經選舉產生，也可透過協商的方式產生。

(四) 對立法會普選的意見

(4.1.) 擴大立法會功能界別中各界別的選民基礎

功能界別選舉的精神在於有利社會各界均衡參與，吸納各界的意見，社會能平衡發展。因此，保留功能界別的因素是相當重要的，但需要調整其選舉模式，以求能朝著普選原則邁進。建議將功能界別中專業界別的公司、團體票，逐步擴展至個人票，從而增強功能組別中的普選成份，作爲日後循序漸進、全面普選立法會的重要起步。

(4.2.) 建議將立法會功能界別逐步重組爲 10 多個大界別

把功能界別重組爲 10 多個大的功能界別，並以性質相近、選民人數相近的界別爲組合原則。讓功能界別中的界別選民基數繼續擴大，作爲將來過渡至立法會最終普選的目標，有利功能界別的選民及議員順利過渡至普選模式，符合循序漸進及平衡各界利益的根本原則。

(4.3.) 以比例代表制的模式進行功能界別選舉

重組後的功能界別內，要保持不同團體及專業組織的代表性，確保均衡參與的原則，建議在功能組別中實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一來既可充分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二來可消除一些選民人數較多的專業團體，壟斷整個重組界別中所有議席的情況。

(4.4.) 維持立法會議席數目不變

特區政府的法案需要得到立法會通過才能生效，審議法例的時間往往決定政府推行政策的速度。因此維持立法會議席數目於合理水平，能維持和提升立法會的議事效率。因此建議維持香港立法會 60 個議席不變，以便維持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於高水平。

(五) 不遲於2017年進行行政長官普選，然後才考慮立法會普選

如果2005年12月4日"政制向前發展"的方案，得到立法會40票通過，相信在2012年行政長官普選會實現。現在進行政制諮詢，2008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模式從中央到全港市民主流方案達成社會共識後，根據普選所需的條件制訂路線圖和時間表，對《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的部分要進行修改，對相關問題和法例的準備……等等，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的普選較可行。對立法會普選的爭議，涉及28個或以上的界別利益，相信不是短期內可以收窄差距，因此建議待行政長官普選後，才考慮立法會普選。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72.1%的受訪者表示直接或因中央取態而接受於2017年或以後普選行政長官。全港有超過10萬市民簽名要求行政長官的普選不遲於2017，然後才考慮立法會普選。

由此可見，對行政長官的普選，社會共識較大，期望以穩步發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爲香港的民主進程注入切實可行的動力，以配合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持續發展。抱著積極參與的態度，從務實的角度支持政府全面而有序的，推動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的最終全面落實。本會深信，只要政府能小心考慮各方的意見，遵循基本法規定香港政治發展需以循序漸進的模式向前邁進，保持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有特色，相信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發展將越趨民主及成熟。

(六) 必須採用穩健的步伐來推進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是政治體制的核心，對香港今後的政治、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社會由各階層市民組成，政制模式必須保障到各階層市民的參與渠道，使各階層市民的利益能充份得到反映。因此，各政黨都要發揮政治智慧和政治胸襟，以市民的利益爲重，才能使普選由理想達至現實。

必須採用穩健的步伐來推進。過份的執着的政治爭拗，只會令歷史重演，不但拖慢了普選的步伐，也拖慢了社會的發展。因此，"先就普選模式及路綫圖達成共識後，才討論時間表"和"先易後難"即"行政長官普選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的處理，是符合實際和穩妥的做法。相信，有利於收窄分歧，拉近距離，擴大共識，使普選能一步一步地得到現實。

(已簽署)

二00七年十月九日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

本人以最簡單及直接方式來提出政改意見。

2. 政改的指導原則：

2.1 終審法院李國能大法官在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Yau Luk Lung Zigo, Lee kam Chuen (FACC No. 12 of 2006) 的判詞說：「1.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the right to equality"). Equality is the antithesis of discrimin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equality is in essence the right not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It guarantees protection from discrimination. The right to equality is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in Hong Kong. 2. Discriminatory law is unfair and violates the human dignity of those discriminated against. It is demeaning for them and generates ill-will and a sense of grievance on their part. It breeds tension and discord in society.」；

2.2 政制發展綠皮書第 2.10、2.19 段；

3. 目前的政治制度

有些人祇有直選一票。另外一些人除了直選一票外，可利用身爲某特選專業人士身份及擁有多間一人有限公司成爲工商界別會員後而擁有多個投票權。這種制度安排很明顯違反上述終審法院的判決；

4. 建議下列政改方案

4.1 在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議員能夠用一人一票全民投票選出來是符合上述指導原則。這個方案是首選；

4.2 如果上述 4.1 的方案不被接納，可用一人兩票原則來處理。其中一票是全民直接選舉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議員，另一票是以其功能身份投票，因爲任何一個人都有其功能。我們不可岐視某些社會功能，例如家庭主婦有照顧家庭及教育子女功能、中醫師有醫療治病功能、建築工人在樓宇建築及維修功能等等；

5. 因今次是方向性的諮詢，並非政制長盡設計的諮詢，所以沒有政制細節的回應。希望上述方向性的方案能得到各方面討論。

何超光
香港永久居民

日期：2007 年 10 月 9 日

From:
Date: Oct 9, 2007 18:0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rd Floor,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must be only directly produced by democratic election. The number of committee members are should be large enough, say 1200, so as to prevent corruption.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say 50, for securing large no. of candidates for diversity.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good nominees. Because the pre-selection is a physical mean against the democracy.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possible.

Regarding the LegCo:
We should replace al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want democracy now.

Best,
Tang Chui Chung

选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林瑞麟局长：

本人支持 2012 普选特首。
（2012年全面）
反对普选立法会议员。

支持维持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

[redacted]

2007年10月9日。

9th October, 2007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HKSAR Government

Dear Sir/Madam,

Ou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fter in depth discussion of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e, a group of academics i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ave come up with the attached recommendations for your serious consideration.

Yours faithfully,

Leung Yan Wi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Head of Departmen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Department,
Co-head, Centre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我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1) 原則

我們認同《綠皮書》2.21 節引述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中的主張，認爲任何選舉制度，「最終都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框架內」制訂出來；而普選的「國際標準」乃指「『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2.24 節)。這是政改最重要和基本的原則，故此我們認爲《綠皮書》2.10 節所列出的四項原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都不應違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這項國際標準。

基於這最重要和基本的原則，我們有如下建議：

(2)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提名委員會

- ✓ 我們認爲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只是負責提名，絕不應有任何篩選的功能。
- ✓ 我們認爲提名委員會應
  - (a) 以現時 800 人選舉委員會爲基礎，經改善選舉方法*後產生，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 或
  - (b) 包括經改善選舉方法*後產生的選舉委員會 800 名委員，加上約 400 名民選區議員，共約 1,200 人組成，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

*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法應改由各行業的從業員一人一票產生。

提名門檻及候選人數目

- ✓ 我們認爲參選權與被選權都是合乎國際標準的基本人權，而且我們認爲應鼓勵更多有心人士參與。再者，基於各種現實的考慮，出現過多候選人的機會極微。故此我們認爲不應過度限制公民的參選權與被選權，所以提名門檻不宜高，而候選人數目也不宜設限。
- ✓ 我們建議每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人數爲 50，而每位提名委員可提名的人數則不用設限。

(3) 立法會普選模式

- ✓ 我們認爲現時立法會的功能團體選舉完全違反國際標準的「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原則，故此應立即取消，避免繼續成爲國際笑話。
- ✓ 我們建議在取消功能團體組別後，全數六十席的立法會議席，都由全港市民以「普及和平等」的地區選舉方法，一人一票選出。

(4) 時間表

我們認爲港人「普及和平等」的參選權與被選權已被不合乎國際人權標準和不合理的政策長期剝削，而香港的民主進度，遠遠落後於港人的期望，也嚴重落後於社會的發展。此外，我們認爲香港的各種政經、教育、文化條件都早已達到全面實行雙普選的水平。

基於上述理由，雙普選的日期實不應再延遲。我們認爲 2012 年實在是推行雙普選的最合適時間。

2007.10.8

Our View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 Principles

We affirm what is stated in Section 2.21 of the Green Paper, that any election system should be formul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refer to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2.24)".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refore we hold that the four criteria listed in Section 2.10, viz.: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HKSAR", must not be applied in any way that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Based on this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2)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Nominating Committee

- ✓ We believe that the duty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to nomination and should not include any screening function.
- ✓ We propose that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either
  - (a) be based on the present Election Committee, but constituted through an amended election method* (800 members); or
  - (b) include the 800 membe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constituted through an amended election method*, plus all elected District Board members (400), with a total membership of 1200.

  This will increas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 The method of election for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hip should be amended to "one individual, one vote" for all members in the professions.

Nomination threshold and number of candidates

- ✓ We believe that equal rights to election and to be elected are basic human rights. We also believe that citizens should be encourag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participat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democratic culture. Furthermore, based on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the chance of having many nominees is very dim.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citizens' rights to election and to be elected should not be unduly limited, meaning that that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should be low and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that each nominee can nominate should not be limited so as to enhance civic engagement.
- ✓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be 50, with no limit to be imposed o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that each nominator may nominate.

(3) Models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 ✓ We believe that the inclus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s totally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Therefor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should be abolished immediately lest the HKSAR should remain a laughing stock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 We suggest that after the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all the sixty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be elected directly by all Hong Kong citizens in district election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with "one individual, one vote".

(4) Timetable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citizens have long been deprived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 to election and to be elected throug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by unreasonable policy that fails to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The progres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lags far behind both the expecta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territo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Hong Kong are now ripe for the wholesal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both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both the Chief Executive be elected,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 form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without further delay.

2007.10.8

發起人 (香港教育學院)：

梁恩榮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聯絡人　　)
吳迅榮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余惠冰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莊耀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阮衛華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王秉豪　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學系
林德成　課程與教學學系
莊璟珉　數社科技學系
張橋泰　數社科技學系
廖志凌　持續專業教育學院

聯署人 (香港教育學院)：

陳淑貞　評估研究及發展中心
陳永華　評估研究及發展中心
（已署名）
曾卓權　體 藝 學 系
高達倫 (Cruz, Alberto) 體 藝 學 系
楊思賢　課程與教學學系
龐憶華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已署名）
麥肖玲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鄧怡勳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Phillipson, Sivaneswary 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學系
陳賢冰　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學系
黎瑞英　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學系
黎寶燕　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學系
（已署名）
袁慧筠　幼兒教育學系
葉俊聲　幼兒教育學系
張家傑　英 文 學 系
陳潔華　數社科技學系
布森祖　數社科技學系
馮振業　數社科技學系
（已署名）
高中衡　資訊科技服務處

編者註：4名聯署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我们對普選的一点意見。

(一) 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的達至双普選。

(二) 支持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三) 在兼顧到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下；支持特区立法會在2017年後進行普選。

香港市民
叫敬
[illegible]
07.10.9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名小市民，政治的穩定是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故政制發展，我們很重視。我認為：必須按「基本法」的規定有創行事，因中央政府有憲政指導權，所以必須有利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及均衡參與，循序漸進和香港實際情況，這樣才符合國家和香港特區的利益。

行政長官之選舉方法：本人建議由一千或百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或四名候選人，然後由選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現時香港特區民主政治還未成熟，2012年可能進行普選立法會議員，若要達至經濟、社會穩定及和諧，故建議到二〇二七年才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然後才落實普選立法會議員，這樣可保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專此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鑒

小市民 陳耀南 敬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就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有以下意見。香港作為一國際性大都會，本港發生的所有事情均為世界矚目及關注。

本人贊成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按照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以先易後難方式，穩步迈向普选的目标，根据香港的實際情況，建議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最終的普选方案，應充分吸納各界人士意見，並須体現均衡參与的原則。

此致

九廣鐵路員工協會副主席

[illegible]上

9.10.2007

A2635

2007年10月1日

本人　　，籍讓公眾參考《政制發展綠皮書》並重點，諮詢意見。投的意見。

本人曾於1988年1月，籍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投的意見後，該秘書處有通知函。因本人近月無意中看見上述的（現給影印本在後頁1A。因私隱，刪了身份証號碼、電話。現在不在天台上班居住）。

本人查閱了《基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八條。但《基本法》沒有規定政治思想定性誰是「反中亂港」。誰是「愛國愛港」。誰是「愛共產黨」。那些是「愛國陣營」。那些是「反對派」。

香港人各自組織的黨、聯……等，都自稱、宣稱要民主、要自由。連「民建聯」都是以民主、為前提。

由首任（屆）特首競選起，已經是「實際情況」了。但在第二任前，公開「我挺董！」的人（紅色資本家霍英東）一言堂挺董後，已壓倒一切（想參選的人）沒有「循序漸進」的競選民主程序，是否「循序漸退」的「愛國愛港」騷（表演）呢？

本人聽電台新聞報道。又看電視新聞報道，女記者公開問：「江（澤民）主席是不是欽點董建華做特首？」

江主席（很生氣地罵、又用英語、又用普通話）手指着她：「……你批判我（中共黨人很怕被人公開批判。於是他欠過來，政治思想定性批判這記者了。）……」

「……最終達至……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回歸都有日期。何時何日就是最終達至呢？是五十年不變的最後一年嗎？

何時就是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日期呢？又還是人大常委會又釋法作出決定日期呢？又還是提出的選舉方案又不能獲得立法會通過呢？為甚麼不獲通過是否不按民主程序呢？是否「大民主」程序呢？立法會不是「人大」的基本手法——熱烈鼓掌，舉手機器（現在改了按鍵）。

1A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致：
To:

查詢電話： 5-8100810 內線001
For Enquiries : 5-8100810 Ext. 001

檔案編號：
File No.

發出日期：
Date of Issue 5-10-88

聯絡人：
Liaison Person

身份証號碼：
I.D. Card No.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年齡：
Age

☑ 本處已接獲 閣下／貴會投來有關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意見書，特函通知，謹此致謝。有關意見現正在處理中。

☐ 本處欲索取一些有關 貴會的資料，以助本處整理 貴會對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發表的意見，現煩請填寫後頁表格，並於兩星期內寄交本處。有關資料可按 貴會要求保密處理。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 We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your organisation's written submission on the Draft Basic Law (for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The written submission is now being processed .

☐ In order to help us collate your opinions, you are requested to supply the relevant details of your organisation. Please complete the attached form and return it to us within two weeks. Al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at your request.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連卡佛大廈8樓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38號 電訊傳真：5-8105067
8th Floor, Lane Crawford House, 70 Queen's Rd. C., Central, Hong Kong. G.P.O. Box 138 FAX: 5-8105067

目錄

	頁數
本人投的意見	1
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上帝所憎惡的有驕傲	2
「沒有言論自由」退休後的鄧小平，被迫……	7
毛澤東濫用權力	8
「馬克思不是先知、不是上帝」鄧小平說	9
不要迷信，不要最後犯錯誤（罪），要謙虛	11
「聖父比萬有都大」、「聖子與聖父原為一」你知道嗎？	12
耶穌從天上聖父出來，到了世界……門徒信了	13
比萬有都大、獨一的真神，賜天上地下所有的權給給耶穌基督了。你知道嗎？	14
主耶穌被接升天，一百多個門徒看見	15
希律王是人，不是神，更不是真神，他死於非人手	16
中共黨人吳邦國騷授權論	17
有人乘機寫專欄擦鞋（拍馬屁）	18
「大民主」霸權、強權政治大國。你知道嗎？	19
律法與法律不同。法律有惡法惡規	24
搬蘇共惡法惡規？算是高度民主制度？	28
中共党人的人民民主制度，這國家有最大的優越性，不受牽扯。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制衡、約束……	29
既得利益者護法之一等，即時寫文支持，所謂比較研究	31
制衡、約束权力擴展和濫用權力	32
自誇現在的政治制度較諸三权分立制具有無比优越性，究法明确規定一切权力屬於人民（毛澤東）	34
搞宣傳的既得利益者「護法」認為人民民主是……	35
毛澤東逃命（長征）時，誰為人民服務？	36
打仗得勝乃在乎耶和華真神——天地的主	38
英國有言論自由給馬克思。他是反革命，因為……	39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义國家（玩了75年「玩完」——亡國）	41
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产党……我們還是允許他罵……。鄧小平講話	42

目錄

	頁數
有心人公開「示愛」共产党。有心與簡化有心	43
鄧小平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44
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	45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軍。……可以防止动乱……	46
一九九七年以後，也可以罵共产党……	46
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罵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统戰）……	46
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	47
"人权"西方的與中共党人的本質、观点	48
中共党人的政治人权保障	50
…… 不改革开放 …… 只能死路一条	51
資本主义是邪路。社會主义的特点是共同富裕？	52
讽刺的是（事）……	52

△ 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上帝所憎惡的有驕傲

「……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驕傲不得，說大話也不行，……」（《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第 [illegible] 頁）「我們可以自豪，當然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驕傲不得，說大話也不行，畢竟我們還落後。」影印本予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本人想起，迷信风水的前特首董建華當家作主人，他答记者说「……真是感到無比激動，無比的驕傲，……」。

之後，董特首又一次驕傲，是他出访西方多國，回港後，回答记者專访時说了。他愛國愛港嗎？

他愛外國死了的人——那自稱成佛（有大智慧）乞食[1]的人。董特首發署將「佛誕」作為香港公家假期。這蘇，香港衰，唱也不好。因為英國人管轄香港百多年，絕不批准佛教和尚申請那死了的人為佛誕。

本人研究《聖经》（耶和華真神的書）[2]。知道、認信約幾千年前，愛真神、求主耶和華（上帝）賜得了大智慧的所羅門王，寫的箴言「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祂心所憎惡的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散分爭的人。」（箴言6：16-19，15：8，21：30）「凡心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連手，他必不免受罰。」「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影印本在下面 ↓

[3]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1] 他因為宮庭分爭，離宮出走，下行乞，就死路一條。

董特首當家作主人，也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假大空口號治港，「XX港」、「XX港」、「超英趕美」。他要唱好香港「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但越唱越衰。真神的懲罰之一「雞瘟」（有人起名禽流感）六人死亡。亞洲金融風暴，若沒有P7前港英政府留下五千多億天文數字儲備給特區政府，應付董特首的多年財赤政府，以及出招對抗「大鱷」的股市恒指等。經濟衰退，負資產階級出現，自殺（跳樓、跳海——「空中飛人」——自戕伸直）的人增多。

香港繼續衰，衰到有輕微的瘟疫，這是上帝真神的懲罰之一。中共党人起名「非典」，2003年3月22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的人起名簡稱「沙士」——是一種冠狀病毒、導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當時三個月，有二百九十九人死亡，多人有後遺症。

當時，市民悲觀恐慌，經濟蕭條，各電台、各電視、各報章有報道。

當時，外出的人都戴口罩、人心驚慌，學校停課，酒樓、餐廳、商店無生意。每天「中招」（感染）入醫院的人數、死亡人數，各電台、各電視，次日報章有報道。

那天，董特首公開講：「……一個都唔好俾佢死……。」但每天都有人死。

幸好三個月輕微瘟疫期結速，否則後果……。2003年5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撤銷對香港的旅遊忠告。

「香港衰，國家好」。因為國家內地公民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收入富起來。於是，董建華特首要求中央放「自由行」先富起來的人到香港旅遊銷費，以及CEPA（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簽訂。

本人回想「國家衰，香港好」就是假大空口號治國的毛澤東領導期，唱好「社會主義好」，其實社會主義「國家衰」。港英政府管治的「香港好」，當時香港同胞關愛「一窮二白」的大陸親人，同胞們挑擔一袋一袋的食物等物資到火車站回鄉過年；有電視台的記者，攝錄了現場情況後，我看電視新聞報道了。

你怎樣上述唱好的口號是對？是錯？已經是歷史事實了。

△埃及法老王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必降低微

本人研究《聖經》知道二千多年前的歷史。

全能的真神——上帝——主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先知以西結）說：「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預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啊，我與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魚為敵。……。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叫埃及……。……必成為低微的國，必為列國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於列國之上。我必減少他們，以致不再轄制列國。……。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和華如此說：……埃及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必降低微……。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滅埃及及眾人。……」（結29章→30章）在後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全能的真神指着祂的永生起誓，因為……

．全能的真神「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先知以西結）說：「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廢之地的人說：『亞伯拉罕獨自一人能得這地為業，我們人數眾多，這地更是給我們為業的。』所以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吃帶血的物，仰望偶像，並且殺人流血，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麼？你們倚仗自己的刀劍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鄰舍的妻，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麼？」你要對他們這樣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場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間的，必交給野獸吞吃；在保障和洞裏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這地荒涼，令人驚駭；地因勢力而有的驕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涼，無人經過。我因他們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涼，令人驚駭。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結33：23－29節）」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沒有言論自由」退休後的鄧小平，被迫……

曾經「三上三落」的鄧小平退休後，他在北京《人民日報》沒有發表文章的言論自由，因為該報的人要為毛澤東擦鞋（拍馬屁）；他們又要政治思想定性「姓資姓社」作文章，於是，鄧小平被迫受到上海用「皇甫平」發表文章《鏡報》3月刊指責了。→

「……改革開放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ㄙ 毛澤東濫用權力

1971年底到72年初，鄧小平要有言論自由，於是「鄧巡視五省時……視察深圳……鄧小平說：我們的教訓是很沉重的……舊的習慣勢力和主觀片面、濫用權力。……」（《爭鳴》二月號一九九二年）7頁、11頁在後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4「馬克思不是先知、不是上帝」鄧小平說

退休後的鄧小平反思，他心意更新，思想有了變化，更解放思想，不是統一在馬列毛思想主義裏，他知道馬克思是人，不是全能的真神——上帝。

以前（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曾說「……我們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斷總結經驗，堅定地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8頁）在後頁。不靠上帝可以嗎？不靠上帝創造的空氣、水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源、土地……等資源可以嗎？中共党人靠自己的努力創造出空气、水源来嗎？　　全人類（除了亞當和夏娃）都是赤身出於母胎，一無所有，都要靠上帝賜給人類的空氣……等，承認為是嗎？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又不要迷信，不要最後犯錯誤（罪），要謙虛
退休後，要言論自由的鄧小平南巡「……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老年人有長處，但也有很大的弱點，老年人容易固執，因此老年人也要有點自覺性。越老越不要最後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不要迷信。……」（《鄧小平選 第三卷》381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聖父比萬有都大」、「聖子與聖父原為一」你知道嗎？

在香港維港上空低飛（2007年9月3日上午）的新空中霸王A 380客機，比747型客機大，載客量多。

有人說：「太陽系比世界（地球）大。」

又有人說：「銀河系比太陽系大。」

師尊（主耶穌基督）在世界時，講道理給祂的羊（人）知道、認識「……我父把羊賜給我，祂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我與父原為一。」使徒約翰聽了，作見證，寫在書上（《聖經》約翰福音10：29-30）

救主耶穌基督又告訴門徒「……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約14：28）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耶穌從天上聖父出來，到了世界……門徒信了

聖父從天上差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了世界，除了加略人猶大，眾門徒都信了。

「『這些事，我（耶穌）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來的。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裏去。』

門徒說：『如今祢是明說，並不用比喻了，現在我們曉得祢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祢，因此我們信祢是從真神出來的。』」（門徒約翰聽了，作見證；又寫書記錄在約16：25—30）

有愛真神的白種人，又愛亞洲的黃種人，來到亞洲，將《聖經》翻譯成中文。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 比萬有都大、獨一的真神、賜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給耶穌基督了。你知道嗎？

比萬有都大——獨一的真神——永活的聖父——公義的
聖父賜所有的權柄（力）給作成祂的工、死過又活、多次顯
的主耶穌基督——聖子了。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為定的山上。他
們見了耶穌就拜祂，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
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十一個門徒之一高太聽
了。作見證，在適當時
候用文字記錄在馬28:16
至20）→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主耶穌被接升天，一百多個門徒看見

從死裏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又顯，四十日後，耶穌被接升天，當時約有一百多個門徒看見，又有兩個天使作見證。

認識、認信、忠心的門徒之一路加醫生，在適當時候，又提筆寫見證，將看見、聽到的；以及初期基督教教會的歷史事實記錄了。

當時他們聽從主耶穌的命令，從耶路撒冷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耶穌的見證。

請你細閱《聖經》使徒行傳第一章↓一至十一節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希律王是人，不是神，更不是真神，他死於非人手

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全能的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希律王不歸榮耀給真神，反而敵擋真神。他殺真神聖子耶穌基督的門徒雅各，拿彼得在監裏……。希律王是人，不是神，更不是真神，他死於非人手。路加醫生作見證記錄了這一史實在使徒行傳第12章了，請細閱。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中共黨人吳邦國駁授權論

是否中央不依法授予香港的，就是破壞「一國兩制」？

2007年6月8日，本人聽電台、看電視新聞報道，知道中共黨人吳邦國駁中央授權論「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

是否授予皇陛權？就是一個權？沒有兩個權？不存在「剩餘權力」？是前特首董建華。

次日2007年6月7日《明報》報道「吳邦國：港自治權在中央『中央給多少、香港有多少』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

同日《蘋果日報》報道「『中央授予香港、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吳邦國闡了香港……」

同日《文匯報》報道「吳邦國：港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授權……」

同日《東方日報》報道「……吳邦國：不存在剩餘權力……」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4 有人乘機寫專欄擦鞋（拍馬屁）

一個月後（2007年7月7日），這個近期才寫專欄①的劉夢熊，乘機擦鞋（拍馬屁），他用俗語「飲水思源」的「源」是中央。他將權源等同，但他不知道中共中央人民——毛澤東的霸權、強權政治思想定性了劉少奇，鄧小平是"全國第一、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老年的鄧小平說：「……濫用權力（毛澤東）……」

① 2007年7月29日《東方日報》專欄.影印本

多年前，有人說：「屁股指揮腦袋」。

本人思想甚麼意思？是被政治欽點的人的屁股坐的政協等，要指揮腦袋統一政治思想。

2007年某日，本人閱《東方日報》有一寫專欄的人，寫了近時屁股指揮腦袋的意思，他寫的是別人（實質是寫自己）。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ㄙ「大民主」霸權、強權政治大國。你知道嗎？

本人患有神經衰弱。但有研究之聖經科、天文科、動物科、政治科。

有些人不談政治，因有「恐共症」，怕政治思想定性（未審先判）。

近月，本人閱讀《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第200頁）知道鄧小平談話，諷刺毛澤東搞的"大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時，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我們從得歷史的經驗教訓。（影印本↘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劉少奇主席是"全國第一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是"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的霸權、強權政治思想定性（未審先判）了階級鬥爭；最親密戰友；指定毛澤東是"全國團結（統戰）

接班人——林彪。"四人幫"、"三箭头"的力量。特階级敵人，"牛鬼蛇神"門垮、門臭、門倒，踏上一隻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澤東是人民，他的民主、專政，就是專（剝奪）了劉少奇的政（治）權剝終身；革劉少奇條（性）命。但他忘了對鄧小平的「人民民主專政」、「大革命」，將鄧小平執禁——勞動改造思想（本人想起2003年香港的(勞動)清潔大隊長曾蔭權）。

上述是「人民民主專政」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级專政。……」朱立國「1949年，毛澤東……首次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次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政治常識》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師手册 第15-16頁）影印本。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中共黨人毛澤東搞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赤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是人民、站起來了。搞強權、霸權政治。大革別人係（性）命討文化、大革命。

「……中國革命勝利後，一直奉行反對霸權主義，……。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主席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鄧小平之選　第三卷》第28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鄧小平談話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下長的時間內將會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心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第359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幾個月後（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鄧小平的談話「……現在出現的新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只要歷史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能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360頁）。

只要將他們講錯的相反；就對了。

本人在中山石岐時，到一個街坊知青（他父親是中醫科）家裏座，他開了收音機，聲音傳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即時回應：「中央人民講錯電台。」

我沒有說話，但我知道、看見「大躍進」，就是「大破壞」。假大空口號治國，這是歷史事實。

「文化大革命」的優越性就是「一窮二白」，鄧小平的孤子鄧樸方成為殘疾人士。

掌權者的霸權、強權政治恩格定性（未審先判）——階級敵人、走資派、反革命、動亂……等。

看來有些人怕講政治——「恐共症」「恐政治症」，現在怕「政治化」。但有人自稱、宣稱「時事評論」、「時事分析」不是講政治，不是政治化。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律法與法律不同。法律有惡法惡規

主耶穌解釋律法（誡命）原意。

你知道嗎？創造天地萬物的主耶和華——上帝，在西乃山上①賜律法——誡命給以色列（希伯來）人遵守。真神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但他們有遵守的，也有不遵守的，以至國家分裂成南、北兩國。

律法是真神賜的。法律是人定的。有些人為了自己的權、利，立了一些惡法，是隨從四圍列國的惡規，就是約二千多年前，以色列城中殺人增多、被殺的充滿街道。所以主耶和華必施行審判他們。先知以西結記錄了，請你細閱以西結書①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獨一的真神從天上差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來，是要成全律法（誡命）和先知。以後、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當時，門徒馬太聽了，作見証寫了馬太福音第五章17－20節。請你細閱。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耶穌解釋了律法——誡命的原意。因為有一個人是律法師受試探耶穌。良心的見證人，門徒馬太聽了，作見証寫了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34至40節。請你細閱。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黑暗掌權了」時期。你知道嗎？就是那些不遵行律法（誡命）的人團結起來，他們是魔鬼的兒女，他們聽從魔鬼的話，以冀思想污穢。他們是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黨猶太教領導人——文士、律法師；連同撒都該教門黨領袖——大祭司、眾祭司長，還有民間公會眾長老（公會主席，他們又煽動群眾高呼「打他十字架！…」。忠心的見証人路加醫生記錄了在《聖經》路加福音22：52至53節「……黑暗掌權了。」

奮銳黨人沒有逼迫（害）耶穌。當時耶穌揀選了十二個使徒。有一個是奮銳黨的西門（馬太福音10：1—4）。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搬蘇共惡法惡規？算是高度民主制度？

中共黨人崇洋——馬克思、列寧……等鬍鬚佬（本人在大陸讀小學時，看見掛在牆上的像），全盤照搬蘇聯共產國的惡法惡規，宣稱是高度民主制度的[1]社會主義國家……。

約六年後（1987年1月13日），鄧小平談話諷刺，其實批評毛澤東政治思想搞"大民主"[2]就是"文化大革命"。

「大民主」的文化是大革命。

「大民主」的政治思想是霸權、強權——政治定性（未審先判）

「大民主」的霸權、強權行為是「專你以政治權利、革你條（性）命（劉少奇主席……等）。

「大民主」的人民——毛澤東大搞個人思想偶像崇拜；要全國的人學習「毛語錄」。他有很多版權費收入。

② "大民主"影印本在第19頁內。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中共黨人的人民民主制度、這國家有最大的優越性，不受牽扯。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制衡、約束……

本人想起南斯拉夫總統壽西斯古治學活用北京「六、四」出軍矣。但他被愛國的士兵捉拿後，不久「玩完」（死於士兵槍下。）上述意思，本人給中、英、港掌權者的信之一有寫，鄧小平知道。

北京八九「六、四」前一年（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金茨時談話的一部分。……①現在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這是今年十月將要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的主要議程之一。這個問題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的人，主要是涉及廣大干部，不繫是我們一①抵老人。一般講政治体制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阶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那方面西方那一件事情，能搞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件事情，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幸批。……。

又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摧毀之，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民主。……。

都被打倒了。

制度，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性，就是干一件事情，能搞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件事情，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能搞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件事情，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執行，不受幸批。……。

而這种改革又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他們的三摧鼎之，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期間都被打倒了。

大革命"期間都被打倒了。

工作，……。」

：

的最大的主要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能搞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件事情，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民主制度，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下個最大的主要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能搞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件事情，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①

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的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會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社會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度，社會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制度，社會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會制度，社會主共產義家國黨重的主者進行做出家有次，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重，一定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一下決心，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以，我們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方那一套，我們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用他們的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

後來解放了，不能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搬西方那一套。……。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既得利益者護法三一等，即時寫文章支持，所謂比較研究

他們政治定性狠批西方學者不是學術上的真理探討，而是政治上惡意中傷——中共黨人的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

他們不寫文章支持，就革職，現在被香港傳媒稱「護法」三一。

①「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的比較研究

……。

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分屬於兩個對立的思想体系。……。

……。

洛克和孟德斯鳩都信奉近代的自然法學派的學說。洛克認為……。人人都有自然權利，享有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孟德斯鳩也承認自然狀态和自然法的存在，并且認為……。

……孟德斯鳩虽不象洛克那樣直接斷定國家產生於人們相互協議的社會契約，但他却也認為國家起源於一條維系人心的感恩知情的紐帶。……。」

① 三權分立與議行合一的比較研究（《政治常識》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師手冊第79至81頁（摘自《法學評論》1987年第5期，作者許崇德 何華輝）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制衡、約束和力擴展和濫用權力

「……洛克和孟德斯鳩特別研究國家權力如何分立、如何制衡，但并不把分權、制衡和國家的本質聯系起來……。……。

……洛克和孟德斯鳩是出了以權力約束權力的主張。他們首先認定權力具有誘惑力，往往導致掌權者進一步擴展權力和濫用權力。……孟德斯鳩也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孟德斯鳩認為"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樣就使洛克和孟德斯鳩反對專制主義的立論目的直接表現為以權力約束權力。

至於馬克思所遵行合一原則的立論目的則是為了使政權組織形成服務於無產阶級專政。……。

工人階級救它的階級本質來說，是不許求任何特權的；從它肩負的歷史使命來說，更不能被允許謀求任何特權。……關於後一個論斷，馬克思也有所說明。他認為公社應該成為根除階級和阶级統治賴以存在和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础的工具，即成為消滅階級、消灭國家、實現共產主义的工具。……」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自誇現在的政治制度較諸三权分立制具有無比优越性。宪法明确規定一切权力屬於人民(毛澤東)

既得利益者「護法」是搞皇傳說「1936年，我們發表了《分权学说》的小册子。……。……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的指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它和三权分立相對立，有原則區別；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較諸三权分立制具有無比优越性。……。我們不同意這种批評。

首先，我國現行宪法明确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权力的機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我国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存在特权思想和謀求特权的行為，但是，這种思想和行為并不是工人阶級本質的表現，……。」

是農民阶級的毛澤東特权思想行為本質表現。是嗎？一切权力屬于人民。就是他明确規定的宪法。人大是舉手機器，熱烈鼓掌的基本手法。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搞宣傳的既得利益者「護法」認為人民民主是……

「對於專制主义，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我們認為無產阶級專政是人民民主和對敵專政兩者的結合，還認為人民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高類型的民主。很多西方學者却認為无產阶級專政是集权主义、專制主义。……那就不是学术上的真理探討，而是政治上的恶意中傷。对於这种恶意中傷，我們所應該采取的态度是我行我素，堅持我們的制度和原則。

……我們反对"全盤西化"但并不拒絕吸收西方國家政治体制中可以為我所用的某些具体經驗。（……作者許崇德 何华輝）」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本人研究了毛澤東——就是人民。他的民主。專政。行為、思想（人民民主專政），表現了他的霸權、強權、濫權作為。

本人查閱《政治常識》內名詞解釋，有人民民主專政，民主，專政。但沒有人民。於是本人要問人民是誰？誰為人民服務？誰提出人民民主專政？誰提出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逃命（長征）時，誰為人民服務？

鄧小平被批判之一，當衆繳了四人的槍

當時，中共黨人若不逃命，就死路一條。因為中華民國國軍多次"圍剿"他們，若不逃命，唱着「……前進、前進、前進進」就加速自戎伸直——「玩完」（死了）。

同樣的事，若中華民國國軍不逃命，也是死路一條，當時，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共軍攻打國軍，國軍逃到海島一台灣。

本人研究歷史，知道他們都要逃命，否則「玩完」。但中共黨人寫歷史自稱、宣稱、互稱「長征」。小時候的我被他們寫的歷史騙了。

本人閱了《我的父親鄧小平》第307頁←。知道逃命（長征）時的毛澤東是被擔架抬着走的，他患結核病？誰為人民服務？

之前，本人閱了274、275頁②③。知道1933年2月，有政治思想定性文章在《鬥爭》報上，點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人的名。

之後，另一篇文章，再次後，公開批判四人。

5月5日，撤銷了他們的職務，還當衆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編者註：來函附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37

繳了他們的槍……。1P 33年5月不久，郭小平被調到總政治部任秘書長。……

△打仗得勝乃在乎耶和華真神——天地的主

「計謀都憑籌算立定；打仗要憑智謀。」（幾千年前，愛真神、求得了大智慧的所羅門王寫的箴言 20:18, 21:30-31）「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

共產黨人打仗時，有美軍運輸機協助。過淮河，天老爺幫了一個大忙。你知道嗎？請看鄧小平的經歷。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英國有言論自由給馬克思。他是反革命，因為……

胜利的是革命。失敗的是反革命。

英國有言論自由給馬克思。他是反革命，因為他在巴黎搞革命失敗了。他要「走佬」（逃命）到美國紐約（勾結外國勢力）。

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作出書，傳播馬克思主义（失敗主义）。不久，恩格斯「玩完」（死了），無力玩、無力再玩。

列宁搞革命，成功後，搞"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中共党人有參加（勾結外國勢力）。

請看《政治常識》↓·政党制度·名詞解釋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义國家(玩了75年「玩完」——亡國)

請看《政治常識》·國家與民主·名詞解釋 社會主义國家↓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

……我們還是允许他骂……。鄧小平讲话①

没有人，那有黨。人没有犯錯嗎？一切都正確嗎？本人寫字，寫錯的有多次；用塗改液塗改，再寫，

本人未偷渡「來港建港」前，在大陸。中共党人宣傳「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因為本人知道中共人民讲錯電台。只要將宣傳的相反，就是了。

搞宣傳國家教委中小学思想政治教材研究中心、主編的《政治常識》1989年11月第1版，第130－131頁內解釋中國共产党 最後幾句是「实踐証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他（她）們是既得利益者，不寫這些，要革职的。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① 鄧小平上述讲话，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影印本在第46、48頁內。

△ 有心人公開「示愛」共產党，有心與簡化有心，沒有受人組織成立，那有真。

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共產党人沒有槍，那有新中國。

2007年那天，是星期六，上午（忘記日期），本人聽香港電台「清談一點鐘」節目，主持人問嘉賓曾憲梓（「人大」）問題，他回答……。之後，他主動公開做騷（高唱）「沒有共產党，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他說教識自己的兒子，有時在家裏一齊唱（可以擦鞋——拍馬屁，做騷之用）。

次日，我到圖書館閱報，其中一報章寫他「示愛」……。

之後，本人又到圖書館閱報，有一報章的記者等人，計算了他很小（約四歲）懂得唱「沒有共產党，沒有新中國」這歌了。於是懷疑他愛共產党是假大空、說謊話？因為他四歲那年，這首歌未宣傳到他的鄉下，他何來識唱這歌呢？

之後，本人知道曾人大有錢、有權、要面子，絕不認錯的。有錯是別人的錯。

那天，我買《東方日報》，有記者寫文字，意思是內地記者出錯「屈」（冤枉）他，不是曾人大常委的錯……。

之後，曾憲梓（憲字有心）凸顯自己是最愛國的（領袖商人，愛西方領袖文化，不愛中國文化）人大常委，公開批評泛民主人士不愛國。為甚麼他，和一些人凸顯愛國呢？本人閱《鄧》第74頁，提愛國者，左翼的（左仔），右的人，中間的人。……影印本在第45、47頁內

本人研究簡化字"愛"字、"冤"字，是沒有心的愛國、冤法。但"恁"字不簡化，是有心的。曾憲梓的憲字，是恁有心愛財、愛利、愛權。共產党人通用的愛國、冤法，是沒有心的。你認為是嗎？新中國的"国"字，是有王的，面上有一点大痣。"华"字上面化的。华国鋒 [illegible]

「邓小平原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但简化字的"亲"字，是有得见的。是吗？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二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九七年後的香港，本人上文①写了。

「……我們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立国（新中国），到他談話時，卅年都未有，何来古老呢？

① 本人上文第2至4頁寫了。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

「……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左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接上頁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 接上頁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可以防止动乱……

△一九九七年以後，也可以骂共产党……。

△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统战）……。

← 请看

的制度……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还想讲关基本法的起
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
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关于民主……
。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
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
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
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香选就一定能选出
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进京，要循序渐进，我看
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

（编者註：来函附转载文章，因版权關係，不在此刊载。）

在政治思想定性下的，一定能选出了「爱国爱港」的香港人董建华，是吗？

鄧小平：「还有一个问题也顺便说明：……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受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是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

用矢打仗的鄧小平，用军矢的力量压倒一切。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一、"人权"西方的與中共党人的本質、观点

一九八五年三、六月，鄧小平談話「……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权"和我們讲的人权，本質上是兩回事，观点不同。」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們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對说假话，不务虛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則换人情，要任人唯賢，反对任人唯亲。」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4 个共党人的政治人权保障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313頁》注釋 25《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九八〇年二月……通过的，准则共十二条……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A …… 不改革开放 …… 只能死路一条。

是真的，一篇二白的社会主义，本人经历過，又研究了。

中共党人不讲、不写前提，就被政治思想定性（未審先判）所讲的或所写的，不能公開發表。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等。请看退休後，沒有言論自由的邓小平，被迫到了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他是知道要有前提，所以，用前提頂住北京《人民日报》的中共党人定性他「姓资、姓社」。邓小平說話重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幾千年前，愛莫神，求得了大智慧的以色到王所羅門寫的箴言 14：13）

△資本主义是邪路？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共同富裕？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惟有耶和华（全能的真神）衡量人心。」（箴言21：2）

「……我們大陸堅持社会主义，不走資本主义的邪路。社會主义与資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資本主义是邪路；社会主义是正路；特点是共同富裕，是吗？是中共党人的共同富裕？是官商勾结的共同富裕？△讽刺的是（事），2007年6月某日各電台、電視

（編者註：來函附轉載文章，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台。次日，多数報章報道了。本人知道社會主义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党員、官員、公安、廠商大團結的思想行為——強迫、壓迫、威迫上千童工、少年（工人階級）在山西多個磚廠做苦工。

揭發這事的尋找失蹤愛兒的雙親，二月某日，愛兒在郑州火車站被人誘騙到山西磚廠，直到五月二日，雙親終於找到愛兒李寧，並乘廠主不在之機把他救走，成功回家。

另一尋子家長是羊愛枝，尋未滿16歲的孩子被拐失蹤，她加入1000名尋子家長行列，她跑了約100家磚廠，他們成功解救100名苦工。她致函總理，求救被壓迫的奴役童工，拘留那些（社会主义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廠商……等人。

多日後，山西省長中共党人于幼軍作檢討——向上級進行的匯報等。

兩日後，于幼軍公開向被壓迫的人、道歉……。他是一省之長、難辭其咎，嚴懲包庇不法中共党人幹部、公職人員。

國內外媒體廣泛報道了上述的事，但沒有報道中共党人的實質思想行為。

那天，電台報道了山西省的党員幹部、公安人員，因勾結磚廠的商人，受到處分。

次日2007年7月17日《新報》報道「黑磚窰案比芝蔴官受處……」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P日寄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編者註：來函附剪報，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林局長：

政制發展一定要循序漸進不可以快

行政長官要提名委員会按民主程序提名

時間要先经过一個过度期在2017年以後

根据实际情況達至普选

立法会要保留功能组别如果改變要逐步进行不能一步到位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支持我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20:1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陳亨利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選舉委員會委員（紡織及製衣界） 陳亨利

作爲中國的一部份，香港在多方面都與內地密不可分。受惠於中央在政策上（包括經濟、民生等等）的鼎力支持，香港回歸後一直維持平穩安定，經濟發展更是欣欣向榮。

既然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理所當然的亦應該要配合中央政策的路向，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在時機未成熟之前，如果因爲要急於追求所謂“民主”，而選出一些不認同這個基本原則的人來管治香港，香港或會出現政窓的危機，最終受害的也就是香港的普羅市民。

所以，本人認爲普選的時間表推遲一點會比較理想，讓香港所有市民有更多時間可以進一步加強認同祖國的意識。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所提出的普選方案，以下是本人的選擇：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第二類方案，由800人組成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第三類方案，最多2至4名候選人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三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選舉委員會委員（紡織及製衣）
陳亨利
2007年10月9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現就政制發展有如下意見，謹請特區政府審慎考慮並予以採納。

普選模式設計的原則

本人認爲普選的模式必須因應本港的獨特情況而設計，不應照搬其他地方或組織的普選模式或定義。例如除了按地區劃分競選的群組外，亦可按功能或專業界別劃分競選群組；而每一競選群組的選民人數 (即選民與議席的比率) 亦不必有嚴格的規限，主要是必須體現該等競選群組對香港的重要性及其對經濟及社會的代表性，以及達致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本人不認同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並認爲應可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爲增加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人數可定於 1,200 人，但亦需平衡有關的選舉成本。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建議參照選舉委員會的構成，維持分爲四個界別，每個界別 300 名委員，共 1,200 名委員。具體的組成建議如下：

工商界可取銷香港僱主聯合會、增加公用事業界(含公共交通機構)、航運交通界改爲航運物流界、增加銀行界、地產及建造界分拆爲地產界及建造界、批發及零售界分拆爲批發界及零售界、，共 20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15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專業界增加金融服務界(含銀行及理財、保險精算、風險管理及統計、財務分析及金融經紀等)及將法律界分爲訟務及事務兩個界別分組，共 12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25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第三界別可在原有 5 個界別分組之上，增加婦女事務界、青年事務界、環境保育界、少數族裔界、大眾傳媒界共 10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30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第四界別的界別分組不作調整，在分配予當然委員後，新增的委員數目平均分攤於鄉議局及各區議會，共 300 名委員。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並可維持「公司 / 團體」的選票，而絕大部份委員應透過選舉產生。

提名方式方面，建議門檻可減爲提名委員總數的 10%，即 120 人，但需取得每一界別最少 30 個提名。而候選人數目應定爲 2 人，在取得每一界別最少 30 個提名的基本條件後，以獲得最多提名的兩位作爲合資格候選人。如不足兩位符合資格，則由票數最小的一位先出局，其餘再重新進行提名程序，直至能確定有最少兩位候選人符合資格。如經過 3 輪提名程序後，仍只有一位合資格候選人，則提名程序結束，該候選人成爲唯一候選人；如 3 輪提名後仍未產生最少一位合資格候選人，則提名程序繼續，直至產生最少一位合資格候選人。

在完成提名程序後，建議先將合資格候選人的資歷呈送中央審核同意後，才展開普選，以避免選出的候選人最終不獲中央任命，而引致政治真空及社會震盪。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應只舉行一輪普選，由取得過半數有效票者當選，若只有一位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則其可自動當選，無需進行投票。若有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逝世或棄權，則由另一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自動當選，如屬唯一合資格候選人，則需重新啓動提名程序。此提名方式既可體現競爭性，亦讓市民較易作出選擇。

立法會普選模式

爲達致均衡參與及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本人認爲直接按區域的一人一票選舉，必然令人口佔較少數，但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發展有重要作用的界別人士之代表性，與其所佔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權重不成正比，長遠或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和財政狀況，而若以區議會取代功能組別，則不能改善此缺陷。

因此本人認爲立法會議席應兼顧經濟及社會的重要性及人口兩方面作爲分配原則，故認爲繼續採用類似「兩院制」的模式會更爲切合香港的獨特需要 — 即是立法會仍分爲由民選一人一票產生的組別及由團體及專業界別組成的功能組別，所有議案均必須獲兩個組別同時通過，以達致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共同尋求政治上各方可接受的方案，而非一方獨大。至於同時符合兩個組別之選民資格的人士，只可在兩個組別中，選擇作爲其中一個組別的選民，即每人只可投下一票，從而取銷目前有部份人士有權利同時在兩組別均可投票的情況。

由於以上的方案只是在現有立法會選舉的基礎上作出相對微調，例如：只調整納入的功能界別及議席的數量和分配、功能界別選民的定義(但選民必須與有關功能界別有直接及密切的關係)、取銷雙重投票權等，實質上並無重大的結構上修改，故即使在 2012 年實施此方案，本人認爲已符合循序漸進、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原則。而議席方面，兩個組別可各增至 40 或 50 席，令更多人士可參與議政，及能代表更廣泛階層的利益。

至於若兩個組別爭持不下，一直未能達成共識的情況，建議爲彰顯行政主導地位，除仍繼續由政府擁有提出法案的主導權外，若出現其中一個組別通過了法案，而另一組別只以些微票數未能通過 (例如：45%:55%以內) 的情況，特區行政長官會同三位司長可擁有運用特別投票權的權利。而即使兩個組別均通過的方案，如其中一個組別未能以 2/3 多數通過，特區行政長官亦可有運用否決權的權利。

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個人認爲普選並非急切緊迫的問題，香港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競爭力，以及配合內地建立本身的優勢，若在政制問題上糾纏，只會內耗本身的力量，不利與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進行競爭。

因此，個人認爲以上本人提出的方案是有條件可在 2012 年實施，惟即使遲至 2017 年才實施，亦不會對本港構成太大的實質影響，是可以接受的。至於是否需同時進行雙普選，亦沒有此必要。若本人建議的方案未被採納，則本人認爲若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政制逐步分階段改變，直至 2047 年才完成最後階段的普選亦可接受。

曾偉雄
2007 年 10 月 9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執事先生：

本人是一名修讀通識教育科香港研究課題的中七學生，現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內容，表達作爲一般中學生對普選的看法。

無疑地，我渴求普選。因爲現時的小圈子選舉並不公平，剝奪了市民的選擇權利。別說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特首，一般市民連選出的選舉委員會８００名成員的投票權都沒有。相對西方民主國家，香港現時的選舉制度既不民主又不文明，故香港人應求變。所以我支持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肯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

社會上有聲音表示：回歸十年，香港社會的經濟、法制、教育等條件和市民之民主素質已具備進行普選的條件，普選絕不應延遲推行，並要求在二０一二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但究竟香港應何時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呢？2012 年？2017 年？還是 2017 年之後呢?本人認爲普選是必要進行的，不過除了普選以外，其他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通帳問題、經濟問題、生活質素問題更叫市民關心、著重，更需要急切解決。而普選只是社會渴求的一部分，其他問題都值得關心，政府應兼顧各方面的發展。另外，縱使現在是適當的時機推行普選，但唯有做好一切普選的配套，叫市民信服新的選舉制度，才可在理想的情況下推行普選。

就普選問題，本人有以下建議：

第一，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應增加至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之間，當中可直接委任民選的區議員加入提名委員會，以增加民意的基礎。但本人並不贊成由特首委任的區議員可直接被委任加入提名委員會，因爲他們並不是直選所產生，並無民意基礎。更何況他們是特首所委任的，在特首爭取連任之時，難以避免政治上的考慮，令人擔心特首選舉的公平性，以及特首的認受性問題。

第二，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應由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選出。

本人期望香港朝着普選穩步發展，使將來的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在足夠之民意支持下工作，建立治港的威信，帶領香港建立一個民主、和諧及公義的社會。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中七學生

阮明慧謹啓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From:
Date: Oct 9, 2007 22:34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的意見

一個具備開明,真心聆聽市民的聲音和真正「以民爲本」的人民政府,一定得到大家市民認同及支持,不是將「以民爲本」變爲一個口號。本人真是希望今次政制諮詢,不是政治把戲或是一場show。否則令到大家市民對政府一次又一次失望。
致於今次政制發展,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一人一票選特首及立法局議員,越快越好,根本上是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做法,任何人都沒有特權,一人一票,加上政府是人民自己選出來,認受性強,才可以強政勵治,不需要向小圈子投票人給與著數,只須向市民交代便可。
2012年雙普選,是爲一比路,否則香港難以成爲國際都會,香港更加難以和諧,年年月月日日都在爭論何時最終達致普選,虛耗香港資源。

小市民—朱偉生
寫于十月九日晚

From:
Date: Oct 9, 2007 22:4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Personal View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Madam,

I am a common permanent citizen borned and educated locally in HK. This is my clear personal statement that I support a gener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in the year 2012, ie option 5.15 (i) from the Green Paper.

My reasonaing is this. Option 5.15 (iii) which offers a general suffrage after 2017 is not an offer at all,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ny specific meaning with the open time frame. Option 5.15 (ii) seems to have made an offer of 2017, but in the political reality we have experienced anything can happen between now and 2017, despite this apparent agreement. To avoid any further disappointment the only feasible way is to go for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the soonest possible time.

By 2017 it will be the 4th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ince 1997 handover. By all means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t the "orderly and gradual process".

As far as the Legco is concerned, I think either 5.19 (i) or (ii) will be fine. After all to elect for the entire 60 seats in the council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electing for just one person.

I am now years old and my daugther is . I sincerely pray and hope that very soon the HK people can be blessed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Regards,

(Name provided)
Oct 9, 2007

(I choose to remain annoymous in your possible use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above opinion)

(Editor's Note: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

本人認為特區政府制訂普選模式及時間表時，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循序漸進及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o 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模式

提名委員會必須有廣泛代表性，如提名委員會人數增多，每一界別的席位必須按比例增加，如現時中醫界代表為20席，若提名委員會人數擴大，中醫界委員數目需按現時比例增多，以確保業界的意見得到重視。另外，有意參與行政長官之人士須在每個界別取得至少一個提名，以表示候選人得到各界的支持。

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應由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並應舉行多輪選舉，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選民支持，以確保當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顧及各階層的利益。若只有一名候選人，仍應該進行普選，讓市民有權對候選人表示支持或不支持。

o 有關立法會選舉模式

本人認為應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因為功能界別議員能顧及其業界之利益，確保業界之意見受到關注，並能運用專業知識，對社會事務提出意見，所以，功能界別議席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此貢獻是不能忽視。

功能界須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可是，至今仍未有一議席代表中醫界。行政長官選舉之八百名委員會中，有20席為中醫界代表，惜立法會中沒有代表中醫界之議員，這為相互矛盾。既然提名委員會中，20席中醫界代表被列入專業界委員，即承認中醫是香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專業之一，故此，業界應於立法會中擁有一功能界別議席，以代表五千多註冊中醫及二千多名表列中醫的聲音，亦能於醫療事務上，提出專業意見。

曾慧婷 註冊中醫師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我是一位關心落實普選、關心中國前途、關心香港民主發展的香港青年，希望香港的民主能繼續發展，而政府最近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重要影響。

我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如下：

1 實施雙普選是民心所向，政府必須儘快落實。而.2012 年是實施雙普選的最佳時間，距離現在還有 5 年，我相信只要上下一心，全力以付，絕對有足夠時間準備妥善普選事宜。

2.現時的提名委員會只有 800 人，其代表性是有限的，若將人數增至 1200 人或以上，平均增加不同類型人士進入提名委員會，如區議員、四個界別席位、以及其他知名的專業人士等，他們所選出的特首候選人使更能反映民意。始終提名委員會能加以監察，確保特首候選人具有一定素質，讓市民更準確地普選出適合的行政長官，所以提名委員會是有其存在價值的。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不應太多，否則容易造成意見上的分歧，出現行事上的混亂，我認爲提名委員會成員不應超過 2000 人。

3.我認爲選舉門檻是需要的，而且不應太低，畢竟行政長官是代表香港的，肩負起整個社會的發展以及與中央的溝通，責任非常重大，足以影響 700 萬香港人的未來。因此，具有一定準則的選舉門檻，是可以篩選出最適合的特首候選人。另外，候選人人數的下限應爲 4 人，上限爲 8 人，確保市民有足夠選擇之餘，又能集中注意力於身上，不會因人數太多而出現混淆情況。

4.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對社會有貢獻的，並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可以協助立法會加以監察政府，或平衡立法會內的不同聲音，所以不應取消。但爲了提高功能組別的認受性，其立法會議席轉由市民一人一票投選出來，即市民同時擁有選出直選議員和功能組別議員的資格。甚至可以由區議員互選議席來取代部分能組別議席，增加立法會內的民間聲音。但這些都應以市民普選爲大前提，由他們親身參與，一人一票投選出來。

無名氏

日期：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From:
Date: Oct 9, 2007 23:3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

1.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本人認爲現時行政長官由一少數人選出，並無廣大香港市民所認受，因此在執行政策方面，在不同層面面對不少問題。
本人認同廣泛的意見，即在2012年進行一人一票選行制長官。

2. 立法會普選模式

本人認爲市民認受最爲重要，不應再爲政府工具，不應由少數無代表全香港市民。
本人認同廣泛性的意見，即在2012年進行一人一票選立法會議員，同時廢除功能界別議員，

土生土長，愛香港
潘靄華
馬慧君

9.10.2007

From:
Date: Oct 9, 2007 23:34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RE:政制發展綠皮書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我支持全民2012 普選行政長官和2013 普選立法會，但學士畢業生有兩票和公務員無權投票(以避免正治不中立)。

李宏熾
09/10/2007

From:
Date: Oct 9, 2007 23:46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發表意見

本人黎德德,是香港公民,現對「政制發展」提出一些意見,意見如下:
香港自回歸後,有賴落實基本法,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亦得到祖國大力支持,經濟得以繼續發展,至於如何繼續發展政制而落實基本法最終達至雙普選,一定要香港人努力,與中央的配合,達至取得雙方可以接受方案.
爲了體驗循序漸進的原則,行政長官直選不宜在2012年舉行,可以選擇2017年或更後,而參選行政長官的門檻應與中央協商得出的方案爲藍本,這樣才能順利得到中央接受.
立法會議員選舉,應逐步減少功能團體組別議席,有時間給這些組別適應選舉,爭取本身利益,建議在2016年或2020年全面直選.

黎德德
9/10/2007

From:
Date: Oct 9, 2007 23:5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改意見

林局長：

本人代表自己提交對政改之意見。

本人認爲香港應於2012年進行雙普選(即立法會及行政長官之選舉)，自1982年香港開始代議政制發展，現已歷時25年。1991當時的立法機關已開始引入直選，並且漸漸增加直選議席，本港已累積多年議會政治經驗，絕對符合循序漸進之原則。

本年3月的行政長官的選舉，市民廣泛關注，投入討論，故本人建議於2012進行特首普選，以增加將首之認受性，達致政通人和之境地，提名委員會應由1600人或以上形成，以增加代表性。若有市民能夠獲得超過100名提名委員提名，便可成爲特首候選人，讓更多有志服務市民之人士可以有機會一展所長。

此外本港有獨立的司法系統，足夠的言論自由，市民平均的學歴頗高，有足夠的力量監察行政及立法機構。

願香港及祖國明天會更好！

香港市民
范鋼泰
2007年10月9日

From:
Date: Oct 9, 2007 23:58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我希望香港的民主能繼續發展，而政府最近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重要影響，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如下：

1. 2012 年實施雙普選。

2. 提名委員會的存在完全不符合民主制度中人人有參與選舉的權利，因此應取消提名委員會，改爲由候選人收集市民的提名。

3. 政府多次宣稱香港人對普選未有共識，但從多次民意調查均顯示超過一半香港市民支持盡快實施雙普選，故此，政府應舉行對普選的全民投票，以正視聽。

4. 立法會功能組別並非由普選產生，功能組別議員無法如實反映所有市民的意見，因此功能組別議席必須取消。

5. 區議會委任區議員只會聽命於政府，不能履行區議員應有的責任，爲市民服務，因此區議會委任制亦必須取消。

簽署人：(署名來函)
日期：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From:
Date: Oct 10, 2007 0:2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致：香港政制發展委員會

我是一名香港市民，本人支持按循序漸進、先易後難的原則，於二零一七年先實行特首普選，之後再到立法會普選，

萬丈高樓從低起，香港落實普選，必須在《基本法》下有關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包括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以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最終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普選的目標。

黃必文
2007年10月9日

From:
Date: Oct 10, 2007 0: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意見書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我們是一群關心「六四」事件、關心中國前途、關心香港民主發展的香港青年，希望香港的民主能繼續發展，而政府最近推出的《政制發展綠皮書》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有重要影響。

我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如下：

1. 2012年實施雙普選。

2. 提名委員會的存在完全不符合民主制度中人人有參與選舉的權利，因此應取消提名委員會，改爲由候選人收集市民的提名。

3. 政府多次宣稱香港人對普選未有共識，但從多次民意調查均顯示超過一半香港市民支持盡快實施雙普選。故此，政府應舉行對普選的全民投票，以正視聽。

4. 立法會功能組別並非由普選產生，功能組別議員無法如實反映所有市民的意見，因此功能組別議席必須取消。

5. 區議會委任區議員只會聽命於政府，不能履行區議員應有的責任，爲市民服務，因此區議會委任制亦必須取消。

簽署人：Rachel Cheung
日期：二零零七年十月　9日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敬啓者：

A2651

事由：政制發展綠皮書

本人李國銓，現表達下列之意見：

1. 本人贊成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
2. 本人贊成將提名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加至 1200 人，增加 400 名民選區議員；
3. 若只得 800 人，本人認爲應維持現有模式，但本人不贊成提名委員維持現有數目；
4. 如擴大選民基礎，本人贊成把「公司/團體票」轉爲「董事/個人票」；
5. 提名委員應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即絕大部分界別的代表透過選舉產生；
6. 行政長官侯選人應以 10 人爲上限；
7. 提名門檻可降至 80 人，如有 1200 提名委員人，最高提名之首 10 名爲候選人；
8. 2012 年已可將門檻降至 80 人，又不需要之後再逐步降低門檻，這可省卻行政手續；
9. 本人認爲不需要訂立其他提名規定；
10. 提名委員會提名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普選應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11. 提名後應舉行一輪普選已足夠；
12.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亦應進行投票；
13. 本人認爲在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應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人數增至 1200 人如上述第 2 點〕，在 2012 年達致最終普選，免卻內耗；
14. 本人贊成 2012 年立法會同時實行雙普選；
15. 如社會只能就行政長官普選達成共識，本人贊成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
16. 行政長官普選應在 2012 年達致普選；
17. 立法會普選可在 2012 年進行，如社會未能達成共識，可考慮保留功能組別，由界別提名候選人，而提名人需要得到自己功能組別之 20%會員支持，但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已簽署)

_____

李國銓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敬啓者：

事由：政制發展綠皮書

本人劉一葦，現表達下列之意見：

18. 本人贊成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
19. 本人贊成將提名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加至 1200 人，增加 400 名民選區議員；
20. 若只得 800 人，本人認爲應維持現有模式，但本人不贊成提名委員維持現有數目；
21. 如擴大選民基礎，本人贊成把「公司/團體票」轉爲「董事/個人票」；
22. 提名委員應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即絕大部分界別的代表透過選舉產生；
23. 行政長官候選人應以 10 人爲上限；
24. 提名門檻可降至 80 人，如有 1200 提名委員人，最高提名之首 10 名爲候選人；
25. 2012 年已可將門檻降至 80 人，又不需要之後再逐步降低門檻，這可省卻行政手續；
26. 本人認爲不需要訂立其他提名規定；
27. 提名委員會提名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普選應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28. 提名後應舉行一輪普選已足夠；
29.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亦應進行投票；
30. 本人認爲在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應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人數增至 1200 人如上述第 2 點），在 2012 年達致最終普選，免卻內耗；
31. 本人贊成 2012 年立法會同時實行雙普選；
32. 如社會只能就行政長官普選達成共識，本人贊成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
33. 行政長官普選應在 2012 年達致普選；
34. 立法會普選可在 2012 年進行，如社會未能達成共識，可考慮保留功能組別，由界別提名候選人，而提名人需要得到自己功能組別之 20%會員支持，但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已簽署)

劉一葦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千揀萬揀,揀個好燈盞。

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我見(修訂版)

香港回歸後，有一部份人經常嚷着要爭取民主，這點令我有些莫名其妙。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基本法，不是已經爲香港建構了一個民主的基礎嗎？回歸十年，我們的特首及立法會議員，不是由選舉產生的嗎？北京可有像英國政府於回歸前一樣地委派特首來治港，由或是委任一些立法會議員？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任何政制之發展，最終之目的是要令香港的經濟更爲發展，及香港市民生活富足安定。

中央政府及香港市民對民主選舉，經已有共識，分岐是部份港人不理會實際情況及基本法要求 ，強要急促地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本人認同基本法第45條及68條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所規定的原則，就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香港作爲英國殖民地百多年，在中國宣佈收回香港主權前，從沒有人爲香港爭取過民主，香港市民亦大致上沒有怨言，爲因是香港之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致上是繁榮的。

民主制度之發展,在大部份西方國家都須要經歷超過百年之時間,不斷磨合,不斷完善,尋求共識,才達至現時的制度。以號稱世界最大之民主國家美國爲例,總統選舉到現時爲止，還是以簡選形式舉行,就是因爲每人一票選總統的共識在成立國二百多年後還未達到！

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民選制度也不能保証政府的承受性及解決所有問題，急促地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祇會令社會混亂,經濟簫條,更甚者還會令國家分裂。前蘇聯於哥爾巴喬夫 任內解體，就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香港回歸祇短短十年,實在不須要急速地在沒有共識，及充分準備之下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遲一兩屆普選，天並不會塌下來。

香港現時須要加強與內地省市之經濟聯系，加快與急促發展的中國經濟體系融合才能與內地省市互補長短，發揮香港之所長，經濟才可繼續繁榮。

在政治方面，香港須要加強港人的國民教育，增加港人對中國的認識及認同，加強基本法之宣傳及教育，加強培訓政治人才及政策研究，扶助政黨發展，爲全面普選創造必要條件，時機成熟，最終必然達至全面普選。

不理會實際情況及共識，與及基本法之要求，在唯我獨尊之心態下，強行要求 2012 年雙普選，本身是民主精神嗎？

基於上述之原則，本人對政制發展有如下之意見：

(甲) 產生行政長官的辦法：

(1)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

本人認爲 2012 年全面普選行政長官，並不現實，一來未有共識，二來有違基本法第 45 條之法律莫要求，三來普選行政長官之輔助條件並未成熟。從 2007 年八百人選舉行政長官到 2012 年全面直選，總不能說是隨序漸進的。若香港人從現時開始， 爲直選行政長官創造條件， 盡量減少分岐，2017 年將會是一個合適直選特首之時間表。

(2)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

本人堤議提名委員會由現時之 800 人增加至 1600 人。爲增加委員會之代表性，可加入所有區議員，在港之全國政協委員，婦女界別、青年界別。

(3)提名方式：

爲實現基本法所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本人堤議，不少於 200 名選舉委員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每一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

(4)提名門檻及候選人之人數：

提名門檻不能太低，候選人須要有大學或同等學歷，候選人之數目不可超過 8 名。

(5)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提名後香港選民每人一票選行政長官，若果有多於一位候選人，獲得 6 成人以上選票支持之候選人可視爲當選。若果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可以得到 6 成以上之選票，則最高票數之 2 位須要參加第二輪投票，以簡單多數票決定勝負。

(乙)立法會產生之辦法：由於在 2005 年 12 月在立法會之表決中，有關 2007/2008 年選舉方案，被不民主地否決了，所以 2008 年之立法會選舉，仍須沿用基本法附件二之辦法選舉立法會議員，至於 2012 年立法會之產生辦法，本人有以下提議。

(1)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時間表：

(a) 2012 年全部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並不可行，這不但難以達成共識，同時亦違反基本人法第 68 條之規定。況且，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之條件尚未成熟。

(b) 按實際情況於 2012 年起，可以爲三批 爲由功能團體的選民提名，經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席至 2020 年止，所有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候選人須得到至少 30%功能團體之選民的支持，才可參加直選立法會議席。

荃灣區議員

鄺來興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中產動力

本函檔號：SV0807/ET1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及東座3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 先生，JP

林局長：

遞交《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調查

得悉 貴局現正就《政制發展綠皮書》公開諮詢，因此特來函遞交有關意見。

敝會於本年8月28日至9月14日，進行一項關於中產者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調查。現謹將有關調查結果遞交予 貴局，謹望 貴局連合社會各界別提出的意見，撰寫《政制發展綠皮書》時，參考是次調查結果。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致電 與敝會主席馮煒光先生聯絡。

此祝
政安

中產動力主席
馮煒光 謹啟

中產動力 (已簽署)

(執行幹事麥宇恆 代行)

附件：《中產者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調查》報告一份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中產動力

中產者對政制發展綠皮書

意見調查結果公佈

新聞發佈會

2007年9月30日

目錄

* 意見調查設計----------第3-4頁

* 問卷內容----------第5-6頁

* 調查結果----------第7-14頁

2

意見調查設計

* 調查目的
瞭解中產者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期望，包括普選行政長官、全體立法會議員的年份及方法

* 調查形式
戶外、電話問卷調查

* 訪問地區
海怡半島、置富花園、太古城、康怡花園、杏花邨、環港城、馬鞍山、黃埔等主要中產社區

* 受訪對象
21歲或以上的中產人士

3

意見調查設計

* 訪問日期：2007年8月28日至9月14日

* 受訪成功的樣本數目：647

包括：
1. 家庭每月總收入介乎港幣25,000元至120,000元；或
2. 經理及行政人員 / 專業人員 / 輔助專業人員；或
3. 大專或以上之在職人士

4

問卷內容

Q1 你是否贊成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Q2 你認爲應該在那一年實施普選行政長官？

Q3 你是否贊成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應由現時800 名選委擴大至包括全部民選區議員？

Q4 你認爲應以那一個方案，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5

問卷內容

Q5 你是否贊成2012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

Q6 你認爲應該在那一年實施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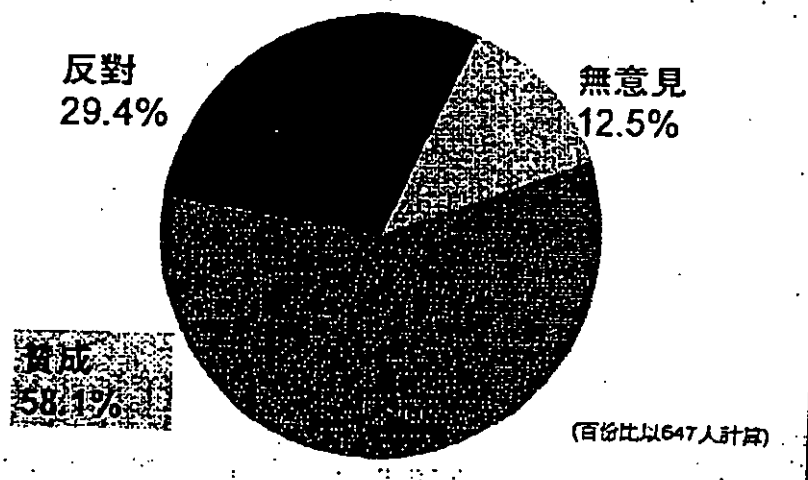
Q7 倘若特區政府提出一個不在2012 年實施雙普選的普選時間表及方案 (例如：在2017 年或以後才實施雙普選)，你認爲立法會應否接納該方案？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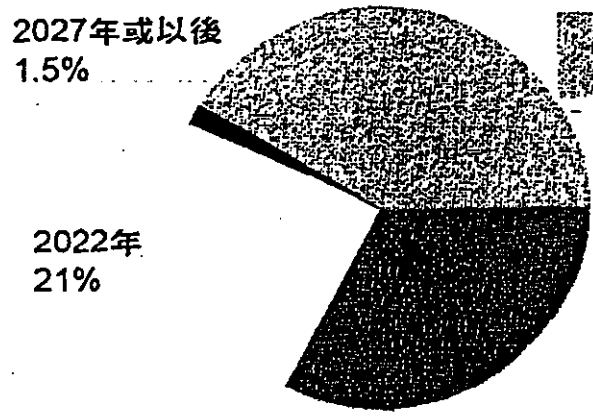
中產動力

調查結果

Q1.你是否贊成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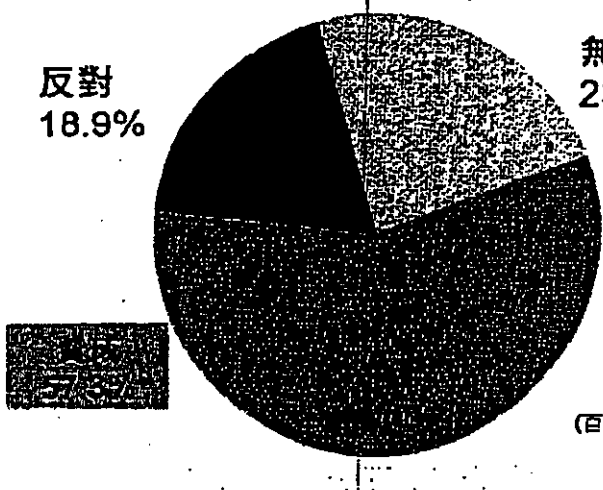
Q2.你認爲應該在那一年實施普選行政長官？



百份比以271人計算，
此題只給予在Q1
回答：反對或無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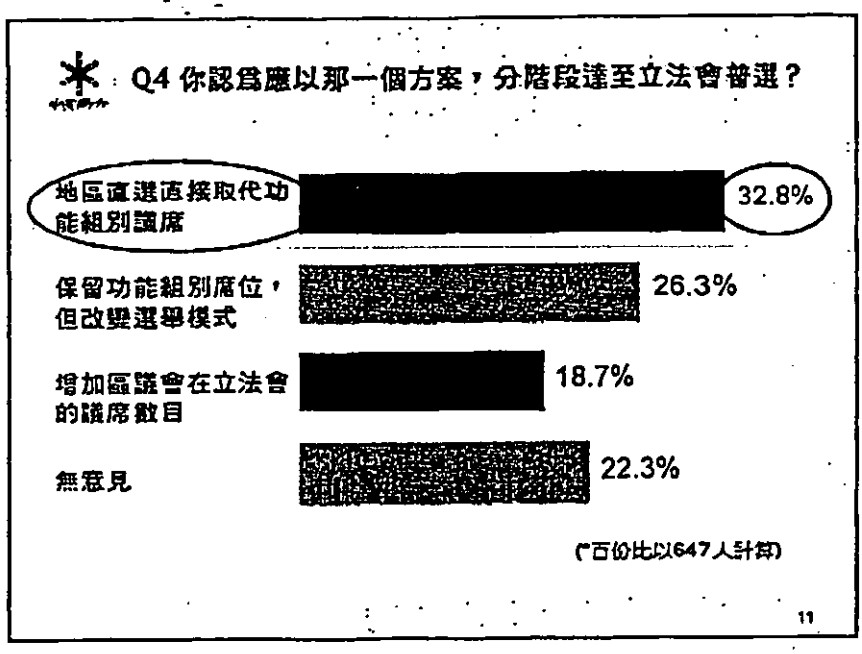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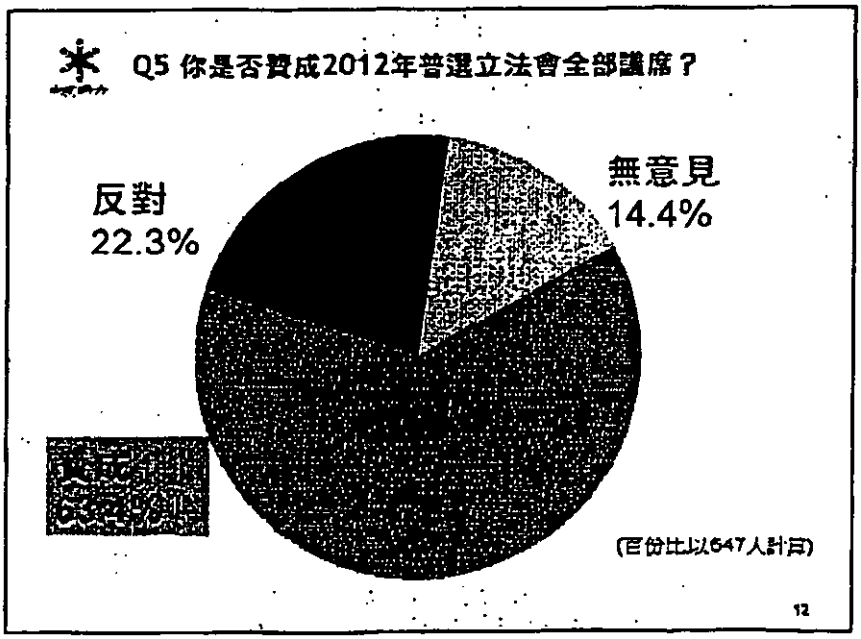
Q3 你是否贊成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應由現時800 名選委擴大至包括全部民選區議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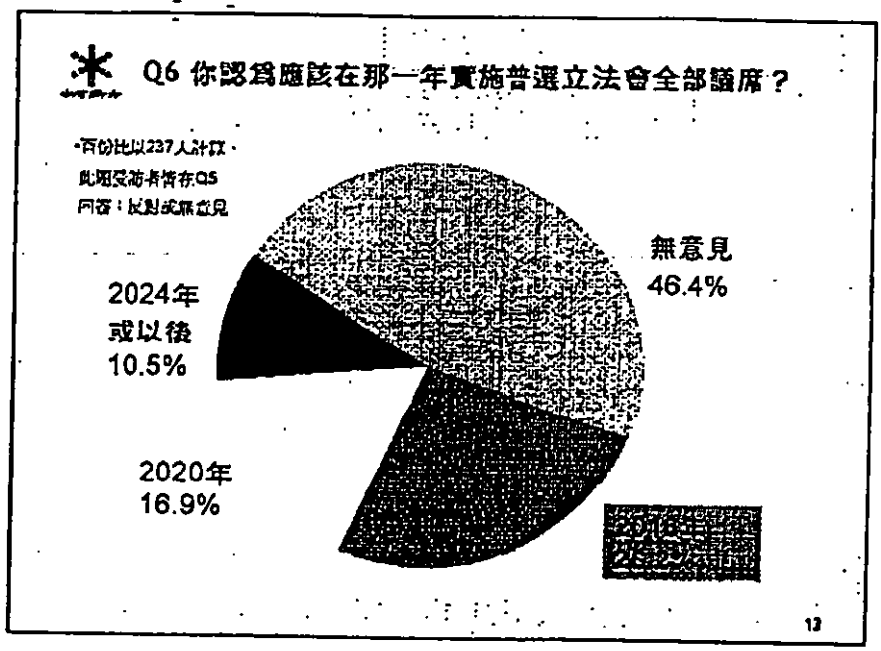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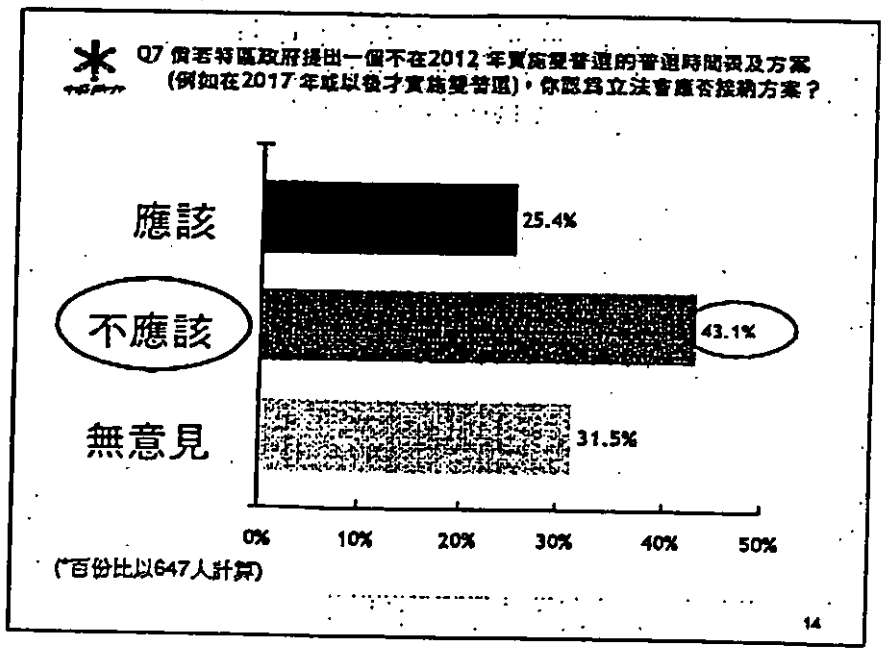
(百份比以647人計算)

10


Q4 你認爲應以那一個方案，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地區直選直接取代功能組別議席
32.8%
保留功能組別席位，但改變選舉模式
26.3%
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18.7%
無意見
22.3%
(百份比以647人計算)
11


Q5 你是否贊成2012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
反對
22.3%
無意見
14.4%
(百份比以647人計算)
12


Q6 你認爲應該在那一年實施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席？
百份比以237人計算，
此題受訪者皆在Q5
回答：反對或無意見
無意見
46.4%
2024年
或以後
10.5%
2020年
16.9%
13


Q7 假若特區政府提出一個不在2012年實施雙普選的普選時間表及方案
(例如在2017年或以後才實施雙普選)，你認爲立法會應否接納方案？
應該
25.4%
不應該
43.1%
無意見
31.5%
0%
10%
20%
30%
40%
50%
(百份比以647人計算)
14

中產動力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沙田區議員　李立航先生
靚塘區議員　錢正民先生
南區區議員　柴文瀚先生

中產動力

答問時間

多謝！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11:5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Re: My opinion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1. 本人支持 2012 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

2. 關於 2012 年選舉行政長官安排如下:

a. 本人建議現時 800人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倍增至 1600人。
新增人數由民選區議員及功能組別第一至三界別按比例增加委員人數。

b. 本人建議重新界定功能組別公司票的定義，將現時擁有一票的公司、協會及機構的董事局、執行及/或管理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給予投票權

c. 2012 年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人數，本人建議最少是提名委員會委員的10%，最多是 49%；及

d. 候選人經提名後由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梁友珍
9-10-2007

寄件人: Monica Wong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20:53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View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ievelopmen

Dear Sir,

I suppor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be implemented after 2017 and where there is consensu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C about the abolition of seats for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Dr Monica Wong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20:54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政制發展綠皮書》— feedback

Dear Mr Lam

We do fully support the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held in 2012. The Universal Suffrage means that every single Hong Kong citizens mus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even the geographical councillors. We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may still have any obtacles to postpone the election.

yours sincerely

HK citizen

寄件人: Peter Go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20:5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普選公眾諮詢

一句講晒,循序漸進.....支持在2017年以後達致普選

普選工程連線

普選工程連線就政制發展向香港工程師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普選工程連線於九月六日至十月八日透過電郵向香港工程師進行問卷調查，諮詢他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共發出電郵 3,751 封，回收有效問卷 156 份(系統設計不容許重覆提交意見)，以香港約有 10,000 工程師計算，以可信基準 95%爲指標，標準誤差爲+/- 7%。

在回收的問卷中:

a. 64.7% 認爲到 2012 年香港市民已準備好迎接普選。
b. 71.2% 認爲香港的政制安排的設計，須要符合國際最佳準則，包括「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
c. 68.6% 認爲應在 2012 年或以前普選行政長官。
d. 58.3% 認爲普選行政長官時，提名機制應較目前寬鬆。
e. 64.1% 認爲應在 2012 年或以前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
f. 50% 認爲目前的工程界功能組別議席對公眾及其他未有立法會代表的功能組別不公平。
g. 89.1% 認爲他們並未有從目前工程界功能組別代表帶來的公共政策改變中有所得着。
h. 57% 贊成取消功能組別。

在可信基準 95%，標準誤差爲+/- 7%的情況下，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

a. 接近65% 香港工程師認爲到2012年香港市民已準備好迎接普選。
b. 超過 70% 香港工程師認爲香港的政制安排的設計，須要符合國際最佳準則，包括符合「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
c. 接近 70% 香港工程師認爲應在 2012 年或以前普選行政長官。
d. 接近 60% 香港工程師認爲普選行政長官時，提名機制應較目前寬鬆。

e. 接近 65% 香港工程師認爲應在 2012 年或以前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

f. 接近 60% 香港工程師贊成取消功能組別。

普選工程連線認爲香港工程師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在 2012 年前進行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已表達十分清晰明確的意向。

附件：普選工程連線就是次問卷調查報告全文(英文)

E4US
普選工程連線

Results of Survey Conducted on Hong Kong Engineers by E4U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ummary

The Engineer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E4US**)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opinion of engineers regarding the recent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the statistical error of the results is +/-7%. The findings are:

a. Nearly 65%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consider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b. Over 70%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consider that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sign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Rights.
c. Nearly 70 % and 65%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suppor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Chief Executive and LegCo in or before 2012 respectively.
d. Nearly 60%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think that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e. Over half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support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普選工程連線

Results of Survey Conducted on Hong Kong Engineers by E4U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 Background

The Engineer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E4US**)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opinion of engineers regarding the recent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2. Methodology

A questionnaire (**Appendix 1**) was sent to the 3,751 email addresses of engineers that are in our database. Recipients can only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on line through our invitation. Our system is also designed to prevent multiple submissions. A total of 156 responses were received, corresponding to a response rate of 4.2%. The number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is around 10,000. At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the statistical error is +/- 7% (population size 10,000 and sample size 156).

3. Results

Summary of results of the survey are as follows:

a. 64.7% of respondents agree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b. 71.2% of respondents agree that as Hong Kong aspires to become a world-class city,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sign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Rights.

c. 68.6% of respondents think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or before 2012.
d. 58.3% of respondents think that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e. 64.1% of respondents think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or before 2012.
f. 50% of respondents think that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that engineering has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 is unfair to other sectors or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do not have an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g. 89.1% of respondents consider that as members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they have personally not benefited from changes in public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work of the current LegCo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Sector.
h. 57% of respondents support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should be abolished.

Details of the survey results are at **Appendix 2** and **Appendix 3**.

4. Conclusions

At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and statistical error of +/- 7%,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drawn from the survey:

a. Nearly 65%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consider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b. Over 70%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consider that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sign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Rights.
c. Nearly 70 % and 65%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suppor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Chief Executive and LegCo in or before 2012 respectively.
d. Nearly 60%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think that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e. Over half of engineers in Hong Kong support aboli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Appendix 1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genda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start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through the recent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You are invited to express your view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in your capacity as a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Only aggregate findings of the survey will be published and no individual data will be released.

(Please answer all 8 questions. Each email can only make one submittion.)

1. Do you agree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Please choose:

- ☐ Agree.
- ☐ Disagree.
- ☐ No Comment

2. As Hong Kong aspires to become a world-class city, do you agree that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sign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lease choose:

- ☐ Agree.
- ☐ Disagree.
- ☐ No Comment.

3. When do you think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Please choose:

- ☐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in 2007 or earlier
- ☐ 2012
- ☐ 2017 or thereafter.

4. At present, anyone participating in the CE election requires at least 100 nominations i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f about 800 members in order to become a formal CE candidate. Some people prefer a higher threshold to screen out unsuitable candidates.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that a higher threshold may be used to filter out suitable candidat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Please choose:

- ☐ The current threshold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 ☐ The future threshold should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 ☐ The future threshold should be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5. When do you think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Please choose:

- ☐ 2008 or earlier
- ☐ 2012
- ☐ 2016 or thereafter

6. At present the engineering sector has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 in Legco. Do you agree that this arrangement is UNFAIR to other sectors or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do not have an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Please choose:

- ☐ Agree, the arrangement is unfair.
- ☐ No, the arrangement is NOT unfair.
- ☐ No Comment.

7. Do you feel that as a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you have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changes in public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work of the current Legco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Sector?

Please choose:

- ☐ Significant benefit
- ☐ No appreciable benefit
- ☐ Adverse effect

8. Article 6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Do you agree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should be abolished?

Please choose:

- ☐ Support.
- ☐ Do not support.
- ☐ No Comment.

Survey Results

1. Do you agree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 by 2012?

☐	Agree.	**64.74% (101)**
☐	Disagree.	**28.21% (44)**
☐	No Comment	**7.05% (11)**

2. As Hong Kong aspires to become a world-class city, do you agree that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sign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	Agree.	**71.15% (111)**
☐	Disagree.	**12.82% (20)**
☐	No Comment.	**16.03% (25)**

3. When do you think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in 2007 or earlier	**30.13% (47)**
☐	2012	**38.46% (60)**
☐	2017 or thereafter.	**31.41% (49)**

4. At present, anyone participating in the CE election requires at least 100 nominations i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f about 800 members in order to become a formal CE candidate. Some people prefer a higher threshold to screen out unsuitable candidates.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that a higher threshold may be used to filter out suitable candidat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	The current threshold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34.62% (54)**
☐	The future threshold should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58.33% (91)**
☐	The future threshold should be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7.05% (11)**

5. When do you think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	2008 or earlier	**35.26%**	**(55)**
☐	2012	**28.85%**	**(45)**
☐	2016 or thereafter	**35.90%**	**(56)**

6. At present the engineering sector has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 in Legco. Do you agree that this arrangement is UNFAIR to other sectors or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do not have an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	Agree, the arrangement is unfair.	**50.00%**	**(78)**
☐	No, the arrangement is NOT unfair.	**34.62%**	**(54)**
☐	No Comment.	**15.38%**	**(24)**

7. Do you feel that as a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you have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changes in public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work of the current Legco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Sector?

☐	Significant benefit	**10.90%**	**(7)**
☐	No appreciable benefit	**86.54%**	**(135)**
☐	Adverse effect	**2.56%**	**(4)**

8. Article 6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Do you agree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should be abolished?

☐	Support.	**57.05%**	**(89)**
☐	Do not support.	**24.36%**	**(38)**
☐	No Comment.	**18.59%**	**(29)**

Note : xx% (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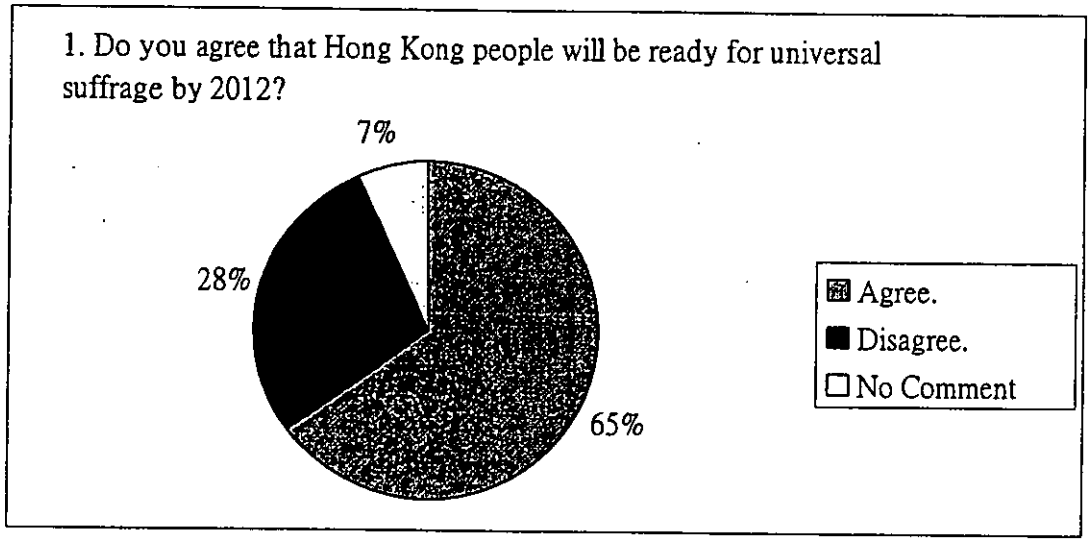
Number of respondents making the choic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making the ch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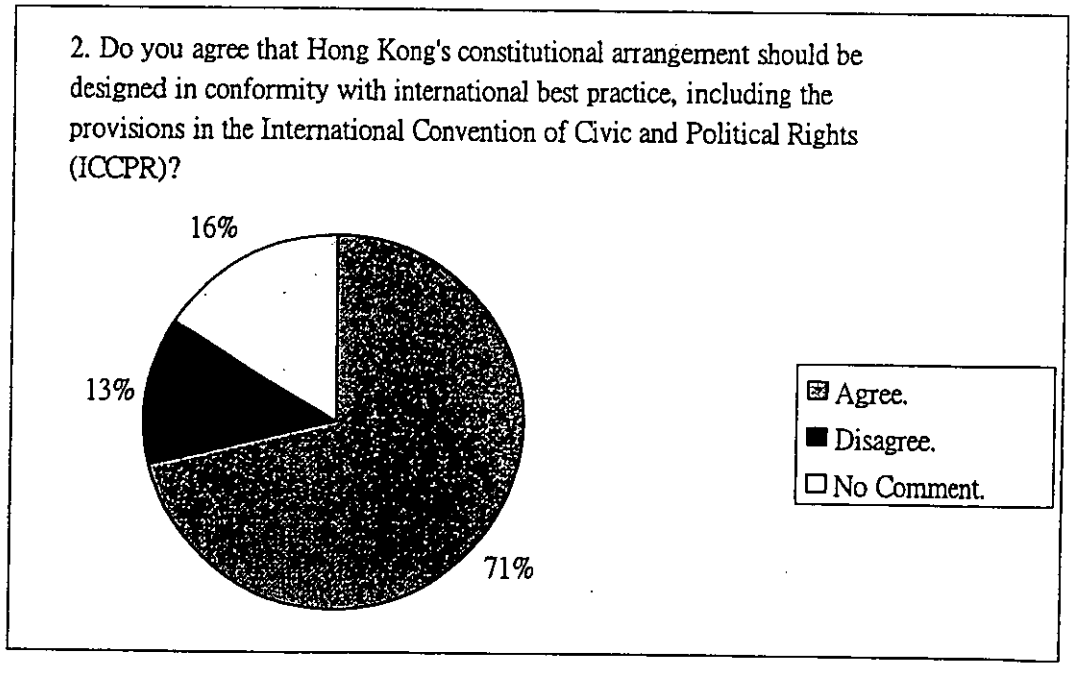
Appendix 3

Graphical Presentation of Survey Results

1. 你是否同意到 2012 年香港市民已準備好迎接普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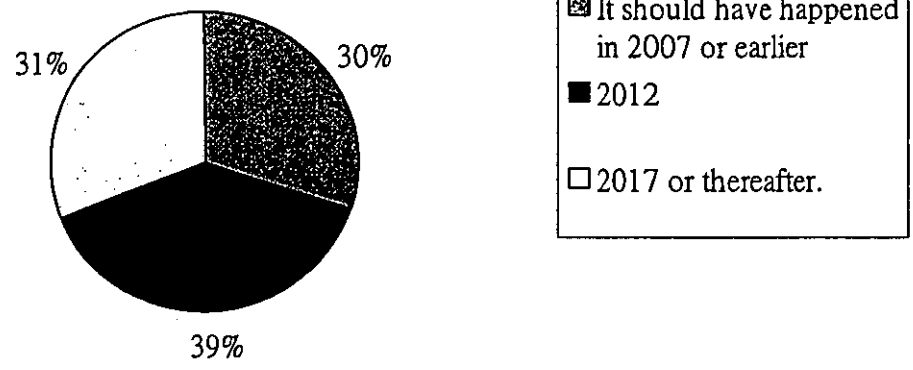


2. 你是否同意認爲香港的政制安排的設計，須要符合國際最佳準則，包括「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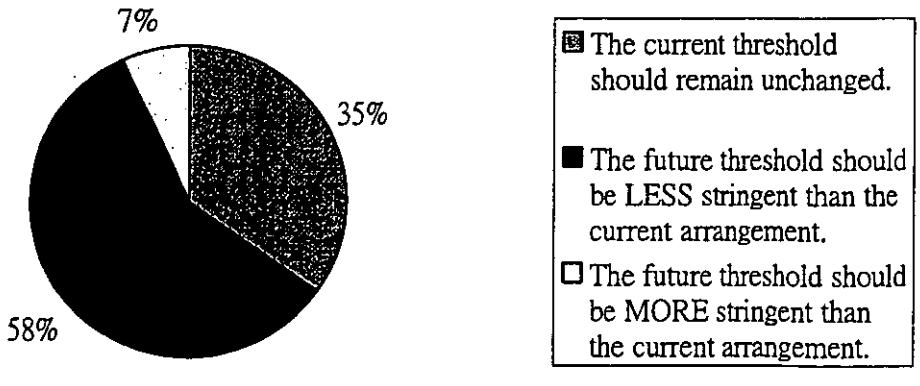
3. 你認爲應在何時普選行政長官?

3. When do you think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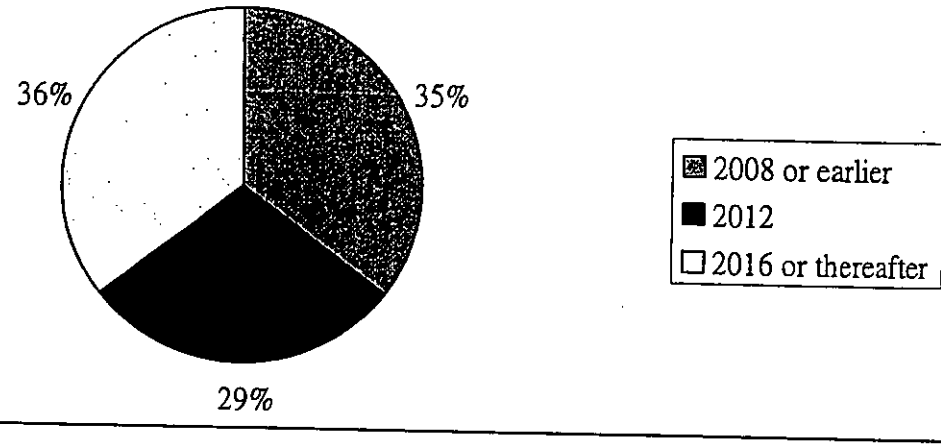
4. 你認爲當行政長官進行普選時，提名機制應該如何?

4. What do you think the future threshold for the nomi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troduc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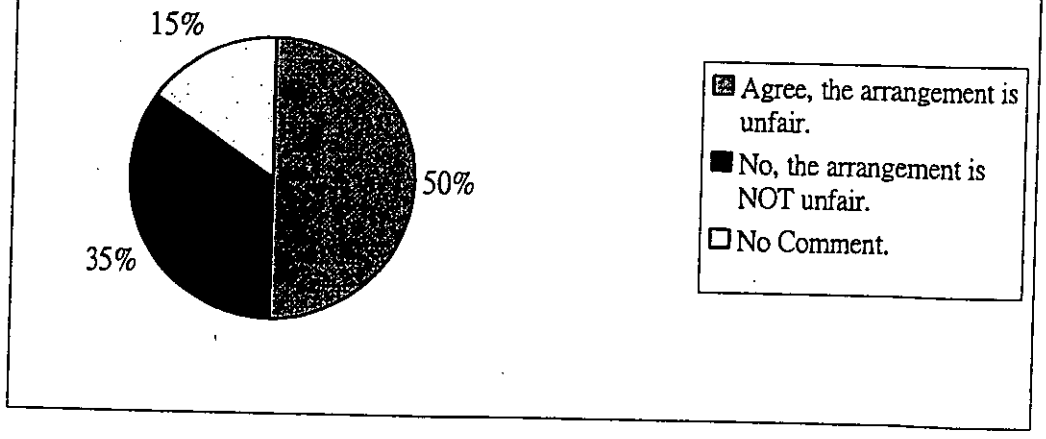
5. 你認爲應在何時普選立法會?

5. When do you think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h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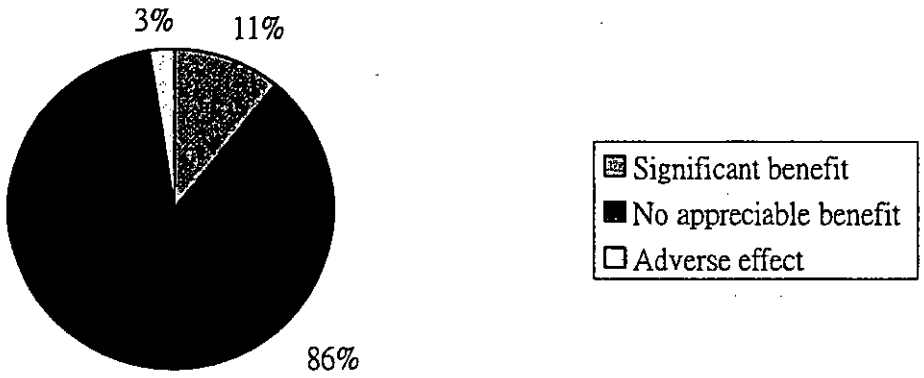
6. 你認爲目前的工程界功能組別議席是否對公眾及其他未有立法會代表的功能組別不公平?

6. At present the engineering sector has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 in Legco. Do you agree that this arrangement is UNFAIR to other sectors or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do not have an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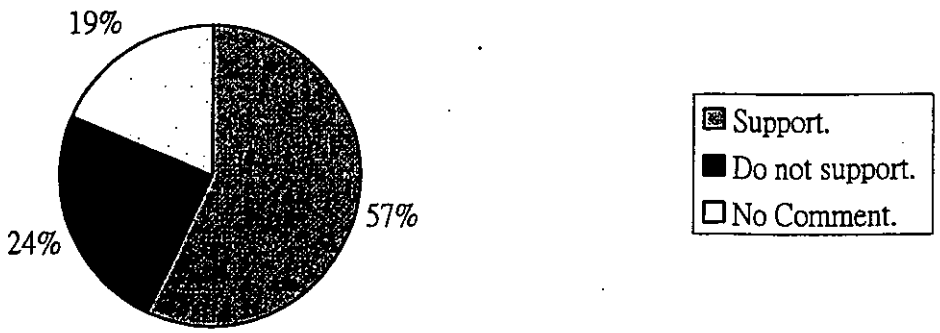
7. 作爲工程界專業人士，你是否因由目前工程界功能組別代表帶來的公共政策改變中而有所得着?

7. Do you feel that as a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you have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changes in public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work of the current Legco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 of the Engineering Sector?



8. 你是否贊成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

8. Article 6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ultimate aim is the election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Do you agree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Legco should be abolished?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1:50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回應

本人就政府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有以下回應: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

普選模式設計的原則

我認爲香港的普選模式應以國際社會對普選的介定作爲重心,即以 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並以**2012**年作爲普選目標.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我認爲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爲全體普選立法會議員及 民選區議員.若要以任何界別租成提名委員會,則必定要擴大公司/團體票爲個人票.

提名方式

不應限制參選人數,只要任何合符資格的人仕得到約10%的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就可成爲候選人,此方法並不會做成候選人過多. 我反對再多加一重提名委員會投票.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就算只有一名候選人亦要進行投票,若該候選人得票低於有效票的一半則再進行選舉.

立法會普選模式

普選方式

取消所有功能組別,全部議員均由直選產生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應在**2012**年開始普選

以下爲本人的資料,如有任何問題可與本人聯絡

姓名: Lam Tsz Yan (林梓仁)

日期: 2007年10月9號

政制發展綠皮書

二〇〇七年七月

(沒有署名)

第一章：背景

1.01 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國家為香港的回歸制訂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1984 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載列了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訂明國家在 1997 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各項制度維持不變。

1.02 起草《基本法》的工作隨後於 1985 年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是《基本法》的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和《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通過《基本法》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1.03 《基本法》是建基於《憲法》，目的是落實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香港社會及市民都支持在《基本法》框架下，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安排，並以此為基礎支持回歸。

1.04 至於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中英聯合聲明》作出了規定：

(i)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及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1.05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並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並且進一步規定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

至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是在香港經過廣泛諮詢、討論後作出的，是香港社會所達成的共識。

1.06 香港特區民主政制繼續發展，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而最終達至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是《基本法》為香港所訂定的目標，是必須達到的。社會上未有共識的，只是如何及何時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達至最終普選。

1.07 自特區成立以來，香港的政治體制一直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朝著普選的最終目標發展。回歸前，香港的總督是由英國委派，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自回歸後，按照「港人治港」原則以及《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經選舉委員會提名及選舉產生。

1.08 此外，立法會由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席，由 1998 年的 20 席，增加至 2000 年的 24 席，及 2004 年的 30 席。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席數目在回歸七年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佔立法會全體議席 60 席的一半。

1.09 特區政府一直堅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逐步在香港發展民主。為了推動香港政制發展進一步邁向普選最終目標，特區政府於 2005 年 10 月就修改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了一套建議方案，透過將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和讓他們選出更多的代表到

立法會，及增加地區直選議席，提高兩個選舉的民主成分。

1.10 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於2005年11月透過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為香港社會首次開展了有關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廣泛和實質的討論。策發會由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組成，包括專業人士、學者、商界、不同政黨的政界人士、立法會議員、勞工界和傳媒等，提供了一個公開平台讓討論開展。

1.11 在2005年12月於立法會的表決中，有關2007/08選舉方案雖然得到社會上大部份市民[1]及過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但最終未能達到《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訂明須得到立法會全體三分之二議員同意的要求。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6日所作的《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規定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如果不作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有關兩個產生辦法的規定仍然適用。因此，現行的選舉辦法繼續適用於200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

1.12 儘管如此，特區政府明白市民對普選的期望，認為有關探討普選的工作不應因此而停下來。因此，特區政府繼續透過策發會的討論，積極探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模式及路線圖，並希望藉此推動社會討論，以期能收窄分歧和達成廣泛共識。

[1] 在2005年立法會就方案作表決前，根據不同的民意調查，約有六成市民支持方案。

1.13 在過去20個月，策發會就討論普選這議題舉行了10次會議及5次工作坊。策發會總結了普選的原則和概念，包括在落實普選時須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適合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並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1.14 策發會於去年7月就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展開實質的討論。委員就不同的具體方案作了詳盡的研究，並一直在收窄分歧，為社會就普選這議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了基礎。有關的策發會文件及席上意見摘要見附錄二。

1.15 在今年年初，行政長官在參選期間，已清楚表明他希望在他的新一屆任期內，全力推動香港社會就普選模式凝聚共識，盡快實現普選。他承諾於第三屆特區政府於七月組成後，在年中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綠皮書》")，諮詢公眾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意見。

1.16 就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擬備了本《綠皮書》，並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以廣泛收集社會各界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意見。

1.17 本《綠皮書》是以策發會的討論以及不同黨派、社會人士和團體提供的建議為基礎，分別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羅列了三類方案，以便公眾討論。所有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提供的相關建議全文，均已載列於《綠皮書》的附錄一內，讓公眾參考。

1.18 我們亦在《綠皮書》的第二章列出了在《基本法》的規定下，普選方案設計須符合的原則以及須顧及的考慮，以助公眾進行討論。

1.19 當公眾諮詢於今年 10 月結束後，特區政府會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在公眾諮詢期中所形成的主流意見及其他各種意見。

第二章：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

2.01 《基本法》第四章與及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2.02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2.03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規定。"

2.04 上述《基本法》的條文清楚規定，最終目標是達至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要理解《基本法》中有關「普選」的含義，必須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特區政

治體制的設計原則出發。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

2.05 特區政治體制的憲制基礎，建基於《憲法》和《基本法》。《基本法》序言表明，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根據《憲法》，全國人大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2.06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基本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2.07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是由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加以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由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授予的。換言之，特區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特區沒有「剩餘權力」。此外，《基本法》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兩者之間沒有任何中間層次。

2.08 按上述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中央有憲制權責制定特區政治體制的模式。中央在這方面的角色亦在《基本法》有關政治體制的條文中體現出來。例如：

(i) 根據2004年4月6日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規定有關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行政長官應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交由人大常委會確定。有關修改經立法會通過及行政長官同意後，最後仍須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方可生效。這體現了中央在特區政制發展上，包括達至最終普選的時間與及普選的模式及設計，擁有最終決定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並非一個主權體制，不能自行決定其政治體制；及

(ii)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是實質性而非形式性的，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這項安排是體現國家是一個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並獲授權實行高度自治而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這樣的憲制地位。因此，行政長官無論是怎樣產生，包括最終由普選產生，都不能脫離在選舉當選的候選人須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實質任命的憲制要求，方可就任。

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

2.09 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關係到主權的體現，關係到「一國兩制」及基本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特區沒有權單方面改變中央所設立的制度。因此，任何普選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不能輕言修改《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原則。

2.10 在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定落實普選的模式時，亦必須確保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以及在《基本法》下四項政制發展的原則[2]：

(i)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ii)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iii) 循序漸進；及
(iv)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i)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2.11 香港的經濟發展歷史說明，經濟繁榮主要倚靠工商界、中產階層、專業人士、勞工階層和社會其他各階層的共同努力。要達到保障繁榮穩定的目標，必須妥善處理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2.12 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26日就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所作的《決定》，除了指出兩個選舉辦法應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亦提出兩個產生辦法的任何改變，「都應遵循與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等原則」。

(ii)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2.13 姬主任在說明中，提到《基本法》第五章就特區經濟制度和政策作了規定。這些規定對於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正常運作，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很有必要。這樣做的目標都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有關原則在《基本法》第五條及其他相關條文已予以落實[3]，例如，《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這個規定是根據香港以往成功的經驗，以期使香港特區經濟得以長期實現繁榮穩定。

2.14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

---

[2]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先生在1990年3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中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從姬主任對政治體制的說明，以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的規定中，可以歸納到該四項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

[3] 見《基本法》第五章。

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這是有見於香港一向實行稅率較低的制度，能有助吸引海外及本地投資，有利香港持續穩定繁榮。

2.15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要保持香港繁榮，必須確保「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項原則得以落實，及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是「一國兩制」下一項重要原則。因此，在達至普選的過程及制定普選模式時，必須考慮到有關安排對香港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所帶來的影響。[4]

(iii) 循序漸進

2.16 根據一般理解，「循序漸進」，即是遵循著一定的步驟，有次序、有秩序的前進。當中有逐步的過渡，在一段時間內有不同階段的演變。就最終達至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個目標而言，演變的過程不能過急，必須循序漸進，要根據特區實際情況發展，以保持繁榮穩定。

(iv)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2.17 《基本法》中提及特區的「實際情況」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因素。

普選的原則和概念

2.18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適用於香港的

[4] 策發會就《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條文的討論見附錄二。

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2.19 《公約》第二十五條訂明：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5]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子）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丑）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2.20 當《公約》於1976年被引申至香港時作出了保留條文，保留不實施《公約》第二十五條(丑)款的權利。在特區成立後，根據1996年6月中央政府致聯合國秘書長的照會以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該保留條文在香港特區繼續有效。因此，香港的政制發展須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是根據《基本法》，而非《公約》，所訂定的。

2.21 1994年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訂明：

"聯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性質甚為廣泛，因此可透過多種政治制度而達至。聯合國在選舉

[5] 《公約》第二條（一）款表示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盟約所確認之權利。

方面提供協助，並非旨在將任何一個已有的政治模式強加於任何地方。相反，這是基於我們認同沒有一套政治制度或選舉方法適合所有人和所有國家。雖然用比較例子可以提供有用的指引，用以建立一個既適合國內需要，又能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民主政體。不過，就個別的司法管轄區而言，它們本身最佳的制度，最終都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框架內，因應人民的特別需要、訴求及歷史現實而制訂出來。"[6]

2.22 為對《公約》第二十五條的實施作進一步的解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在1996年通過《概括意見》第25項(General Comment No.25)。有關文件沒有具體界定何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但說明"所有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這些權利"(第3段)。該《概括意見》又指出"因肢體殘障而限制個人投票權利，或引入有關文化、教育或財產的規定"(第10段)，均視為不合理的限制。

2.23 正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公約》第二十五條的《概括意見》指出，《公約》並不強加任何特定的選舉制度。聯合國的指引亦提出各個司法管轄區的制度，可因應人民的特別需要、訴求及歷史現實而制訂出來。

2.24 根據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憲制基礎和設計原則，以及現今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普選的概念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外國普選的制度通常是一人一票的制度，並可以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方式進行。

2.25 對於投票權平等這項一般原則，並不是要求每一票的效力必須達至數字上精確的平等。例如，在地區選舉中，地方選區之間議席數目相對人口數目的比例可以有一個合理幅度的差距。在香港來說，地方選區之間議席數目相對人口數目的比例，可以有百分之十五的差距。

2.26 香港在1982年開始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到1991年，立法局選舉首次引入分區直選，當時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約有192萬人，而投票率為39.1%。

2.27 自特區成立以來，香港政制的安排更趨開放及更具民主成分，現時一半的立法會議席是經地方選區由直選產生。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已上升至約321萬，而投票率亦升至55.6%。登記選民人數及投票率的增加，反映了市民是期望在選舉方面有更大的參與。

2.28 不過，沒有一套選舉制度能適合所有地方，因此，我們不應將任何特定的政治模式或選舉制度強加於任何地方。就個別地方而言，在符合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之餘，也可因應人民的特別需要和訴求，社會經濟的獨特情況，以及有關地方的歷史現實而發展其選舉制度。

普選方案設計原則的總結

2.29 總結上文，我們在討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

[6]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and Elections: A Handbook on the Legal, Technical and Human Rights Aspects of Elections*，第17段。

方案時，必須根據《基本法》有關規定及原則，考慮有關方案能否符合：

(i) 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上文第2.10段)；

(ii) 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包括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上文第2.10-2.17段)；及

(iii) 「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上文第2.24段)。

2.30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兩個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必須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支持、行政長官同意，及獲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2.31 因此，要爭取最大機會落實普選，我們在考慮不同的普選方案時，亦須顧及以下因素：

(i) 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就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與及相關條文規定。方案不應涉及修改《基本法》主體條文；

(ii) 方案有可能得到香港多數市民支持；

(iii) 方案有可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及

(iv) 方案有可能獲得中央的接納。

2.32 本《綠皮書》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載列了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不同方案。我們希望公眾能在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和原則(上文第2.29段)，以及上文第2.31段所述的因素下，討論有關議題。

第三章：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3.01 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社會上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向我們提供了不同建議，而策發會委員在討論有關議題時，亦參考了這些建議。下文就社會人士及策發會委員，提出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意見作陳述及歸納，以便公眾討論。

3.02 至於我們所收集到的全數意見，請參閱本《綠皮書》的附錄一。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三類方案

3.03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3.04 按此規定，當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實行普選方式時，行政長官的產生及任命涉及四個步驟：

(i) 產生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ii) 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iii) 提名後，候選人以普選方式產生；及

(iv) 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任命。

3.05 在討論行政長官普選的模式時，我們應考慮以下三項重點議題：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二) 提名方式；及

(三)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3.06 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必須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由市民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因此，我們在考慮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時，須顧及能否符合「廣泛代表性」的規定。

3.07 目前，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3.08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800人，由下列四個界別[7]人士組成：

• 工商、金融界	200人
• 專業界	200人
•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200人
• 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會的代表	200人

[7] 選舉委員會的四個界別由 38 個不同界別分組組成；詳情見附件一。

3.09 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相關的建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

第一類方案：由少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

第二類方案：由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及

第三類方案：由多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

3.10 任何提出毋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的方案（例如單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都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因此，我們並無把這類建議納入三類方案之內。[8]

<u>第一類方案：由少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u>

3.11 由少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包括有建議由60名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9]，主要理據包括：

(i) 立法會議員的選民基礎最廣及最具代表性；

(ii) 若立法會在行政長官提名程序上有主導權，對協調行政、立法關係能起積極作用；及

[8] 例如，社會民主連線提出任何合資格的市民，只要取得一定數目的合資格選民提名，即可參選行政長官，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有關建議沒有提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並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此建議(GPA258)及其他相關建議都已載於附錄一內，以供參考。

[9] 例如，民主黨及民協提出了這建議；詳情分別見附錄一(GPA007及GPA170)。

(iii) 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較為簡單，對市民來說亦較容易明白。

3.12 不過，有意見認為不應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主要理據包括：

(i) 《基本法》已清楚訂明立法會的職能，當中並無賦予立法會議員提名行政長官的權力。由立法會提名行政長官不符《基本法》的設計；

(ii) 根據《基本法》，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制衡。若行政長官是由立法會提名，這將會影響行政機關發揮與立法會互相制衡的作用，並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

(iii) 《基本法》訂明提名委員會須具廣泛代表性，是要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10]。單單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並不一定能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及

(iv) 在起草《基本法》時已排除以立法會提名行政長官這方案，因為這並不符合「行政主導」的原則。

<u>第二類方案：由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u>

3.13 有關由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大部分的相關建議都提出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以四

[10] 從某個角度來看，選舉委員會所涵蓋的界別範圍較立法會還要廣，例如，宗教界及中醫界在選舉委員會有代表，但在立法會卻沒有。

個界別為綱的組成方式。[11]

3.14 以選舉委員會組成作為一個基礎，以考慮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主要理據包括：

(i)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分別規定提名委員會及選舉委員會同樣須有「廣泛代表性」。若以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作基礎，可能引起的爭議應該較少，有助社會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達成共識；

(ii)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符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及「有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等原則。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能確保提名委員會符合這些原則；及

(iii) 以選舉委員會作基礎，對確保提名委員會運作暢順較有把握。

3.15 至於建議參照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把提名委員會委員數目訂於800人，主要理據是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已具廣泛代表性，並且若委員人數太多，會令委員會運作困難。

3.16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在組成提名委員會時，可改變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界別組成、劃分或選民基礎，例如：

(i) 在提名委員會由政界人士組成的第四組別，增加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12]；及

[11] 例如，民建聯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323)。

[12] 例如，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173)。

(ii) 擴大提名委員會組別的選民基礎。[13]

第三類方案：由多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

3.17 有關由多於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大部分相關的建議都是提出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並把人數增至1200-1600人，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亦有意見提出把提名委員會人數訂於3200人。[14]

3.18 至於如何分配新增的席位，具體意見包括：

(i) 提名委員會改由800名選舉委員會，加上約400名民選區議員，共約1200人組成[15]；

(ii) 擴大提名委員會人數到1200-1600人，現有四個界別的席位應平均地增加[16]；

(iii) 擴大提名委員會人數至1200或1600人，在遵循目前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基礎上對各界比例作相應調整，例如增加工商、金融界別人數比例至35%[17]；及

[13] 陳方安生女士及其核心小組(核心小組)提出重新界定公司票的定義，向現時只擁有一票的公司、協會及機構的董事局、執行及/或管理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賦予投票權；詳情見附錄一(GPA229)。

[14] 例如，民協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170)。

[15] 例如，廿二名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39)。

[16] 例如，自由黨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17] 例如，石禮謙議員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177 及 GPA252)。

(iv) 提名委員會由1600人組成，參照目前800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再加入全體區議員、在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及一些目前未被納入選舉委員會的界別人士。[18]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3.19 關於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有意見認為目前800人選舉委員會已具廣泛代表性，若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可賴以選出有廣泛支持的候選人。

3.20 亦有意見認為，若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選民基礎必須擴大，例如把「公司票」或「團體票」轉為「董事票」或「個人票」。此外，有意見認為提名委員會在維持四個界別之餘，應增加新的界別分組，例如增設婦女、青年等界別分組，以平衡各階層的利益。

3.21 現時選舉委員會大部分界別分組的委員都是透過選舉產生，除了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議員是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及宗教界界別分組委員是由該界別分組的六個指定宗教團體提名代表加入選舉委員會。

3.22 因此，就如何產生提名委員會，大部分的相關建議認為，可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即絕大部分界別的代表應該透過選舉產生。

[18] 例如，策發會委員李大壯先生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20)。

(二) 提名方式

3.23 如第3.04段所述，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即是須獲得不同界別不同階層代表的支持；候選人獲提名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即是須獲得市民一人一票支持；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3.24 由此可見，提名委員會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要推舉出能夠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因此，在考慮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式時，我們須確保提名委員會作為提名機構能發揮其作用。

3.25 除此以外，我們亦須顧及下列的因素：

(i) 須符合《基本法》訂明「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

(ii) 須確保候選人有廣泛支持和足夠認受性；及

(iii) 能讓有意參選的人士有公平的機會爭取獲提名。

3.26 目前，《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不少於1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即委員會總人數的12.5%；或候選人不多於八名)。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

3.27 如第3.25(i)段所述，在考慮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式時，必須確保有關方案能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訂明「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就此，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應該是由提名委員會作出的。此外，有意見提出提名程序應該是公開和公平的，所有參選人都應該有機會向全體提名委員會委員介紹政綱，其後由提名委員會投票提名候選人交由市民一人一票普選。[19]

3.28 有關提名方式，我們應考慮以下兩項重點議題：

(i) 候選人須取得的委員提名數目(即提名門檻)，以及讓市民投票選擇的候選人數目；及

(ii) 應否設立其他提名規定。

提名門檻及候選人數目

3.29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認為在實行普選初期，提名門檻不應太低，而候選人數目亦不宜過多，主要理據包括：

(i) 提名門檻不宜過低，以免引致過多候選人參與選舉，造成候選人質素參差的情況，亦可使具民望和能力的參選人獲得提名，市民可更集中地討論候選人政綱；

(ii) 先訂出一個相對較高的門檻，以爭取社會各界達至共識落實普選，並可在推行普選

[19] 例如，基本法研究中心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51、GPA295 及 GPA322)。

後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再逐步演變；及

(iii) 即使設下較高的提名門檻，候選人也須面向市民，因為他們須經過普選的過程，要爭取市民選票。

3.30 不過，亦有意見認為提名門檻不應過高，使社會不同界別和政治背景的人士都有機會參選。亦有意見認為不應限制候選人的數目，以確保選舉有足夠競爭。

3.31 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下，最多可有八名候選人參與行政長官選舉。若以此為基礎，有關在提名委員會提名後讓市民投票選擇的候選人數目，相關的意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

第一類方案：10名或以上候選人；

第二類方案：最多八名候選人；及

第三類方案：最多兩至四名候選人。

<u>第一類方案：10名或以上候選人</u>

3.32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把提名門檻訂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12.5%以下，以致最多可有10、12、甚至24名候選人參與普選，例如：

(i) 若提名委員會人數保持為800人，參選人需取得最少80個提名(即提名門檻為

10%；最多10名候選人)[20]；

(ii) 由60名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容許五名立法會議員提名一位候選人(即提名門檻為約8%；最多12名候選人)[21]；及

(iii) 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組成；任何界別的50名委員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即提名門檻為4%；最多24名候選人)。[22]

第二類方案：最多八名候選人

3.33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把提名門檻訂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12.5%，即最多可有八名候選人，這與目前的提名門檻一致。

第三類方案：最多兩至四名候選人

3.34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把提名門檻訂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25%，以致最多可有四名候選人。[23]

[20] 例如，植心小組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29)。

民協則提出規定候選人數目上限為10名，以獲得提名數目的多寡來排列優先次序；詳情見附錄一(GPA170)。

[21] 例如，民主黨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007)。

[22] 例如，廿二名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39)。

[23] 例如，范徐麗泰議員建議提名委員會由1600人組成，參選人須獲得不少於4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詳情見附錄一(GPA009)。

石禮謙議員建議候選人所須的提名應由現時12.5%提升至25%；詳情見附錄一(GPA177及GPA252)。

3.35 亦有意見提出透過提名機制，把候選人數目訂於最多兩至四名，例如：

(i) 由獲得提名委員會內最多委員支持的兩至四名參選人成為候選人[24]；及

(ii) 規定候選人必須取得最少四分之一全體立法會議員及四分之一全國人大代表的提名，即最多可有四名候選人。[25]

3.36 如第3.27段所述，任何有關提名方式的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

其他提名規定

3.37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考慮設立其他提名規定：

[24] 例如，民建聯建議在獲得不少於50名提名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後，可成為正式參選人。提名委員會通過民主程序，在參選人中確認不少於兩名候選人，交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詳情見附錄一(GPA323)。

基本法研究中心建議初步提名後，獲提名候選人交提名委員會全體大會按民主程序，每名委員一人一票，提名獲最高票數前兩至三名的候選人參與普選；詳情見附錄一(GPA251及GPA322)。

策發會委員黃英豪先生建議，參選者取得最少1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及每大界別至少有25名委員支持，便可成為參選人，然後由800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投票選出最多三名候選人；詳情見附錄一(GPA203)。

策發會委員吳仕揚先生建議，若提名委員會有800人，參選人獲得100名委員的支持後，由提名委員會以不記名及一人最多四票的方式，選出最高票數的四名候選人；詳情見附錄一(GPA176)。

[25] 例如，策發會委員譚惠珠女士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49)。

(i) 就每名候選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設立上限，讓更多有意參選的人士有機會獲提名。[26]

不過，亦有意見提出不應設立提名上限，認為參與選舉的人數與當時的政治生態有關，就算設立提名上限亦不能確保有更多候選人參選；及

(ii) 規定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以確保候選人在不同界別和階層有廣泛支持[27]。也有意見提出候選人須在某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28]

不過，有意見並不贊同，認為這等於變相給予特定界別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否決權。

(三)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3.38 在相關的意見中，基本上都認同候選人獲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應由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26] 例如，策發會委員陳振彬先生提出若提名委員會人數為1200人，每名候選人的提名上限應為600人(即50%)；詳情見附錄一(GPA302)。

[27] 例如，自由黨提出候選人所獲得的提名，應來自四個不同界別，以體現《基本法》所載均衡參與的原則；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新世紀論壇建議候選人須在四個界別內分別取得不少於20%及不多於25%的界別內委員提名；詳情見附錄一(GPA255)。

[28] 例如，策發會委員譚惠珠女士建議候選人須獲25%(即200人)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其中在四大界別中均需有50名提名人，而相關的提名票須含有最少四分之一立法會議員及四分之一全國人大代表的提名；詳情見附錄一(GPA249)。

3.39 關於提名後的普選方式，我們應考慮以下相關議題：

(i) *在提名後應只舉行一輪或多於一輪普選*

有意見認為可舉行多於一輪普選，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票當選，以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29]

不過，亦有意見認為應該只舉行一輪普選，採取簡單多數制，由取得多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30]，這毋須要虛耗大量社會資源安排全港選民再次投票，及可避免對選民構成不便，使選民投票意欲下降；及

(ii)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

社會人士及策發會就此議題提出的意見不多[31]，在策發會會議的討論中，就這議題兩方面的意見都有，社會須就此作進一步討論。

行政長官由中央作實質任命

3.40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是在特

[29] 例如，新世紀論壇提出如在首輪投票未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選票，則當舉行第二輪投票，直至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有效選票為止；詳情見附錄一(GPA255)。

[30] 例如，民協、石禮謙議員及香港工商專業聯會都提出只須舉行一輪選舉，毋須要求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詳情分別見附錄一(GPA170、GPA252及GPA173)。

[31] 例如，石禮謙議員及新世紀論壇提出在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下，仍須投票；詳情分別見附錄一(GPA252及GPA255)。

區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實質的。

3.41 在「一國兩制」下，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向特區負責。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亦是按照這個原則而設計的。

3.42 按目前的一貫做法，在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結果公布後，行政長官會盡快報告中央人民政府，以便中央人民政府考慮任命新一任行政長官的事宜。

3.43 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時，都不會改變中央對在普選中當選的候選人實質任命的憲制要求。

3.44 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請參閱本《綠皮書》第六章(第6.08至6.11段)所作的歸納。

第四章：立法會普選模式

4.01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社會上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向我們提供了不同建議，而策發會委員在討論有關議題時，亦參考了有關意見。以下就社會人士及策發會委員，就立法會普選模式提出的意見作陳述及歸納，以便公眾討論。

4.02 至於我們所收集到的全數意見，請參閱本《綠皮書》的附錄一。

立法會普選模式

4.03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4.04 目前，立法會有60個議席，一半是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是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

4.05 分區直接選舉方面，按照目前的規定，30個議席是由五個地方選區按比例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制，以最大餘額方法產生。

4.06 功能界別選舉方面，按照目前規定，30個議席是從28個功能界別[32]選出。

[32] 有關立法會28個功能界別的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4.07 有關立法會普選的模式，一項重點議題，就是如何處理現有的功能界別，即是立法會在實行普選時，應否取消功能界別議席，抑或應改變功能界別議席的選舉模式，以某種形式保留功能界別。

4.08 在考慮立法會普選模式時，我們必須顧及一個政治現實，就是立法會60個議席中，有30席是由功能界別所產生的。由於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須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即實際上須同時得到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的認同和支持。

立法會普選模式：三類方案

4.09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在相關的建議中，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33]：

第一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及

第三類方案：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第一類方案：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4.10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以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原因是功能界別議席難以符合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因此，香港應盡快取消功能界別議席，落實立法會普選。任何給予功能界別特別的提名權或投票權的選舉制度，都不符合普選的原則。

4.11 在由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後立法會的選舉模式，具體的建議包括[34]：

(i) 全部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一半議席透過分區單議席單票制選出，另一半透過全港一個大選區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即每名選民「一人兩票」選出立法會議員[35]；及

(ii) 以「一人一票」產生全部議席，不同政黨可按得票比例取得相應的議席數目。[36]

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

4.12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認為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值得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主要理據包括：

(i) 功能界別在立法會及社會上均發揮重要作用，尤其能把工商界和專業界的聲音帶進立法會，並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協助立法會有關立法及監察政府的工作。功能界別議員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33] 有意見提出兩院制作為立法會普選模式，就此，策發會作出了深入討論，並認為暫時不應再繼續討論這方案。因此，本《綠皮書》並無把兩院制列為其中一類方案。由社會人士/團體提出有關兩院制的建議已載於附錄一內，以供參考。

[34] 社會民主連線建議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並增加議席至 70 席，但就選舉方法，則持開放態度。(GPA258)

[35] 例如，民主黨及廿二名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86 及 GPA239)。

[36] 例如，李卓人議員曾於策發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建議。

(ii) 功能界別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及

(iii) 基於選舉制度的改變須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若要全面取消功能界別，社會不同界別及其立法會內的代表必然會有反對聲音，難以達成共識。

4.13 有意見認為，立法會在實行普選時也應以某種形式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可在選舉制度作改變，例如使每名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議員，以符合「普及」與「平等」選舉的原則。就此，具體的建議包括：

(i) 由功能界別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選民「一人多票」，即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多票選功能界別議員[37]；及

(ii) 把目前在功能界別選舉無投票權的選民納入功能界別，即每名選民「一人兩票」，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另一票選功能界別議員。[38]

[37] 例如，范徐麗泰議員提出功能界別的議員，分三批改為由該功能界別的選民提名，經由普選產生。由功能界別提名，參加普選的候選人要獲得其界別內三分之一的選民提名，才可出選；詳情見附錄一(GPA009)。

石禮謙議員提出應由功能界別選民提名，再交由普選產生。獲得候選人資格至少應得到30%業界選民的支持；詳情見附錄一(GPA207)。

[38] 例如，策發會委員陳振彬先生提出現時很多社會人士仍未納入任何功能界別；有需要研究出一個可行的安排，令所有有關人士都同樣有兩個投票權；詳情見附錄一(GPA164)。

第三類方案：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4.14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在落實普選時，可以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取代其他功能界別議席，以增強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成分。所有立法會議席將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以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39]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4.15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可先作過渡安排，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最終以普選產生，使有關安排能較易為一些界別的人士接受。具體建議包括：

(i) 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例如把「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個人票」[40]。不過，亦有意見反對取消「公司/團體票」[41]；

[39] 例如，策發會委員陳振彬先生提出了相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164)。

[40] 例如，自由黨提出將功能界別的公司票擴展，增加董事票、資深行政人員票，令功能界別的認受性提高，但不是變相成為「新九組」；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李卓人議員則建議將公司票或團體票轉為個人票，例如，將勞工界的選民基礎擴大至所有註冊職工會會員；詳情見附錄一(GPA138)。

[41] 例如，石禮謙議員提出公司及團體票代表其在業界的認受性，取消公司票是拖殺最能代表業界聲音的發言權；詳情見附錄一(GPA207)。

(ii) 取消或合併一些現有界別[42]；

(iii) 把目前在功能界別選舉無投票權的選民納入功能界別，讓每名選民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另一票選功能界別議員[43]；

(iv) 議席除了由分區直選產生外，部分議席可由功能界別提名候選人，再經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44]；

(v) 分階段取消功能界別議席[45]。不過，有意見認為，就應先取消哪些界別議席的問題，將會引起爭議，不易解決；及

(vi) 增加地區議席相對功能界別議席數目的比例。[46]

4.16 不過，有意見認為不應分階段達至普選，因為根據民主基本原則，不應該接受一種中間落墨的半民主制度。亦有意見認為，分階段達至普選只會把目前的問題(例如功能界別的長遠出路)拖延下去。

4.17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請參閱本《綠皮書》第六章(第6.12段)所作的歸納。

[42] 例如，香港公民協會建議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將現有選民基礎較小的功能界別合併，並可能把功能組別數目減少至15個，並增加5席區議會功能議席，並由立法會地區直選的5個分區的區議會議員選舉產生；詳情見附錄一(GPA248、GPA266及GPA278)。

[43] 例如，策發會委員梁美芬博士和鄭國漢教授，聯同鄭赤琰博士和王貴國教授提出了有關建議；詳情見附錄一(GPA209)。

[44] 例如，范徐麗泰議員提出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分三批改由該功能團體的選民提名，經由普選產生；詳情見附錄一(GPA009)。

基本法研究中心建議2012年先將三分一議席經由功能團體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該功能團體的立法會議員；2016年將另外10席以同樣方式提名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議員；2020年將餘下10席以同樣方式提名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詳情見附錄一(GPA251)。

[45] 例如，自由黨建議從2016年起分三屆逐步減少功能界別議席。首階段可由30席減至20席，次階段再減至10席，最後全部普選產生。對經濟政策較有專長的傳統功能組別，如工商及專業界別，因為需要較多時間去適應，建議可留到最後階段才取消；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46] 例如，核心小組提出，若在2012年不能推行普選，提議將在2008年所組成的10個組別重組為不多於三大組別，而功能界別議席數目減少至15個。在功能界別騰空出來的15個議席，將轉為地方選區議席，為2016年全面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作準備；詳情見附錄一(GPA229)。

新世紀論壇建議逐步取消功能界別：2008年立法會議席增至70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5席。新增的5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會功能組別；2012年立法會的議席增至80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加5席。新增的5個功能組別全歸區議會功能組別，即區議會功能組別增至11席。取消立法會分組投票的安排；2016年立法會取消所有功能組別議席，並把議席維持在80席，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詳情見附錄一(GPA255)。

第五章：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間表

5.01 人大常委會於 2004 年 4 月 26 日所作的《決定》，規定 200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及 200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但《決定》並不涉及 2012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及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安排。

5.02 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間表，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認為不應一步到位達至普選，主要理據包括：

(i) 普選方案應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以爭取不同黨派及代表不同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支持，才有希望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ii) 政制發展的方向應按照政治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情況而訂，根據實際情況安排普選時間表；及

(iii) 由於政府於2005年提出的2007/08選舉方案未能獲得立法會通過，政制發展因此原地踏步。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不應一步到位達至普選。

5.03 不過，亦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盡快實行「雙普選」，主要理據包括：

(i) 香港於二十多年前已開始舉行選舉，香港政制在過去已朝著民主有節有序地不斷向前發展；

(ii) 香港享有大部分民主社會擁有的條件，包括法治、自由、廉潔的政府及教育程度高的人民，已具備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條件；及

(iii) 不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市民希望盡快落實雙普選。

5.04 在討論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時，我們必須充分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見上文第 2.17 段)。

5.05 特區成立後便要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使香港經歷了一段最艱難的經濟轉型期。幸好，特區根據《基本法》制定適當的貨幣金融政策，適時推動經濟轉型。經過數年的努力及在中央的支持下，內地和特區的合作愈趨緊密，例如與中央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個人遊》、開放人民幣業務、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這些措施都有助帶動香港經濟復甦和轉型，並取得新的發展。

5.06 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尊重法治理念的地方之一。市民亦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透過不同渠道表達訴求。

5.07 在民主發展方面，特區政府一直按照《基本法》開放選舉制度，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基本法》使到港人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特區成立以後，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結果，與不同大學的民意調查相吻合，印證了選舉委員會確實具有廣泛代表性，能充分反映香港民意。在立法會方

面，地區直選議席已從第一屆的三分一比例，提升至第三屆的五成。

5.08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政制逐步民主化，特區政府將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增加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以加強對特區的管治，亦藉以培育政治人才。

5.09 不過，吸納及培育足夠政治人才，是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和時間。事實上，香港的參政團體雖然多年來參與區議會及立法會的運作，但一般市民對於加入參政團體仍不太熱衷，各參政團體的成員數目仍然偏低。

5.10 根據《基本法》的設計，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香港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各自經由不同途徑產生，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跟立法會議員的政治背景並無必然關係，因此，政府的政策、法案或財政預算案在立法會內並無必然的支持。行政長官與回歸前的總督不同，不能委任立法會議員，這是政治與憲制安排的一個根本改變。

5.11 整體來說，自特區成立以來，行政機關得到立法會的支持。由行政機關提出的絕大部份條例草案和預算案都獲得立法會通過。不過，我們亦面臨挑戰，我們既要促進香港的民主繼續向前發展，並同時貫徹「一國兩制」和落實「行政主導」，也要化解社會上的政治對立。[47]

[47] 請參閱行政長官於 2007 年 6 月 6 日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發表的演說。

5.12 至於政制的發展，將來的普選方案必須既能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又能得到民意支持，並且能滿足到《基本法》三方共識的要求，即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人大常委會的批准或備案。要落實普選，就必須理解這個政治現實。因此，不同黨派、團體和人士都應該抱著求同存異的態度，以建立共識去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5.13 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有關條文已為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提供相對清晰的框架：

(i) 就普選行政長官的模式而言，必須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由市民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及

(ii) 就普選行政長官的路線圖及時間表而言，必須顧及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5.14 本《綠皮書》第三章提出了在討論行政長官普選模式時須考慮的議題。至於在考慮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時，最重要是在於是否從現時的選舉模式(即 800 人選舉委員會)：

(i) 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或

(ii)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

5.15 就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相關的建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

(i) 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48]，主要理據包括：

(a) 把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在社會各界已形成相當共識，應最快於2012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及

(b) 香港早已具備普選的條件，應盡快實行普選。

(ii)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達至普選，主要理據是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由於2007/08年民主政制發展沒法走前一步，故此，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須先經過一個過渡安排，再爭取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49]；及

(iii)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50]

[48] 例如，廿二名立法會議員提出在2012年設立提名委員會，由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加上約400名民選區議員；詳情見附錄一(GPA239)。

自由黨認為，如果適當的條件成熟(即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同時行政立法關係又得以理順)，希望可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核心小組提出將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在社會各界已經形成相當的共識，看不見任何原因不能最快於2012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詳情見附錄一(GPA229)。

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5.16 在考慮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時，最重要的考慮是應否：

(i) 一步達至立法會普選；或

(ii) 分階段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5.17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應一步達至立法會普選，主要理據是香港社會已發展成熟，應能在2012年順利推行立法會普選。

5.18 亦有意見提出應分階段逐步達至在2012年以後立法會普選，主要理據包括：

(i) 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應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ii) 社會各界對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意見分歧，一步到位達至立法會普選是難以達成共識；及

[49] 例如，民建聯提出2017年是合適時間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在2012年過渡期間，擴大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如公司票改為董事或理事票，以及降低提名人數至不少於50人；詳情見附錄一(GPA323)。

[50]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提出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於2022年普選行政長官；詳情見附錄一(GPA320)。

(iii) 若先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特區的政治架構將出現重大改變，所以不宜同時一步到位在2012年一併普選立法會，以致特區的行政、立法體制，同時出現不明朗的因素。

5.19 就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相關的建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

(i) 在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51]；

(ii) 分階段在2016年達至普選[52]；及

(iii) 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53]

[51] 例如，廿二名立法會議員提出2012年立法會取消全部功能界別議席；詳情見附錄一(GPA239)。

[52] 例如，核心小組提出若在2012年不能推行普選，提議將在2008年所組成的10個組別重組為不多於三大組別，而功能界別議席數目減少至15個。在功能界別騰空出來的15個議席，將轉為地方選區議席，為2016年全面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作準備；詳情見附錄一(GPA229)。

新世紀論壇提出從2008年起在八年內，將功能界別取消，全部由分區直選產生；詳情見附錄一(GPA255)。

[53] 例如，范徐麗泰議員提出自2012年起，分三批改為由功能團體的選民提名，經普選產生立法會議席，即2020年所有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詳情見附錄一(GPA009)。

自由黨提出從2016年起分三屆立法會選舉逐步取消現有30個功能界別議席，即2024年達至立法會普選；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基本法研究中心提出從2012年起分三屆到2020年將所有功能界別議席由功能團體提名，交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有關功能團體的立法會議員。待香港實際情況許可，即香港政黨組織操作邁向成熟後，應取消分區直選和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的區別，順利過渡至普選產生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最終目標；詳情見附錄一(GPA251)。

應否「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

5.20 在討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時，我們亦須就應否「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作考慮。

5.21 在相關的建議中，有意見提出應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54]。主要理據包括：

(i) 鑑於立法會普選模式，特別是就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社會應較難達成共識。相對而言，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複雜程度相對較低，加上《基本法》已提供相對清晰的框架，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達成共識的機會較大，因此應循「先易後難」的方向推動政制發展，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54] 例如，民建聯提出「先易後難」，即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然後才根據實際情況，分兩個或三個階段改革現有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最後落實立法會普選；詳情見附錄一(GPA188及GPA323)。

自由黨認為在合適的相關條件配合下，希望可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假如2012年能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最快可在之後一屆(即2016年)起分三屆選舉取消，以達至在2024年普選；詳情見附錄一(GPA288)。

石禮謙議員提出若行政長官普選取得共識，至少要在落實兩屆行政長官普選後方可落實立法會普選；詳情見附錄一(GPA252)。

(ii) 香港普選制度的設計，必須符合行政主導的原則[55]。在這前提下，應該在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後才處理立法會普選，否則會影響行政機關的有效運作；及

(iii) 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會有更強民意基礎，這樣將有助加強管治，長遠而言，有利於體現行政主導的原則。

[55] 行政主導亦是特區政治體制的一項重要原則。行政主導的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的《基本法》條文：

(a) 行政長官是特區的首長，代表特區(《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b) 行政長官同時是特區政府(即行政機關)的首長(《基本法》第六十條)；
(c) 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負責執行《基本法》；
(d) 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領導特區政府、決定政府政策、提名並報請中央任免主要官員、代表特區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等；
(e) 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二條，領導特區政府行使有關職權，包括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以及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
(f) 行政長官在立法程序中處於重要地位，包括簽署及公布法案(《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及第七十六條)與及其他有關條文(《基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
(g)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律草案。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h) 獨立工作機構，例如廉政公署及審計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基本法》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
(i) 行政長官在司法方面也有主要作用，例如任命各級法院法官(《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及其他有關條文(《基本法》第九十條及第十九條等)亦有載列有關權力。

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的貫徹，肩負起推動落實特區的制度和政策。要做到這樣安排要求，必須實行行政主導制度。香港的政制發展設計，不應偏離行政主導這項原則。

5.22 不過，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盡快實行「雙普選」(見上文第 5.03 段)，所以不贊成「特首先行」。

5.23 就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間表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請參閱本《綠皮書》第六章(第 6.13 至 6.17 段)所作的歸納。

第六章：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須考慮的重點議題

6.01 上文陳述及歸納了社會人士及策發會委員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提出的意見。

6.02 我們建議公眾作進一步討論時，應集中考慮以下的重點議題，以期能形成主流意見。當然，社會討論的範圍並不限於這些議題。

普選模式設計的原則

6.03 香港的普選制度應整體上符合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但除此之外，是否亦必須因應香港本身的獨特情況而設計？

6.04 普選模式如何能符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原則，以達至保障繁榮穩定的目標？

6.05 在達至普選的過程及制定普選模式時，如何能符合「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原則(例如，是否必須考慮到有關安排對香港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所帶來的影響)？

6.06 在達至普選的過程中，如何能確保產生辦法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並根據特區實際情況發展而規定，以保持繁榮穩定？

6.07 香港政制發展須考慮的實際情況包括哪些方面，例如，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認識是否足夠；目前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否有利貫徹落實「行政主導」等？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6.08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須有「廣泛代表性」。社會上有較多意見認為應以選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的組成作基礎，以考慮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我們須考慮以下問題：

(i) 有關以60名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由於提出此方案的政黨，最近已公開表示支持參照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而策發會及社會人士普遍對有關建議有保留，我們應否暫時擱置討論此方案作為組成提名委員會的可能模式？

(ii) 倘若參照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

(a) 這能否符合「廣泛代表性」的規定？

(b) 根據第3.11段至3.18段，提名委員會應該由多少名委員組成？

(iii) 目前選舉委員會的四個界別，各有200名委員。倘若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維持800人，我們應維持或應改變：

(a) 四個界別的組成劃分；及

(b) 四個界別委員人數的比例？

(iv) 倘若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多於800人，新增的席位應給予哪些界別，例如全體區議

員、民選區議員，或平均地增加每個界別的席位數目等？

(v) 倘若參照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我們應否擴大選民基礎，例如：

(a) 把「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個人票」；或

(b) 增加新的界別分組，例如婦女、青年等？

(vi) 提名委員會應如何產生，例如應否參照目前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即絕大部分界別的代表透過選舉產生？

(二) 提名方式

6.09 目前提名門檻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總數的12.5%，即最多可有八名候選人。就提名方式，《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了「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在符合相關規定的前提下，我們須考慮以下問題：

(i) 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初期，我們應否：

(a) 把候選人數目訂於二至四人，以免出現過多候選人，讓市民較易作出選擇；或

(b) 把候選人數目維持八名，甚至增至10至24名，以確保選舉有足夠競爭？

(ii) 提名門檻應設於怎樣的水平，才能讓有意參選的人士較易獲得提名，同時又能確保候選人有廣泛支持及足夠認受性？

(iii) 我們應否先訂出一個相對較高的提名門檻，以爭取社會各界盡早達至共識落實普選，然後在推行普選後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再逐步降低門檻水平？

6.10 我們應否訂定其他提名規定，例如：

(i) 就每名候選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加設上限，以確保有更多候選人能參與，讓選舉有競爭性？

(ii) 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或在一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

(三)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6.11 就提名程序完結後的普選方式，我們須考慮以下問題：

(i) 《基本法》規定，在實行普選時，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普選是否表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ii) 在提名後是否只應舉行一輪普選，由取得多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以免要花社會資源安排全港選民再次投票？

(iii) 或應舉行多於一輪普選，並規定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以確保獲選

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

(iv)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

立法會普選模式

6.12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我們須考慮以下問題：

(i) 立法會功能界別的議員對立法會的工作是否有貢獻？他們是否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

(ii) 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是否必須取消功能界別議席？

(iii) 或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使每名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的議員，這能否符合普選的原則？

(iv) 倘若以區議會議席取代其他功能界別議席，使所有立法會議席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這又能否符合普選的原則？

(v) 倘若在普選立法會時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我們應：

(a) 一次過取消所有這些議席；或

(b) 分階段取消這些議席？

(vi) 倘若分階段取消功能界別議席：

(a) 我們應先取消哪些界別的議席；及

(b) 不同功能界別是否有機會就此達成共識？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6.13 就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而言，我們是否應從現時的選舉模式(即800人選舉委員會)：

(i) 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或

(ii)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

6.14 就立法會普選路線圖而言，我們是否應：

(i) 一步達至立法會普選；或

(ii) 分階段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6.15 倘若社會先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達成共識，我們是否應：

(i) 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或

(ii) 待社會就兩個普選辦法都達成共識才推行「雙普選」？

6.16 就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時間表，根據第5.15段，應何時達至普選？

6.17 就實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根據第5.19段，應何時達至普選？

歡迎市民在 2007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

地址： 香港
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傳真號碼： 2523 3207

網址： www.cmab-gpcd.gov.hk

電郵地址： views@cmab-gpcd.gov.hk

2007年10月9號

附件一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	飲食界	11
2.	商界(第一)	12
3.	商界(第二)	12
4.	香港僑主聯合會	11
5.	金融界	12
6.	金融服務界	12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1
8.	酒店界	11
9.	進出口界	12
10.	工業界(第一)	12
11.	工業界(第二)	12
12.	保險界	12
13.	地產及建造界	12
14.	紡織及製衣界	12
15.	旅遊界	12
16.	航運交通界	12
17.	批發及零售界	12

200

第二界別(專業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18.	會計界	20
19.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20
20.	中醫界	20
21.	教育界	20
22.	工程界	20
23.	衞生服務界	20
24.	高等教育界	20
25.	資訊科技界	20
26.	法律界	20
27.	醫學界	20

第三界別(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28.	漁農界	40
29.	勞工界	40
30.	宗教界*	40
31.	社會福利界	40
3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40

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代表)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3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34.	立法會	60
3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41
36.	鄉議局	21
37.	港九各區議會	21
38.	新界各區議會	21

* 宗教界界別分組六個指定團體提名的委員人數如下：

	委員數目
• 天主教香港教區	(7 人)
• 中華回教博愛社	(6 人)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7 人)
• 香港道教聯合會	(6 人)
• 孔教學院	(7 人)
• 香港佛教聯合會	(7 人)

附件二

立法會的功能界別

	功能界別	議席數目
1.	鄉議局	1
2.	漁農界	1
3.	保險界	1
4.	航運交通界	1
5.	教育界	1
6.	法律界	1
7.	會計界	1
8.	醫學界	1
9.	衞生服務界	1
10.	工程界	1
11.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1
12.	勞工界	3
13.	社會福利界	1
14.	地產及建造界	1
15.	旅遊界	1
16.	商界(第一)	1
17.	商界(第二)	1
18.	工業界(第一)	1
19.	工業界(第二)	1
20.	金融界	1
21.	金融服務界	1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23.	進出口界	1
24.	紡織及製衣界	1
25.	批發及零售界	1
26.	資訊科技界	1
27.	飲食界	1
28.	區議會	1

投寄

儲存草稿

附件

短片附件

寫郵件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題目： 以一國兩制精神解決普選問題

副本：

密函：

☑ 儲存寄出郵件

本人並不認同2012年爲雙普選年限.

本人贊同綠皮書5.02節及6.07節所說,必須考慮香港的政治情況,考慮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認識是否足夠.

"民主派"廿多年前開始搞"民主",可惜他們推行"民主拒共"或"民主抗共",給民主打上"反共"烙印.可能他們認爲不唱此調久矣.但路人皆見,他們在港仍然對中共及大陸社會"抽打".尤其他們參加的"支聯會"仍然堅持要"結束一黨專政"要大陸實行"民主社會".這正是他們無法與中央溝通,甚至無法返回大陸的原因.由他們策動的"普選"怎會受到中央歡迎?其實"民主派"只要有一國兩制基本常識,便不應插手大陸事務.但要"民主派"領袖忽然覺醒並非易事.政府從不同辦法着手,宣傳及推廣一國兩制精神,相信才可解決問題.

推廣一國精神,主要使普羅大眾,包括一般民主追隨者,明白了一國兩制精神,便可敦促"民主派"領袖返回正軌.否則他們便會孤立失勢,不能爲所欲爲.

希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附件—— 刪除

錄映短片 刪除短片 短片管理

更新日期: 19th July, 2005 (V1.12)

註：電郵無法發出，只好列印郵寄。

10月9日 晚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A2662

政制發展之意見

本人贊成以下方案：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提名委員會組成及人數：第二類方案：800人以上。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第二類方案：2-4人

普選方式：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二類，2017年以后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方案：

第二類方案：

路線圖及時間表：

第二類方案，2016年達至普選。

本人並希望早日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No.

Date 9·16·07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支持2012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双普選

①在2012普選行政長官

②提名委員會多於800人由現在的800人再加全部民選區議員。

③不應預定候選人人數，任何合資格人士在取得五十名提名委員會提名後即成候選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反對綠皮書3.27段建議再加上一重由提名委員會投票選出若干名候選人的程序。不贊成設立任何篩選機制。

④在2012年普選立法會

⑤立法會普選模式：全面由地區直選產生，不保留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選舉。

以上是本人意見。

香港選民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香港政制發展委員會

我是一名香港市民，本人支持按循序漸進、先易後難的原則，於二零一七年先實行特首普選，之後再到立法會普選。

萬丈高樓從低起，香港落實普選，必須在《基本法》下有關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包括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以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最終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普選的目標。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特區政府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進行公眾諮詢。對於香港的政制發展，作爲香港市民，我認爲有責任表達自己的意見，亦應該同全港市民一起，爲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經濟不斷發展及政局平穩發展而作出努力。

我很認同綠皮書中所列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我認爲香港的政制發展既要按基本法規定的原則辦事，又要能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以及循序漸進的原則，決不能脫離香港的實際情況。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必然要達致普選的目標，關鍵是如何推動落實。由於行政長官普選較易取得共識，而立法會普選爭議相對較大，因此，採取「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較實際易行，循序漸進地發展政制和慎重而有序地改革才是香港之福。

爲此，我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提出以下意見：

1、先易後難：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普選立法會。

2、行政長官普選合適時間應爲 2017 年或以後。

3、立法會應在 2017 年以後實行普選，同時應保留功能組別。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2007.10.9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敬啓者：

本人贊成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擴大至多於800人組成，亦可把人數訂於3200人。至於怎樣分配新增的席位，可以由提名委員會800名加入區議會民選區議員，再將現有四個界別的席位平均增加至1600人，其餘1600人就由電腦抽簽~~合資格~~有投票權的市民參與。另提名委員會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選民基礎必須擴大，取消「公司票」或「團體票」轉為「個人票」。

提名方式不能門檻訂太高，以免有質素的候選人（青年人仕）未能參與。本人建議候選人可多至0名或上，門檻訂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10%或以下。提名後的普選方式由市民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提名後應舉行多於一輪普選，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票當選。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應仍須進行投票。

立法會普選模式本人贊成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以「一人一票」產生全部議席，不同於

Date

當可按得票比例取得相應的議席數目。

普選行政長官路線圖及時間表應設於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香港早已具備普選的條件，應盡快實行普選。

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可分兩階段在~~2006~~2012年~~(分兩階段)~~~~達至普選~~至2016年期間達至普選。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然後才落實立法會普選。

以上是本人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市民

(署名來函)

2006年十月九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行政長官普選
立法会普選
我提出了有关建議、循序漸進
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任命。
47 請参閱行政長官於2007年6月6日在
《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
談会》發表的演說。
香港長治久安、要学国家、
学新加坡發展经齐、学台湾
選举死路一条。办好教育
爱国、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办
本地工厂、建設的公屋、青年男女
組小家庭、安居乐业。

(署名來函) 2007年10

Date

請看報紙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編者註：來函附剪報，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1. 本人認為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他們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應予保留。

2. 就算實行普選，也應保留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

3. 我贊成二〇一二年普選，應在二〇一五年後才開始立法會的逐步普選。

4. 應在立法會逐步普選功成後才進行政長官普選。

提意見人：陳學文

另有附頁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

附註

「請曾特首看看」

在這裏，本人要提醒政府，不論什么政制都好，但最終目的是要令香港繁榮與安定。否則怎么選都是無用的。

現在有一小撮的人，日日夜夜都在呼叫要實行行政長官、立法會全面普選，全面普選對香港就一定有好處嗎？說不定選出一個被會招標村及示威的人做特首也未定！本人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及學法律的，就此個人的看法，現行的政制，對香港的繁榮安定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種局面，應保持一段較長的時間，對香港是很有利的！

如果說希望盡早實行全面普選。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你能保証香港可維持繁榮安定嗎？那些日夜在此普選的人，警方說在維園示威的人是四千或百人，香港的人口是七百多萬，這些要求全面普選的人不到一千四百份一

選啟者，

A2669

本人　　对政制發展綠皮書有意見如下：

一、支持民建聯所提出对香港政制發展的概念「循序漸進」，達至一人一票。

二、对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第三類方案。

提名方式一選候人數目：☆最多2至4名候選人

提名後普選方式：☆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路線圖及時間表：☆先給过一個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三、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路線圖及時間表

☆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最後建議 貴局对每名遞交意見市民及政團，都有謝函表示收到意見及多謝建意。

(已簽署)

市民：

(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執	事	先	生	：						
		本	人	對	2007	政	制	發	展	有
下	列	意	見	：						
甲、	普	選	行	政	長	官	方	案	：	
	1、	提	名	委	員	會	人	數	由	800
		增	至	1200	人	，	以	配	合	進
		。								
	2、	候	選	人	數	以	4	名	內	為
		。								
	3、	時	間	表	：	在	2012	年	經	提
		後	由	全	民	普	選	。		
乙、	普	選	立	法	會	方	案	：		
	1、	保	留	功	能	界	別	議	席	，
		功	能	界	別	提	名	後	經	全
		普	選	。						
	2、	在	2012	年	時	按	民	意	再	檢
		。								
上	述	的	意	念	是	基	於	一	國	兩

是	新	生	事	物	，	史	無	前	例	，	其
發	展	應	小	心	，	變	化	不	宜	太	急
。	現	今	中	國	要	努	力	把	十	三	億
人	的	生	活	推	上	小	康	水	平	，	而
香	港	特	區	也	要	面	對	世	界	經	經
濟	可	能	出	現	衰	退	，	經	濟	問	題
必	須	著	力	未	解	決	。	這	不	是	一
個	借	口	，	因	為	我	們	看	到	一	些
成	績	，完	正	在	進	步	跳	躍	。		
		民	主	是	人	民	散	好	的	安	全
網	，	但	不	一	定	帶	來	幸	福	；	我
們	在	幸	福	中	必	然	要	找	一	個	安
全	網	，	但	不	要	丟	下	幸	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署名來函)			
								9/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現就政制發展有如下意見，謹請特區政府審慎考慮並予以採納。

普選模式設計的原則

本人認爲普選的模式必須因應本港的獨特情況而設計，不應照搬其他地方或組織的普選模式或定義。例如除了按地區劃分競選的群組外，亦可按功能或專業界別劃分競選群組；而每一競選群組的選民人數 (即選民與議席的比率) 亦不必有嚴格的規限，主要是必須體現該等競選群組對香港的重要性及其對經濟及社會的代表性，以及達致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本人不認同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並認爲應可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爲增加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人數可定於 1,200 人，但亦需平衡有關的選舉成本。對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建議參照選舉委員會的構成，維持分爲四個界別，每個界別 300 名委員，共 1,200 名委員。具體的組成建議如下：

工商界可取銷香港僱主聯合會、增加公用事業界(含公共交通機構)、航運交通界改爲航運物流界、增加銀行界、地產及建造界分拆爲地產界及建造界、批發及零售界分拆爲批發界及零售界、，共 20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15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專業界增加金融服務界(含銀行及理財、保險精算、風險管理及統計、財務分析及金融經紀等)及將法律界分爲訟務及事務兩個界別分組，共 12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25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第三界別可在原有 5 個界別分組之上，增加婦女事務界、青年事務界、環境保育界、少數族裔界、大眾傳媒界共 10 個界別分組，每一界別分組選 30 名委員，共 300 名委員。

第四界別的界別分組不作調整，在分配予當然委員後，新增的委員數目平均分攤於鄉議局及各區議會，共 300 名委員。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並可維持「公司 / 團體」的選票，而絕大部份委員應透過選舉產生。

提名方式方面，建議門檻可減爲提名委員總數的 10%，即 120 人，但需取得每一界別最少 30 個提名。而候選人數目應定爲 2 人，在取得每一界別最少 30 個提名的基本條件後，以獲得最多提名的兩位作爲合資格候選人。如不足兩位符合資格，則由票數最小的一位先出局，其餘再重新進行提名程序，直至能確定有最少兩位候選人符合資格。如經過 3 輪提名程序後，仍只有一位合資格候選人，則提名程序結束，該候選人成爲唯一候選人；如 3 輪提名後仍未產生最少一位合資格候選人，則提名程序繼續，直至產生最少一位合資格候選人。

在完成提名程序後，建議先將合資格候選人的資歷呈送中央審核同意後，才展開普選，以避免選出的候選人最終不獲中央任命，而引致政治真空及社會震盪。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應只舉行一輪普選，由取得過半數有效票者當選，若只有一位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則其可自動當選，無需進行投票。若有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逝世或棄權，則由另一經中央審核同意的合資格候選人自動當選，如屬唯一合資格候選人，則需重新啓動提名程序。此提名方式既可體現競爭性，亦讓市民較易作出選擇。

立法會普選模式

爲達致均衡參與及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本人認爲直接按區域的一人一票選舉，必然令人口佔較少數，但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發展有重要作用的界別人士之代表性，與其所佔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權重不成正比，長遠或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和財政狀況，而若以區議會取代功能組別，則不能改善此缺陷。

因此本人認爲立法會議席應兼顧經濟及社會的重要性及人口兩方面作爲分配原則，故認爲繼續採用類似「兩院制」的模式會更爲切合香港的獨特需要 — 即是立法會仍分爲由民選一人一票產生的組別及由團體及專業界別組成的功能組別，所有議案均必須獲兩個組別同時通過，以達致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共同尋求政治上各方可接受的方案，而非一方獨大。至於同時符合兩個組別之選民資格的人士，只可在兩個組別中，選擇作爲其中一個組別的選民，即每人只可投下一票，從而取銷目前有部份人士有權利同時在兩組別均可投票的情況。

由於以上的方案只是在現有立法會選舉的基礎上作出相對微調，例如：只調整納入的功能界別及議席的數量和分配、功能界別選民的定義(但選民必須與有關功能界別有直接及密切的關係)、取銷雙重投票權等，實質上並無重大的結構上修改，故即使在 2012 年實施此方案，本人認爲已符合循序漸進、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原則。而議席方面，兩個組別可各增至 40 或 50 席，令更多人士可參與議政，及能代表更廣泛階層的利益。

至於若兩個組別爭持不下，一直未能達成共識的情況，建議爲彰顯行政主導地位，除仍繼續由政府擁有提出法案的主導權外，若出現其中一個組別通過了法案，而另一組別只以些微票數未能通過 (例如：45%:55%以內) 的情況，特區行政長官會同三位司長可擁有運用特別投票權的權利。而即使兩個組別均通過的方案，如其中一個組別未能以 2/3 多數通過，特區行政長官亦可有運用否決權的權利。

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個人認爲普選並非急切緊迫的問題，香港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競爭力，以及配合內地建立本身的優勢，若在政制問題上糾纏，只會內耗本身的力量，不利與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進行競爭。

因此，個人認爲以上本人提出的方案是有條件可在 2012 年實施，惟即使遲至 2017 年才實施，亦不會對本港構成太大的實質影響，是可以接受的。至於是否需同時進行雙普選，亦沒有此必要。若本人建議的方案未被採納，則本人認爲若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政制逐步分階段改變，直至 2047 年才完成最後階段的普選亦可接受。

(已簽署)

曾偉雄
2007 年 10 月 9 日

政制事务及内地事务局：

A2672

本人对政制发展意见如下

- 支持维持现的立法会组成，即直接(选)議員与功能组别議員各佔一半的模式，選举方法亦可与现時一樣。
- 現時的立法会選举制度已符合普選要求，無需重大修改，但可取銷現時部份選民有兩票的做法，只限其登記为其中一個组别的選民。
- 特首選举可维持按現時800人的選举委員会模式，再由普選產生。普選時间可延至2047年。

無法辨認（已簽署）

2007年10月9日

（編者註：　來函附簽名共2個。）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總辦事處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Caritas Youth and Community Service Head Office
Caritas Youth and Community Service

第二屆青年擬政會議大會決議

敬啓者： 爲回應政府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鼓勵青年人參與社會發展；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於十月七日（星期日）下午假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了「第二屆青年擬政會議」。會上青年人根據本服務於八月至九月期間在各區十一個服務單位內舉行之地區擬政會議中，近三百名青年人對政制發展所發表的意見，起草了一份代表青年人意見的大會決議；現隨函附上，作爲對綠皮書公開諮詢之回應。

香港明愛是受政府資助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而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則爲其屬下推動青少年服務之部門，提供社區中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外展社會工作隊等服務。本服務一向積極推動青少年多元化的發展、批判思考、社會責任承擔、及青年發聲；並曾於二零零五年舉行第一屆青年擬政會議，討論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的建議及香港的政制發展。如對以上活動有所查詢，請致電二八一六．八零二三與本服務同工吳文穗先生聯絡。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總主任

（編者註：來信人在意見書內已總結調查結果及作出分析，故此有關問卷不在此刊登。）

謹啓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第二屆青年擬政會議

大會決議

普選原則及進程

(一) 支持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以體現所有市民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取消部份人士的政治特權。

(二) 應盡早實行普選，於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席。因爲香港市民已具備普選的能力，同時有足夠的選舉經驗。

(三) 政府須預留足夠的時間進行預備普選的工作，因此於 2008 年底之前必須定案；如市民仍未能達成共識，則應於 2009 年進行全民投票表決是否於 2012 年進行普選。

行政長官選舉方法

(四) 爲了提高市民的參與度及體現所有市民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因此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應該由全港合資格選民擔任。

(五)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取得 1%合資格選民之提名，每名選民只可以提名一位候選人。獲得最高提名票數的五位始可參選。

(六) 候選人需獲得過半數選票始可當選，如第一輪投票中未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最高得票兩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投票，而第二輪投票中獲得最多票數之候選人便當選爲行政長官。

立法會選舉方法

(七) 由於功能團體的存在只保障社會上少數人的利益，有違體現所有市民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的精神，因此功能團體必須取消，由直選席位取代。

(八) 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應全以單議席單票制產生。

其他

(九) 政府須加強公民教育，提升選民的投票意識、態度和責任，鼓勵市民認真投票。

二零零七年十月七日

政制發展綠皮書重点之意見

A2674

背景：
本人同意。

原則：
三大原則离不了，本人认为应再加一条：即普选行政长官及普选立法会之前，应首先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
提名委員会的组成及人数：本人同意第二类方案，由多於800人。
提名方式——候选人数目：同意第三類方案，最多2至4名。
提名后普选方式：全港登记选民一人一票
政綠圖及時间表：本人赞成第三類方案，先经过一个过渡期在2017年以后达至普选。

普选立法会方案：
赞成第二類方案：
路綠圖及時间表：
赞成第二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达至普选。

市民：(署名來函)

09-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党專政 適合香港的？

A2675

政党政治已成現今全世界各國的主流。各政党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奪权"、"成为执政党"作为本党最高奋斗目標。一些野心家、政治家为争权夺利而醉生夢死。一切只为选票。什么人民利益、政府工作效益都成其次。我们大家都清楚：少數要服從多數。但真理又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作为成功的領袖，他必須坚持真理，不做"群众"尾巴，而是領导群众走向勝利。這就是辨証法

一個民选領袖他靠什么来有效执政？在美國或"政党專政"的社会里它靠自己本党的选票（議席）。只要是多數它就可以胡来。如德國納粹党发動战争、美國布殊政府出兵伊拉克（公然不理联合國反對）都是敗笔之証。一旦成了少數党。多么英明的領袖都要下台。但，别忘了多數不一定代表真理！

香港要走自己的路！即不要"人治"也不要"党治"！政党只代表社会中一部份人，它不能代表其它党，更不能代表~~無~~党無派的絕大多數市民。若香港也走"政党專政"則香港不是進步了，而是大大倒退了。這正是本人最担憂之事!!!

2012年實行特首及区議会普选應無阻力也無问题。但對於立法局則应全面探討。它如何才可以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簡單的大多數不利於香港施政！

可否参考此建議：①立法局扩大到90人。②由三部份人組成（這可避免簡單多數操控）③$\frac{1}{3}$（30人）由功能組别选出，$\frac{1}{3}$（30人）由全民选出有志为港人服务者。别$\frac{1}{3}$（30人）可由各政党政府官員代表組成。（可按其政党拥有党员數按比例邀请之）這樣就可避免政党为选票而互相攻击、抹黑。令大家忠平共處、專心发展其党务、扩大影响力而又能真心真意協助政府为港人謀福利。（類似全國政協）政党雖然不應执政，但在監督、協助方面則是极重要的。

再下一步改革就留待民选特首的政府去考慮好了。

一個不自量力的小市民、 余金獅 9/10-07

9 October 2007

Mr TANG Ying Yen, Henry, GBS, JP
Chief Secretary
12/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ar Henry,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dated 11 July 2007 inviting my view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 consider it imperative that any practicable options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Basic Law. In this connection, I fully support the principles, as set out in the Green Paper, which governs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the ultimate aim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design of a model for implementation.

Regarding the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 support the third type of optio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e.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more than 800 members, so that more people, including women, would be given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From women's affairs perspective, I was glad to note that more women were being elected as a member in the recent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 in December 2006. However, I also note that the current Election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mainly traditionally male-dominated sub-sectors. As the forming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ill probably be modelled o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 would suggest that if the election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s to be aimed for 2017, th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interim, so

as to ensure women would have equitabl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and contribute.

Similarly, should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be retained, a review should also be conducted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 sea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various sectors. In this regard, I am in support of the second type of option of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the FC seats should be retained, but the electoral method should be changed to allow candidates to be nominated by FCs but elected by registered voters.

In relation to the method of nomination o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for the CE election, my view is that there should at most be four candidates.

As regard the roadmap and timetable, I favour the first option of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directly in 2012 to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provided that consensus on the issue could be reached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model for implementation w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environment. Otherwise, the second option of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in 2017 is also acceptable.

In my opinion, th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should be implemented only after th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has been attained, in a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Hence my preference of the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is the second option, i.e.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phases, and no earlier than in 2016.

Last but not least,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to reach out, identify and cultivate potential female candidates as far as practicable, as well as to take measures to encourage and build up the capacity of more female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Yours sincerely,

(Signed)

Sophia KAO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太平紳士尊鑒：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對《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的宗旨，是鼓勵年青人立志、培養他們成材，為目標奮鬥。

香港的政制發展，與香港每一位市民息息相關，對香港的整體發展和社會團結，都有長遠而重要的影響。作為關心香港的一份子，本會亦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一些意見。

1. 我們認為第一條最基本原則，是基本法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基礎，所以政制發展必須遵循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及程式。香港政制發展亦必須符合香港在國家憲制中的法律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2. 基本法第 45 條明確規定循序漸進達至行政長官普選。循序漸進就是逐步演進的意思，香港特區政制發展要充分考慮到香港民主制度發展的歷史並不長以及 2005 年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等因素，予以穩步推進。因此，香港社會各界應當理性看待行政長官普選，減少爭拗，達成共識，爭取不遲於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

3. 立法會的普選在行政長官普選之後比較合適。行政長官普選只涉及到一個人，而立法會普選則涉及幾十人，更涉及到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從社會民意來看，目前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分歧較少，而對立法會普選模式的分歧較大。因此，立法會普選時間應在行政長官普選之後。此外，還要考慮到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需要一些時間進行磨合，如果立法會先實行普選或同時實行普選，可能導致政治體制不穩定。

4. 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普選行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目前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並且經過了十年的實踐檢驗，得到了香港社會的廣

泛認同，我們基本支持選舉委員會可作為未來提名委員會組成的藍本。

5.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準確理解這一條的規定，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應是機構提名，而不是提名委員會委員個人提名，因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廣泛支持，只有機構提名，才能做到這一點。

6. 對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去留應當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立法會普選模式必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功能界別的選舉制度安排，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政治體制內都有代表聲音，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第二，要有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如果没有工商、專業界人士意見的表達機制，將會影響到他們社會參與的積極性，進而對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產生不利影響；第三，立法會普選涉及現行制度的調整，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的建議現階段也不可能在立法會獲得足夠支持。

7. 《基本法》規定了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達致行政長官和立法普選的最終目標，我們真切期望社會上不同黨派、不同界別和不同團體能夠秉持理性、務實的態度，一起尋求政制發展的共識，保持政局平穩發展，共同締造和諧香港。

關心香港，是我們的責任。倘對上述的意見有進一步查詢，歡迎致電與本人聯絡，謝謝。

順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主席

(已簽署)

陳振彬謹啟
2007 年 10 月 9 日

政制所

所謂"2012"双普选是去中國化和"反中乱港"的口號。美國人想要"治权"被否定，而今这些小平就想继承。这是不可接受的。台湾的所谓"民主"就是乱港日后的樣板，坚决反对。

要普选必须先预选，预选的名单必须先经过中央批准，否则就不可参加。这是消滅祸害的根本，决不可忽视，一切决不可忘记"一中"的前提。反对派是美英的走狗，有的更公開勾结外國勢力，妄图示威造势而奪取政权。这是应坚决反对的。

一群真正中國人

9/10-07

抄送中央驻港联络处。

（編者註：來函附剪報，因版權關係，不在此刊載）

致：香港政府

關於政制綠皮書咨詢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第三類方案，由多於 800 人組成。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第三類方案，最多 4 名候選人。但只要取得 100 名提名委員會人數就可參選。

提名後普選方式：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一類方案，在 2012 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由登記選民選出。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一類方案，在 2012 年一步達至普選。

香港選民
陳頌暉
2007 年 10 月 9 日

立法會 CB(2)34/07-08(18)號文件

2012 年雙普選以符合國際標準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提交意見書

政制發展綠皮書明言，政改方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並引述 1994 年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指各地政體「最終都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框架內」，因此，特區政府也承認國際標準是衡量政制方案是否及格的條件。綠皮書引述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子）直接或經由自由選舉之代表參與政事；（丑）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國際標準便在公約第 25 條。上述人權手冊附件三指出，所有公民須有平等機會成爲候選人。倘若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易於被操控，因而排斥不同政見人士成爲候選人，這便有違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因爲提名委員會的推選含歧視，有違平等機會，結果選民沒有真正的選擇，公約第 25 條中真正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便無法落實。

立法會選舉方面，綠皮書第二類方案是保留功能組別議席，具體建議包括由功能組別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選民一人多票選舉，即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多票選功能組別議員。這樣的選舉明顯違反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從過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批評，可預見此方案不符國際標準。

聯合國批評功能組別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早在 1995 年嚴厲批評功能組別選舉制度，委員會明白公約的落實方面，「就第 25 條丑款可能要求在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保留不要施該條文的權利」。不過，委員會「認爲一旦民選組成立法局成立了之後，它的選舉必須符合公約第 25 條……而功能組別這個過分重視商界意見的概念，從財產及功能角度看，歧視了其他選民，這明顯違反了第 2 條第 1 段，25 條（丑）及 26 條」。

1999 年，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審議香港的報告後指出：

「委員會注意到現行的立法會選舉有部分安排並不民主，妨礙香港特區市民充分享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2006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重申其 11 年前對立法機關選舉的批評，並指：

「委員會關注到當局就一些問題（例如選舉、公共事務等問題）進行解釋《基本法》的程序時，沒有作出適當安排，以確保該等解釋符合公約的規定（第 2、第 25 及 26 條）。香港特區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立法會經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並確保對《基本法》作出的所有解釋（包括涉及選舉及公共事務的解釋）符合公約的規定。」

國際標準的權威解釋在聯合國，而不是個別政府說了算。

既然根據國際標準，香港早應實行雙普選，2012 年應是實施雙普選的最後期限。

(署名來函)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

(編者註：(i) 來信人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供此文件，並由立法會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ii) 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原文—
寄件人: WONG Yuen Chun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0:40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標題: Âù'¶¿Ï

雙普選最好在 2017 年後才推行，因爲現時中港雙方互信少，我們亦要尊重中央之意見。

From:
Date: Oct 9, 2007 0:0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本人有關普選議題的具體意見
Attachments: ¬F¨ĩµo®i«ØÅ³®Ñ.doc (57 KB)

這是本人有關普選議題的具體意見，希望有關官員能夠參考，綜合大眾的意見。

敬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建議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甲.背景

香港回歸祖國已達十年之久，“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亦充分體現，中央既能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而香港亦能夠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及實行高自治。在“一國兩制”下，港人有高度看自治權。但可惜在這個“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香港的政治體制卻缺乏一個完善的選舉機制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亦因這個政制的問題，以致香港十萬人上街遊行，表達對香港政制的不滿意，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解決問題。

因此，本人希望盡一個香港公民的責任，將自己的意見寫成建議書，給特首曾蔭權先生參考，以協助特區政府的政制改善，希望使特區能夠集思廣益，將各界意見達成共識。

乙.現行制度存在的問題

1.香港已回到祖國的懷抱達十年之久，在過去十年香港居民已體現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針。但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治架構尚未達至成熟，以行政長官的選舉架構爲例，現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根據《基本法》附件一所列明，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會選出，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使行政長官候選人不能在選舉過程中與市民溝通和介紹政綱等。

2.除此之外，現時以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式產生行政長官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制度，行政長官並非由廣大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減低。這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並非由所有香港公民一人一票選出，未達至「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

3.另一個問題是，現時立法會議員是分爲三十人的功能界別和三十人的分區直選界別，其中只有分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席由香港居民一人一票以比例代表制選出，而功能組別並非由香港居民選出。功能組別可能非市民想選出的議員，這個界別的議員提出的政策與市民的訴求有機會出現背道而馳的情況。這樣只有一半的立法會議席能真正的代表香港大部市民的意見，當進行行政或立法時，便會出現兩個組別意見不合的情況，不利於行政和立法。

丙.政制改革的設計原則及政府的基本構思

1.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及地發展適合香港的民主制度。

2. 普選的概念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二十五條訂明：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5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子）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符合現今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普選的概念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3. 我們在考慮不同的普選方案時，亦須顧及以下因素：

(i) 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就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與及相關條文規定。方案不應涉及修改《基本法》主體條文；

(ii) 方案有可能得到香港多數市民支持；

(iii) 方案有可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及

(iv) 方案有可能獲得中央的接納。

政制改革的基本構思

<u>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模式</u>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按此規定，當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實行普選方式時，行政長官的產生及任命涉及四個步驟：(i) 產生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ii) 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iii) 提名後，候選人以普選方式產生；及

(iv) 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任命。

<u>立法會的普選模式</u>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i)目前，立法會有60個議席，一半是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是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

(ii)分區直接選舉方面，按照目前的規定，30個議席是由五個地方選區按比例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制，以最大餘額方法產生。

(iii)功能界別選舉方面，按照目前規定，30個議席是從28個功能界別32選出。

丁.政制改革建議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及選舉方式

(i)提名委員會

-將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改爲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共一千二百人，由四個界別分別選出。每個界別各三百人，每屆任期爲五年。

第一個界別

工商、金融界，以公司及商會公司會員作爲投票人，選出代表人(代表工商界的意見)。

第二個界別

專業界，以專業界權威性的組織所發的專業資格証書的專業人士爲投票人(代表專業界和中產階層人士的意見):

· 保留原有組別

· 增加如下四個分組

-金融、保險及投資專業人士界

-新聞、傳媒及廣告專業人士界

-社會福利專業人士界

-運輸及物流專業人士界

第三個界別

屬基層界別，以具權威性的行業的個人和商會會員的工人爲投票人(代表勞工界和香港主要行業的意見)，分組如下：

-公務員組別

-公用事業機構組別

-工業組別

-社會福利組別

-建造業組別

-服務業組別

-漁農業組別

第四個界別

宗教界、政界議員(立法會及區議會)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委員代表。以宗教組織、政界議員及國家組織代表爲投票人(代表宗教界、政界代表及議員的意見)。分組如下:

-保留原有組別

-增新宗教界組別

1.各個提名委員會內的界別的委員人數都相若，達至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設計原則，新增了多個界別進入提名委員會，代表該界別的聲音，具廣泛化表性。另外，每個界別的委員人數相同，以達至平等的方式。保留提名委員會亦符合了《政制發展綠皮書》的進行政改的內容。

2.行政長官候選人應取得不少於一百五十名(每個界別不少於二十五人)及不多於二百名的提名委員會委員聯合提名，才能成爲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選人。

(ii)選舉方式

根據現今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普選的概念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以此概念出發，行政長官候選人經提名委員會委員合法提名後，由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一人一票地選出行政長官。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使行政長官更具認受性既符合現今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普選的概念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又能符合不修改基本法和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及地發展適合香港的民主制度的原則。因爲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方式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是由市民自己選出，這樣做每個市民，包括基層市民、專業界別人士、中產階層、社福界、教育界等都能選出他們信任的候選人成爲行政長官，達至「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又能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符合了政府的基本原則。

以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法適用於2012年時推行。

二.立法會議員選舉方式

(i)選舉方式

將立法會分成兩個組別，分組如下

- 功能組別選舉的議員
-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兩個組別各有三十個議席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又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分五個選區，選出三十名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另外，在功能組別方面，由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選出功能組別內的各個界別的代表人士出任功能組別選舉的議員。即是每名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選舉的議員都有兩票選出代表自己的議員，一票在分區直選，另一票在功能組別。這樣便可符合現今國際上對「普選」概念的一般理解，普選的概念應包括「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又能符合不修改基本法和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及地發展適合香港的民主制度的原則。使立法會更具認受性，在更能反映市民的需要，在行政立法時更配合市民的訴求，有利於政制發展。

以上選舉方式適用於2012年立法會議員選舉

戊.總結

香港回歸祖國已達十年之久，市民對特區政府的運作亦開始有深入的了解，市民的教育質素亦逐漸提升，而且市民已經經歷了多次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已累積了一定的選舉經驗，對選舉制度亦有一定的認識。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開始踏入繁榮期，加上在民意調查中，大部份的市民都支持推行雙普選。因此，我希望特首先生能夠參考我的一點建議，幫助推行政改。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中七學生

陳志軒同學謹啓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本人　　身份証号碼　　，

贊成行政長官的方案，提名委員會組成人數增加至1200-1600人。

提名候選人　最多8名候選人

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由地區直選議席取代　功能界別議席

在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

(署名來函)

10-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Hong Kong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10 October 2007

Our Ref.: 0200008168

By fax and post
2840 1528

Mr LAM Sui Lung, Stephen,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Dear Mr Lam,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e refer to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released in July 2007 on the models,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and are pleased to submit hereunder the views of the Hong Kong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HKCA).

HKCA fully supports the ultimate aim of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forming of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as prescribed by the Basic Law. We also agree that this has to be done in a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in order to attain a smooth and stable transi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void any adverse effects of abrupt changes that may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of the community,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s the subject matter has been under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over the past 2 years, HKCA considers that it is time we should have a roadmap and then imple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ensus reached after such extensive consultation.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HKCA agrees with "Option 3 –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more than 800 members, e.g. expanding the membership to 1,200-1,600", but the present allotment of the number of members to the 4 sectors needs to be adjusted. The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Sectors' (ICF sectors) now shares with the other 3 sectors each with 25% share of the members. However the ICF sectors within themselves have 17 subsectors and are mostly representing corporations. Their representation base is much broader as compared to the other sector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HKCA considers that the share of the ICF sectors ought to be increased from its original 25% to 40% to allow for more members representing various subsectors.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tandalone subsector and not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Real Estate as basically they carry different functions.

II Method of Nomination – Numbers of Candidates

HKCA agrees with "Option 3 – two to four candidates at most". We agree that the nominating threshold should be set at 25% of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o that there can be four candidates at most. The public will then be able to discuss the polices of the candidates in a more focus manner and then make their selection.

III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 after Nomination

HKCA agrees that only one round of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held, and that a simple majority voting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If there is only one candidate, HKCA agrees that the election proceeding should continue.

IV Roadmap and Timetable

HKCA agrees with "Option 2 –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with the principle of a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Models for Forming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and to mee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HKCA demands that seat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s) need to be maintained.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FCs did contributed and played very important and active roles in both LegCo and society in the past. Their participation have strengthened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LegCo, brought the voices and expertise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ctors into LegCo,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ed the views of their respective sectors to LegCo. Maintaining the seats of FCs will ensure the high standard of advice and considered opinion in LegCo to monitor Government's works and enable LegCo to have a balance view from all sectors and levels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whole community.

HKCA therefore agrees with "Option 2 – retaining FC seats, but changing the electoral method". We note that the present system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Electors" has been working effectively; these FCs electors (whether corporate electors or individual electors) shall become members to nominate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by all voters.

In order that the candidates can represent their respective sectors, the candidates should be required to obtain support from at least 30% of the electors in the relevant FCs to become eligible for standing for election. This will also ensure that the candidates are truly representative, reputable, willing to contribute and being respected in their relevant industries.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KCA agrees with "Option 3 –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should be attained in phases after 2016"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in order to preserve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s we have indicated support of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it is not advisable to make changes to the LegCo around the same time. Moreover, implementation in phases will allow the flexibility for different sectors to have thorough discussions among themselves to reach consensus on how to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FCs seats that suit the particular need of individual sectors.

HKCA also would reiterate that if the number of seats in LegCo is somehow to be increased, we strongly request that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be given an independent seat. Despit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and still is experiencing its most difficult time, figures from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clearly showe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ill accounted for 2.9%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employed 8.0% of Hong Kong's workforce in 2005. Given its contribu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arrants its recognition in LegCo.

Yours sincerely,

(Signed)

Conrad Wong
President
TT/fc

本人意見贊成：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選第二類，由800人組成。

候選人數目選第三類：最多2至4名。

路線圖及時間表贊成：

第三類方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立法會普選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選民：(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由：張敏儀小姐

日期：十月十日，二00七

就政制綠皮書一事，本人希望藉表意見如下：

第一点：先易後難

普選應該为選定行政長官才選立法議員。所謂能無頭不行，有係統的管理才能事倍功半。

第二点：循序漸進，保留功能組別

為避開一面倒的情況，本人認為立法局係必需保留功能組別才能保障不同分別的利益。

第三点：基於上述原因，本人認為普選在2012年是太急。普選是對，但必需在香港之福大前題下循序漸進，为把民生做好，每人安居樂業之後才進行普選。本人覺得2017年或以後進行普選才是適當時機。

敬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慎加考慮！

A2687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fax：25233207

我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

本人　　認為在一國兩制的大前題下，香港政制的發展必需依循基本法的原則。雙普選是我們的方向，但須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因此，本人贊成在不遲於 2017 年先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檢討成效再計劃立法會普選。

2007-10-10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本人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如下：

(一)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1) 由先前800人組成，可表達委員人數增至1200-1600人。

(2) 2-4名候選人。

(3)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於2017年以後達至普選。

(二)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1) 保留功能界別議席。

(2) 分階段於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已簽署) (譚德寶)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THE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INSURANCE BROKERS

BY FAX (2523 3207) & BY MAIL

Our Ref: IS0710031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Attn: Mr. Stephen LAM, JP

Dear Mr. Lam,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Insurance Brokers ("CIB") is body of insurance brokers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to implement self-regulation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41, Laws of Hong Kong). Our membership is on a corporate basis, which now stands at 245 re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seg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Hong Kong.

CIB would focus our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the model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which in essence is about how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 could be treated, and are pleased to present our views on the premise that FC would be retained in the election of 2012 or beyond and which we believe is desirable.

1. *Whether LegCo FC Member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k of LegCo?*

   1.1 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

2. *Can they mee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and fulfil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2.1 Generally speaking yes, they do meet the interest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add a wider balance. Representation could be improved.

   2.2 In some FCs, there are sub-sectors of the relevant industry or profession not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spective FC electorates.

   2.3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surance FC,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ill be better represented and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promoted when the delineation of its electorate is extended to include all authorized insurance brokers in Hong Kong on a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basis.

   2.4 Authorized insurance brokers are an important and integral part of a developed and sophisticated insurance industry. As consumers' adviser acting as his agent, a professional insurance broker will often become, by default, an unofficial

註冊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香港中環皇后街2號皇佐治大廈3樓308室
Room 308, 3rd Floor, St. George's Building, 2 Ice Hous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882 9943 傳真 Fax: (852) 2890 2137 電郵 E-mail: info@hkcib.org 網址 Website: www.hkcib.org

consumer watchdog championing the cause of his clients with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Hence the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of insurance brokers are often different to those of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role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Hong Kong is formalized and insurance brokers are specifically recognized in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Ordinance.

3. *Or should the FC seats be retained in some form, but changes could be made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Will this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3.1 FC constituencies provide a wider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longer term providing a balance for the political focus on target issues. One change to the forms could be the extension of FC electorates for respective industries or professions to include sub-sector(s) currently not covered,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Insurance FC, the electorate c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corporate insurance brokers, as proposed under 2.3 above.

We hope our response contributes to the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any opportunity to discuss further on our proposal as outline abov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sincerely,

(Signed)

Eric Lee
Secretary-General & Registrar

Green Paper

功能組別不可失，

為一動不如一靜，

幸福香港可無政。

切記！

功德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無政是福，玩政是禍」

普選：選得太普通的人，担保：

劣質當道

朋黨為奸

永不妥協

加稅派包

假公濟私

激情分化

抹黑為快

數目游戲

愚弄選民

勢不兩立

直言不諱

不分黑白

害港害國

害版台灣

惟增一兩倍功能組別，以正其道。

保衛中產，減少賴人，少看政客！

書友 綠

書友綠

無政是福，玩政是禍

普選：選得太普通的人，担保：

劣質當道

朋黨為奸

永不妥協

加稅派包

假公濟私

激情分化

抹黑為快

數目遊戲

愚弄選民

勢不兩立

直言不說

不分黑白

害港害國

番版台灣

惟增兩倍功能組別，以正其道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黃祥貴希望：

1. 先推行立法會普選未推行行政長官普選。

2. 立法會普選應在2016年或以後分階段達至普選，以循序漸進方式，有利於香港的政治穩定及經濟發展。

3. 行政長官普選應在2017年或以後以循序漸進方式推行，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應香港的政治條件及人民意願而推行普選。

此致

敬禮

2007年10月10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

現就綠皮書作出下列回應：

甲.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第三類方案，即提名委員會多於八百人組成；
-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第壹類方案，即：十名或以上候選人；
- 普選方式：登記選民一人一票，只舉行壹輪投票。若只得壹名候選人，仍須投票；
-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壹類方案，即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乙. 普選立法會方案：

- 第壹類方案，即地區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應刪掉或改為「壹次性達至立法會普選」
- 「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乃混淆視聽，若選擇「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又忽略這句子，會否被當作持雙重標準或矛盾而建議不獲接納？相信綠皮書花上很多時間準備，為何出現令人不明白之處？是否存心瞞騙市民，要賴乾脆2016年也不普選立法會？
- 路線圖及時間表：第壹類方案，即在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

懇請局方如實整理所有建議，真摯真誠地根據民意*推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最佳推行時間為公元2012年。

註*：民意應包括行政長官「親疏有別論」親疏兩方，和前許政務司司長仕仁先生口中之反對派。必需公平公正地處理建議。

二00七年十月十日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歡迎市民在 2007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

地址： 香港
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傳真號碼： 2523 3207

網址： www.cmab-gpcd.gov.hk

電郵地址： views@cmab-gpcd.gov.hk

本人贊成的方案如下：—

提名委員組成及人數：贊成●第三類方案人數增加至1200不超過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贊成●第三類方案：最多2至4名候選人。
（太多候選人浪費社會資源）

路線圖及時間表 ：贊成●第二類方案，在2017年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贊成●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由登記選民選出（第二類方案）

路線圖及時間表 ：贊成●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問題：（請圈出所選答案的英文字母）

1）應否 "特首先行，立法會普選隨後"？（綠皮書 5.20）

A）應於 2012 年進行雙普選。

（簡述意見：行政長官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B）可以有先後時間表。

（簡述意見：）

如選 A，請不用回答以下 2）和 3）問題

2）你認爲以下那年應達至行政長官（5 年一屆）普選？（綠皮書 5.15）

A）2012 年

B）2017 年

C）2017 年之後（請寫上合適年份：＿＿＿＿年）

3）你認爲以下那年應達至立法會（4 年一屆）普選？（綠皮書 5.19）

A）2012 年

B）2016 年

C）2016 年之後（請寫上合適年份：＿＿＿＿年）

4）你認爲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應由多少人組成？（綠皮書 3.09）

A）1 至 799 人。（建議人數：由＿＿＿＿人組成，並簡述意見：）

B）800 人。（簡述意見：）

C）多於 800 人。（建議人數：由 1600 人組成，並簡述意見：讓行政長官候選人可代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階層。）

以下個人資料可填可不填

姓名：＿＿＿＿

聯絡電話：＿＿＿＿

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方法，見後頁。

（沒有署名）

A2694

對醫學界政制發展民調的解讀

香港醫療與健康促進會
吳歷山　林永佳

香港醫學會於今年6月對醫學界政制發展的調查報告發表以來，由於內容有新意，確實帶來震動，也引起不少爭議，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有人將醫學界民調結果解讀爲「醫學界願意盡快一刀切取消功能組別」，這是對民調結果的嚴重誤解。

問卷原文是這樣寫的：「當社會能就立法會普選達成共識的時候，立法會內的功能界別議席應於同一時間全面取消，不同界別應一視同仁」。結果是55%同意，37%不同意。這裡完全沒有「盡快」二字，而是「當社會達成共識的時候」，兩者意思有天淵之別，必須加以澄清。

醫學界之所以贊成「一刀切」同一時間取消功能界別議席，是爲了避免因逐步減少議席將不可避免與其他界別競爭，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團結，同時，跨界別的候選人互相不了解，在選舉技術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主張同一時間全面取消，這與坊間流傳的醫學界自動放棄政治權利，成全「大我」之說，相去甚遠，也應加以澄清。

取消功能組別　醫生成少數族群

至今，醫學界對取消功能組別的時間和方式仍存在許多分歧。事實上，一旦全面取消功能組別議席之後，立法會將不再有醫生議員的影子。很幸運，在過往歷屆議會裡都不乏醫生議員，他們都是循政府委任和業內選舉而進入香港的領導核心。這種情景將隨著功能組別的取消而不復存在。另一個重大變化是，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佔全港人口六百分之一的醫學界立時成爲「少數族群」。一萬多名醫生肩負著維護民康的社會責任，與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們的聲音不能上達立法會反映意見和訴求，後果不堪設想，這也是任何先

進的民主社會不能容忍的現象。

同樣的遭遇將出現在其他專業和各行各業，因此對是否及怎樣取消功能組別存在極大分歧。例如園景設計師界已表示「要保留功能組別，以確保在立法會內有業界的聲音」，工商界更堅決表示「誓保功能組別」。

一個先進的民主社會欲穩定發展，必須依靠社會各界各階層的協調配合和社會精英的參與和主導。香港沒有類似西歐社會的雙議會制度也沒有成熟的政党，功能組別這種架構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社會各界參與共建社會的途徑和平台，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平衡發展。所以在未有其他替代功能的安排之前冒然取消功能組別的議席，實非社稷之福!

回應率低　醫學界未達共識

醫學會本次民意調查是在社會上及醫學界尚未對政改充份討論之時作出，只能算是醫學界的初步意向。同時 6.9% 的回應率明顯偏低，對上述問題的答覆也未見大比數的傾斜。可以說，醫學界在這些問題上尚未達致普遍共識。

話說回來，醫學界對政治向來比較冷漠，這與行業的性質和長期的教育有關。即便近年香港社會「突然政治」也未曾使他們的政治熱度大幅提昇，因此問卷回應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相信隨著政制發展的深入討論，「沉默大多數」的意見會陸續反映出來。

我們期望其他專業亦能深入討論政制發展，踴躍發表建設性意見，以便政府彙集民意，提出符合各界及大眾期望的政改方案。

A2696

趙子聰
7A (8)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甲)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之意見

(1) 提名委員層的組成及人數

我認為提名委員層應由多於800人組成，例如把人數增加至1700—1600人。因為民主的步伐應該向前邁進，故香港的行政長官的選舉應該開放給更多的人參加提名。亦使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增加。這樣正符合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層提名，再經普選產生。

(2) 就提名方式——候選人而言

我認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的數目，最多應有8名候選人。因為我認為選舉若果只有7至4候選人，選舉就很容易遭到某些幫力控制選舉。而選舉有8名候選人除了可以有助分散票源，避免選舉被某些幫力壟斷選舉，更可以提供候選人給市民選擇。

(3) 提名後普選方式

我認為經過提名委員層推選出最多8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後，再經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選民心目中的行政長官。此舉可以實踐基本法中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層提名後，再經普選產生，亦正正反映香港是一個民主制度成熟的城市。此外，我認為普選只進行一輪，由取得多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此舉毋須要虛耗大量社會資源安排選民再次投票，可避免對選民構成不便，使選民的投票意欲下降。最後，假設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下，我認為仍須進行投票，若該候選人當選但大部份選民都不屬意他。例如：不參舉投票－投棄权票等，我認為該候選人就不能當選，更應重新進行提名、普選的程序，選出具有認受性的行政長官。

(4) 路線圖及時間表之意見

我認為先經過一個過渡期，例如：增加功能界別的人數。在2017達至普選行政長官。俗語云：十年人事幾番新，現在已經過了十年亦仍未進行普選，也算了罷。若在2017年仍未達至普選行政長官，也說不過去了。

(2) 就普選立法層而言

(1) 普選立法層的方案

我認為應該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的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香港選舉傳統上有功能界別，若取消了功能界別，會引起社會不同界別及其立法層內代表的反對聲音，難以得到共識。為了穩定社會的局面，改保留功能界別。

(2) 普選立法層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我認為應分階段在2016年達至普選。分階段即在2012年立法層選舉先將一半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提名，再經選民普選產此外，這種方式可讓選民習慣和適應新的選舉方式，為2016年立法層選舉熱身。

總括而言，我期望我的意見能為政改一事作出一分力，更希望有关當局能夠接受我的建議。

中華書局教育廳盛東嘉院啟

[illegible]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甲)就行政長官選舉

1)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我認同第三類方案—由多於800人組成，並贊成人數定爲1600人。這是由於本人認爲第一類中少於800人組成的方案，完全欠缺廣泛代表性，所以根本不用考慮；至於第二與第三類方案之間的抉擇，我認爲雖然多於800人會令委員會運作較困難，但這些困難與增廣泛代表及認受性相比，似乎顯得不太需要理會，因爲其實政府這個普選計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滿足市民的訴求，所以若廣泛代表及認受性不足的話，那就不能滿足市民，所以我認爲有較高認受性的第三類方案最皆。

2)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本人認爲第二類方案最妥當。因爲我認爲第三類方案中，最多2~4名候選人的話，門檻未免過高，讓政府即使真的在進行普選，亦容易被市民誤解爲只有親中的人才可當候選人，有被市民誤會政府是假民主的危機。而第一類方案中，10名或以上候選人亦有被愛出風頭的人爲出風頭而參選的危機。所以，我認爲有足夠認受性之餘又能減低有人爲出風頭而參選的第二類方案中，最多8名候選人最恰當。

(乙)普選就立法會的方案

本人認爲第二類方案中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因爲功能介別不單有把工商界和專業界的聲音帶進立法會，並利用其專業知識協助立法會有關立法及監察政府的工作的功能，而且功能界別又能兼顧不同階層利益，再者，最重要的是若要取消功能界別，必遭各界大力反對，可能性太低。所以，爲達到接近普選而又不取消功能界別的目的，這第二類方案中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實爲最可行的方法；當然，可能會有人質疑非該功能的人也有投票權，會不能選出好的候選人，但在一個成熟的普選制度下，這應該是無需擔心的，而且這些候選人也是被該功能挑選過的，這樣的話，該候選人同時能反映該功能的利益與市民的意願，實一石二鳥之舉。

(丙)路線圖及時間表

在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本人認爲最好的配搭爲先經過一個過渡期，２０１７年達至普選行政長官及在之後的２０２０年普選立法會。因爲首先，爲符合行政主導的原則，先選出有更強民意基礎的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會較有利。而我們必須顧及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而行，照我看來，２０１２年雙普選的話還太急進，可是所謂一國兩制，其實也只是５０年不變，我們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機會進行普選，而我們所剩的時間也不多，我認爲必須珍惜光陰，所以我認爲２０１７年是最早而又最好的時機。

祝 陳嘉威 敬呈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甲）就行政長官選舉

（１）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基於＜＜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須由一個有廣泛性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我建議把選舉委員會的４個界別當中的８００人。包括：

＜１＞工商、金融界	２００人
＜２＞專業界	２００人
＜３＞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２００人
＜４＞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會的代表	２００人

把這８００人過渡成爲提名委員會的人，並增加至１２００－１６００人以增加各界的人數達至平衡及新增一些普通市民可及的界別，能接受到各個層面的意見，使提名委員會成爲一個更有認受性、更有廣泛代表性的行政長官提名的機構，顧及到各界的心聲。這樣便成爲一個公平、公正的機構，使普選更完善實行。

（２）路線圖及時間表：

我認爲行政長官選舉不宜操之過急，必要慎重地考慮每一個過程和後果，以尋找最好的方案經過，及必須在香港符合、具備民主條件和質素的情況下實行。所以我建議行政長官選舉，先經過諮詢期、渡期和觀察期，讓香港政府和市民都作出準備，最後在２０１７年達至普選，達到循序漸進的原則，同時達到中央與民主人士雙贏的局面。

（３）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候選人人數方面，建議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最多２至４名的候選人，候選人須得到提名委員會中至少１００名委員的提名支持，方可成爲候選人。這樣既是有競爭的選舉，亦不會造成某政黨獨攬候選人位置的情況。同時，必須１００名以上人提名，也可確保候選人有行政的質素，才會得到提名人支持。

（４）提名後普選方式

提名後，建議只舉行一次普選，高票者當選成爲行政長官。因爲若舉行多於一次普選，直至候選人選票達至半數，我認爲是很難達到的，因爲市民不會隨便更改支持的候選人。同時亦會使選舉的時間延長，使用的資源亦會上升，引致浪費。而普選方式由全港年滿１８歲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

（乙）就立法會選舉

（1）保留功能界別與否

對於立法會選舉，我建議政府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因爲功能界別議員可作爲政府與代表界別的溝通橋樑，方便政府接收到各界、各階層的意見和心聲，方便政府進行諮詢，做到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時，亦不失公平。所以建議保留功能界別的議席。

（2）提名方式

提名方式方面，建議候選人由各界別自行提名提出代表界別的候選人，所以選出的候選人必是界別中最具備認受性和實力的候選人，爲香港特區政府及市民服務。

（3）路線圖及時間表

立法會的普選時間方面，建議同樣須經過啟蒙的過程，但分階段至２０１６年達至普選。作爲行政長官普選的試針，看看香港的條件是否充足，在有問題出現亦可作出改善。最後達到完美的雙普選。

（4）提名後普舉方式

建議在各界別人士選出代表人成爲立法會議員的候選人後，再由全港年滿１８歲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

蕭敏儀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1) 功能界別的去留

我會選擇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的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 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因爲我認爲功能界別在立法會及社會上均發揮重要作用，尤其能把工商界和專業界的聲音帶進立法會，並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協助立法會有關立法及監察政府工作。功能界別議員對社會有貢獻的。而且，功能界別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所以，我認爲功能界別應該保留，爲了配合普選，政府可以改變選舉模式，候選模式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功能界別中的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由於，只有功能界別中的登記選民對自己的界別熟悉，所以應由功能界別中的選民去投票。

這樣又可以配合普選，功能界別也可以繼續爲社會作出貢獻。我不同意一人兩票的方式去選出直選議員，功能界別議員。因爲這會有利於一部分的候選人，損害另一部分候選人的，這有違選舉的精神。

(2) 路線圖及時間表

我建議第二類方案，分階段在二零一六年達至普選。

我不建議實行雙普選。我認爲應先普選行政長官，才普選立法會。

因爲若先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特區的政治架構將出現重大改變，所以不宜同一步到位在二零一二年一併普選立法會，以致特區的行政，立法體制，同時出現不明朗的因素。此外，立法會的功能界別仍然未能解決，需要一段的時間去整理。

還有，先普選行政長官後，我們可以參考其缺點及經驗，再普選立法會，事半功倍。

本人對於這份政制發展綠皮書都感到滿意，書中提供不同的意見，見解，及細節。可見，政府仔細及認真地做出來的。而且加深了本人對政制認識，能夠增加市民的政治意識。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政府明顯地不想實行普選，因爲書中經常強調行政長官和產生辦法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並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並且進一步規定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的目標。可見書中既沒有明確的普選方向，好像只是一個問卷調查般，不是確切地解決普選問題。而令我最深刻是 2.08(ii) 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是實質性而非形式性的，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這個安排是體現國家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我認爲香港政府連中央的批准也沒有，可來搞普選呢？若我們真的普選出行政長官，中央不任命，那麼前功盡廢？

所以我認爲政府最先要解決的事情不是綠皮書，是向中央爭取普選。

一名中學生　張少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Date No.

本人反對在都支持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在2012年
實行2022普選。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我們的政制發展方案

我們是一群公務員，我們對本港政制發展非常關心，也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在充滿諮詢社會各界下推行政制發展。

作爲勞工階層，我們深深感到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重要性，也是我們勞工團體能夠有效參政議政的門戶。故此強烈要求特區政府保留這一設定。

此外，特區政府應按照基本法所定下的循序漸進大原則去妥善安排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程序和時間表。由於之前廣泛被市民接納的政改方案遭到綑綁式的反對，故此獲取更多市民的支持才是政制發展需要面對的。我們認爲，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是較爲符合本港社會實情的。至於立法會普選，本人則認爲在二零一七年後舉行會更合適。

無法辨認（已簽署）

日內閱報，漸有政改來得洶湧之感。本人雖認同普選的理念，但縱觀世界，連美國總統都是間選產生，似乎許多人已把直選與普選相混淆。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在於穩健的政治，而政改言論，不外來自幾個代表性尚無準確統計的黨派，普羅市民仍不甚了了。曾有調查顯示，若今天即時全面普選，得勝者既非政界，也非學者，而是青少年迷戀的歌星、明星。因此，香港特區目前似未具備成熟的普選環境。而稍前被綑綁否決的方案，本應對某些“民主”政黨有利，但推翻後致令 2008,2012 無望。故本人認爲應當在 2017 年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來推進普選步伐。先對簡單的行政長官普選開始，此後再就立法會議的選舉方式和時間付諸公論（立法會的組成有待公議）。

(已簽署)

(署名來函) 4/16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和調查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的專業人士和中產人士，對政治議題從來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他們有看法，今次《政制發展綠皮書》的發表和諮詢對香港長遠的繁榮和穩定有著致關重大的影響；因此，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員全部來自資訊科技界內各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包括現任和前任的）感覺有必要向政府當局，反映我們資訊科技界專業中產人士的聲音；因此，我們進行了10年來首次就政治議題的意見調查。

我們以意見調查爲基礎，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表達如下：

1. 我們支持《基本法》所定下的四項政制發展原則：
   -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 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 循序漸進；及
   -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2. 我們支持《基本法》所定下的行政長官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並以此爲基礎形成下列的意見。

3. 我們反對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取消功能界別議席，原因是功能界別議員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特別是在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在每個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機制下。

4. 功能界別議員理應能代表該界別的利益，但這並不是必然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某些有政黨背景的功能界別議員往往醉心於政治議題，界別的利益因此被淡化和政治化，影響政府的資源分配，該界別的發展深受影響和被扭曲。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在設計普選模式時，必須引入某些機制，避免功能界別議席成爲政黨的工具。例如可考慮參考對行政長官的要求一樣，要求功能界別議員必須沒有政黨背景。

5. 我們界內有這樣的聲音：若資訊科技界這個席位繼續由政黨佔有，不如取消它，這可能對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更爲有利。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6. 我們認爲使每名香港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議員，不是普選的唯一模式，也不一定能符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原則，因爲政治議題將更主導投票意向，界內的主要議題將變得次要，它的議員也將主要來自政界，功能議席也將名存實亡。

7. 我們支持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從不同界別選出多於800 人組成，並反對少於800人組成。

8. 就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產生方法，我們建議就不同界別可參考立法會分區直選的模式，採取名單比例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制。

9. 我們支持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或在一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

10. 我們支持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時，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後由全港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11. 我們支持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以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和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仍須進行投票。

12. 我們認爲立法會應循序漸進分階段逐步達至普選；我們支持2016年或以後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

13. 我們同樣認爲行政長官應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我們支持2017年或以後，但並不積極反對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對上述意見或我們的調查，若有甚麼疑問，我們將樂意提供進一步解釋和說明。

此致

黃錦輝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
2007年10月10日

附件：調查分析和回覆，共兩份。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調查結果分析

本意見調查旨在諮詢資訊科技界從業員對香港政制發展大方向的意見。我們收到40份有效回覆，他們全部來自本界的資深從業員，所發問卷及所得結果附於本意見書內，現對結果分析如下：

1. 我們的問題相當直接，而答案選擇也十分簡單，同時所得的回覆也比較容易按常理理解，因此，不在這裡重覆，請參閱調查問卷及結果附件。下列的分析將重點集中在問題與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是從單個問題答案的統計不能得知的。

2. 88%回覆贊同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從不同界別選出多於800 人組成，卻沒有任何回覆贊同由少於現時選舉委員會800 人組成，例如由60 名立法會議員組成。這顯示愈多人參與民主成分愈高的想法是普遍存在。沒有任何回覆同意少於800人，亦反映回覆者是支持循序漸進實現民主，反對倒退。維持現狀由8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的只有12%。

3. 贊同多於800人的回覆88%中：
   - 對應否規定每名候選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加設上限，應與否所取得的票數相同(49%)；顯示就此問題沒有共識；
   - 77%贊同在實行普選時，由全港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 82%贊同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和69%贊同行政長官須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顯示循步漸進是回覆者的共識；同時支持一步到位普選行政長官(31%)比立法會(17%)多出一倍，顯示回覆者對普選行政長官比較放心或認爲較容易，亦可能因爲有一個篩選機制的存在，即提名委員會，確保能像過去三屆中選出中央接受的人選；

4. 贊同參照現有選舉委員會，由800 人組成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12%中，傾向維持現狀：
   - 80%選擇可由其他普選方法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嚴重傾向考慮「一人一票」以外的其他方案。
   - 80%要求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以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但對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時卻意見分歧，40%贊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成60%反對，對此可理解爲沒有共識或不重視；

- 全部贊同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不須取消功能界別席，但可改變選舉模式；
- 對行政長官或立法會應同時或先行普選時意見分歧；
- 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路線圖而言，全部認爲應分階段逐步達至普選；同時全部不贊成2012實現雙普選，其80%認爲應於2016和2017後才實行普選；

5. 全體回覆中65%贊同規定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或在一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這與是否贊同擴大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人數沒有明顯關系。

6. 全體回覆中，有83%認爲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並非必須取消功能界別席，這是資訊科技界的共識。

7. 91%回覆認爲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對立法會的工作有貢獻，其中：
   - 92%認爲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不須取消功能界別席；
   - 89%認爲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是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
   - 78%認爲在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前題下，使每名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的議員，這能符合普選的原則，19%認爲不能；
   - 50%認爲以區議會議席取代其他功能界別議席，使所有立法會議席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是能符合普選的原則，47%認爲不能，顯示就這問題未有共識。

8. 整體上，贊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的分別爲73%(14題)和83%(15題)，比要求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的有明顯優勢，顯示循步漸進地實現雙普選是我們大多數回覆者的共同要求。

9. 同時，贊同立法會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的比行政長官爲多，顯示回覆者有傾向要求立法會落實普選需要多一點時間和考慮。

10. 贊同行政長官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的佔73%，他們亦全部都贊同立法會亦須分階段逐步達至普選，這部份人應理解爲循步漸進發展民主政制的主要支持者，其中：
    - 38%認爲2017年以後和45%認爲2017年是該進行行政長官普選，只有14%選擇2012年；
    - 39%認爲2017年以後和48%認爲2017年是該進行立法會普選，只有9%選擇2012年。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11. 贊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佔15%，這部份人應理解爲盡快實現最終民主政制的主要支持者，原因可能包括盡快解決現有就政制問題的爭拗，其中：
    - 83%同時認爲2012年是該進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其餘17%選擇2016和2017年；
    - 在誰先行的問題上，他們的選擇是：在先達成共識者先行的有50%、待社會就兩個普選辦法都達成共識才推行「雙普選」的有33%和立法會先行的有17%，而行政長官先行卻並沒有得分。

12. 贊同行政長官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目標，而又贊同立法會須分階段逐步達至普選的有10%，反之卻一票沒有，這清礎顯示回覆者中沒有人認爲普選立法會比普選行政長官更容易實現，這與上述結論相吻合。

13. 在循序漸進被回覆者中被廣範接受的同時，要求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仍分別有35%和23% (出現10%的差別，問題14與17和15與18的比較)，看來並不一致；我們只能解釋爲政黨宣傳的作用和政府向市民就政制改革內容的相互影響的解釋，並未充份。

--- 完 ---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調查問卷和結果

本問卷旨在諮詢資訊科技界從業員對香港政制發展大方向的意見。任何人士如對綠皮書有更詳細的建議，歡迎連同此問卷一併傳真予秘書處 (傳真:2887-8009)。

根據綠皮書的諮詢內容，本份問卷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有關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第二部分有關普選立法會方案；第三部分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請在每條問題的"□"位置，以"V"號表示你所贊同的選項

第一部分：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目前行政長官由一個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選出，未來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將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由全港選民普選產生。

問題一）綠皮書提出三類方案組成提名委員會。你認爲委員會應：
0% 由少於現時選舉委員會800 人組成，例如由60 名立法會議員組成。
13% 參照現有選舉委員會，由800 人組成。
88% 從不同界別選出多於800 人組成。

問題二）你認爲應否規定就每名候選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加設上限：
53% 不應加設任何上限。
45% 就每名候選人可取得的提名數目加設上限，以確保有更多候選人能參與。

問題三）你認爲應否規定候選人須在每個界別，或在一些特定界別，取得一定數目的提名？
65% 是
35% 否

問題四）《基本法》規定，在實行普選時，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你認爲獲提名的候選人應該:

70% 由全港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30% 可由其他普選方法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如_____

問題五）你認爲候選人是否必須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以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
90% 是
10% 否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問題六）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
73% 是
25% 否

第二部分：立法會選舉

問題七）你認爲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對立法會的工作是否有貢獻？
91% 是
6% 否

問題八）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是否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
80% 是
18% 否

問題九）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是否必須取消功能界別席？
15% 是
83% 否

問題十）綠皮書提出三種方案解決功能界別議席。你認爲應該：
15% 以地區直選取代功能界別
78% 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
8% 以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取代其他功能界別議席

問題十一）在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前題下，使每名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的議員，這能否符合普選的原則？
75% 能
23% 否

問題十二）倘若以區議會議席取代其他功能界別議席，使所有立法會議席以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這又能否符合普選的原則？
50% 能
48% 否

問題十三）你認爲應該一次過推行以上方案或分階段達至立法會普選？
13% 一次過
88% 分階段

第三部分：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問題十四）就行政長官普選路線圖而言，你認爲是否應從現時的選舉模式(即800人選舉委員會)：
28% 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一步達至最終普選的目標
73% 先經過一個過渡期才逐步落實普選

ITJC HONG K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T COUNCIL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聯 會
c/o: 1303 Olympia Plaza, 255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 2887 9113 Fax: +852 2887 8009

問題十五）就立法會普選路線圖而言，你認爲應：
15% 一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83% 分階段逐步達至立法會普選

問題十六）你認爲行政長官或立法會應同時或先行普選：
20% 行政長官先行
23% 立法會先行
30% 先達成共識者先行
28% 待社會就兩個普選辦法都達成共識才推行「雙普選」

問題十七）你認爲應該那一年普選行政長官？
35% 2012 年
35% 2017 年
28% 2017 年以後

問題十八）你認爲應該那一年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
23% 在2012 年一步達至普選
45% 分階段在2016 年達至普選
33% 分階段在2016 年以後達至普選

其他建議: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9日 15:52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Position on the 2007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附件: Position on the 2007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doc (39 KB)

Dear Sir/Madam,

Please see the attachment for my position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2007.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faithfully,

Wai -Hang Ye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Dear Sir/Madam:

Position on the 2007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 am writing to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2007. I will follow the framework and flow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s outlined in chapter 6. My position is as follow:

6.08 (i)	I agree that we should set aside such discussion
6.08 (ii)(a)	Yes, it can.
6.08 (ii)(b)	I agree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member in the way specified in 3.18 (iv).
6.08 (iii)	I disagree on maintain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at 800 members.
6.08 (iv)	I support include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and not those who are not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The number of seats for each sector shall not be increased evenly, as the current representation is not a even one -- The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s i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too large currently, which cannot reflect interests of the other classes generally.
6.08 (v)(a)	Disagree.
6.08 (v)(b)	Add women, youth,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not more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and the like.
6.08 (vi)	Nominating committee member shall be returned by election: one person, one vote in that sector. No one can represent itself by more than one sector.
6.09 (i)(a)	No, I do not agree
6.09 (i)(b)	It should allow for candidates more than 8.
6.09 (ii)	The level shall be set to lower than the current 12.5% level. An absolute number of 50 or less will be sufficient.
6.09 (iii)	No, it should not be.
6.10 (i)	Yes, it should be. At most one-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committee.
6.10 (ii)	No, this is not necessary.
6.11 (i)	Yes, absolutely.
6.11(ii)	Yes, but can allow for two round if no one get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r vote.

6.11(iii)	Agreed.
6.11(iv)	Yes.
6.12 (i)	No and No.
6.12 (ii)	Yes.
6.12 (iii)	No and No.
6.12 (iv)	No, it would not.
6.12 (v)(a)	Yes, in one go
6.12(v) (b)	No, it should not
6.12(vi) (a)	Not applicable
6.12(vi)(b)	No.
6.13	In one go, no transition phrase is needed
6.14	In phases.
6.15 (i)	Yes, we should.
6.15(ii)	No, that may lead to unlimited delay.
6.16	2012.
6.17	The one immediately after 2008.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faithfully,

Wai-Hang Yee

政府在 2005 年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也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然而這個方案得不到部份爲反對而反對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因此不能通過而未能實施，因此本人認爲爲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應最快於 2017 年才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而立法會普選也由於還未得到市民較大的共識，所以不適宜於行政長官普選前實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認爲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應嚴格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進行，例如循序漸進、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先易後難方式等，還要充分吸納各界人士意見後才可以制定最終的普選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香港市民的認同，因此本人建議應在 2017 年先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吸收經驗後才實行立法會普選。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綠皮書意見

本人建議按基本法的規定，應循序漸進的模式進行兩個普選；

建議行政長官的普選應在 2017 年；

建議立法會應保留功能界組別以利於社會均衡參與，達到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

建議立法會普選應在 2017 年之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關於政制綠皮書意見

本人建議按基本法的規定，應循序漸進的模式進行兩個普選；

建議行政長官的普選應在2017年；

建議立法會應保留功能界組別，以利於社會均衡參與，達到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

建議立法會普選應在2017年之後。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綠皮書

關於變普選的意見如下：

一、在2017年進行普選持道。

二、在2017年後普選立法會。

三、保留功能界組別，利於均衡參與达到和諧社会的目的。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我反對雷德進行双普選
建議普選特首應在2017年
建議普選立法會應在2017年之後
建議立法會應保留功能界組別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对香港政制发展的意见

《基本法》已列明特首及立法會產生办法的原則及目标.

我建议"先易后难"的方式

1. 2017年普选行政長官
2. 2016年之后.才普选立法會
3. 保留功能界的议席.以达到均衡参与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本人認爲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應嚴格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進行，例如循序漸進、符合香港的實際怖情況、以先易後難方式等，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香港市民的認同，因此本人建議應在 2017 年後才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還要充分吸納各界人士意見後才可以制定最終的普選方案。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由郭麗琴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

P.39. 第五章：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立法會路線圖及時表

意見：行政長官推行「普選」是需要的。方法是「程序漸進」是需要的。

但推行普選時間「不能硬性規定」。推行普選時機，最重要因素是要按一般市民(票數最多)對政治認識的成熟程度而定，這才不會選錯人。　行政長官只有一人是關乎香港前途。(立法局議員選錯了，還有其他人。)

現時香港一般市民對政治認識尚在初階，甚麼是立法局議員，甚麼是區議員，選舉有甚麼分別，甚麼是双普選------等等簡單的事也不認識。

不是香港市民愚昧，只是有机会接觸政治時間短，因殖民地時期市民是不許接觸政治，談論政治的。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一）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1）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本人建議使用第二類方案，即由８００人組成提名委員會，而提名委員會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即該委員會委員是由全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的，類似現今區議會的選舉。這是由於由普選選出的委員一般代表了市民的意願，而且委員一般都擁有專業知識，定能爲市民提名出一個合乎心意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另外，該８００名提名委員會委員亦應來自不同組別，以代表不同界別不同的意見，而完美比例亦爲：

工商、金融界	２００人
專業界	２００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２５０人
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	１５０人

這是由於勞工界人士在社會上佔之比例較多。

2）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

本人建議使用第二類方案，即只有最多８名候選人參加行政長官的選舉。因爲８名候選人可以讓更多不同的界別人士參選，這樣可爲政壇提供更多不同的聲音，以及令政壇有更多的新沖擊。

還有，愈多的候選人代表候選人要更落力做好政綱才有能力與其他候選人競爭，這樣代表了他們要有很高質素以及對政壇要有豐富的知識才能有機會擊敗對手，這樣便可保候選人的質素。

而且，若超過該數目的話，又可能出現候選人的質素下降問題，因人數太多。而且，若沒有足夠資訊，市民根本不知如何選擇太多數目的候選人。

而本人亦建議參選人要於提名委員會得到１００票數之提名，而上限爲４００票，這是由於要確保候選人的質素以及避免有引導性（即市民可能會以爲得到愈多提名便代表愈好）。

3）提名後普選方式：

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

4）路線圖以及時間表：

本人建議使用第二類方案，即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２０１７年達至普選。這是由於現距離２０１７還有１０年時間，若政府現開始著手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到２０１７年必定是一個完善的機制。而且現今中央反對香港實行普選，而理由在於香港政制發展未夠成熟。但若政府現在開始著手普選問題，到２０１７年，中央再不能用"未夠成熟"而阻止香港實行普選了。另外，在這１０年期間，不斷灌輸香港市民有關普選的資訊，相信到時香港必定是一個十分適合普選的城市。

二） 普選立法會方案

1） 普選立法會方案

本人建議使用第二類方案，即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

若要全面取消功能界別，太多不同的聲音於立法會上浮現，必然會有爲反對而反對的聲音，很難可以達到共識。

而且工商界和專業界等都是功能界別，他們有他們的一定的專業知識，可以協助以及監察政府工作，而且他們可以照顧不同階層的利益，亦可以代表不同階層發表他們的意見，可見有存在價值。

2.） 路線圖以及時間表

本人建議使用第一類方案，即在２０１２年一步達至普選。自香港政府有立法局以來，多年來不斷已經分階段實行普選，而香港社會已經發展成熟，應能在２０１２年順利推行立法會普選。

—名中學生 李綺玲

對政制綠皮書的意見

(甲) 就普選行政長官意見

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由 800 人組成

理由:首先,由於現時提名委員會已經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所以沒有增加委員會人數之必要。其次,增加委員會的人數是按比例增加,主要的四個界別並沒有改變,所以提名行政長官後所得出的結果,差距並不會很大,影響也不深。第三,增加提名委員會人數只會令其變得更爲複雜,運作上更困難。

2.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最多 2 至 4 名候選人

理由:首先,由於這是香港第一次的普選,所以在候選人的數目方面,應循序漸進,直至普選行政長官等各方面運作暢順,和變得更爲成熟才增加候選人數目。其次,這是有助防止過多參選人參選,使其質素下降,這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繁榮安定有重要的影響。第三,對一些知識水平較低的選民而言,他們能夠更容易選出行政長官。因爲規範候選人數目,所以素質和認受性也大大提高。知識水平較低的選民,可以只比較其政綱,不需對候選人有較深入的研究。

3. 路線圖及時間表:先經過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普選

理由:普選是必須依照《基本法》所進行,循序漸進地推行普選。所以必須有個過渡期,作一調整。此外,亦可作爲選前準備,避免出現混亂。與此同時可以參照立法會之普選,從而汲取其不足之處,於普選行政長官時變得盡善盡美。若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的政治等各方面根本並未成熟,這樣容易招致失敗。所以有一個過渡期之必要。

(乙) 就普選立法會意見

1. 採用第二類方案:保留功能界別,但改變選舉模式

理由:就民主而言,功能界別的議席是代表社會上專業的階層。若把地區直選取代其議席,他們的聲音就難以容易地透過其功能界之代表向立法會所發出,而這也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同時也不能達到《基本法》其中一個政制發展的原則,就是「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就選舉模式而言,由於功能界別同樣重要,但一般選民對其界別之代表認識並不深,難以分其優劣。所以應先由功能界別內不同組別選出候選人,再把不同組別內得到最高選票的四個候選人給予選民,選出功能組別的議席。

2. 路線圖及時間表:於 2016 年達至普選

理由:社會上一直就功能界別應否取消,存在很大分歧。所以要在 2012 年普選立法會是不可能,這也會對香港政制有重大的影響。相反,到 2016 年才進行,其影響也會較小。因爲經過一段時間,社會上應該會得到共識。而且可以藉著這段時間尋求一個更完善的方案,令普選立法會的過程更爲通順。同時也可給予普選行政長官作一借鏡。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學生
7A 陳逸明

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甲. 行政長官選舉

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這共有 3 種方案,第 1 種的方案由少於 800 人組成提名委員會。第 2 種方案是由 800 人組成。而第 3 種的方案則由多於 800 人組成,例如把提名委員會人數增加至 1200 至 1600 人。

對於上述的 3 種方案,我贊同第 3 種方案。

我認同綠皮書中提到提名委員會改由 800 名選舉委員會,加上約 400 名人民選區議員,合共約 1200 人組成,擴大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也是指有更多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進入,能有較多不同的意見,不易被同一黨的人獨大,壟斷了提名權。

2) 提名方式 (候選人數目)

第 1 種方案是 10 名或以上候選人。第 2 種方案是最多有 8 名候選人。而第 3 種方案則是最多只有 2 至 4 名候選人。

我個人認同第 3 種方案,最多只有 2 至 4 名候選人.在有關建議之中有意見提出把提名門檻訂於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 25%,以致最多可有 4 名的候選人。

候選人的人數若果太多只會引起混亂,而且提名門檻也不宜訂得太低,以免引致過多候選人參與選舉,造成候選人質素參差不齊的情況,亦可使其與民眾有能力的選舉人獲得提名,市民可更集中地討論候選人政綱。總而言之,較少的參選人,可令大眾更易的分析,而且分析其優劣時也較省力,而且選戰也會更爲刺激。

3) 路線圖及時間表

第 1 種方案在 2012 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第 2 種方案是要先經一個過渡期,在 2017 年達至普選。第 3 種方案也是先經一個過渡期,但卻在 2017 年以後才達至普選。

我認爲第 3 種的方案最好。首先,我認爲第 1 種方案所說的時間太快了,實難以進行,而且籌備工作也不足,因此是不可能達到的。至於第 2 和第 3 種方案其實也差不多的,但我認爲顯然經過一個過渡期是好的,但也難保是順順利利沒有問題的過渡,因此若在過渡期後仍然有問題存在的話,還要強行實行普選的就未免太過不顧後果了。相反,第 3 種方案說明了 2017 年以後才達至普選也可是 2018 年的,在過渡後再給一個緩沖期,確保萬事俱備再實行,不是更好嗎?

乙.就立法會選舉

1) 普選立法會的方法

第 1 種方案是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第 2 種方案是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記選民選出。第 3 種方案則是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我認同第 2 種的方案。首先,功能界別是代表不同的業界,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協助立法會有關立法及監察政府的工作。而且他們能夠兼顧社會中不同的利益階層,符合了「均衡參與」的原則,所以功能界別應給予保留下來。另一方面,綠皮書中所說的改變選舉模式,則是指功能界別的議員要由全港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這樣的議員的誕生完全符合了民意,這樣他們在立法會中也會依市民的利益作爲出發點,不會只顧反對和只跟他人唱對台。另外,改變了這選舉方式也算是爲日後的特首普選而鋪路,先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中試行一人一票,可以從中吸取有關這選舉方式的經驗,到屆時真的實行普選時也可以事半功倍,不致於出亂子。

2) 路線圖及時間表

第 1 種方案是指在 2017 年一步達至普選。第 2 種方案是分階段在 2016 年達至普選。而第 3 種方案則是分階段在 2016 年以後才達至普選。

就以上 3 個方案而言,我贊同第 2 種的方案。雖然這與先前綠皮書中就行政長官選舉訂立的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建議方案有相類似的地方,而且先前我也選擇了一個在過渡期後加上緩沖期雙重保險的一個方案,但是這立法會的選舉又不同。首先,普選立法會不同普選行政長官,雖然立法會也極其重要,但怎麼說行政長官始終是一地方之首長。另外,立法會若果真的能夠改變其選舉模式,選出的議員必能符合民意,而且有普選功能界別作爲試驗,普選立法會的成功率也較高,問題自然也較少,自不用再需要一個緩沖或適應的時期。

因此直接在 2016 年達至普選更好,但是我們卻不能在 2012 年直接實行普選,原因是我認爲一來各方面的宣傳準備工作不足,二來教育的質素也不高,導致選民的質素參差,他們少有熟識選舉的,此一來自不免會影響選舉的結果。因此我認爲在這些因素未改善之前實在不宜進行普選,不然由他們選出的當選人能力也好不了多少。

就整體而言,我認爲這份政方案並未算盡善盡美的,而且上述的方案也是不夠詳細,有很多細節的地方只輕輕帶過,給人有一種想敷衍了事的感覺,因此不能爲大多數人所接受,可是換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次也是政府所作的一大讓步,最起碼他們也有意聽取民意,並不是獨行獨斷的。所以有鑑於此,即是有不足之處的方案,也較什麼都沒有來得好呢! 但儘管如此,政府也應爲達至普選作出努力。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學生 7a 以斯後

香港政制發展意見書

本人就政制發展有以下意見：

1. 有關行政長官普選

提名委員會組成應該要更加廣泛，更多行業的從業員應該有代表參加，取消公司票、團體票，改用從業員、董事票；而社會上不能缺少的角色如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小數族裔都應該有代表加入；一些式微的行業代表又太多，如漁農界應減少至 20 席；另外演藝界及出版界普遍以商業性質爲主，應該歸入第一界別；勞工界委員佔比例應該增加至 60 席以上，以反映不同行業基層勞工的意見；區議會全體民選議員亦應該加入提名委員會。

爲使到提名委員會體現「均衡參與」，並且更能反映社會組成的現實情況，同意增加提名委員會人數。

提名方式應該用不論任何界別，只要有 5%提名委員會委員可獲提名，而最後由提名委員會以一人一票形式選出最多 10 名候選人。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應該由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並且可以舉行多於一輪普選，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有效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亦應該進行投票以充分讓市民表達意願。同時亦可以促進不同政見的候選人，協調出融和其他候選人政見的合作方式。

2. 立法會普選模式

本人同意逐步取消功能組別的議席，因爲政府一向有在各種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邀請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材諮詢意見，而且社會上亦有各種專業團體積極關注有關界別的事務，除非政府諮詢工作不足，否則政策制定應該已經充分考慮各種因素，而立法會應該宏觀有關政策對社會的整體影響，故此無必繼續保留功能組別，何況立法會現時採用分組點票的方式，法案要同時得到兩組議員通過才能通過，削減了由大部份選民直選產生的議員的代表性，讓小數人有兩次的投票權，同時在議會內有更多的議價能力，有違公平、平等的普選原則。

如果因爲功能組別議員的自利自保心態，而未能盡快開始減少功能組別的議席，政府應該將一直無在功能組別有投票權的選民納入功能組別，並且在 2012 年的選舉實行改組功能組別分組，通過全民投票，收集選民對功能組別的議席去留的整體意見。同時政府配合減輕功能組別的影響及削減議席，應該在削減功能組別議席的同時，取消分組點票的表決方式，採用全體立法會議員大多數同意就可通過的方式，並在 2012 年開始逐步減少功能組別的議席。

一旦削減了功能組別議席，本人同意用綠皮書 4.11(i)的建議，以「一人兩票」形式，一半分區直選，一半全港性比例代表形式選出全部立法會議員。

本人不同意用增加區議會在立法會議席的數目來取代其他功能界別席位，如果現時的功能組別議員同意削減議席，根本可以用直選產生代表，不同多費功夫，況且區議會有政府委任的議員，並非全部由間選產生。

3. 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本人同意香港社會已經有能力實行雙普選，並且同意在 2012 年實施，否則亦不應遲於 2017 年實施。

開放的直選空間，是最直接培育適合香港社會的政治人材的途徑，普選的目的是市民有機會選出自己的代表去保障個人及香港社會安定繁榮，保障及發展民生及社會共同價值，與「一國兩制」、「行政主導」並非有矛盾，亦因爲直選，社會各階層天更加會互相協調、和衷共濟，思考及推動議會代表選擇最有利社會大眾的方案，政府、市民及專業團體要積極促成意會內的民意整合，反而可以避免政府或有心人士用現時分化議會的方式，將議員分爲親政府派及反對派(行政長官經常在公開場合說的)，製造社會矛盾。

本人姓名： (署名來函)　　日期：10-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爲支持一國兩制，落實基本法賦予港人的選舉權利，就今年 7 月特區政府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本會經過會員諮詢及討論，現向 貴局提出以下意見：

1. 政治體制設計原則

- 本會贊同政制發展綠皮書中第 2.09 條及 2.10 條提出的政治體制設計原則；
- 本會認爲香港政制發展必須依循「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不能割裂和相互對立，並且必須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
- 政改方案必須在完全符合基本法所賦予特區的權利和範圍下制定；
- 應按香港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政改方案，並以有利經濟發展，繁榮穩定，爲重要考慮因素；
- 本會認爲政改必須以循序漸進，穩步前進的方式推行，不宜過急冒進，同時要與普選前之政度兼容銜接；

2. 普選步伐

- 按循序漸進的原則，特首普選及立法會普選不宜同步進行，應先完成特首普選，之後根據當時的民意及客觀政治環境，再議定立法會普選的方式及時間表；
- 本會傾向在 2017 年或以後才實行特首普選；

3. 特首普選

- 在過度期間，特首仍然由選舉委員會投票產生；
- 爲使選舉委員會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建議 2012 年的選舉委員會人數應增加至 1200-1600 人，當中除可加入全體區議員外，還可增加婦女、青年、社團組織等界別；
- 因應選舉委員會人數的增加，特首候選人提名門檻應同時適當提高；
- 作爲特首候選人理應要得到各界廣泛的支持和認同，而不是由單一界別便可推舉出來；而且爲使日後市民更容易了解及比較各候選人，候選人數目建議限制在 4 名以內（由獲得提名委員會最多委員支持的 4 名參選人成爲特首候選人）；

- 因候選人人數不多，而每名候選人都應有一定的認受性，本會認爲只需舉行一輪普選，以得到最高有效票者當選；

4. 立法會普選

- 立法會中功能組別一向發揮重要的作用，且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故本會認爲功能組別有需要繼續保留，甚至增加如婦女、青年、社團組織等界別，以吸納更多不同聲音；

- 因立法會普選的方案尚有不少問題需要討論及爭取共識，而本會亦傾向立法會普選的推行要在特首普選之後，故現階段立法會選舉只適宜微調或不變，直至 2017 年後再根據當時的民意及客觀政治環境，再議定立法會普選的方式及時間表。

以上乃本會會員的綜合意見，希望有助　貴局了解市民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觀感，整理出主流民意方案，落實基本法賦予我們的選舉權利。

FEDERATION OF HK GUANGXI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LTD.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2007 年 10 月 10 日

編者註：此意見書夾附的簽名刊載於附錄III - C150。)

A2719

本人簡志成、

对政制發展意見如下：

(一) 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實踐，是舉世創舉，是對世界和平，地區和平，具積極參考作用。在尊重包容求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上是創新而好的做法，是真的民主和最大的包容，相对動軌以武力霸氣解決國際、國家、地區矛盾紛爭的做法，其正面意義是可貴的，因此做得好是中華民族对人類作出貢獻的好事。是利民、利社、利港、利國、利世的好事。

(二) 作為在香港生活几十年的市民，深深体會到，回歸前的一百几十年，在英皇制諮、皇室訓令下，何人做港督、議員，関一般市民何事呢？各种施政也只為掌權者操控而矣。有回歸事，才有選舉事，並經過4年要8個月的廣泛反覆諮詢，才定出基本法，以利香港的管治和發展，為保香港的穩繁榮，確立了循序漸進的原則去發展進政制等。十年了，雖有困难阻滯，但世人、國人、港人給的評價是正面十肯定的為主。2007年末為檢討期，我的提議如下：

1) 按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發展政制是依法治港的保証。

2) 普選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可先易後難，作為一個人的行政長官可考慮於2017普選，席位众多的立法會議員可按實際於2017年後再定。(2012年過急不宜)

3) 立法會選舉應保留功能組別以利更多的包涵。

4) 政制發當然重要，但價值不在快慢，而應有利於整体社會和諧，有利民生，才是民主人權的真諦。

謝！

10/10/2007

A2720

一名中學生

我对《政制发展綠皮書》之意見如下：

甲 就行政長官的選擇：

1. 由800人的提名委員会按民主程序，選出行政長官。因为現時由800人所組成的提名委員会在運作上良好，所以不必再增加或減小。
但是，这800人的提名委員会的成員在提名候選人時，必須以不記名的方式投票，这樣才能防止提名委員会由於政治壓力，而支持某些中央祝福的候選人。所以我建議，需以不記名的方式提名候選人，这樣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選舉。

2. 就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方面而言，我支持第三類方案，即由最多2至4名候選人。因为如果提名門檻訂得过低，会引致出現过多候選人，造成候選人質素參差的情況，而且更会引起混乱，过多的政綱，只会分散市民的注意力，未能集中討論有关候選人的政綱。其次，如果候選人數过多，各候選人为求突出自己，可能会訂下一些不可能實現，或只有利於社会短期发展的政策或是大行福利政策，以取争選票，这对本港的選擇文化，和社会都会帶来嚴重的影响。

3. 就路線圖在時間表方面而言，我支持第三類方案：因为現今的香港社会並未有共識，所以应有一段过渡期，讓各界人士，能在过渡期間以作觀察，到2017時有足够成熟的條件達致普選。

2. 就立法会選舉：

1. 就立法会選舉模式方面，我支持第一類方案，由地区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因为这樣就能符合公平選擇的原則。在過去的功能界別的選舉中，例如數万人的教協與數百人的演藝业，他们所占的票數比例極不公平。所以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產生全部議席的方法比較可取。

2. 就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而言，我支持第一類方案，即在2017年達至普選。因为在香港的立法会選舉，早已有直選，所以由功能選舉改变至直選，影响不大，不需要很久生渡期。

就行政長官普選，本人認為香港應該更趨向於民主，因此香港應該加快邁向普選的步伐，因此對行政長官的普選提供了以下的建議：

(一)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相关的建議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方案：

(1)由少於八百人組成提名委員会；

(2)由八百人組成提名委員会；及

(3)由多於八百人組成提名委員会。

而本人亦会建議由多於八百人組成的提名委員会組成，這樣一來提名委員会變得有更多的人參與，代表性也變得愈來愈大。

(二)提名方式一候選人數目：

(1)十名或以上候選人；

(2)最多八名候選人；

(3)最多二至四名候選人

本人会建議候選人的數目為十名或以上的候選人，因為候選人之多，代表競爭性變得更具實力愈大，所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就變得更具實力及代表性。

(三)路線圖及時間表

(1)在2017年有接成立提名委員会進行普選

(2)先經过一個过渡期，在2017年進行普選；

(3)先經过一個过渡期，在2017年以後進行普選。

本人建議選擇(1)，在2017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会進行普選，因為時間越早實行，民主普選越能達到。

總括來說，以上的建議均是為了香港能早一步達成民主普選，成為一個更民主的城市；另外，香港很多市民均支持民主普選，对於若香港實行民主普選，香港很多市民均同意與香港政府互相配合，這樣若香港政府實行普選便容易得更多了，因此本人有以上的建議。

香港必須走一條民主路線，因此必須通過全民普選，除行政長官的選舉實行普選外，立法会的選舉模式也需要改變，達至为一個民主的選舉。

(二)普選立法会的方案

1，地区直選設席取代功能界別設席；

2，保留功能界別設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由選記選民選出；

3，增加区議会在立法会的設席數目。

本人建設選擇用1的方案，以地区直選代替功能界別，這样一来有更多的設席由市民選出，這更容易邁向普選之路。

二，路線圖及時間表

1，在2012年達至普選；

2，可能会在2016年達至普選；

3，可能会在2016年後達至普選。

本人建設在2012年達至普選，一来可以與行政長官選舉同步實行普選，二来可以更能早一步達到更民主，從而減少浪費力对政府的聲音。

雖然現時的立法会選舉有部份由市民投票，但這样並不足够的，全民普選才是我們香港应走的路，既然市民已有充足的心理準備，願意配合政府，那麼香港政府還在等什麼，請盡早實在踏入邁向普選之路。

中華基督教会燕京書院高中

中七生 黃朗謙

林瑞麟局長

香港回歸十年，如何實施「雙普選」之探究

一個小小漁村，因英霸佔做爲販賣鴉片及發動戰爭的基地，歷時156年，經歷清朝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統治年代和統治過程。在強大了的中華人民和共和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面前，英國殖民者不得不將這「彈丸之地」交還中國。

無可否認，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的漫長過程，因香港地處中國「南大門」，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得天獨厚」經濟得到發展：因爲香港市民來自中國各地、南亞各地，由於原居地經濟落後，生活困苦，在香港辛勞所得，較爲豐厚，因而激發了巨大的熱情。由於物質變精神的不斷互相轉換，上一世紀後葉，香港也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然而殖民主義者從中掠奪、搜割了多少，將永遠是不能解開的迷。

一、「一國兩制」據有無窮的生命力：

1997年7月1日香港的順利回歸，開創了殖民地「和平回歸」人民手中的新紀元。翻開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從殖民者統治到政權回歸人民手中，哪一個殖民國家不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卓絕的鬥爭？以及當地人民的流血犧牲？然而，中國香港卻沒有！因爲中國強大了！中國繁榮了！中國富強了！英國殖民者在事實面前不得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福島」的戰爭不再在「港島」發生。香港的主權、治權歸還中國成爲「鐵的事實」。中國政府爲了保持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和穩定，根據香港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使香港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回歸十年來的現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西方權威發言人的"香港已死"謬論的破產，得到證實，東方之珠不斷閃耀出時代的光芒。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稱《國家憲法》)是所有法律的「母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國家憲法》的制約。而《國家憲法》來自人民，來自中國一個多世紀的革命和多半個世紀建設的經驗的總結。憲法是法的組成部分，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係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內容。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單一制的國家，其特點是：全國只有一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統一的憲法；只有一套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產生的國家政權機構，行使國家

立法權、司法權和最高行政管理權；公民只能具有一個國籍；在國際關係和國際事務中，國家是惟一的國際法主體。採用這種形式國家有法國、日本、新加坡等。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又是具有中國特式的單一制。其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達到實現少數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一項基本制度。根據憲法的規定，中國的民族自治，分爲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實行自治；是通過設立辦事機關實現先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二，特別行政區制度：根據《國家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代表國家對其行使主權，負責管理與特區有關的防務、外交和任命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等，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享有立法權、行政管理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等。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是治港的法律依據：

(1)·《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的法律；

《基本法》的第一條就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她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授權；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關規定組成；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在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特別行政區原有的法律同《基本法》相抵觸的由「立法機關」作出修改；中文是我們的正式語言之一；行政區除了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區旗和區徽。

《基本法》在國家法律地位中因爲是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根據《國家憲法》制訂的，是屬於國家法律中的基本法律，因此是一部全國性的法律。她不但要求香港特區要遵守，而且中央政府和全國各地都要遵守。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所指的法就是《基本法》。

(2)·《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

《基本法》序言第三段明確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基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而不是本身固有的；香港的「自治」是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

四·《基本法》源於人大，釋法權也在人大：

《基本法》取代了英國政府於1843年頒布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成爲香

港的憲制性法律。

《國家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的職權，"(一) 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二) 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四) 解釋法律；

《基本法》第八章第一百五十八條："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百五十九條："本法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英殖民主義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在香港實施了一百五十四年，香港回歸前夕，大英帝國才宣佈取消，世界殖民地人民才得到廢止殖民主義的枷鎖和桎梏。

因此，英帝國最無資格在香港市民、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面前講民主、人權和自由。

五．香港的政治憲制體系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體系；

(1)．鑑於香港是英國殖民者乘機中國清朝政府腐敗無能的情況下，非法強權霸佔的中國領土。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族的唯一代表；是中國的唯一代表。英殖民者將香港交還中國是必然的，毫無異議的；

(2)．鑑於《國家憲法》已將香港的回歸中國人民手中，全國人大將香港的回歸以特別行政區在《國家憲法》列入規定，以法律的形式賦予崇高地位。

(3)．鑑於英國殖民者如期交還中國領土香港，中國政府和人民爲保持回歸後的香港和澳門保持平穩過度和長期繁榮特制定《基本法》，史無前例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

(4)．鑑於回歸後的主權和領土屬於中國，中國人大根據《國家憲法》的要求制訂《基本法》，據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門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都要切實執行。

(5)．鑑於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行政區的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動亂，危及國家統一和安全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六．香港的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

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並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中央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財政收入不上繳中央；特別行政區政府有特區貨幣發行權；特別行政區的代表，可做爲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同香港有關的外交談判；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

回歸十年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地方各級行政部門，嚴格執行《國家憲法》、《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使香港泡沫經濟跨出險境，創造奇蹟。然而，政制上，香港反對派以「還政於民」叫囂「結束一黨專政」；以「2012 年雙普選」做爲民主的幌子，不斷衝擊香港社會；衝擊《基本法》；衝擊「中央直轄」。妄圖將香港引帶入西方國家的政制制度，成爲西方國家的一員或重新成爲附屬國；妄圖將香港同祖國分離，推向獨立的深淵，他們

的對抗言論和行動，同香港的回歸已經是背道而馳了，實質走上了反對祖國、反對中華民族、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一條不歸路，由於受到西方某些長期同中國人民爲敵的政治人物、反動政客的唆使，他們已經由反對派變更爲反動派了。

七．我們的原則：

堅定不移地落實中央對香港頒布的各項政策方針：堅定不移地落實《基本法》：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制定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選舉。然而，「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是相符相成的，不能單一提倡，也不能單一發展。提出2012年雙普選不是香港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

八．關於行政長官的選舉：

遵照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產生「選舉委員會」(並不是"提名委員會")：2012年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增加至1200人(比原來增加50%)以後按50%增加至普選。

九．關於立法會的選舉：

嚴格遵照《基本法》第三節第六十七條規定之居民性質組成，必須原則界定：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對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當選爲立法會議員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界限。

對沒有取得中國公民身份鑑定及身份承認的香港市民原則上不應該接受報名和競選。因爲起碼連中國公民的身份都沒有，怎麼溝通？怎能是愛國者治港？

立法會的普選應根據2016年以後的實際而定。

十．所謂路線圖及時間表：

由於回歸十年來的事實表明，香港社會存在着「支持回歸」和「反對回歸」的鬥爭：存在着「維護中國和平統一」和「支持、縱容中國分裂」的鬥爭；存在着承認「一國兩制」、「中央直轄」、「人大釋法」等原則和反對「一國兩制」、「中央直轄」、「人大釋法」等原則的鬥爭。說明了回歸了的香港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都存在嚴重的分歧。如此情況應該說：「基礎不清；框架不明；路線圖及時間表言之尚早」。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馬鞍山 錦英苑 義務團

秘書：王輝輝

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之意見 25233207

敬啟者：

對於香港政制發展步伐，本人一貫主張是應該大膽跨步，不應畏首畏尾，在最近的期限內，亦即2012年實施全民雙普選。

縱觀半世紀以來，香港只經歷67暴動，80年代的土罷過史引發的暴亂以及89年三罷前夕的黑幫騷亂，知情人士指出上述事件都只是親中派系幕後策劃及煽動。而在年前世貿會議在香港舉行，南韓農民及其他海外團體在港示威期間，香港市民只表示出尊重，並沒有熱衷參與，香港黑幫更相反沒有乘機搗亂，亦應歸功於親中派系在幕後擺平。由此可見，香港基本是繁榮穩定，香港市民都是崇尚和平和樂於建設。是矣以香港市民的優良質素，完全有資格擁有一個由全民直選的特首及立法會。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內容，本人有以下意見：

(一)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提名委員會人數：本人主張起碼要有3200人才見足夠代表性，至於提名門檻，意向訂立者100人

論據：首先社會上每個界別都有多於一個頂尖才駿，如果委員會祇能容納一兩名額，容易製造界內予盾，影響將來特首的認受性。

再者提名委員會成員必然有政治取向，如果人數祇局限於區區800-1600人，有志於貢獻香港的參選人未必可取得足夠提名人數，以致被攝諸門外，然而都可能是大部份市民心中所繫之理想人選，以過往兩位特首候選人已壟斷大部份提名的情況可見，最終損失的可能是香港市民。

至於候選人數目，本人主張要有10名或以上。

論據：因為單純以計算方式，就認為如果3200名提名委員會成員，就會出現32名候選人之多，實在杞人憂天，因為就隱

政治取向、協商方式就是以全部份候選人坐擁起碼三、五百名提名者，而在備選過程中，鑑於形勢亦可能有退選情況出現，亦即所謂選前競爭，對選賢以能，選情越激烈越是好事，亦由此，最終參選人可能低於6人甚至更少，是以本人亦反對一切硬性陶汰候選人之方式。

至於路線圖及時間表方面，本人主張必須於2012年

論據：其實回歸以後，政制發展本應跨一大步，無奈原地踏步，而曾蔭權拋出的政改方案，內容毫無誠意，被夫棄意料中事，2012其實已遲，是以一定要有。

(二) 普選立法會方案，本人主張取消功能界別，全面直選。

論據：因為立法局功能界別選舉，就算界別內選民如何普及，都避不開牽涉個人影響力及利益衝突，當選人見識、才能、操守都可能欠奉，現實立法會中，明眼可見。亦由此抑壓界別內選民投票意慾，選舉毫無意思，而由於功能組別議員在會內舉足輕重，亦貶低了整個立法會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路線圖及時間表：一如普選行政長官，要2012達至普選

理據：無疑盡快普選可能出現一些技術問題，但拖延並不表示問題就會消失，勇於面對，尋求解決才是上策，無謂落後於人。而香港眼前最需解決是貧富懸殊所引致的社會矛盾，要平息民眾的不滿最好的良方是給予他們暢通的宣泄渠道及對政府施政有份完全參與。

金融風暴時期，曾蔭權曾經當機立斷、斬釘截鐵入市對抗大鱷，免於資產貶值覆及經濟，致有香港現今的復甦境況，

本人期望當選標示以這種胸襟、勇氣，積極推動普選成功，同時對香港及香港市民要有信心，不要妄自菲薄，讓市民大眾可以榮譽地參與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自豪地參與香港建設，倍增自己對香港的歸屬感，對香港前途敢力獻出自己的一分光。

香港市民

馮寶昌謹上

10-10-2007

我对《政制发展咨询文件》的意见如下：

(甲) 就行政長官選舉

1) 我認为提名委員会由800人組成，可以兼顧到社会各階層的利益，如参照現時的選舉委員会中四大的類別。800人由工商、金融界、專业界、勞工社会服務、宗教等界組成。这些界別为香港付出一定的貢献，以及其質素可提名一些有好素質的候選人。而且，800人可以避免人數過多，造成的資源浪費。

2) 至於候選人最好是2至4名候選人，可以保證其質素，避免候選人良莠不齊，浪費政府資源。而且，人數少亦有利对候選人作出全面的考驗，有利選出最合適的人選。

3) 对於落实普選，中央的接納是最关鍵的問題。《基本法》第47條有关行政長官「由一个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其实，在候選人數目多少，不是最大問題。如果在全港選民一人一票後，選出的行政長官得不到中央的信任而任命，可是一个大問題。中央是可任命或不任命行政長官的权力。如行政長官是反共人士，而中央不任命，那所謂「普選」便会有名無实，更破壞中国和港人之間的感情。所以，如何獲得中央的接納才是一大困难，政府應在这方面多加著手。

4) 我認为亦不應一步到位達至普選，應循序漸進。過於急進，容易令到社会的政治兩極化，反而難以得共識，会出現危机，故應先達至2016立法会普選，以观察市民的反應如何，作出適合的对策。

5) 此外，香港將区政府應加強政治人才，令到市民有更多的選擇。香港欠缺一套完善的机制去培養人才，而如在野黨只可當反对的角色，但難以作執政黨。令其参加政治人士減少，黨內人才凋凌。故政府應多作公民教育，吸引新一代新力軍的加入。

(乙) 就立法會選舉

1) 我認為應留功能界別議席，因為能滿足各方的利益，減少不滿的情緒。畢竟功能界別有其的貢獻，而站在立法會的角度，亦應有不同的背景人士參與，才能得平衡。可以逐步改變選舉模式，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整個選民選出，全全面普選。

2) 而立法會其實可以在2016年分階段達至普選，以為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作參考及更下基礎。

(署名來函)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本人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想法

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及不脫離香港的實際情況，能代表最廣大香港市民的訴求和利益進行制訂和實行。

(一)由於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2007/08選舉方案被某些立法會議員否決。政制發展因此原地踏步，在2012年方能一步到位實現普選。

(二)行政長官和立法局的普選時間表和路綫圖可以先易後難分別設計和執行。

(三)爭取在2012年，最迟不超過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爭取在2016年，最迟不超過2020年普選立法會。

(四)提名委員会的人數可超出800人，特殊情況可適當增加。(如1200人)

(五)候選人數最多2至4名，以免難保質量。

(六)候選人以一人一票投票超過半數者當選。
未過半數者重新選舉，僅一名候選人者，再當選民投票確認。以增加公信力和權威性，便於日後施政。

(七)有关立法会功能界別議席，建议改变选举模式，候选人可由功能界別提名，但由登记选民以一人一票投票选出。目的為增加選民性。但议席可以減少，增加一部份區议会在立法会的议席数目。

(民选)

建议人：

吴志新 謹啓

2007年10月10日

佛教大光中學
中六級 通識教育科

《香港政制發展意見書》

佛教大光中學
中六級　通識教育科

《香港政制發展意見書》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基本問題：

1. 香港最終應以「全面普選」/「半普選」還是「非普選」[1]爲行政長官選舉模式？

香港最終應以「全面普選」爲行政長官選舉模式。

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對中央及香港負責，而中央政府對於行政長官的任命，亦是實質性的任命，故此，普選行政長官的選擇方式，必須體現《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另外，因爲「全面普選」模式是指所有選民在提名及投票上，提名權和投票權大體上是平等的，所以便不會有某些選民有較大或較多提名權。例如現時功能界別擁有公司/團體票的選民。

2. 香港應在何年實行上題的最終行政長官選舉模式？2012 年/2017 年/2022 年/2022 年以後？

我們認爲香港應在 2017 年實行上題的最終行政長官選舉模式。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因此循序漸進的方式是最容易受到大眾的接受。而且這是機制可讓市民實習，適應期(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以「半普選」原則舉行)對於市民是不可或缺的。

但若果年份延遲得太久，一旦惹起民憤，政治後果便不堪設想。所以 2017 年行政長官以普選方式進行是適合的年份。

---

[1]全面普選：選舉模式是所有選民在提名及投票的程序上，大體上的權利都是平等的。
半普選：選民的投票權是平等的，但在提名程序上卻設置高的提名門檻或有預選或篩選的程序。
非普選：大部分選民都沒有提名權及投票權的選舉模式。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1. 倘若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以組成提名委員會，我們應否擴大選民基礎，例如：

(a) 把「公司/團體票」轉爲「董事/個人票」；或

(b) 增加新的界別分組，例如婦女、青年等？

若只有〔公司／團體票〕，各界別的低層員工的意見就難以被聆聽，例如從事保險行業的前線經紀，現時便不能投票選出選舉委員會中的界別代表。

所以我們認爲把〔公司／團體票〕轉爲〔個人票〕會更民主，符合基本法的"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原則。

現有的界別分組，會忽略部分社會上屬於"其他組別"的人士，如婦女、青年等。所以增加新的界別分組能照顧到"其他組別"的市民，擴大民意基礎。

所以我們的原則是：

把全港所有登記選民包入功能組別選民，令全港所有登記選民能一人一票選出自己所屬界別的提名委員會成員。而一位選民只可在一個界別作登記。

但因各界別的基層員工數量通常較高層/管理層爲高，所以我們建議各界別在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數量一半由基層員工選出，一半由高層/管理層選出。而各界別基層員工和高層/管理層如何劃分，則各界別按其界別情況而定。

2. 目前選舉委員會的四個界別，各有200名委員。倘若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維持800人，我們應維持或應改變：

(a) 四個界別的組成劃分：及

(b) 四個界別委員人數的比例？

首先，我們先討論就 (a) 的四個界別的組成劃分的問題：

我們的建議如下：

我們認爲提名委員會的劃分應保持不變。

因爲倘若提名委員會必須維持 800 人，即那四個界別各自會有 200 委員。如果我們再劃分，例如把某一界別的提名人數減少，再把某一組別的人數增加，這會做成各界別的提名委員的組成劃分不平均。

但是，就之前所述，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是一半由基層以上的高層/管理層選出、一本由基層以下的人選出。因爲這才能達致公平及保證提名委員會能反映各階層的訴求。

其次，就(a)的四個界別委員人數的比例問題

我們認爲應把某一界別的人數減少，再把某一界別的人數增加。

試參閱下表的描述：

例如我們認爲應把(組 17)的商界席位剷除，只留下(組 16)的商界，這樣便會減了 12 人。

我們認爲商界人士往往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選一個適合他們的特首，而忽略低下階層的市民利益。

其次，把(組 23)的進出口界和(組 25)的批發及零售界合併。
因爲兩者的行業性質大致相同可以合併，這樣便會減少十二人。

然後我們有二個意見：

一　商界的 12 席改爲一個婦女或青年的組別。

二　再把進出口界和批發及零售界合併後減少的 12 人，各分別撥六席到港九各區議會和新界各區議會。

由於這三個組別大多能反映市民的意見，所以必須作出比例調整。

試參閱下表的描述：

提名委員會 38 個界別分組：

1.	鄉議局 (21)	20.	金融界 (12)
2.	漁農界 (40)	21.	金融服務界 (12)
3.	保險界 (12) -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40)
4.	航運交通界 (12)	23.	進出口界 (12) -6= 6
5.	教育界 (20)	24.	紡織及製衣界 (12)
6.	法律界 (20)	25.	批發及零售界 (12) -6 =6
7.	會計界 (20)	26.	資訊科技界 (20)
8.	醫學界 (20)	27.	高等教育界 (20)
9.	衛生服務界 (20)	28.	酒店界 (11)
10.	工程界 (20)	29.	飲食界 (11)
11.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20)	30.	中醫界 (20)
12.	勞工界 (40)	3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41)
13.	社會福利界 (40)	32.	香港傷主聯合會 (11)
14.	地產及建造界 (12)	33.	港九各區議會(21) +6 = 27
15.	旅遊界 (12)	34.	新界各區議會 (21) +6 =27
16.	商界（第一）(12)	35.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1)
17.	~~商界（第二）(12)~~ 方案二：把剷除的(17)商界改爲一個婦女或青年的組別。	36.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18.	工業界（第一）(12)	37.	立法會 (60)
19.	工業界（第二）(12)	38.	宗教界 (40)

3. 倘若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多於800人，新增的席位應給予哪些界別， 例如全體區議員、民選區議員，或平均地增加每個界別的席位數目等？

若果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由多於 800 人組成，

我們認爲提名委員會由 1200 人組成，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

而新增的席位應給予全體的區議員及一些未被納入爲選舉委員會的基層界別人士，例如婦女界別和青少年界別，因爲他們更能代表各個階層人士的意願和聲音，

提名方式：

目前提名門檻爲選舉委員會委員總數的 12.5%，即最多可有八名候選人，

就提名方式，《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了「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

1. 提名門檻應設於怎樣的水平，才能讓有意參選的人士較易獲得提名，同時又能確保候選人有廣泛支持及足夠認受性？

   例如：

   (a) 把候選人數目訂於二至四人，以免出現過多候選人， 讓市民較易作出選擇；或

   (b) 把候選人數目維持八名，甚至增至 10 至 24 名，以確保選舉有足夠競爭？

行政長官的侯選人應由一人一票選出的 800 名提名委員提名出來，而且要於 800 人的選票當中佔有 200 票才可成爲行政長官的侯選人，

即侯選人人數不多於四人，是較合適，因爲我們希望侯選人數、不同階層、組別及各方利益都能取至較平均的分配，而市民能在四名侯選人當中選出一個最合適的人選，其次希望增加侯選人的認受性，

2.我們應否先訂出一個相對較高的提名門檻，以爭取社會各界盡早達至共識落實普選，然後在推行普選後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再逐步降低門檻水平？

第一年實行普選應先訂出一個相對較高的提名門檻，一方面能先確做候選人的質素，另一方面可爭取社會各界盡早達至共識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然後在推行普選後按香港的實際情況下再逐步降低提名門檻的水平。

降低門檻是因爲我們吸收了第一次普選的經驗，政府能處理好普選的流程，市民亦開始適應普選的模式及其普選意識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可以更放心達到人們心目中的普選。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1. 在提名後是否只應舉行一輪普選，由取得多數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以免要花社會資源安排全港選民再次投票？

   或應舉行多於一輪普選，並規定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選，以確保獲選的行政長官有足夠認受性？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票數過半數，那候選人立即當選爲行政長官。

若果四名候選人也獲取不過 50% 的票數時，可以用兩輪票制方式選出特首。在第一輪投票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

2.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票？

如果只得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話，應尊重市民意見舉行投票。但其間如候選人獲取不過 50% 的票數時，政務司司長可擔任處理行政長官一職，暫代行政長官的職務和作一些決策的工作，直到候選人獲取過 50% 的票數。

立法會普選模式

基本問題：

1. 香港最終應以「全面普選」/「半普選」還是「非普選」爲立法會選舉模式？

香港最終以全面普選爲立法會選舉模式

2. 香港應在何年實行上題的最終立法會選舉模式？2012 年/2016 年/2020 年/2020 年以後？

香港在2016年將實行全面普遍立法會

很多人認爲不應再拖延普選的推行，應在最快的2012年推行全面雙普選，但這未免會太粗之過急了，應採用從序漸進的方式進行。

普選的實行的確是表明政治將會變得更爲民主化，但過份急進只會引致反效果的出現，所以我們認爲應分階段在2017年達至普選。

政府應視2012至2017年這段期間爲過渡期，給予香港政治一個適應的機會，讓它能在這段期間爲不足之處作出修改，使普選這個公平的選舉模式能把它的功能於2017年發揮得淋漓盡致。

功能界別保留問題：

1. 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是否必須取消功能界別議席？

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應保留功能界別的議席

在社會上不同界別的人有不同的聲音，保留功能界別能使立法會吸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意見。如工商及專業界別，可以提供專業意見給政府。

再者，各行業既人都可以就著工作的不足之處提出提出意見，這能夠使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可以一針見血，迅速解決行業內的問題。

2. 如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例如，使每名選民都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的議員，這是否可取？

即使保留功能界別議席，其選舉模式應有所改變，使選舉更爲公平及民主。

在現行的制度下，立法會功能界別的議席是各自產生的，廣大選民既沒提名權，亦沒投票權。

新模式產生後，每個選民也有資格選出功能界別的議員。

因全港選民會被分類到各個功能界別當中，他們在各個功能界別內有提名的權利。

每名選民只有一個功能界別的身份，其提名權亦只有一次，避免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當議員被選出後，每位選民亦會擁有10票投票機會，並且可跨界別投票。屆時選民共有11票，1票是投地區，另10票則選功能組別，讓全港選民可投票給不同組別。

我們選擇給10票給市民選出功能組別，因立法會有30個功能界別，市民不一定對每一個組別的運作有深入認識；另外，如果市民有太多選票，投票和點票過程會變得複雜，所以這方法可以讓全港選民因應自己的組別或與自己有關係的組別而進行民主投票，而選民不需要強制投票給所有組別，可自由選擇投票給0至10個組別。

在選出此選舉方案時，另有三項方案亦供我們選擇：

方案一：

- 沒提名機制

界別內登記選民後可直接參選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

方案二：

- 界別人士提名及選舉

每個界別均分爲2組人士，分別爲管理層及基層人士，在2組人士中各提名和投票出一位成爲立法會議員。

方案三：

- 提名委員會內界別提名

可是各方案均有不同的弊處：

方案一：
過於理想性化，不能在現實中實踐，而且門檻過低，不能保障議員質素

方案二：
過於複雜，程序繁複，難於實行

方案三：
基層人士難於透過此方式發表意見

但我們所選擇的方案已具有廣泛代表性，各個選民能破格向不是自己工作的功能組別投票，打破以前在選舉上界別上的局限，而且涵蓋性亦較大，令被選出者更爲具公信力。

增加功能界別的議席

應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的28個組別縮減，例如：商界(一)及商界(二)，金融服務界及金融界，工業(一)及工業(二)，避免造成選舉時的混亂

多出的議席平均分配給新增的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的議席

當中的議席組別則跟以前一樣的分佈，議席的數目及比例則沒有改變

根據以上方案及意見，政制的確變得更爲民主及公平，並且顧及到基層人民的須要，進一步接近雙普選的情況，這便是我們對於立法會及公能組別所提出的意見及方案。

佛教大光中學

中六級　通識教育科

組員名單：

陳志豪
蔡海明
簡煥殷
李君妮
謝紫欣
袁寶珍
陳景容
陳慧欣
鄭歡儀
蔡穎欣
鄺靜文
黎競謙
林正筠
羅嘉慧
潘志煒
潘玉霜
曾嘉莉
王碧璇
楊樂恒
嚴小燕
林建庭

傳真號碼: 2523 3207

政制發展綠皮書

我認為2012年是絕對可推行双普選的。

至於行政長官候選人之數目、提名委員會之產生及人數、以及立法會之功能組別情況全部可以用全民投票方法選出，讓大多數市民參與選出，因為我們有完善之選民登記冊，進行選舉是沒有問題的。

市民
譚文瀚

對政制發展的意見

本人認爲香港的政制發展應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在循序漸進地朝着普選的最終目標發展。

建議：

1. 提名委員會由 800 人組成。
2. 提名最多 8 名候選人。
3. 於 2017 年達至雙普選。
4. 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由登記選民選出。

(已簽署)

2007 年 10 月 10 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從排隊的故事看普選

10月6日，我和太太往銅鑼灣的日本餐廳吃鉄板燒，距就餐的時間還有半小時，在崇光百貨蹓躂一會。在排隊上頂樓的大堂發生一宗「亞伯懷疑打尖」事件。事緣在大堂一隅電梯口旁排隊的人約十來二十人，保安員着電梯乘客由单行排成雙行。（使人龍縮短，免阻礙大堂擁擠的顧客）這時有位老伯拖在我夫婦前面和另一對男女之間，本來是小事一樁，我夫婦也不介意，后面的乘客也沒吭聲；但前面那對青年男女卻勵色盯着老伯，頗有微詞。老伯很不自然地忙作解釋，是保安員叫他插進來的，保安員也證實老伯不是在心打尖的。我們夫婦很同情老伯；不喜歡前面那對男女的態度。我們沒吭聲就離隊改乘自動電梯蹓躂了一會就去吃鉄板燒去也。

這枝「亞伯疑為打尖」的小事，給我的感覺是，我們的社會無疑比較文明，進步，坐車，搭船，排隊都自覺地排隊先後，人人講紀律，守秩序，是好的社會風氣。但有些人卻欠缺包容，為了區區今乎，事無大小都要論一番，甚至不惜耗用政府或社會資源，申請司法覆核，宣禮政府更改。

所以我贊成政制發展以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地改進。立法會選舉宜保留功能界別。（因為很多做實事的人都是喜歡沉默，即沉默太多數。不喜歡誇誇其談。）

我希望政府撥資源，教育年青一代港人愛國愛港，着重認識國家的現狀和實況，思考我們社會的政制發展怎樣有利團結大多數港人安居樂業。

政制發展以先易后難為原則，如大多數港人同意及得中央認可，2012或2017都沒問題。至於立法會選舉就要小心循序漸進地進行，切勿給那些存心亂港的政客打亂了步驟。

市民（署名來函）10/10/2009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SAR Govt. –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want to express my view on universal suffrage : ...

(1)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2012. no need for further delay!

(2) gradual elimination of FC seats leading up to abolishing all FC seats in LegCo in 2012.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 of LegCo Members.

by (Name provided) on 10/10/07

(Editor's Note: We are una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sender wishes to have his name published.)

A2731

政制改革發展意見書：

本人反對少數人以西方傳統之民主制為籍口（或理由），聚眾生事，威迫政府限期實行行政長官与立法議員雙普選，

任何民族或國家均有其基於不同生存環境而演化的政制原則与不同之傳統，各有利弊短長。

從近十年至二十年的發展看，台灣盲目實行西式民主主義政制，導致亂象叢生，行政腐敗（總統夫人炒股票，特別費作家用）社會經濟倒退萎縮，內地堅決棄置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亦不照搬西方的民主主義，坚持在中國古老傳統的基礎上改革開放，取得和平復興快速發展的成效，令舉世瞩目欣讚和仿效！中實擺在眼前。

因此本人支持特區政府循序漸進、不設時限的明智的步驟，坚決反對泛親西方政客幫派聚眾生事威迫政府限期實行雙普選之淺見之行為！

二〇〇七·十·十日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Re: 回覆政制發展綠皮書

- 日　期：10-Oct-2007 / 下午 2：15 / By Fax & Email
- 發件人：Leung Suet Ying

(一) 就立法會普選模式，本人贊成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年共 60 個議席應全部由「直選」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方法而產生。

(二) 如果 2012 年全部 60 位立法會議員是經上述第(一)點而產生，這 60 位議員需要在未來兩年內在立法會「公平、公正、公開」完善制訂出產生「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案及各項細則。

(三) 現任的行政長官「曾陰權」應多做兩年直到 2014 年，即在「2014」年前要落實普選出新一任的「行政長官」。

A2733

有關政制发展綠皮書

本人認為以香港市民之民智絕对适合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

我並為首要是訂定日期—2012年，按日期而推展所有準備工作，若日期也不能訂定，只会拖拖拉拉，市民在政府或某些政党的「引导」下已拖拉了太多的时间，事不宜遲。就好像考試一样，有了日期，人自然会按日期而温习。很多事情也是实行了再修訂，從而更趋完美，沒有可能会一開步便完美無暇的。

以香港公務員之工作量、工作效率，絕对有能力完全地在五年内完成所有選举前之準備工夫。所以別的不談，只管訂日期—2012年双普选，全民便会同心邁向此目标。

市民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沒有署名)

對政制發展諮詢意見

這次諮詢的民意結果絕不可作準，因絕大部份市民是沉默人，熱心提意見都主要"泛民"組織，但"泛民"民主人仕不能代表廣大市民的意見，因為"泛民"的心不在國家或香港。

"基本法"所提"普選"不是指"一人一票"。所提"循序漸進"沒有指由香港提出要何時正確。政府所搞民意諮詢其實是"逼宮"，以所謂為市民意見要中央、人民所服，如之前"種族歧視條例"諮詢，通市民服，不反對。如果政府真的想諮詢市民的意見，可在下次的區選附加市民(全民)投票，決定要"普選特首"、或"現行特首產生方式"或由中央政府委派特首，要記住"五十"年不變方針，即使有"普選"應以"五十"年為限，不可從中央奪權，還應研究"普選"對內地產生的冲擊。

(沒有署名)

本人 身份証號碼為
現居於

本人現向 貴局發表有關政制發展的意向如下：

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1.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應屬由多於800人組成，人數不限，越多越好，以分界別
2.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應不多過20人
3. 提名後普選方式則由全港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並要取得過半數投票才能當選
4. 在2012年直接成立提名委員會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方案

1. 建議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
2. 在2012年一步達至普選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公民

(署名來函) 敬

10-10-2007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之回應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指出，世人的喜樂與悲苦，亦即是教會的喜樂與悲苦。作為天主教教會的一分子，我們關心的，不只是人們的靈性生活，我們更當進入人們的生活（immerse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當努力讓天國在地上臨現。

政府近年不斷宣揚和諧社會，但我必須指出，和平和諧必須建基於公義，在公共政策的參與中，民眾的參與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在政制問題上，一個全面開放、普及選舉的政治制度是市民應有的權利的展現，亦唯有如此，公義才有條件在這土地真正紮根。

爭取「八八直選」至今已接近廿個年頭，香港人已有充足準備、已足夠成熟去全面參與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全面直選，還有誰可原着良心說「不」？本人強烈要求於2012年全面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甚麼先易後難，全屬廢話，請不要再拖計拖延。還我公民權利！

對於特首選舉之提名委員會，我認為該委員會不應被賦予「預選」候選人的權力，任何候選人只需取得五十個委員會成員提名，即可成為正式候選人。

在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方面，我們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保留功能組別議席，讓瑞界及既得利益者坐享免費的政治午餐。以直選取代功能組別，才可保障市民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利。

香港政府官員，請拿出道德勇氣，落實2012年雙普選，在歷史上留下剛毅及光輝的印記，讓公義從此在這小島上開花結果。

兩名天徵徒

(署名來函)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A2738

民間人權陣線

電話：23854491　　傳真：23886350　　電郵：secretariat@civilhrfront.org

郵寄：旺角塘尾道18號嘉禮大廈9樓B室

民陣就香港政制改革發展綠皮書的立場

民間人權陣線於2002年9月成立，是一個由五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平台。自2003年起，民陣一直透過不同方式，結合市民和本地團體的力量，爭取本港政制的民主化。

不民主，不公平的選舉制度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十年多以來，香港社會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事故（包括金融風暴、失業率高企、人大釋法事件、非典型肺炎等等），令廣大市民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二十五條指出，每個公民都享有權利和機會，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參與選舉及被選舉。公約的標準包括每個公民有「不受區分」、「不受不合理的限制」的權利，及參與「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

目前特區政府的政治制度顯然並不符合公約的要求，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未能向市民問責之餘，亦無法向廣大市民證明其施政的認受性。此外，市民亦不可能透過目前的選舉制度，去更換在施政上頻頻犯錯的官員及行政長官。由於行政長官只是由八百人小圈子選舉產生，普羅市民的權益根本無法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制度而得以保障。因此，爲確保市民的權利不會被無理剝削，及市民的監察權可得以有效地行使，行政長官必須要由全民普選產生，港府當前的急務，是必須立即回應並落實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港人的訴求你們聽到嗎？

自一九八二年開始，香港已經有首次區議會選舉，及在這廿多年間，港人已經歷多次區議會、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立法會選舉，而選民登記的數字及投票率亦一直上升，可見無論在政府在選舉有關配套的方面抑或市民在選舉期間的參與，均日趨成熟，我們相信，港人有絕對的條件和權利，用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令問責制得以真正的落實。

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

作爲一個建基於民間社會的平台，民陣一直堅持「還政於民」的原則，而面對已經是第三屆的選委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加上遙遙無期的普選時間表，民陣要求特區政府公開向全港市民和國際社會承諾，立即取消選委會，讓這個令港人蒙羞的選舉制度立即消失於香港歷史之中，我們熱切期待下一屆由全民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

請收回政制發展綠皮書

港府於去2005年年底推出五號報告書而被立法會否決之後，可惜港府沒有吸取是次

的經驗教訓，沒有再次制定一個更乎合民主進程的方案作廣泛諮詢和討論。今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推出的政制綠皮書，更是一個敷衍市民之作，令市民再次失望。香港政制的發展是港人多年來一直關注的議題，而且對未來社會的發展，對港人的下一代更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特區政府的政制綠皮書卻未能顯示港府對有關問題的重視，並嘗試用簡單的選擇題作掩飾，誤導市民作出決定。民間人權陣線呼籲特區政府重視香港的政制發展，亦期望港府以認真嚴肅的態度去處理，以開放，以民爲本的心去聆聽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此外，雖然 2012 雙普選被列在「選舉題」之中，但最近中方官員一而再的表態，表示 2012 普選的不可能。這不禁令人感到憤怒，不單在內容上沒有誠意，連整個諮詢的過程原來亦只是戲一場，只是林局長在市民面前的「真人騷」。

因此，民間人權陣線呼籲港府，收回政制綠皮書，既然只是一場假諮詢，只是一場表演，香港市民亦無需認真對待。

對於 2007 及 2008 年的選舉制度未能爲香港帶來更多的民主，民間人權陣線肯定港府必須爲此負上全部責任。我們歡迎行政長官在未來的任期內將時間放在民生經濟議題上，但沒有民主的制度和有效的監察，港府施政方向更容易傾側到少數人的利益上，而有關政策亦只會繼續受到市民的質疑和不信任。

對於綠皮書內容及港府一直強調，政制改革方案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同和接受，才能在香港落實和推行一點，民陣表示反對和無法認同。首先，綠皮書的諮詢對象爲港人，所以有關諮詢結果應向港人負責；第二，政制發展對每個在港居住的市民影響深遠，因此有關制度必須得到港人認同和接受。在一國兩制的承諾和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的政制改革方案不涉及國防和外交問題，應全面面向港人，而非中央。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口號爲：「爭取普選，改善民生」。民陣一再呼籲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出席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可惜忠言逆耳，結果製作出一份質素低劣，內容空洞貧乏，沒有「人氣」的綠皮書。

<u>相信港人，還政於民</u>

最後，民陣要求港府就政制改革問題作第二次諮詢，重新發表有一具體方案，普選方向和時間表的綠皮書，就其具體內容再作諮詢，才定出具體政制改革建議，我們期望港府不再畏首畏尾，相信港人，並立即發表一份真正符合民意，公平，公開的綠皮書和政制方案，讓全港市民在 2008 年 2012 年，可以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

民間人權陣線

2007 年 10 月 10 日

致：香港特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人是支持基本法，有關香港政府發展應該以「循序漸進」方式，最終達成全面普選的。

香港有些人是希望快些(在 2012 年)，但到現在他們仍未能提出令人放心的理據，真的可在 2012 年實行時，令香港的安定繁榮和社區和諧可以保持及發展。

故此，本人的意見認為推遲到 2017 年實行特首普選是比較可行。

而有關立法會普選方面，我意見認為現時仍有需要保留功能團體議席，但可在特首普選後才開始分階段達至立法會全面普選。

謝謝！

(署名來函)

2007 年 10 月 10 日

(編者註：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歡迎市民在 2007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意見：

地址： 香港
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傳真號碼： 2523 3207

網址： www.cmab-gpcd.gov.hk

電郵地址： views@cmab-gpcd.gov.hk

本人贊成的方案如下：—

提名委員組成及人數：贊成●第三類方案人數增加至1200不超過

提名方式—候選人數目：贊成●第三類方案：最多2至4名候選人。
(太多候選人浪費社會資源)

路線圖及時間表 ：贊成●第二類方案，在2017年達至普選

普選立法會的方案 ：贊成●保留功能界別議席，但改變選舉模式，如候選人由功能界別提名，由登記選民選出(第二類方案)

路線圖及時間表 ：贊成●第三類方案，分階段在2016年以後達至普選。

(署名來函)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請轉交曾特首：

本人對綠皮書(政制發展)問卷有一些疑問，

① 環觀身边人仕，有90%是支持及認同央中及港府政策，在2017年或以後產前普選等待民主成熟後，認同国家利益，才双普選，但是他们並不熱衷填寫回應政制發展問卷，認定中央一定支持2017年後双普選，所以不需要積極爭取應之泰然。

② 環觀另一方，反對派，而他们激烈地，用盡方法爭取2012双普選，傾巢而出(加以游說他人)熱烈填寫政制問卷，爭取政治本錢，最後目的爭取特首位置。

③ 在此情況偏差之下，政制發展綠皮書問卷並不準確，

④ 能否以後再推出問卷調查，有一套相関方法鼓勵多數市名參與，或用獎賞計劃之類

（編者註：由於未能與來信人取得聯絡，未能確認意見書是否完整。）

My comment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s :—

Chapter Six: Models,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Key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6.01 The previous chapters have stated and summarised the view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odels,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and LegCo.

6.02 We propose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key issues when engaging in further discussions. We hope that a mainstream view will emerge. The scope of community discussion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se issues.

Principles of Design of the Universal Suffrage Models

6.03 In overall terms, Hong Kong's universal suffrage system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suffrage" as general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ly. That aside, should the system be designed having regard to Hong Kong's unique circumstances?

Ye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s a reference only, not a rule. HK's circumstances should prevail.

6.04 How can a universal suffrage model be designed to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so as to attain the aim of preserving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6.05 In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and in designing a model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how can the principle of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be complied with (for example, should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levant arrangements on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scal position)?

6.06 In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how can we ensure that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will be complied with and that the electoral method will be specified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so as to preserv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6.07 What are the actual situations to which du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when taking forward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Though the education levels of HK people are generally higher than before,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lov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 the Basic law are still superficial & not enough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whether Hong Kong people have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Basic Law, and whether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the legisla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xecutive-led" system?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6.08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must b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There are more views in the community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by four sectors. Regarding the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e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

(i) Regarding the option of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60 LegCo Members, the political party which put forth this option has recently indicated publicly that they support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modelling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Moreover, the Commission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generally have reservation about this proposal. Should we set aside discussion of this option as a possible model for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for the time being? can keep this option as possible model

(ii) I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formed by modelling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 can this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being "broadly representative"? Yes

(b) according to paragraphs 3.11-3.18, how many members should there be i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800

(iii) Each of the existing four secto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as 200 members. If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to be maintained at 800 members, should we maintain or change:

(a) the delineation of the four sectors; and

(b)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members of the four sectors?

(iv) If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to be expanded to more than 800 members, which sectors should be allocated with the additional seats (for example all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or should the number of seats for each of the sector be increased evenl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bodies

(v) I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to be formed by modelling o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hould we enlarge the electorate base, for example:

(a) replacing "corporate votes" with "director's/individual votes"; or

(b) adding new subsectors, for example, women, youth, etc.?

OK.

(vi) In what way should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e formed, for example, whether the electoral method should be modelled on that of the existing Election Committee, i.e. representatives of most of the sectors to be returned by elections?

model on that of existing electoral Committee

(II) Method of nomination

6.09 At present,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is set at the level of 12.5% of size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e. there can be eight candidates at most. Regarding the method of nomination,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requirement of "nomination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On the basis tha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must be complied with, we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

(i) At the early stage of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we:

(a) limit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at the range of two to four to avoid having too many candidat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 in making their choices; or no

(b) maintai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at eight, or even increase it to 10 to 24, so as to ensure the election has sufficient competition? ok.

(ii) At what level should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be set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aspiring individuals can be nominated more easily, and at the same time, ensure that candidates will have broad support and sufficient legitimacy?

(iii) Should we first set a relatively higher nomination threshold to help strive for consensus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on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lower the threshold gradually in the light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after universal suffrage has been implemented?

6.10 Should we adopt any other nomination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i) should there be an upper limit on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which a candidate can obtain to ensure that more aspiring individuals can take part in the elec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lection?

(ii) should candidates be required to obtain a certain number of nominations in each sector or in some specific sectors? Yes.

(III) <u>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nomination</u>

6.11 Regarding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nomination, we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

(i) The Basic Law provides that,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is implemented, the CE is s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Does universal suffrage mean selecting the CE by "one-person-one-vote"? not necessarily

(ii) Should only one round of election be held and the candidate who receives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be elected? This can avoid having to invest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o arrange for another round of voting by all registered voters; Yes

(iii) Or should more than one round of election be held, requiring that a candidate should receive more than half of the valid votes cast to get electe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CE elected has sufficient legitimacy?

(iv) Should the election proceedings continue if there is only one candidate? Yes.

Models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6.12 Regarding the model for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we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

(i) Whether LegCo FC Member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k of LegCo? Can they mee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and fulfil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Yes, definitely

(ii) Should FC seats be abolished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is attained? no, should be maintained

(iii) Or should the FC seats be retained in some form, but changes could be made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for example, making every voter eligible for electing FC members)? Will this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iv) If the seats representing the District Council FC are to replace other FC seats, all LegCo seats would then be returned by either direct or indirect election. Would i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suffrage?

(v) If FC seats are to be abolished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is implemented, should we:

(a) abolish all these seats in one go; or

(b) abolish them in phases?

FC seats should be maintained to provide voices from professionals etc.

(vi) If FC seats are to be abolished in phases:

(a) which sectors should be abolished first; and

(b) will there be any chance that different sectors can reach consensus on this aspect?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6.13 Regarding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existing electoral model (i.e. an 800-member Election Committee):

(i) should be transformed to universal suffrage in one go by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directly; or no.

(ii) should be transformed to universal suffrage by first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yes

6.14 Regarding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forming LegCo, should we:

(i)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in one go; or no.

(ii)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gradually in phases? yes

6.15 If the community is able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model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first, should we:

(i) implement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first, to be followed by that for LegCo; or yes.

(ii) implement "dual universal suffrage" only when the community has reached consensus on both electoral methods?

6.16 Regarding the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according to paragraph 5.15, when should universal suffrage be attained?

After 2017[55], when HK people & politcians are getting more matured.

6.17 Regarding the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forming LegCo, according to paragraph 5.19, when should universal suffrage be attained?

After 2017, when HK people & politicians are getting more matured. (2017- and after)

Please send us your views by post, facsimile or e-mail on or before 10 October 2007:

Address :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Fax number : **2523 3207**

Website address: **www.cmab-gpcd.gov.hk**

E-mail address : **views@cmab-gpcd.gov.hk**

(Illegible signature)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我的一點意見

南區區議員林玉珍

過去十年，是「一國兩制」內地與香港「磨合」的十年，十年裡，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政治生態和經濟、社會環境都發生了變化，失誤可以成爲前車之鑒，成功的經驗則可以繼續指引前路。

本屆政府施政的五年，是下一個十年香港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繼續強化基本法與國情教育方面；提高行政效率，加快香港的基建以加快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整合和區域快速交通網的整合；確定香港的經濟轉型方向，取長補短，使香港保持作爲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都市的優越地位，這些都是政府刻不容緩的要務，都是全港市民切身利益所在。

但是，部份政客只求挑剔政府的不是，將所有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歸結爲沒有普選，因爲特首不是全民普選產生的，因爲立法會議員不是全部由全民普選產生，所以，特首沒有公信力，立法會不能代表全港市民；在他們的煽動下，只要立即達至普選，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香港要不要普選？當然要。但我認爲政制發展以至普選，直接關係著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影響著不同社會政治力量，關係到香港社會所有層面，及社會的長遠利益和市民的切身利益。所有這些，都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理順好或處理好。政改方案必須在「基本法」框架下進行的，在憲制上過三關，即三分二立法會議員支持，行政長官同意及中央政府的認可，缺一不可。

基於上述觀點，我建議不遲於２０１７年先行政長官普選，後立法會普選，要有一個過渡和適應，循序漸進發展香港政制，這才是香港社會的福祉。

2007.9

應在2012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陳偉強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倫敦大學博士候選人）

不同的調查皆反映，近六成市民希望盡早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亦相信，盡早為未來的政制發展定下清晰的發展方向，結束普選的爭論，有助減少社會內耗，讓社會能集中精神，處理一些關鍵的民生議題。

但大家知道，中央領導人對過快的民主進程是有所顧慮，事實上，基本法第45條明確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法須以香港實際情況以循序漸進方式產生。如果我們不考慮中央的顧慮，採取一些讓中央放心的措施，避免香港選出一些令中央不能接受的候選人，相反採取激烈的方法，透過政治動員來迫中央"就範"，只會破壞大家的互信關係，讓香港的普選遙遙無期。

所以，要爭取在2012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就必須要制定一個讓中央放心，令港人接受的方案。要讓中央放心，我們要設立一套符合均衡參與原則的方案，讓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有機會參與行政長官的提名。而令港人接受的方案，則要港人除了享有直接投票的權利外，還要在選舉過程中有真正選擇。

我建議參考八百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產生方法，組成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委員會。參選人只需要在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內(即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專業界；政界；工商金融界)分別取得25票，即合計100票，便可成為候選人。而在提名程序後，行政長官將由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為確保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我建議採取多輪投票制，直至有候選人得到過半數選民支持為止。

以上的方案並不是十全十美，但以現行選舉委員會過渡為提名委員會，較能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而且制度運行了一段時間，相信較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接受，與此同時，一百人的提名門檻有利不同派別人士的參與，應該可讓市民有真正的選擇，以達到中央放心，港人接受的平衡點。

我深信，要真正達到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必須循著"令中央放心，讓港人接受"的方向，研究一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我們只堅持己見，不懂妥協，靠所謂的綑綁的策略，為爭取而爭取，普選進程只會是寸步難移。試想想如果拿五年的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就普選行政長官行出第一步，今天我們就有更大的空間，向中央爭取一個更進步的方案。奈何時光不能倒流，但歷史可以重演，我期望不同界別的朋友，汲取上次諮詢的教訓，把握今次政制檢討的機會，制定一個具可行性的普選方案，為參政人士開拓更大的空間。

致：香港特区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第六章

6.03 - 6.04 普选模式設计的原則

必要矯正現時特首选舉委員会向工商、金融界的傾斜，以求「兼顧社会各階層利益」

6.05 改变工商界以往鼓吹的「普选=福利主義」的錯誤觀念，改为擁抱中央政府的科學發展觀。發展必須植根於環保（保育生態及社区人際網络）与社会公平分配机制，才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6.07 政制發展的重点，在於「以民為本」。政府越能聆聽及回應市民的訴求（而非大改善推銷既定政策的公关手段），越能落實「行政主導」。

6.08 提名委員会應加入全体民选区議員。
所有「公司/团体票」也應改作「董事/個人票」

6.09 提名人數不限，取得那個界別的提名也不限，只要取得一百名委員（i.e. 1/16）提名便可

6.11 提名後，不論候选人數，全數交由市民一人一票普选。只在未有任何一名候选人得到過半數支持時，再進行第二輪普选（所花社会資源有限，值得花）

6.12 立法会的功能组別議員，对社会有貢獻，但不應由小圈子选出。他們的貢獻，市民大眾有目共睹。所以还應由普选出来。

(1) 應該一次過取消所有功能组別議席

6.13 應該直接成立擴大提名委員會，並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6.14 應一步達至立法会普選，並在2013年舉行

6.15 若未能就双普選達成共識，應先落實

6.17 行政長官在2012普選，立法会隨後（但不可遲於2018年）

市民：（署名來函）

2007年10月10日

編者註：未能確認來信人是否願意公開姓名）

Submission to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4/F Kam Tak Building, 20 Mercer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hone: (852) 2811-4488 Fax: (852) 2802-6012 Email: info@hkhrm.org.hk

Submission to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0 October 2007

1.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 (a) To take part in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directly or through freely chosen representatives;
>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
> (c) To have access, on general terms of equality, to public service in his country.

2. Although a decade has passed since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s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has not properly addressed its democratic deficit. In many respects,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Hong Kong violates the standards laid down in ICCPR.

3.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protects political privileges and discriminates against Hong Kong people on the grounds of property, class, gender and political opinion. It enable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gives too much say to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4. The Chief Executive (CE) and half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are not elected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The Chief Executive was elected by an 800-member Election Committee.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ere only returned by restricted "small circle elections" in designated sectors. Half of the 60 seats in LegCo were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 elections reserved primarily for the business and selected professionals. 90% of the voters eligible to vote in LegCo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were barr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C elections. As a result, these elections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e will of the public has a limited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division of power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persuasions. For instance, while pro-democracy voices get the support of around 60% of the votes in LegCo elections, they get only one-third of the seats.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Hong Kong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5. Instead of leaving Hong Kong to address its own democratic deficit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has, by way of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adoption of a Decision in 2004, prevented the realisation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in the 2007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nd its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6.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urvey results on political reform releas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8 October 2007, 58% of respondents would prefer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while 67% would prefer implementing the elect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The survey indicates that the elections of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by universal suffrage command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ublic.[1]

7. While Mr. Donald Tsang ran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in early 2007, he promised to provide three integrated option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on democratic reforms. He also promised to take the op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60% of Hong Kong people to be the finalized one. However,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Green Paper, the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public opinion would only be used for reference.

8. The Green Paper is designed not to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s but to confuse and disinterest the public. Instead of the three integrated options as promised, it only sets out a large number of questions, each with several options, presenting a combination of hundreds of options for the public to consider. It is easy for the public to loose focus in such discussion. Obviously, in the light of the majority support for full democracy in the near future, the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use this approach to thin out public support to the numerou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alternatives to prevent the expression of a clear majority in the public's support for full democracy in the near future.

Chapter 2: Constitutional Basis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inciples of Design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9. The Monitor is concerned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based on words of mouth by Chinese leaders for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dded two requirements for the design of fu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besides those actually spelt out in the Basic Law. We would also like to highlight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cluding those spelt out in the ICCPR. The Monitor is concerned that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may likewise deny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CE and LegCo in 2012 by means of 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Basic Law and a Decision.

10. The Monitor regrets the HKSAR Government's continu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e of a reservation to Article 25(b) of ICCPR. The reservation allows the Government not to elec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Executive Council. But onc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to be formed by elections, the elections have to be universal, equal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as required by the Article. A football player has to follow the rules in the pitch and it is no defence for him to claim that he has the right not to follow rules because he has the right not to play football.

[1] The survey result releas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eptember 2007 shows 55% and 64% support respectively for the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by 2012..

11.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UNHRC), the most authoritative bo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CCPR, in rebutting the Governmen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rvation, reiterated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respect of Hong Kong in 2006 that 'once an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is established, its election must conform to article 25 of the Covenant.'

12. In *Lee Miu Ling, Law Biu and the Attorney-General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High Court also found that, onc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constituted by elections, the reservation has become a dead letter.[2]

13. Regrettab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till attempt to justify Hong Kong's failure to implement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by citing the obsolete reservation to claim that Hong Kong has the free hand to continue with the existing repugnant system.[3] Thi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reservation has repeatedly led to criticisms by the UNHRC.

14. Although the ICCPR and the reservations are given substantial coverage and lip service, the HKSAR fails to disclose in the Green Paper the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rvation. Of course, it has also failed to report the repeated and serious criticisms by the UN for it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ervation.

15.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respect of Hong Kong released in 1995, the UNHRC criticized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election, which 'gives undue weight to the view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discriminates among voters on the basis of property and business'. Such criticisms were upheld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1999 and 2006. But the Green Paper also conceals these criticisms.

Chapter 3: Models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16. The Green Paper gives no accurate definition on universal suffrage. It is alarming that the Green Paper even includes retain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certain forms as an option for the ultimate model for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It reflect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concept of universal suffrage.

17. An important problem of the Green Paper is that it fails to realize that the standards of universality, equality, and freedom from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do not solely apply to the casting of votes to elect representatives. They also cover voters' rights to nominate, to be nominated, to become a candidate, and to run for elections (including

---

[2] Per Mr. Justice Keith at paragraph 31. Judgment available at: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32091&QS=%28Lee%7CMiu%7CLing%7CLaw%7CBiu%29&TP=JU.

[3] Paragraph 2.20 of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ads:

> Upon ratification of the Covenant in 1976, a reservation was made reserving the right not to apply sub-paragraph (b) of Article 25.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KS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PG's notific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UN") Secretary-General in June 1996 and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this reservation continues to apply to the HKSAR. Hence, the ultimate aim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riginates from the Basic Law, and not the Covenant.

those for membership to electoral college and nomination committee).

18.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discrimination and unjustified requirements and screening procedures to prevent the universal and equal participation of all citizens:
    (a) to seek of nomination and to standing for public elected offices (including membership in electoral college and nomination committee),
    (b) to nominate others to become candidates in elections, and
    (c) to cast vote in such elections.

    For instance, any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nomination or screening of candidates violate the rights to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The rights to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 guarantee the people, including minorities, to have the equal rights to nominate others, seek nomination, offer themselves as candidates and run for elected public offices subject only to such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l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19. The Green Paper fails to propo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event violations of right in these areas. It actually sets out options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areas (a) and (b) above as if discrimination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re acceptable in these areas.

20. An election will not be free, fair and genuine if the nomination process is tainted by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r screening process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through the ballot box is made impossible if the nomination process is flaw.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rticle 25 expressly applies the standards of universality, equality, and freedom from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not only to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but also to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21. As pointed out by the UNHRC in its General Comments on Article 25, 'if a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have a minimum number of supporters for nomination this requirement should be reasonable and not act as a barrier to candidacy'. Therefore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should not be too high to deny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 as voters and candidates, and let the voters to have a free choice to candidates. Moreover, no other nomination requirements should be set to enable unreasonable screening and distortion, such as certain percentage of support from each sector.

22. Actually the concept of a Nominating Committee (NC)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less all the NC members are return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re is a mechanism to ensure they vo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people they represent, an NC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ICCPR standards. That is, an acceptable NC ultimately has to be established on the principle of one person one vote and allows no political manipul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privileges.

23.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me up with proposals on NC which are in line with ICCPR standards and consult the public on its composition, powers and functions and how its members will be elected.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do so.

24. It will be problematic if the number of the members in the NC is too small, but even the number of the members is enlarged, it is no improvement if its members are no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For example, it will not be accept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ppoint members directly into the NC or appoint any people to form the electorate for electing NC members. This would mean the Chief Executive actually appoints his own or his successor's nominators or even electors, a totally unacceptable proposal. Any government proposals to include appointed District Councillors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withdrawn.

25. It is a matter of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the public to give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to cover up efforts to mislead the public to endorse certain nomination threshold. It is wrong in principle to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candidates to be able to run in an election.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should not turn into a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vetting or to screen out candidates the authorities do not lik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lain to the public that what the 'democratic procedures' are to nominate the candidates.

Chapter 4: Models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26. Presently half of the member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re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hich are mainly composed by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ctors. The system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as criticized by the 1995 UNHRC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hich gives undue weight to the view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discriminates among voters on the basis of property and functions.'

Some of the seats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dopts corporate voting and have only several hundred or even less voters. In contrast, one seat from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represents more than 200 000 voters. The value of the each vote differs drasticall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 in the votes in som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an in the others.

27. Allow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nominate candidates for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violates the candidates' rights to equal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 because not every candidate has the access to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get their no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have the privilege to nominate cannot justify their privilege. Therefore any forms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any proposals to reta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o empower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nominate candidates should not be accepted.

Chapter 5: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8. Any election methods not based on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violat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ICCPR. Therefore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and all the member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out delay, i.e. no later than 2012, to realize equal rights of everyone an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先生/小姐：

你好，現附上"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書"。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本處聯絡。

顧泥公青年交流

促進學社書院

《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特區政府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作爲致力推動江西、香港及台灣兩岸三地青年參與社會事務，促進兩岸三地繁榮發展的贛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謹此對香港政制發展表達以下意見。

憲制地位

1） 特區政治體制的憲制基礎，建基於《憲法》和《基本法》。

2） 我國《憲法》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十三）項規定，特區的設立及其制度要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決定。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則規定了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而《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和 2004 年人大釋法的規定中，亦定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之修改，需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並且須經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後，方可生效。此等條文內容，正正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政制所具有的決定權。

3） 《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基礎。當中規定了香港居民的政治民主權利、特區的政治體制，包括發展方向和原則。所以政制發展必須遵循《基本法》規定的原則和程序，這是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4） 《基本法》第 45 條及 68 條，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的條文，清楚列明是以普選作爲最終目標，這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是一致的。

普選時間

5） 《基本法》第 45 條明確規定，循序漸進達至行政長官普選。所謂循序漸進，就

是逐步演進的意思，不是「越快越好」。事實上，香港民主制度發展的起步較遲、歷程較短、政治人才缺乏、政黨尚未成熟，加上本港的國民教育不足，若要「一步到位」在下屆 2012 年進行雙普選，將對本港社會的長期穩定帶來隱憂；對本港經濟發展帶來障礙。

6） 所以，按本會政制小組商討後所得的結論，按現在的國民教育進展及政黨人才的供應情況，2017 年或以後才是進行普選的較爲合適之時間。

7） 基於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有承擔的政府，以及中央對民主制度的重視，本會政制小組一致認爲，應先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繼而才進行立法會普選。原因是行政長官乃特區之首，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將可向世界凸顯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對推動民主政制發展的堅定不移之決心；同時，亦可大大提高政府的威信。

8） 此舉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考慮到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關係需要一些時間進行磨合，如果立法會先實行普選或同時實行普選，將可能大大削弱行政長官的政治威信，把現時的行政主導扭曲爲立法主導，導致政治體制不穩，爭駁頻繁。

9） 至於，一個較爲社會普遍認同的優點，則是從操作的技術層面來看，行政長官普選明顯較立法會普選容易處理，因爲前者只是在眾候選人中選一人，而後者卻是選出 60 人，當中涉及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從社會民意來看，目前社會對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的分歧較少，而策發會亦已在多次討論中形成了行政長官普選先於立法會普選的「先易後難」共識。

10） 事實上，讓立法會普選在行政長官普選之後，將可讓公眾有更充分時間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從而找出一個符合社會各界利益的立法會普選模式。

行政長官普選

11）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目前選舉委員會共有 800 人，由社會上 38 個不同界別分組組成，具廣泛的代表性之餘，更經過了 10 年的實踐檢驗，得到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認同。因此，對於香港社會有不少意見認爲，將選舉委員會作爲未來提名委員會組成的藍本之意見，是相當有道理，亦值得予以重視。

12）仔細咀嚼《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當中的主語是「提名委員會」，而不是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委員會是一個提名機構，職能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而這個提名委員會必須「有廣泛代表性」，說明行政長官必須獲得香港社會各階層及各界別的廣泛支持；即是說，只有機構提名才能做到這一點。換言之，準確理解這條規定應爲：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機構提名，而不是提名委員會委員個人提名。

立法會普選

13）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去留，應當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

I. 立法會普選模式必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以兼顧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功能界別的選舉制度，爲社會各階層和各界別提供在政治體制內參與的平台，以及代表聲音，兼顧了社會各階層利益。

II. 要有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工商界在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體制的設計要與這一特點相適應。如果沒有工商、專業界

人士意見的表達機制，將會影響到他們社會參與的積極性，進而對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產生不利影響。

III. 縮窄社會分歧。立法會普選涉及現行制度的調整，觸及社會各方利益，社會分歧比較大，因此本會認爲，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的建議，在現階段不可能於立法會獲得足夠票數支持，故需更多時間作進一步探討。

總結

任何政制發展的方案，都應該有利於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有利於特區政府維持行政主導的有效管治，有利於改善民生和社會穩定。所以本會真切期望社會上不同黨派、不同界別和不同團體，能夠秉持理性和務實的態度，一起尋求政制發展的共識，保持政局平穩發展，共同締造和諧香港。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香 港 律 師 會

A2747

Practitioners Affairs

100th ANNIVERSARY 誌慶

3/F WING ON HOUSE · 71 DES VOEUX ROAD
CENTRAL · HONG KONG DX-009100 Central 1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3字樓

TELEPHONE (電話) : (852) 2846 0500
FACSIMILE (傳真) : (852) 2845 0387
E-MAIL (電子郵件) : sg@hklawsoc.org.hk
WEBSITE (網頁) : www.hklawsoc.org.hk

Our Ref :
Your Ref :
Direct Line :

10 October 2007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Dear Sirs,

R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 refer to the Administration's Consultation Paper and attach the Law Society's submissions for consideration.

Yours sincerely,

(Signed)

Joyce Wong
Director of Practitioners Affairs

Encl.

President
Lester G. Huang

Vice-Presidents
Wong Kwai Huen
Junius K.Y. Ho

Council Members
Peter C.L. Lo
Michael J. Lintern-Smith
Ip Shing Hing
Billy W.Y. Ma
Sylvia W.Y. Siu
Cecilia K.W. Wong
Alex T.H. Lai
Kenneth S.Y. Ng
Andrew Jeffries
Stephen W.S. Hung
Dieter L.T. Yih
Ambrose S.K. Lam
Joseph C.W. Li
Amirali B. Nasir
Melissa K. Pang
Thomas S.T. So
James E. Jamison

Secretary General
Patrick R. Mos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Raymond C.K. Ho

Incorporated in 1907 with limited liability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香港律師會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Submissions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troductory remarks

1. This paper constitutes the Law Society Council's submissions on the Government's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leased in July 2007 ("Green Paper").

2. This submission sets out the following:

   2.1.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proposals provided by the Green Paper; and

   2.2. an evaluation of the Green Paper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our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3.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se submissions are those of the Law Society's Council with input from it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They should not be read as representing the opinio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s a whole. Further, our evaluation of the proposals set out in the Green Paper should be read purely as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issues

4. Although the Green Paper is said to deal with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fact it covers only the specific question of how Hong Kong should progress towards and implement systems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election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5. On this basis, we note that the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following are of relevance to the current consultations:

   5.1. **Basic Law, Article 45**: CE is ultimately to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rough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Candidates for the position are to be nominated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dures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on committee.

   5.2. **Basic Law, Article 68**: LegCo is ultimately to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rough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5.3. **2004 Interpretation and 2004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On 2 April 2004, the NPCSC issued an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7 of Annex I (dealing with the progression

to universal suffrage in CE elections) and Article III or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dealing with the progression to universal suffrage in LegCo elections). The interpretation clarified that the relevant articles in these annexes could be amended as from and including 2007. However, on 26 April 2005, the NPCSC issued a decision to the effect that CE and LegCo elections will not b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07 and 2008 respectively.

5.4. **Article 25,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the ICCPR is adopted as part of Hong Kong laws through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and is entrenched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states that citizens are entitled to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in elections. The Green Paper appeared to cast doubt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Article to Hong Kong, and we will be considering this in more detail below.

5.5. **Declaration of Bangkok 1967:** "*It considers that, given peace and stability, there are no intrinsic factors in the Region which make the ultimate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capable of attainment; that the Rule of Law can only reach its highest expression and fullest realization under a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freely chosen by universal adult suffrage; and that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effective machine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1]

6.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cepts which require clarification, and we will examine them in turn.

Universal suffrage

7. Taken literally, the term "universal suffrage" merely means every citizen having the right to vote in election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Government appears to accept that this concept also encompasses the notion of "equal" suffrage.[2] The Green Paper further cites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s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ICCPR ("General Comments"), which states that as regards the right to vote:

"*no distinctions are permitted between citizens in the enjoyment of these rights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3]

8. The Law Society agrees with this formulation as regard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in relation to universal suffrage.

---

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Dynamic A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odern Age*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f Jurists, Bangkok, Thailand, 15-19 February 1965), p. 175

2 Green Paper, para 2.24

3 General Comments, para 3, as cited in Green Paper, para 2.22

9. However, the Green Paper also makes a number of othe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no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9.1. the notion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any specific electoral system provided that the system satisfie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standards;[4]

9.2. strict equality of voting power is not required;[5]

9.3. any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following precepts based on explanations given by the Chairman of the Basic Law Drafting Committee when submitting the Basic Law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28 March 1990:

(a)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b)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d)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and[6]

9.4. the right to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is derived from the Basic Law only and not from the ICCPR, as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s said not to apply to Hong Kong, as a result of a reservation allegedly against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entered into by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76.[7]

10. Taking these points in turn:

10.1. **Electoral systems**: we agree with the observation in the Green Paper that the ICCPR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any specific electoral system, and that each jurisdiction should shape its system by the particular needs, aspirations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the people involved. However,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any electoral system which purports to allow universal suffrage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CCPR and satisfy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In this context, we find it helpful to note a leading ruling on the question of voting rights from the Australian High Court, *Attorney General; ex rel McKinlay v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8]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ng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Australian legislature must be "chosen by the people" (thus being similar to a requirement for universal suffrage), Stephen J. notes that this is equated with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e will return to what this entails

4 Green Paper, paras 2.23 to 2.24.

5 Ibid para 2.25.

6 Ibid para 2.10.

7 Ibid para 2.20.

8 (1975) 135 CLR 1.

later in these submissions).[9] Howev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oint made by the Green Paper as regards the variety of systems capable of fulfilling universal suffrage requirements, Justice Stephen sai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s descriptive of a whole spectru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ach differing in countless respects yet answering to that generic description. The spectrum has finite limits and in a particular instance there may be absent some quality which is regarded as so essential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s to place that instance outside those limits altogether; but at no one point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spectrum does there exist any single requirement so essential as to be determinative of the existenc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emphasis added][10]

10.2. **Equality of voting power**: to the extent that it does not impinge upon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suffrage set out in paragraph 7, we basically agree with the Green Paper's position on this issue. However, we would note the following warning from Mason J. in *McKinlay* in relation to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boundaries for the Australian legislature on voting power, and its effect on the no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we believe applies equally to any electoral system to be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It is perhaps conceivable that variations in the numbers of electors or people in single member electorates could become so grossly disproportionate as to raise a question whether an election held on boundaries so drawn would produce 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posed of members directly chosen by the people ...*".[11]

10.3. **Effect of the explanation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Basic Law Drafting Committee**: we do not comment specifically on the desirability or otherwis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criteria as allegedly set out in these explanations. However, we would note that, in themselves, these comments may at most be useful in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surrounding the Basic Law, have no specific legal effect, as they are not part of the Basic Law. Having said that,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third and fourth points (namely,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in view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ong Kong) deduced from these explanations are found in Articles 45 and 68 of the Basic Law. We will deal with these concepts separately.

10.4.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the Law Society believes that the legal position on this is not as straight-forward and clear cut as is stated in the Green Paper (namely, that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does not apply to Hong Kong). There are at least respectable, if not forceful, arguments to the contrary:

9 Ibid at page 56.

10 Ibid at page 57.

11 Ibid at page 61.

(a) The 1976 reservation entered into by the United Kingdom against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to Hong Kong was stated as its non-application "*in so far as it may requi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lected Executive or Legisla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formed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is reservation continued to apply after reunification.

(b) Similar excluding wording relating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can be found in section 13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Cap 383).

(c) On its face, this appears to support the Green Paper's assertion on the applicability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on Hong Kong.

(d) However, we would note that the reservation in question only applies in circumstances where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any elections at all, but not where there is an electoral system in place. This very idea found support in the *obiter dicta* (the applicant in that case lost on other grounds) of Keith J.'s judgment in *Lee Miu Ling v Attorney General.*[12] The same view is also hel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ee e.g. paragraph 19[13] of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t CCPR/C/79/Add.57 of 3 November 1995). This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reservation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cases such as *Ng Ka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4] and *R (Morgan Grenfell & Co. Ltd) v. Special Commissioner of Income Tax,* [15] which require a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provisions in favou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against restrictions on the same.

11. In any event, the Green Paper acknowledges that the electoral system must satisf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standards. The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in Article 25 could

12 HCMP 1696A of 1994 at para 31.

13 Paragraph 19 reads: "19. The Committee is aware of the reservation made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article 25 does not require establishment of an elected Executive or Legislative Council. It however takes the view that once an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is established, its election must conform to article 25 of the Covenant.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Hong Kong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25, as well as articles 2, 3 and 26 of the Covenant. It underscores in particular that only 20 of 60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subject to direct popular election and that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hich gives undue weight to the view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discriminates among voters on the basis of property and functions. This clearly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articles 2, paragraph 1, 25 (b) and 26. ..."

14 (1999) 2 HKCFAR 82

15 [2003] 1 AC 563.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nchmarks. As such the electoral system for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satisfy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under Article 25:

(1) There shall be no distinction of any kind such a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2) There shall be no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one's right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3) The election shall be by universal as well as equal suffrage.
(4) The election shall be genuine in that it shall guarante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12. In this connection, we would also like to elaborate on Stephen J.'s point in *McKinlay*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entails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13. Stephen J. held that requirements of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clude "*the enfranchisement of electors, the existence of an electoral system capable of giving effect to their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bestowal of legislative functions* [Law Society's note: this reflects Australia's parliamentary system – the concept can be applied to any elected arms of government] *upon the representatives thus selected.*"[16]

14. In essence, this means universal suffrage as an embodiment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requires a fair system which ensures that citizens are not only given the right to vote. The system should also try to ensure that citizens' wishes are genuinely reflected in the election results, and that their representatives get to exercise real power on their behalf.

15. The Law Society believes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can only be genuine if basic elements of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s outlined above are satisfied. Failure to abide by these requirements will necessarily circumvent the intention of a system of electing representatives through "one person, one vote" (ie to allow citizens to choose their presented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In this regard, we note further that the notion that Hong Kong should recognise rights afforded under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being used in Australia as an alternative term f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s arguably supported by Saunders J.'s ruling in *Mandy Tam Heung Man v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s.*[17]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16. As noted earlier, both Articles 45 and 68 refer to the process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in CE and LegCo elections as requiring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 Green Paper states th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hrase in the following terms:

16 (1975) 135 CLR 1 at 57.

17 HCAL 9 of 2007 at para 101, citing Lange v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97) 189 CLR 520.

"I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hat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means proceeding step by step in an orderly fashion to move forward. It involves a step by step transition,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evolution over time. With regard to arriving at the ultimate aim of selecting the CE and electing all members of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ould not be taken forward too rapidly ..."[18].

17. Whilst this may appear lit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hras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we submit that the Green Paper fails to consider the overall factual and legal context in relation to this concept:

17.1. **Annexes I and II of the Basic Law**: it is clear that Annex I (in the case of CE elections) and Annex II (in the case of LegCo elections), when read together with the SCNPC's interpretation of 2004, allows for changes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on or after 2007 or 2008 respectively. This is contrasted with the precisely prescribed systems provided for in these Annexes for elections prior to 2007/2008. The fact that these systems could move from their previous forms to entirely flexible arrangements suggest that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a linear transition as appears to be implied by the Green Paper definition.

17.2 **Problems with a literal, linear approach**: i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is taken to have a literal meaning such that any progress should take place through a linear step by step process, then absurd results will arise. A golden rule at law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instruments is that it cannot be read in a way as to create an absurd result.

17.3 **The Government's actual position**: indeed, the Government tacitly acknowledges the non-linear nature of the progression when it presents universal suffrage for CE and LegCo elections in 2012 as a possible option in the Green Paper, rather than dismissing it as being inconsistent with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18. Thus, taking these points together, the Law Society submits that the phras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in Articles 45 and 68 of the Basic Law does not necessarily mandate a slow movement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Basic Law which appears to suggest any restrictions against "premature" achievement of universal suffrage from 2007/2008 onwards (subject only to the NPCSC's 2004 decision against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07/2008). Indeed, as noted above,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current rate of "progress" towards universal suffrage is so slow as to create legally untenable results.

18 Green Paper at para 2.16.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19. As noted earlier, Articles 45 and 68 also provi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oral arrangements for CE and LegCo elections should be seen in light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The Green Paper see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s involving a review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at a given point in time.

20. The Law Society agrees with this formulation. It appears to us that the question of "actual situation" is not, strictly speaking, a legal issue but a factual one. This potentially leaves room for argument between people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as regards the "actual situation". Nonetheless, we suggest that this Basic Law requirement would prohib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electoral system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any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at a given tim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21. This term appears in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which requires an Nominating Committee formed for nominating CE candidates to b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In the Green Paper, the Government saw this from two aspects:

    21.1. the number of members o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ranging from less than 800 members, exactly 800 members as per the current Election Committee, or more than 800 members) and its composition;[19] and

    21.2. the electoral base for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Green Paper suggests using the current system of electing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as a starting point, with perhaps some scope for expansion).

22. The Law Society agrees that these issues are relevant to whether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ould b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but note the following:

    22.1 The term "broadly representative" can potentially be read in two contexts. First, it may be read narrowly as meaning a reflection of a wide number of specific sectors in Hong Kong. Second, it can be read more widely as being a reflection of the wishes of Hong Kong people as a whole.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discussed earlier in these submissions,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being a more generous one, should be preferred over the first.

    22.2 The precise number of members on any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not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ough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need to settle on this). The number only needs to be sufficiently large to ensure that it is capable of being broadly representative.

19 Ibid at paras 3.06 to 3.18.

22.3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how it is chosen. Applying the wider interpretation of "broadly representative", the Law Society submits that the current Election Committee composition and the mode for choosing its member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it reflects the views of Hong Kong people as a whole.

Democratic Procedures

23. Once a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formed, Article 45 suggests that CE candidates be nominated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dures". The Green Paper considers the issue mainly as one of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s within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for aspiring CE candidates, and the potential number of candidates to which the thresholds can lead.[20]

24. The Law Society submits that in order for the nomination process to be democratic, it should be one which (based on our discussions of the notion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earlier in these submissions) gives Hong Kong peopl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a diverse range of views. In this regard, we note that the present nomination system theoretically allows for up to eight CE candidate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ndidates up for selection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was four (in 1997). Meanwhile, in the 2002 and 2005 CE selection process, only one candidate was nominated. This historical trend should be a relevant factor as to how best to ensure a diverse range of candidates can be made available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elect by universal suffrage.

Observations on the proposals set out in the Green Paper

25. The Green Paper has set out many potential options relating to matters as the timetable for achieving universal suffrage, method for choosing CE (including nomination issues), and method for choosing LegCo members (including the futur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s").

26. The Law Society does not seek to endorse or reject any of the potential options as a matter of their desirability or otherwise for Hong Kong. Those are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 which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submissions.

27. Therefore, we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as regards the options found in the Green Paper, based on the preceding submissions on the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context for the issues at hand.

Timetable for achieving universal suffrage

28. We believe that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which, as explained earlier, is in fact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mandates that Hong Kong should have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for i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itself, this would

20 Ibid at paras 3.29 to 3.36.

appear to rule out any further delays to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subject only to the NPCSC's 2004 decision as noted earlier).

29. Nonetheless, we also note that Articles 45 and 68 of the Basic Law state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the "ultimate aim" through a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in light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In this regard, we note that:

29.1.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does not, as explained earlier in these submissions, prevent an early move to universal suffrage. However, the later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is implemented, the greater the risk of Articles 45 and 68 being contravened as a result.

29.2. In this regard,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instructive when reading the Basic Law as a whole, subject only to 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is in light of Hong Kong's actual situation. The "actual situation" concept is, as suggested previously in these submissions, not a legal concept on the whole.

Election of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30. In view of our earlier submissions, we suggest that a sector-specific approach to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with committee members elected in a system similar to tha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now, is unlikely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Possibilitie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composition and selection methods that would most likely satisfy th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requirement would include:

30.1 universal suffrage for Nominating Committee candidates; or

30.2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eing formed by directly elected LegCo and/or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31. As for the CE candidate nomination procedure, we reiterate our earlier submissions regarding the need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ultimately to be given a genuine choice,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date. This may well mean that proposals which allow for a lower maximum number of candidates than the present system may not give voters a genuine choice in practice.

32. For completeness, we further note that proposed systems which only allow for a few candidat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nominations (regardless of thresholds) to be put forward may als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need to provide voters with genuine choice. This is because such systems may be open to manipulation by Nominating Committee members. For example, those members who are like-minded can "split" their votes to ensure that candidates reflecting their views can obtain the highest number of nominations, thus potentially excluding those potential candidates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Election of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33. Given the notion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s enshrined by the Basic Law and the ICCPR, we submit that the retention of FC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33.1. The present system of FCs and their mode of election are clearly inconsistent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This is because it provides that certain people have two votes whilst some only have one, thus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suffrage.

33.2. This beckon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situation can be "cured" by FCs also being subject to popular election, such that all voters can have two or more votes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FCs that are being retained). Leaving aside the practical question of making voters submit up to 31 votes if the present number of FCs are maintained (which, being a purely political/logistical question, the Law Society expresses no views), we submit that the legally better view (based on a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as explained earlier) is that FCs by popular election does not make the system consistent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verall:

(a) As noted earlier in these submissions, voters must be given a genuine choice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f certain LegCo candidates must come from certain fields, then voters are in effect restricted as to the choices available to them.

(b) More importantly, those eligible as FC candidates are also eligible to run as direct election candidates, but the reverse is not true. This means that, in effect, voters are not given genuine equal representation within LegCo itself, which indirectly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suffrage.

Conclusion

34. The Law Society Council's submissions above represent the Council's evaluation of the views contained in the Green Paper. They should be seen as legal analysis of the proposals in the Green Paper, rather than any views of their political desirability.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10 October 2007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10:19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Opin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 Madame,

I am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more than 800 members.

In fact I think it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I think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include all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on top of the 800 members.

- The threshold to becom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e Green Paper, the one that allows 10 or more
nominees is the best.

I oppose to any pre-selection procedures that may screen out legitimate
nominees.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ugh direct election ,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In essence,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Best,

Tony Lung

寄件人: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5:55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Subject: Response to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附件: Response Letter.doc (31 KB)

Dear Sir or Madam,

Universal suffrage is the desire of the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s, and is our given right under Articles 45 and 68 of the Basic Law. For good governance, fairer public policies and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the Government must act to bring about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all LegCo members by universal suffrage without further delay. In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 am writing to give my opinion as following:

First of all,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held by 2012.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more than 800 members.** In the view of the Green Paper has not put forward any op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 to choose, I am minded to support the proposal of the democratic legislators, that is, to add all s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to the 800 members in exiting Election Committee.

Moreover,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nominated should not have any pre-set limit.** In my opinion, any person should become a candidate upon obtaining the nomination of 50 members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and then the public will vote on these candidates on a one person one votes basis, I do not agree with paragraph 3.27 of the Green Paper which allows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to intervene with a pre-selection procedure whereby a fixed number of candidates are chosen for the public to vote on.

Secondly, **the time of holding the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2012.**In addition to the mode of election should abolish al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replace with directly elected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nly replacing FCs with direct election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qualifies as real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meet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equal and universal suffrag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vote and to stand for election.

Last but not least, about the roadmap, **the election of the CE and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go hand-in-hand for implementation in 2012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qual accountability of both to the public.**

To conclude, I really hope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would consider the view of those who ask for the universal suffrages in 2012. I am looking to you reply. Thank you.

Reference: A MS work file of this letter

Yours faithfully,
Pang Lo Sze

寄件人: Eddie Lo
日期: 2007年10月10日 8:42
收件人: <views@cmab-gpcd.gov.hk>
副本抄送:
標題: objection to 2012 universal suffrage

sirs

re: consultation on Green Paper - 2012 Universal Suffrage

I object strongly the proposal that a political reform to implement Universal Suffrage to elect our Chief Executive in 2012 in Hong Kong.

After 150 year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past, our society still infested with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pro-british voters who see everything from the West as good while the other hand, resist almost everything from our Motherland, China.
Any large scal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our City should be gradual by gradual. Social stability is always my most concern. We do not have the luxury to let our society going into political chaos.
Our so-called Pan-Democratic Camp's politicians are not contributive & matured enough up to these days., & if these sort of selfish & hot-headed politicians are elected to be our Chief Executive in future, that would sound the death knell of HK.

Regards!
Eddie - Kwun Tong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本人謹就政府最近公佈的政制發展綠皮書之公眾諮，詣提出本人一些意見。

一、未來香港政制發展及改變，應符合基本法所規定的循序漸進的原則。既然基汰法已規定了：最終目標是達至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未來香港政制應朝這個方面發展。因此，特區政府應趁這個機會，落實於 2005 年 10 月所提出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將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選出更多的代表到立法會，逐步增加地區直選議席，提高兩個選舉的民主成分。本人認爲，這是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產生的目標。

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產生辦法，應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選民對選舉制度的認識及監察候選人的成熟程度，行政長官的選舉時間，可於 2012 年之後，即 2017 年試行行政長官普選度。至於立法會普選，要在行政長官普選產生後，取有相關經驗後，再行討論。

三、 香港政制發展，必須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因而本人不贊成急於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這樣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吸納各個界別精英進入憲制架構，爲市民服務。我個人認爲，普選並不是僅指一人一票，而應讓有關界別，能憑著自己手中的選票，選出自己心目中的代表，雖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讓自己心目中代表都能選出，但這正是在公平選舉度下的民主的真締。這正如這次政制的諮詢中，並不是政府都 100%按照自已意願，作出修改一樣。各人應採取包容的態度，這才有利利於建構和諧社會及社區。

本人就政制發展意見如，上希予接納是盼！

香港一名市民
鄧福棋

2007.10.10

From:
Date: Oct 10, 2007 16:41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from Sing Ming
Attachments: Democracy - Chinese.doc (92 KB)
Democracy, welfarism &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doc (90 KB)

> Dear Sir/Madam,
>I am pleased to send two documents in relation to the Green Paper. Thanks.

Regards,
>
> Sing Ming
>
> --
> Ming S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lear Water Bay
> Hong Kong
>

普選改革的主要爭議：過量福利與功能組別的延續

成名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本地對普選抱懷疑的資本家擔心普選會導致過量福利，上述擔心令他們拒絕普選，並主張保留功能組別，從而保護自由市場經濟及「立法會均衡代表性」。普選會導致過量福利的憂慮合理嗎？功能組別又真的能保障自由市場經濟，並在立法會內注入獨立聲音，達致均衡代表性？

跨國研究指出，由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政府、有力的工會、以及主張在財富分配上較平等的文化，都會有助促成福利擴張及福利國家。[1] 假如香港實施普選，上述有利福利擴張的因素出現的機會有多大？

香港有否強大的工會足以落實福利擴張？

一向以來，香港的勞工甚少參與工會，而且工會組織各自爲政。在上世紀80年代大部分時間裡，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約爲16%。這個數字在80年代末期由於多個公務員工會大幅擴充而上升，但在90年代停留在21%左右、大大低於西方某些國家80%的比例。[2]

在工會組織中，屬民主派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一直與傳統左派的對手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在眾多勞工問題上爭持不下，對於民主的看法更是大相徑庭。[3] 兩者分裂爲親民主及反民主陣營，大大地削弱了工會整體的政治動員能力，限制了本港工會推動勞工福利之影響力。

另外，一項在 2002 年的調查顯示，參與工會組織的工人較之沒有參與工會組織的工人，既不會更傾向參與社區動員活動，也不會更傾向加入政黨。[4] 至於受訪者的政黨背景，99.4%的受訪者自稱不是任何政黨黨員，反映香港的工會會員與政黨黨員之間缺乏關聯。[5] 調查亦發現要動員工會會員參與民主運動是非常的困難，更遑論要動員沒有參與工會的工人。總括而言，本地工會各自爲政、過去彼此之間對於勞工利益議題，在立法會內的投票取向又有分歧，加上工人在工會的低度參與率，都令香港難以指望在落實普選後會出現強大的工會，大幅度改善工人福利。這種情形在自食其力觀念根深蒂固的香港工作人口中尤爲明顯。

香港的文化：自食其力而非依賴福利

決定社會福利多寡的其第二項因素，是公眾贊成更多抑或較少的社會福利。在香港，低稅率、積極不干預政策及低福利，已經普遍地被接納爲香港回歸前經濟強勁的基石。從文化上而言，有證據顯示，本地華人一向強調自給自足與自食其力。

領取福利的人士不時遭大眾輕蔑及標籤爲不願承擔責任，只依賴納稅人接濟。舉例來說，在2003年1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illegible]教授估計，至少有十五萬名長者幾乎全靠每月705元的「高齡津貼」過活。他們雖然有資格獲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卻因爲上述標籤而未有申領。[6]

除此之外，筆者在 2005 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公眾對福利及貧富不均的問卷調查，發現了即使貧富差距加劇，香港人還是傾向認同一個講求競爭、財富按個人成就分配的社會。受訪者認爲，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社會，個人應該爲自己負責，而非依賴社會福利。[7] 只有 25.5%的受訪者喜歡香港成爲一個有大量社會福利，但是高稅率的社會；而 71.1%的人們喜歡香港成爲一個低稅款和個人對自己負責的社會。

同樣， 根據另一個由中文大學 2001 年做的代表性抽樣調查，72.7%的公眾同意政府應該只向經濟上貧困的人提供公共房屋； 有能力的應該自己負責。此外，82.5% 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應該要求失業和申請綜援者積極尋找工作。最後 74.5%的受訪者，同意即使綜援不夠基本生活開支，也不應該讓他們收入多於在職者的收入。換言之，主流文化強調自力更生，減低香港出現過度福利的機會。

倘若香港由民主派政黨執政，會否令普選實施後出現福利主義？

假設泛民主派在普選實行後得以掌權，香港會否實施大量重新分配財富的經濟政策？ 按觀察所得，泛民主派內部對於財富重新分配的看法存在分歧。例如，泛民陣營內重量級人陳方安生對實現最低工資有保留，而泛民兩主要政黨則支持最低工資。更何況，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經濟競爭日趨激烈，香港整體工資水平較諸中國等經濟對手仍然偏高，再加上香港屬外向型經濟體系，大增社會福利開支只會導致政府徵收重稅和削弱經濟競爭力，這對任何一個想繼續執政的政黨來說，都是避之則吉的愚蠢行爲。

況且，即使立法會通過大灑福利的動議，特首有否決權。 最後，根據基本法第 107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爲出爲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因此，不論是特首或是立法會，任何提供過分福利的政策的嘗試，都可能因基本法第 107 條而難以強行落實。另外，香港薪俸稅的狹窄稅基會否導致過度的福利主義？

香港薪俸稅的狹窄稅基會否導致過度的福利主義？

根據 2001 至 2002 年度的資料，十九萬香港市民的年薪多於五十萬港元，佔全港稅收超過四分之三。[8] 既然實際上只有小部分的香港選民爲政府政策包括福利政策承擔開支，從政者是否有大可能發起民粹運動，爲了獲取選票而向大部分選民承諾增加福利呢？

仔細觀察 2005 至 2006 財政年度的稅收數字後，我們發現約有一百二十萬名市民須繳交薪俸稅。倘若把他們的家庭成員計算在內，總數應超過二百萬人，差不多等於立法會選舉登記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二。因此，假如香港的福利項目大規模增長，課稅就大有可能上升，或多或少會影響到各入息組別，包括中產及低收入住戶。若政黨推動涉及大筆開支的福利政策，進而拉高各入息組別的稅率，那反而會造成政治自殺。綜觀上述因素，實行民主可能帶來過度福利主義的言論未免誇大其詞。更令人放心的是，在 20 世紀大多數實行普選的國家，普選都沒有引發窮人透過稅制剝削富人。

在具備普選的社會，窮人沒有要求大增稅率

經濟學家歸納了不同原因解釋爲什麼在廿十世紀窮人沒有趁普選而要求大增稅率剝削富人[9]：(1) 選民知道對剝削富人將有不利的結果，對他們嚴重課稅

會導致創造性人才短缺，替所有人帶來痛苦； (2) 很多財富少於平均值的選民，希望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將得到高於平均的財富，便避免高稅率，以免破壞他們的將來； (3) 即使高課稅但沒有帶來太大惡果，富人可透過宣傳媒介說服市民放棄提高利得稅率； (4) 市民相信富人和所有人都應得到他們賺取的財富，因此高稅率是不道德的。

再者令人放心的是，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沒有一致的證據，顯示民主會引起福利或社會保障開支的增加。

國際與本港的經驗：民主與福利開支增長並無關聯

綜觀跨國研究，沒有證據支持以下說法：高度民主的政制會導致社會保障增加。 舉個例子，一項有關14個拉丁美洲民主國家從1973至1997年間的縱向跨國研究和過去數年內發表的一項跨國研究均指出，高度民主並沒有引致社會保障開支有任何的增長，也沒有使整體的社會開支水平逐步上升。

另一項有關拉丁美洲及南歐國家的民主與社會保障的研究也同樣指出，民主對於社會保障預算的數額及其分配影響輕微。研究也發現，與非民主政府比較起來，民主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只佔國內生產總值一個較低的比重，而且較

多爲薪俸稅設定上限。[10] 相反，一些非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爲了證明自己管治有方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反而會增加社會福利開支。[11]

此外，一項本港迄今爲止最詳細的研究也指出，香港的民主程度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提升，但這與福利開支上升並無關係。研究員根據自1975至2002年期間，有關香港民主化和福利開支的時間序列資料（time series data）進行研究。他們的結論是，不論是以分區直選議席的比例、直選議席的比例，還是所有民選議席的數目，來界定「民主」的程度，民主對於狹義的福利開支（社會福利），抑或廣義的福利開支（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並沒有帶來增長。因此，上述跨國和本港的研究，否定了民主化會導致社會福利開支增加。 最後，功能組別真是有利於維持自由市場經濟和均衡代表性嗎?[12]

功能組別：不利於維持自由市場經濟和達致均衡代表性

過去兩年，四項有關功能組別能否保持自由市場經濟，和達致均衡代表性的學術研究先後被發表。

首先，第一項研究，探討香港從1998到2004，功能團體在立法會討論社會政策時的角色。該研究顯示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爲立法會行爲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

例，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線路，或者跟隨政府意向投票。[13] 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第二項研究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副總裁黎定得(Tony Latter)主持。透過分析在立法會辯論中的立場，他檢查了 2000-2004 期間 30 名功能組別議員對幾個經濟政策關鍵要素的影響。首先，他發現商界主導了功能組別。此外，那些功能組別議員，推動香港政府對經濟作出不少干預。[14] 眾多功能組別議員也支持一些引起爭論的政策， 例如數碼港。這計劃被批評爲津貼某大財團而犧牲公平競爭和市場效率。同樣，另一研究發現，在 2004 年，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進行有關公平競爭法的可行性研究，及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權力和運作。[15] 上述情況顯示不少功能組別議員，已經成爲保護既得利益者的集團，犧牲了市場經濟和競爭力的提升。

最後，筆者翻查了由 1998 到 2004 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從而細察功能組別議員的角色。[16] 研究主要集中功能組別議員在三個關鍵政策上的立法投票記錄： 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選擇該三項政策因爲它們有利香港進一步的發展，和自回歸後它們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威脅。該研究有二項主要發現：

1. 由 1998 到 2004 年間，有關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和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由

地方選區的立會議員提出而非功能組別議員提出。另外， 功能組別議員，尤其屬於非民主派的，比在泛民的功能組別議員對這些動議更不大熱衷。

2. 由 1998 到 2004 年間，有關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全部都由地方選區議員提出而非功能組別議員提出。另外，功能組別，尤其非民主派的，通常反對這些動議。

功能組別議員主要存在的論據，是他們能「平衡」各社會界別的利益，從而保護市場經濟及公平競爭。上述調查發現，屬於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透過反對改善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等的動議，對自由市場經濟和香港長期的繁榮造成負面影響。

既然功能組別選舉，違反一人一票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原則，不同界別的選民的數量又有極大之不同，加上大部份功能組別議員壓倒性支持政府的提案，故此期望功能組別議員能反映公眾願望和有效監察政府，便顯得不切實際。綜合上述分析，功能團體既未能發揮獨立監督政府和保護自由市場經濟的角色，在 2012 年功能組別應該被廢除以達致充分的民主，改善香港整體管治。

---

[1] 參看 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 Stephen W.K. Chiu & David A. Levin (1999),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Hong Ko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 293-321。

[3] Chan, M K. (2001). Hong Kong workers towards 1997: unionisation, labor activ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China fact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7 (1): 5; Butenhoff, L.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Westport, Conn: Praeger; Chiu, W K & Levin, D A. 2000. Contestatory unionism: trade un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edited by Chiu, W K & Lui, T 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21。

[4] 此調查所採用的資料是由 2002 年 2 至 3 月間在香港收集而來的, 調查接觸了 1591 個住戶，共訪問了 800 人，回應率爲 50%。

[5] 在 2002 年 2 至 3 月間所收集的問卷中，共有 800 次觀察，其中 607 次是有效的表列觀察(valid list-wise observations)。89.5%的受訪者並沒有參與任何工會，9.9%表示自己是工會的非活躍成員，0.6%聲稱自己是工會的活躍成員。

[6] 參看 Jan. 27, 200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7] 此項樣本具代表性的問卷調查於 2005 年 6 月 7 至 10 日及 6 月 13 日進行，有效的樣本數量爲 1013，回應率爲 48.3%，整項問卷調查的總取樣誤差爲±3.1%，信賴水準(level of confidence)爲 95%。

[8] 參看 "Tycoon warns on protests," The Standard, 29 April 2004。

[9] See Roemer, John E. (1998) in "Why the Poor Do Not Expropriate the Rich: An Old Argument in New Garb."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 399–424.

[10] 參看 Gil, R., Mulligan, C. B. and Sala-i-Martin, X. (2002), Society Security and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180, October 200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eorge J. Stigl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

[11] 參看黃偉豪，〈民主會帶來「免費午餐」嗎？〉，載於《民主十問》，馬嶽編，香港：香港民主發展網絡，2005。

[12] Tang, K. L., C. K. Cheung & Hung Wong, "Does Democratization Spur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The Case of Hong Kong,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Social Welfare Practice & Research Cente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ch, 2004。

[13] See Kwok Y. F. Rowena & C. T. Chow,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Making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98-2004),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199-26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 See Latter, Ton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Economic Policy in Hong Kong, 2000-2004"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265-8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See Kamp Jake van der & Carine Lai, "Non-positive interventionism: How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distort the free market" in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283-3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Sing, Ming "A Faulty Design in Legislature -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Poo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in *The HKSAR -- the Lost Decade?* Joseph Cheng ed.,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forthcoming, 2007).

Crucial debates on Democratic Reform: Excessive Welfare an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Ming SING[1]

Local skeptics of democracy have worried that democracy – consist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ruly competitive party politics - will bring about excessive welfare. Such worry has led some capitalists and professionals to reject democracy and to espouse the continuity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allegedly defend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achieve a "balanced representation". How far is such worry of excessive welfare well grounded? How true hav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defended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injected independent voices in Hong Kong's legislature to achieve a balanced representatio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presence of strong labor unions, an egalitarian culture and strong social democratic governments will favor the emergence of excessive welfare and welfare states.[2] How likely will such factors exist in Hong Kong if democracy, which embodies universal suffrage and competitive party politics, is implemented?

Dominance of Strong Pro-redistribution Labor Un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been noted for weak labor participation in unions and fragmentation of labor unions.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joining unions stood at about 16% during most of the 1980s. It then rose in the late 1980s due to the considerable expansion of unions in the civil service sector but has leveled off in the 1990s at about 21%.[3]

The pro-democratic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 (CTU), has long been beleaguered with a fragmented and bellicose anti-democratic rival of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 (FTU) in the labor sector. What have been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fragmentation? The two largest labor federations in Hong Kong have engaged in rigorous struggles over labor issues and been polarised over the issue of democracy.[4] Their disintegration into pro-democratic and anti-democratic camps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political mobilisation and limited the impact of workers in pushing through pro-labor legislation in Hong Kong.

Besides, a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ve sampled survey of 800 respondents in Hong Kong conducted in March 2002 showed that unionized workers are neither more liable to community mobilization, nor to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parties than non-unionized ones.[5] In terms of party membership, 99.4% of the respon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as non-members of any political party, showing a 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union membership and party membership in Hong Kong.[6] The data underscore the immense difficulty of mobilizing unionized workers, not to mention non-unionized ones, for pro-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short, the fragmentation of local labor unions and the low involvement of local workers in labor unions do not bode well the prospect of strong unions managing to dramatically improve the workers' welfare in Hong Kong. That has been especially the case in face of a predominantly pro-market ethos in Hong Kong among its work force.

Culture in Hong Kong: Support for Self-Preservation rather than Reliance on Welfare

Public view towards greater or lesser social welfare has been one factor shaping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Hong Kong, low-taxed economy,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and low-welfare have been widely publicized as the keys underpinning Hong Kong's pre-handover robust and sustained economic dynamism. Culturally speaking,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local Chinese culture has underscored self sufficiency and self reliance, despite the alleged public espousal of egalitarianism. Besides, welfare recipients have at times been labeled pejoratively in Hong Kong as irresponsibly relying on tax-payers money. For instance, in January 2003, Professor Chai of the Social Work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150,000 old people were living almost entirely on Old Age Allowance payments of $705 a month, without claim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despite their entitlement because of the label.[7]

Besides, surveys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welfare and inequality show that a relative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prefer a competitive society where wealth is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one's achievement, despite a wid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and a society where taxes are low and where individual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social welfare.[8] For instance,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d survey done in 2005, only 25.5% preferred to see Hong Kong as a society with extensive social welfare, but high tax rates, while 71.1% of people desired to see Hong Kong as society where taxes were low and individual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mselves.

Likewise, according to another representative sampled survey done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in 2001, 72.7% of the public agre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public housing only to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hose who have the ability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mselves." Moreover, 82.5% agre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require the unemployed to actively seek a job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benefits." Finally, 74.5% of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Even if CSSA benefits are not enough for a basic living, they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the income of those who have jobs." In sum, the prevailing self-reliant culture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excessive welfare in Hong Kong.[9]

Presence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Hong Kong Lead to Excessive Welfare once Universal Suffrage is Implemented?

If the pan-democratic camp becomes the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ure, would Hong Kong be subject to redistributive economic policie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On closer scrutiny, the pan-democratic camp is internally divided on redistribution. For instance, a recent heavyweight in the camp, Mrs. Anson Chan, has had reservation of implementing minimum wage, which is endorsed by two major pro-democratic parties. Also, both Civic Party and Democratic Party of Hong Kong have from time to time stressed the principle of free market and fair competition.

Moreover, even if some excessive welfarist motions were passed in the legislature, the Chief Executive would have veto rights. Last but not least, based on the Basic Law Article 107,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the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 deficits and keep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refore, any attempt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r legislature to endorse excessively welfarist policies may be constrained by the Article 107 of the Basic Law.

Will Hong Kong's Narrow Base of Income Tax Lead to Excessive Welfare?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2001-2002, 190,000 citizens in HK received an annual salary of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dollars, but they account for over 75% of the tax revenue collected in Hong Kong.[10] Could politicians launch a populist campaign promising to

expand welfare handouts to the majority in order to gain votes, since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Hong Kong's voters are actually footing the bill for welfare policies?

Upon closer scrutiny of these tax figures, in the financial year of 2005-2006, about 1.2 million citizens needed to pay income tax. Taken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y should already comprise over 2 million citizens, i.e., roughly equal to the two-third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egistered voters for legislature elections. Thus, if welfare programs ar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Hong Kong, taxation may rise to impact most, if not all, income groups, including middle-class and low-income households. Parties or politicians would be acting against their own interests if they push for pro-welfare policies involving major spending.

One may argue that pan-democrats may simply enlarge business profit tax to finance the increase in welfare spending. Yet, given the extreme openness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of various economies, any ruling government, be it governed by pan-democrats or not, can easily see the danger of raising too much profit tax and erode Hong Kong'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ly. As such erosion will cost the future votes for parties dearly, all parties in power including those of pan-democrats will exercise great caution in fixing the profit tax rate were they in power, especially when Hong Kong people have acquired a self-reliant orientation. It would also be reassuring to heed the fact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has not triggered the poor people's expropriating the rich through the tax system among most countries adopt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versal Suffrage & Tax Rate in the world: the poor has not expropriated the rich

Social scientists have ascribed different explanations to account for why the expropriation has not happened[11]: (1) Voters know that there would be adverse consequences to expropriating the rich, who have scant creative talents which would cease to be provided were their holders taxed too severely, and all would subsequently suffer; (2) many voters whose wealth falls less than the average harbor the hope that they or their children will get richer than the average, and they avoid high tax rates for worry of undermining their future selves or children; (3) even if there would be few consequences from high taxation, as described in (1), the rich persuade the citizenry that there would be, with propaganda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media, which they manage; (4) the citizenry believe that the rich person – and indeed everyone –merits

the wealth he/she receives, and hence high tax rates would be immoral.

Likewise, it is equally reassuring to find no consist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laim that a greater degree of democracy will bring about an increase in welfare spending or soci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Cross-national & Local Experiences: No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 the Rise in Welfare Spending

There is no consist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laim that a greater degree of democracy will bring about an increase in social security arou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For instances, a cross-national research and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14 Latin American democracies from 1973 to 1997 show that a higher degree of democracy has not brought about any escal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or an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spending.

Similarly, another 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al security o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shows that democracy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size of social security budgets, or on how their budgets are allocated.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democratic countries spend a lower proportion of GDP on social security and cap their payroll tax more often, than do non-democracies.[12] On the contrary, in many non-democracies, leaders of those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in order to justify and consolidate their rule.[13]

Likewise, in Hong Kong, the most rigorous research done to-date also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its degree of democracy since 1980s has not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welfare spending. The researchers have based their research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 on democratization and welfare spending in Hong Kong between 1975 and 2002. They conclude that democracy, whether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proportion of regionally elected seats, directly elected seats, or total elected seats, ha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narrowly defined welfare spending (social welfare) and broadly defined welfare spending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Therefore, the study refutes the argument that democracy easily succumbs to demands of politicians and interest groups who manipulat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for short-term election gains.[14]

Considering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together, the risk of excessive welfare when democracy is implemented has been overstated. That is especially so, given tha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have not consistently proven that an increase in degree of democracy would usually lead to a rise in welfare spend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neither necessary nor desirable for maintaining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achieving a "balanced representation"

It has been contend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s) can achieve a "balanced representation" and contribute to free-market economy. To gauge the validity of the argument, four pieces of recent research are pertinent to evaluating those claims.

First, a study of social-policy making in Hong Kong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1998 to 2004 showed that when FCs tended to interpret their sectoral interests narrowly. When sectoral interests provided no guide to legislative behavior, FCs usually abstained from the deliberations, then either followed the party line, for those with political affiliations, or toed the government line during legislative voting.[15] This finding contradicts the presumed role of the FCs of injecting independent views to legislature for enriching legislative debat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many FCs appeared to find no relevance of their experience or expertise for policy-making that may account for their absence from many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s."[16]

The second study was done by Tony Latter, the former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from 1999 to 2003. H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30 FC members on key elements of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2000-2004 session, as indicated by their positions displayed in debates in the legislature. He found that the business sector has a dominant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FCs. Those FCs have, instead of encouraging free market economy, pushed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more in the economy than has been usual in Hong Kong.[17] Those FCs have also supported highly controversial policy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Cyberport, which have been largely criticized as having subsidized some business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market efficiency. Likewise, another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FCs have defeated a motion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duct feasibility studies on introducing fair competition laws, and to review the power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Group in October, 2004.[18] The aforementioned cases prompted some local scholars to argue that FCs have acted as a bloc to protect tycoons'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enhancing market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Finally, I have used voting records in the legislature between 1998 and 2004 to scrutinize the role of the FCs.[19] I focus my study on the voting records of legislators

including those of FC members over three pivotal policy domains: i.e., fair competition, civil liberti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The domains have been selected as they underp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have been under threat to various extents since the handover. It was found that:

1. Most motions for enhancing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Hong Kong have been raised by the legislators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GCs) rather than the FCs between 1998 and 2004. Members of the GCs belonging to the pan-democratic camp have been obviously more enthusiastic with the motions than those from the conservative camp within the GCs.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ors from the FCs, especially those affiliated with the conservative camp, have been less supportive for such motions than those in the pan-democratic camp.

2. All motions for boosting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have been raised by the legislators of the GCs rather than the FCs between 1998 and 2004. Members of the GCs belonging to the liberal camp have been obviously more enthusiastic with such motions than those from the conservative camp within the GCs.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ors from the FCs, especially those connected with conservative camp, have been mostly likely to reject such motions.

A major raison-d'etre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lies in their presumed capacity to "balance" various societal interests so as to preserve the free market,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interests of the business sector. Thi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that the legislators of the FCs belonging to the conservative camp have gone against free market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in Hong Kong by rejecting motions striving for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civil liberti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The alleged raison-d'etre of the FCs in balancing and furthering the societal interest has thus failed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 available academic findings publish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Given the highly restricted franchise for adult citizens in electing representatives the FCs, the large disparities in the number of enfranchised voters for different FCs, and the overwhelmingly pro-government character of the members of FCs, there is grave doubt on the ability of the FCs to represent public aspirations and to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government. Given the decline in the monitoring and policy-making power of the legislature since Hong Kong's reversion to China in 1997, and their failure to be truly independent and protective of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FCs should be abolished in 2012 to allow the installation of full democrac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1] Ming SING got his D.Phil.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was a Fulbright Schola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n 2007. His major research lies in Hong Kong politics as well a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sia and the world. 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 See 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 Stephen W.K. Chiu & David A. Levin (1999),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Hong Ko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 293-321.

[4] Chan, M K. 2001. Hong Kong workers towards 1997: unionisation, labor activ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China fact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7 (1): 5; Butenhoff, L.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Westport, Conn: Praeger; Chiu, W K & Levin, D A. 2000. Contestatory unionism: trade un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edited by Chiu, W K & Lui, T 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21.

[5] The data for analysis were collected in February and March, 2002 in Hong Kong, using structured close-ended interviews via a computer-aided-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system. The respondents were employed persons aged 18 or over,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1.8 million residential numbers scanned from the telephone directory. A total of 1591 households with our targets were reached and 800 individuals were interviewed, resulting in a response rate of 50%. The author is very grateful to Dr. Catherine Chiu,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e survey funded by the internal grant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lending her data to me for conducting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6] There were 800 observations from the questionnaire conducted in February-March 2002, yielding 607 valid list-wise observations. 89.5% of respondents are not affiliated with any labor union, while 9.9% versus 0.6% declared themselves inactive members and active members of a labor union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unionised member and non-unionised member' with 'political parties member or non political parties member' at a 5% level of significance. All other results from Table 2 to 5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7] See Jan. 27, 200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The representative sampled survey was conducted between June 7 and 10 & 13, 2005. The valid sample size is 1013, response rate of 48.3% and the overall sampling error for this survey is +/- 3.1% at the 95% level of confidence.

[9] See Wong Chack-kie & Kenneth K. L. Chan,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Options for Policy Changes," in Lau Siu Kai et. al. e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10] See "Tycoon warns on protests," The Standard, 29 April 2004.

[11] See Roemer, John E. (1998) in "Why the Poor Do Not Expropriate the Rich: An Old Argument in New Garb."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 399–424.

[12] See Gil, R., Mulligan, C. B. and Sala-i-Martin, X. (2002), Society Security and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180, October 200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George J. Stigl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

[13] See Wong, W. H. Wilson, "Does Democracy Bring About Free Lunch" in Ten Questions on Democracy, edited by Ma Ngok, Hong Kong: Wu Chee Publisher, 2005.

[14] See Tang, K. L., C. K. Cheung & Hung Wong, "Does Democratization Spur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The Case of Hong Kong,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Social Welfare Practice & Research Cente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ch, 2004.

[15] See Kwok Y. F. Rowena & C. T. Chow,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Making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98-2004),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199-26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Same as above.

[17] See Latter, Ton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Economic Policy in Hong Kong, 2000-2004"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265-8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 See Kamp Jake van der & Carine Lai, "Non-positive interventionism: How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distort the free market" in in Loh, Christine & Civic Exchange 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p. 283-3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 Sing, Ming "A Faulty Design in Legislature -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Poo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in *The HKSAR -- the Lost Decade?* Joseph Cheng ed.,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forthcoming, 2007).

From:
Date: Oct 10, 2007 9:11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提名委員會組成和人數

提名委員會人數應由1200人所組成，理由是在其組成的部份中令提名委員會更具代表性，能代表來自香港不同階層、界別的市民。組成方面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來組成，由來自四個界別的人士所組成，而爲了增加代表市民聲音和意見，來自政界的人數必須佔整個提名委員會成員的一半數目，而來自政界的提名委員會人士包括60位立法會議員、所有區議員、以及所有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代表，這樣令到來自普羅市民的想法、意見在提名委員會中有所代表。至於餘下的成員可按現行選舉委員會政界以外的三個界別平均分配，而這三個界別的選民基礎必須擴大，實行公司/團體票和董事個人票兩者並行的模式，增加來自這三個界別的提名委員會成員的代表性，亦因此絕大部份界別的代表須透過選舉產生，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模式。

提名方式

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初期不宜把參與選舉門檻定得太高，可參考現時選舉委員會提名方式把候選人數目維持在最多八名的情況，以令選舉有足夠競爭，在普選行政長官十年後可再進一步降低選舉門檻，增加候選人人數。若打算採取較高的選舉門檻就必須定出整個普選過程的時間表，規定於何時檢討及降低門檻。此外亦不應訂定綠皮書中提及其他提名規定，這些規定令選舉門檻定得太高，妨礙普選的推行。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普選的方式應是一人一票的原則進行，提名後只應舉行一輪普選，由取得最多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除非候選人之間得票的差距在5%之內，否則應取得最多有效票的候選人當選。若候選人得票的差距在5%之內應舉行多一輪的普選，或由提名委員會投票選出，這樣的方式是爲了避免候選人得票太接近的情況下令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同時亦令在此情況下的行政長官能得到較大的認受性。

立法會普選模式

實行立法會普選時無可避免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以將所有議席由市民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本身就不符合普選原則，強要保留下來就必須改變功能界別議席的產生辦法，令每名選民都具資格投票以增加代表性，不過最理想的辦法仍是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由選民以直選的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在實施普選立法會時應分階段在兩至三屆的立法會選舉中逐步取消功能界別議席，最初取消以個人票爲主的專業界別或較貧成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的界別和擁有兩個議席的界別如工業界一、工業界二；商界一、商界二；勞工界等。同時亦改變以公司票、團體票爲主的界別使這些界別同時並行董事票、個人票，最後再將這些餘下界別的議席取消。而這個分階段的方式可以由對各個界別對取消功能界別的民調來定先後次序，因爲按照基本法立法會最終要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

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在實行普選的過程中應分階段逐步落實普選，爲此應制定整個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路線圖及時間表，不過行政長官普選方面就需以一步到位式的方式實行普選。行政長官選舉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應以2017年作爲實行普選最終目標，而立法會選舉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應以2016爲實行普選最終目標。

小市民
Maurice Ng上

From: CHUNG, Kim-hang
Date: Oct 10, 2007 9:25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Feedback to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

I think we should democratize as soon as possible.

Regarding the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have as many members as possible, and definitely should h
- The threshold to become a candidate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mong the choices in th
- There should b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Regarding the LegCo:

- We should repla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ats with district-based seats returned thro
- and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as early as 2012.

Best,

CHUNG, Kim Hang

From:
Date: Oct 10, 2007 9: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

本人希望政府盡快落實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普選.

William Leung

From:
Date: Oct 10, 2007 9: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Bridf comments on Green Paper on Consiti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Madam,

Just some brief comment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Generally support attaining the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both the CE and LegCo) For the CE case,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at least 800 members.

Knowing up to now, there is around 4000 people giving their views, so would like to see there is a mechanism in place to indicate/show how comments are received/considered and used by government.

Rgds,

(Name provided)

(Editor's Note: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From:
Date: Oct 10, 2007 9:35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支持2012年普選

敬啟者：

本人 (無法辨認) 支持2012年普選！

謝謝！

香港居民

無法辨認

From:
Date: Oct 10, 2007 9:55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曾蔭權先生：

我以個人身份，原則上支持21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提出的「2012雙普選方案」。

全面民主直選，是獲得舉世公認的普世價值，以香港市民的教育水平和政治智慧，沒有理由被褫奪一人一票直選管治自己的行政長官及代表市民聲音的立法會議員的權利。雖然中國政府未必樂見香港有雙普選，但作爲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我仍然要讓中國政府知道香港市民要爭取民主的意見。

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受到諸多制肘，許多的宏圖大計未能有效展開，相信曾特首你的感受比任何人更深刻。究其最主要原因是因爲行政長官沒有全民選出的認受性，以及沒有「執政黨」的支持，在目前的政制下，這是一個沒有辦法解開的死結。故此我認爲曾特首你理應對北京痛陳利害，反正現在已是你的最後一任任期，沒有自身利益關係，更可無懼發出諤諤爭言。

我熱切期望看到在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皆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產生，爲中國的民主發展立下一個好榜樣。

李波

From:
Date: Oct 10, 2007 9:49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

行政長官普選模式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人數
人數: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增加至全港登記選民(資格跟立法會地區選舉相同);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全數自動當選提名委員會, 由800人大幅提升至全港合資格選民, 目的在於提高行政長官參選人數

組成: 以平等爲基礎, 取消界別分組

(二) 提名方式
參選人得到1000名提名委員提名

(三) 提名後的普選方式
候選人數目不限
連串分別選和複選, 初選中從所有候選人中選出最高得票3人; 複選選出得票過半數候選人爲當選人, 如果沒有候選人在第一次複選中達到過半數, 則剔除得票最低者, 再次進行複選
選民資格和立法會地方選舉相同, 由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當選人, 最終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立法會普選模式
地區直選議席取代功能界別議席以符合普選的原則, 以分區單議席單票制選出, 取消比例代表制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路線圖及時間表
行政長官普選應該在2012年舉行, 無須過渡安排
立法會普選應該在2012年舉行, 無須過渡安排

此致
Edwin Cheung

From:
Date: Oct 10, 2007 9:4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綠皮書

敬啟者：

本人強烈要求政府加快民主發展步伐，於2012年實行雙普選。

此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關匡強

From:
Date: Oct 10, 2007 9:46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F,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Referenc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 wish to remain anonymous if my submission below is published.

(1) Universal suffrage for electing the CE should be attained by 2012.

(2) Universal suffrage for forming the LegCo should be attained by 2017.

(3) Nomination threshold for electing the CE in 2012 should be lowered to 5% of the size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4) FC seats should be abolished whe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LegCo is attained.

Please acknowledge receipt of my submiss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s sincerely,

(Name provided)

(Editor's Note: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From: te young
Date: Oct 10, 2007 9:45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Universal Suffrage

We want Universal Suffrage not small circle elections.
One person one vote please for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From:
Date: Oct 10, 2007 13:30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Response to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回应（政制發展綠皮書）
Attachments: Elections.xls (24 KB)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政府總部中座三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敬启者:

兹附上对2007年7月11日（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回应，请查收。

《政制發展綠皮書》仅罗列各种选项，未建表明任何完整方案抑或取向，鉴此，提出完整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12年普选方案"，供参考。立法会选举方案另行提交。

此 颂

金 安！

黃贤
2007.10.10 于香港
联络资料: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3rd Floor, Main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10 October 2007

Re: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11 July 2007

Dear Sir,

I enclose herewith my response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11 July 2007.

As the paper provided but a smorgasbord of options with neither a comprehensive proposal nor any clear indication of preference, I enclose herewith a "Proposal for Selection of the HKSAR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2012". Proposals in respect of the Legco elections will be submitted separately.

I am,
Yours Faithfully,

H. Huang
Contact Info:

Proposal for Selection of the HKSAR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201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12年普选方案

Composition of Nominating Committee for Chief Executive 特首提名委员会

行政代表	- CE & Exco (all members since handover) 特首及回归后所有行政局成员	50
	- all other Officials appoin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BL 48(5) since handover 回归后按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款由中央任命的所有官员	100
立法代表	- Legco (all members since handover) 回归后所有立法局成员	100
	- 30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X 40 each 立法局三十功能团体各选出四十名代表	1200
	- Candidates with >10 percent popular vote in most recent Legco election 最近一次立法局选举直选得票超出百分10 选票之候选人	50
社会代表	- District Board (all members since handover) 回归后所有区议会成员	850
	- Election Committee (all past members) 所有选举委员会成员	1000
	- NPA, CNPCC (all HK resident members since Liberation) 解放后所有港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400
	- Justices of the Peace (since handover) 回归后所有太平绅士	200
	-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Civil List since handover 特别代表 ：回归后所有受勋人士	800

Total 共: 4750
Actual 实际人数: about 约 3000

- Each person has one vote, regardless of multiple eligibility 每人一票，尽管多重资格
- All persons convicted since eligibility are disqualified 获取资格后被裁定违法者，丧失资格

- All persons dismissed/expelled/removed for malfeasance are disqualified 因失职违法被免职、撤职者，丧失资格

Election Procedure 选举程序:

- One person one vote 一人一票
- Any candidates with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votes shall be eligible for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获得总票数百分二十(含)以上者，得为候选人，参与普选

contact info 联络资料: Mr. H Huang

From:
Date: Oct 10, 2007 13:45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Views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ar Sirs

In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the ultimate aim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designing a model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we must comply with the Basic Law. The 4 principles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1) Meet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2)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3)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nd
4)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KSAR.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expend to the membership to 1600.

Method of nominatio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should remain eight candidates at most.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 after nomination
One-person-one-vote by all registered voters

Roadmap and timetable
All the above should go through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attain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2017.

Forming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existing number of 30 seats for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GC) and 30 seats for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All the citizens are suggested to be voters for all the FC seats in addition to the candidates within their own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Hence all citizens are entitled to have 31 votes for the 30 FC seats and the single GC seat, thus enhancing the universal suffrage. The rules for eligibility of candidates under the FC should remain the same.

In order to achiev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not be attained in phases before 2017.

Regards
CHEUNG King Min

From:
Date: Oct 10, 2007 4:12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對2007年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人游雲龍，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 ，現對2007年政制發展綠皮書有下列意見。

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現時的800人選舉委員會，「廣泛」與「代表性」不足，而且角色重疊，身兼提名及選舉行政長官的功能。

本人認爲，由2012年起，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以直選方式選出，取消現時800人選舉委員會、坊間的所謂「小圈子」選舉。

而且，提名委員會祇保留提名功能，由現時選舉委員會組成外，必須包括全港所有民選區議員，但取消現時所有「鄉議局」議席。按照現時全港總人口約680萬計算，比例約1:20,000，即以1名區議員代表約20,000名本港居民，共計約340名民選區議員。而且，每一名提名委員會委員身份不能重疊，以免濫權，因此總人數約爲1100人。

本人認爲，每一名候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最少80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若候選人數目超過5位，便保留獲得最多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的5位行政長官候選人進行「全民選舉」，並由所有合資格參加區議會選舉的選民投票，得票最多者勝出，經由中央確認後，成爲新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另外，由2012年起，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本人認爲應取消現時所有「功能界別」議席；以地區直選人口比例約1:100,000計算，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以直選方式選出共計68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每一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最多祇可有3屆任期，避免出現「終身制」。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意見，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能附合大多數市民意願，達致安定繁榮。

此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游雲龍
2007年10月10日

From:
Date: Oct 10, 2007 5:17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Constitutional Reform
Attachments: Reform.doc (32 KB)

Dear Sir or Madam,

I have tried submitting before, but was informed that the Chinese could not decoded correctly. I hereby attach the submission as a Word document with this e-mail. Please advise if the document can now be read properly.

Yours faithfully,
Geoffrey Kong

本人支持於 2012 年實行雙普選，並建議改革立法會的選舉方法。

未來立法會的組成，可參考新西蘭國會，部分由地區直選產生，例如每個區議會佔兩席，一人一票，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當選，其餘議席由全港比例代表制選出，每名選民可選擇一個選舉名單，這個安排既鼓勵政黨關注地區事務，也可促進專業人士（例如現時之功能組別議員）組織團隊參選。

將來的立法會，應取消分組點票，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權力及範疇也應回復至回歸前的狀況。

行政長官選舉不應取太高門檻，祇須經提名委員會內 50 人提名便可取得競選資格，委員會亦須擴大及包括民意代表，例如全體區議會議員。

本人不反對公開個人名字及上述意見，惟請勿披露聯絡資料。

From:
Date: Oct 10, 2007 14:01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本人希望香港能盡早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以期有一個真正公平的政治環境，改善香港政府的效率和管治能力，制定更公平的社會及公共政策。

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如下：

1). 行政長官選舉
a). 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
b). 提名委員會: 現時的800位選委之上再加全數民選區議員。
c). 候選人：任何合資格人士在取得五十名提名委員提名後即可成爲候選人。反對綠皮書3.27段建議再加上一重由提名委員會投票選出若干名候選人的程序。我不贊成設立任何篩選機制。
d). 選舉方法：由市民一人一票選舉。

2). 立法會選舉
a). 2012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取消功能組別。
b). 全體議員由市民經地區直選一人一票選舉。

余熊鑣
香港居民

From:
Date: Oct 10, 2007 14:03
To: <views@cmab-gpcd.gov.hk>
Cc:
Subject: Opinion on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with regards to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

I have the following opinion and preferences
Chapter 3
3.09: Preference for Option 3 - nomination committee of more than 800 members
for 3.18, preference for (i), adding 400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3.31 option 2 - no more than 8 nominees
however, I suggest candidates only need 50 votes for nomination to let more candidates enter the electoral process
3.39 (i) i prefer to have more than 1 round of elections until a candiate has got 50% of votes
(ii) it is necessary to vote even if there is only 1 candidate

Chapter 4
4.09: perfer option 1
4.11

Chapter 5
5.15 preference for option (i)
5.19 preference for option (i)

Yours faithfully,
Siron Ng